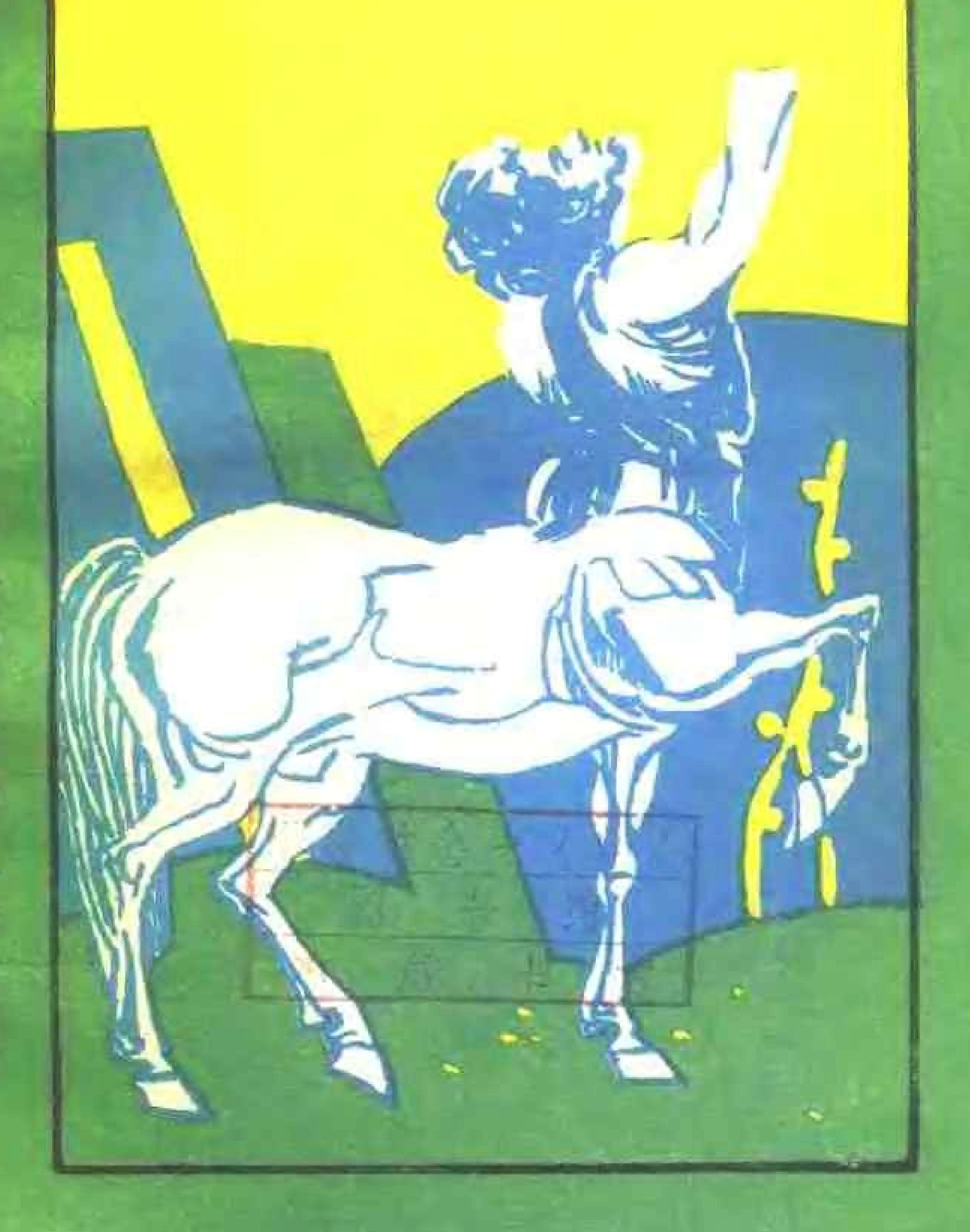
马人

（美国）约翰·厄普代克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美国〕约翰·厄普代克

马　　人

舒　逊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CENTAUR

by John Updike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马　人

Ma Ren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00,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9　插页5

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785

ISBN 7—5016—0116—X/I·116　定价 4.50 元

出版说明

约翰·厄普代克(1932—)是当代美国最重要和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受母亲影响,少年时代即选定绘画和写作为终身职业。他在中学是优等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后,又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的拉斯金美术学院研究美术一年。回国后在《纽约人》杂志社工作,并为该刊撰稿。一九五七年起成为专业作家。

厄普代克的作品以小说为主。在已发表的百余篇短篇小说和十多部长篇小说中,他向人们展现了美国中产阶级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他们生活在现代社会中深感精神空虚,企图在存在主义、基督精神、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等等观念中寻找自我、追求抽象的人性和自由,实现人的价值。作家在表现这种现实时,采用了多种艺术手法,调动了丰富的文学语汇。我们在阅读和欣赏厄普代克的作品时,不难看出他的锐意探索。

《马人》发表于一九六三年,被公认为厄普代克的一部佳作,标志着他的创作已进入成熟阶段。正如作者本人所说,他的大多数作品都贯穿着他的自传的暗线,《马人》自然也不例外。故事发生的地点奥林格暗指作者的家乡希林顿。小说的主要人物乔治·卡德威尔及其子彼得则有作者的父亲和他本人的影子。可以说,作者通过这部小说来回忆一段往事,尤其是回忆在艰苦日子里他们父子间的深厚感情。我们可以从小说里乔治和彼得这

父子两人的亲密关系中体会到这种感情。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的战时经济正向日常经济过渡，从前线回来的无数年轻人正在寻找工作。刚过五十岁生日的公立中学教师乔治·卡德威尔感觉到危突的乌云正在逼近，他又有丢掉饭碗的危险。

乔治·卡德威尔是个不走运的小人物。他是穷牧师的儿子，中学时成绩优秀，也有抱负，父亲突然去世使他无法上大学只好去谋生。一次大战末，他参了军，还没上前线就险些病死。之后，他半工半读上完大学，谋得一个职位，但好景不长，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又把他抛进失业者的队伍。他最后来到奥林格，靠亲戚帮忙当上公立中学教师，一干十五年。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但心中一团死灰，完全丧失了自信心，觉得活着就是痛苦，总说自己活不到五十岁。但他又觉得自己不能死，因为他希望看到儿子上大学，他有妻子和一个老丈人要他供养，他想让他们过好一点的日子，却因工资微薄，两次发薪之间总已欠账数十美元。可是，倒霉的事情总轮到他头上。

乔治·卡德威尔在课堂上讲课，他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字时，不知哪个学生用箭射中了他的踝部……小说就这样开场，写了卡德威尔先生在三天里一连串的倒霉事，其中最主要的一件，是中学校长想要把他解雇。而他自己，又处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怀疑患了癌症，正准备“接受死亡”。作者通过回忆、联想、倒叙来交代这个人物的过去，同时又把他放在这三天的活动中，从各个角度去观察和表现他的性格——一个又可怜又可笑的小人物。小说结尾，一切危机似乎暂时过去，但这三天的风波只是他一生中无数次风波中的一次，新的风波还会再来，而他永远生活在痛苦中，怀着不如死去的念头。

马人是希腊神话中一种半人半马的怪物。他们潜居深山，性格暴戾，嗜酒好色，常与人格斗。另一些马人则是神和人的挚友。其中最著名的马人名叫客戎，是克罗诺斯和菲吕拉的儿子，他善良、公正，发明医药和外科手术，照料伤病者，他还教导过许多英雄，如赫剌克勒斯、伊阿宋、阿喀琉斯、帕琉斯、忒修斯、狄俄墨得斯、阿斯克勒庇俄斯、涅斯托平、墨勒阿革洛斯和奥德修斯等。有一次，别的马人跟赫剌克勒斯等格斗，打败后逃到客戎处，赫剌克勒斯用毒箭射马人，却误伤客戎。毒箭给客戎造成极大痛苦，他宁可死去。最后，宙斯答应让他以死亡来免除痛苦，并赐他永生。

乔治·卡德威尔的性格与遭遇在某些方面与客戎相似。作者在描述乔治·卡德威尔时，有时称他为客戎，有时把希腊神话中有关客戎的故事穿插进来，仿佛他们是一个人物似的。不仅乔治·卡德威尔如此，他周围的人物，他家里的人，学校的校长、教师、学生等等，都同希腊神话中的某个神或英雄有类似之处。尽管这是二十世纪中叶，科学文化如此进步，可是，在希腊的神与英雄身上所体现的人类的各种原始天性，仍旧保存在现代人身上。这种直接的联系，往往产生滑稽的效果。例如校长巧施计谋，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希腊神话里早已有之的老花招，这样一来，施诡计的人反倒显得幼稚。而这种幼稚正是现代人性格中可笑的一面。如果我们熟悉希腊神话故事，那么，这部小说中有不少场面与插曲是令人捧腹的，而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场面与插曲、在这个基调低沉的故事上，撒上了一层幽默与讽刺的胡椒粉。

编　　者

1991年1月

“天国是人所不能理解的世界，尘世是人能够理解的世界。人本身是介乎天国和尘世之间的生物。”

卡尔·巴茨

但是仍然需要献出生命来赎上古窃火之罪。过去那最高贵的马人客戎便由于一次不幸的遭遇而受了伤，使他在极端痛苦之中浪迹天涯。因为在底萨莱的拉庇泰人婚宴中，一个喝醉了的马人想把新娘偷走从而发生了一场暴烈的格斗。在混乱之中那无辜的客戎中了毒箭。那箭伤是永远不能痊愈的。于是这位神性的永生不死的马人因永远受着痛苦的折磨而只求一死。他请求以自己之死来抵偿普罗米修斯窃火之罪，天神听到了他的祈求，便免去了他的痛苦，但也革去了他的永生的地位。他像一切疲惫的人一样地死去。宙斯把他置于射手座众星之中。

——《希腊民间故事新编》

约瑟芬·普列斯顿·皮巴迪

一八九七年

第一章

卡德威尔一转身，他的踝部中了一箭。学生们哄堂大笑。疼痛的感觉，从他胫部的狭长经络往上串，在他的膝部复杂组织中转悠，往外扩展，再串到他的肠子，疼得更凶了。他疼得眼睛往上一翻，目光射到黑板上他曾用粉笔写过的数字上，5,000,000,000（宇宙的大致年龄）。学生的哄笑，从吃惊的第一声尖叫升级到集体故意起哄，这声浪像是在向他压过来似的，粉碎了他想单独待一会儿的愿望。让他单独待一会儿，独自面对这疼痛，揣摸其疼度、估计其时间、检查其机理。疼痛已把触角伸到头上，展开湿漉漉的羽翼，沿着他的胸腔四壁扩展，只疼得他，在一阵双目昏花之中，感到自己仿佛是一只梦中惊醒的大鸟。那留有昨夜擦洗痕迹的混浊的黑板像薄膜一样粘在他的意识中。疼痛似乎以毛茸茸的份量取代了他的心肺；当疼痛的袭击在他的喉咙里猛的一涨时，他觉得他仿佛把自己的脑子像一块肉一样高高地托在一个想够也够不着的盘子上了。几个穿着五颜六色衬衫的学生已经从书桌后站了起来，向他们的老师呼叫嘲笑，还把泥鞋登在折叠椅上。这混乱实在难以忍受了。卡德威尔跛行到门口，把那狂闹声关在他的身后。

走到大厅里，每走一步，带羽的箭梢就在地板上划一下。那金属擦地声和羽毛僵硬的瑟瑟声难听地混在一起。他的胃开始翻腾、恶心起来。那赭色大厅昏暗的长壁在摇晃；嵌着带号码的

方形磨砂玻璃的几扇门像是实验板，浸在充了电的活性液体里，而电流就是孩子们朗读法语、高唱各国国歌、讨论社会科学的声浪。你有一所漂亮的房子吗？是，我有一所很漂亮的房子。① 琥珀色的谷浪，巍峨的高山俯瞰着富饶的平原，遍观我国历史，男女同学们（这是佛洛斯的声音），联邦政府的威望、权力和权威已增长，但我们不能忘记，男女同学们，我们原本是许多主权共和国的联合体。那合众的上帝赐福于你，在诸多美德之上赐你以兄弟友情——这首美丽的歌② 莫名其妙地久久盘旋在卡德威尔的脑子里。到灿烂的海。老狐禅。他是在帕塞伊克③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从那以后他长成多么奇怪的样子啊！他的上半身像是漂浮在理想的星空和年轻人的歌声里；下半身却沉重地陷入一片沼泽里迟早要淹死。每一次箭羽擦着地板，箭杆就刺他的伤口。他尽量不使他的腿碰上地板，但是剩下来的三个蹄子的杂乱的唧哨声很大，他怕会有一扇门被推开，闪出另外一个教员来挡住他的去路。在这危机之中，他的同事像是一些放牧恐怖的牧人，有把他挤回到学生们的课室的危险。他的肚肠有些抽搐；他没有停步就在那有上百只银眼睛在闪烁的奖杯盒前锃亮的油漆地板上投下了一个扩散的椎形阴影。他那件灰花呢上衣的下摆难看地摇动着，像一艘正在沉没的船只的船头雕，他的脑袋和肌体一起向前方冲去。

边门上面模糊的水渍在吸引着他前进。在大厅的尽头，光线穿过加了防盗纱窗的窗口从门外射到学校里，在这黏乎乎的、油亮的气氛中散不开，像油中之水滞留在入口处的上空。卡德

---

① 原文系法文。

② 美国国歌。

③ 新泽西的一个地名。

威尔脑子里的飞蛾驱使着他的高大、优美、复杂的身体向这青蓝色的光团奔去。他的五脏直翻腾；一支牙碜的触角在划他的上牙膛。可他也在急切地品味着即将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期待感。空气明朗了。他冲出了用铁丝加固、玻璃肮脏的双重门。在箭杆撞击钢栏杆引发的一阵剧痛中，他跌跌撞撞地跑下了通往水泥地面的低台阶。一个孩子在走上这些台阶时在那暗淡的墙壁上匆忙地写了一个"FUCK"。卡德威尔握住了铜把手，在他那酸痛、恐怖的眼底下，嘴唇抿成一条线，坚决地推开门冲到校外。

他的鼻孔冒出两道霜烟。这是一月份。湛蓝的高空既似逼人，又使人难以捉摸。校园旁的芳草地广阔舒展，角落上种的松树虽值隆冬依然翠绿；但这颜色是凝滞、呆板、病态、不自然的。在校界之外，一辆电车发出轻脆的哨哨声从马路上出现，往伊利方向驶去。车厢几乎是空的——因为时间是十一点；买东西的人在向相反方向走，去阿尔腾——在轨道上轻微地摇晃着，草垫椅通过车窗洒出点点金光。他来到室外，在开阔的街道上，疼痛似乎羞涩地减弱，收缩到踝部，凝固，麻木，可以漠视了。卡德威尔端正他的异样的身架；挺起那与他的大骨架相比有些偏窄的双肩，这姿态即使还不到昂首阔步的程度，那么，他那顽强的克制的步伐至少遮掩了那一瘸一拐的模样。他走上位于封冻的草地和挤得满满的停车场之间的便道。在他的腹部以下，奇形怪状的汽车前挡板在冬天的白日中闪耀着；电镀上的划痕像宝石似的闪烁着。寒冷开始使他呼吸变得短促。他身后那红砖砌的中学校舍里的蜂音器响了，解散了他所遗弃的那班学生。随着一片缓慢移动的吵闹声，学生们轮换了课室。

亨迈修车厂和奥林格中学校园毗邻，中间只隔着一条不规

则的小沥青道。厂校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地域相接。亨迈过去曾任校董多年，现在不当了。他的年轻的红发妻子薇拉是女生们的体育教员。修车厂做着许多学校的生意。男孩子把他们的破汽车送到这里修理，再小些的男孩子用这里的免费气筒给篮球打气。厂房前部有一个大房间，亨迈在这里放他的帐本和已经摸黑了的成套的零件价目本。并排的两个木桌上都放着一沓残角单据和便条本，插得厚厚的粉色收据一直串到插签的锈迹斑斑的签头上。桌上放着一个磨砂玻璃匣子，匣盖上有一道用车胎胶布补上的闪电形裂纹，里边放着用花纹纸包着的糖果，等着孩子们的分币。一个底面与外边街道等高的五英尺深的洋灰坑边疏落地放着一排油污的折叠椅，午间时常有一些男教员（过去多，最近少了）坐在这里把扎紧鞋带的擦亮的皮鞋蹬在栏杆上吸烟，吃巧克力棒糖、里斯牌巧克力花生碗糕、埃希克薄荷糖，舒展一下他们紧张的神经。这时，亨迈的那些膀大腰圆的工人便在那有三面围墙的洋灰坑里冲洗像一块大铝砖似的汽车。

通往这汽车修配厂的主要和大部厂房的沥青拱坡地两百孔千疮，到处掉皮起泡，像一片火山岩浆流的遗迹。在汽车进厂的绿色大门上开了一个一人大的小门。小门门闩下边用蓝色的调和漆歪歪扭扭地写着“随手关门”。卡德威尔拉开门闩走进去。他那疼痛的脚诅咒着关门时不得不回身。

电火花照亮了温暖黑暗的车间。这间阴暗厂房的地板被滴下的机油染成了黑色。两个戴着防护镜的模糊人影在长长的工作台的远端拥簇着向下喷射的扇形大火柱，化成四射的寒星。另外一人，黑魆魆的脸上翻着刷白的圆眼，翻身仰卧下去，消失在一辆汽车车身下面。卡德威尔的眼睛适应了房里的暗度，看见在他周围堆放着的是翻转过来的零件，一些残破、失灵的部

件：乌龟壳似的前挡板、像从肚膛里掏出来的心脏似的引擎。在这杂乱的气氛中，接连不断地响起嘶嘶的、呼呼的怒吼声。在卡德威尔站着的位置近旁，有一座鼓肚煤炉冒着粉色的火光。尽管他踝部的创口在化冻、胃里在翻腾，他还是不太情愿离开这温暖的辐射圈。

亨迈本人在车间门口出现了。当他俩互相走近时，卡德威尔有一个滑稽的想法：感到自己在向一面镜子走去。亨迈也跛着脚，由于幼时摔伤，他一只脚比另一只短。他有些苍老、苍白、驼着背，近年来这位机械师衰老了。埃索和摩比尔汽油连锁公司在高速公路旁距这里仅几条街的位置上建立了服务站，现在大战结束了，谁都能用战时工作的钱买新车，修理汽车的活少多了。

“乔治！都到你吃午饭的时间了？”亨迈的声音虽然轻，却颇有经验地使用一种能盖过车间杂音的高调门。

在卡德威尔回答的时候，一连串难听的金属撞击声响了起来，把他的话盖住了；他那轻飘、艰涩的声音似乎喑哑地在自己的耳边回旋。“不，上帝，我正在上课。”

“那么是怎么啦？”亨迈那由几撮银发辉映得发灰的面容怯懦地警惕起来，好像怕发生了什么伤害到他自己的意外事情似的。他的妻子曾经干过这类事，卡德威尔是知道的。

“你瞧，”卡德威尔说，“那群倒霉孩子当中的一个是怎么整我的。”他把他那只受伤的脚蹬在一个拆下来的前挡板上，拉起他的裤腿。

机械师弯下腰查看那支箭，用手摸了摸箭羽。他的指关节缝里满是油污，触到皮肤时有一种滑腻腻的感觉。“钢扦子，”他说。“你真走运，箭头整个都进去了。”他做了一个手势，一个带

轮子的三脚架哐啷啷地在凸凹不平的黑地面上滚了过来。亨迈从那上面取下一副铁丝钳子，是一把钳齿上带螺丝扣以加强轧断力的那种。像一个氢气球的拉线从一个心不在焉的孩子手里滑脱一样，卡德威尔一害怕，便浮想联翩起来了。在昏沉沉神不守舍的状态中，他把这把钳子当成一个几何图形，这么分析着：机械能等于物体除以动力减去摩擦力，杠杆AF的长度（支点＝螺顶）除以FB长度，B是光亮的半月形钳齿，乘以第二机械效能剐支点——杠杆组合，再乘以亨迈的镇定、那双油污的手的技术，那曲骨收缩和指骨硬挺形成的力的五倍，MA×MA×5MA＝泰坦式①的巨大力量。亨迈弯下腰为了让卡德威尔扶着他的肩。卡德威尔拿不准这意思，也不愿假定他是这意思，便仍然直立着，眼睛往上翻着。修配厂的凸圆线条的天花板被煤烟和蜘蛛网迹染得毛茸茸的。卡德威尔通过膝盖的感觉知道亨迈的背部在移动，是在下钳子；他感到一个金属物穿过他的袜子接触到皮肤。脚下的汽车前挡板不稳定地颤动着。亨迈的肩头用力一挺，卡德威尔一咬牙没喊出声来，似乎那钳子啃的不是那金属箭杆，而是他躯体上露出的一根神经。那半月形的钳口一咬；卡德威尔的痛感风驰电掣般唰地一下就串到头顶上了；随之亨迈的肩头放松了。“不行，”机械师说。“我以为箭杆子或许是空心的，可它不是。乔治，你得到工作台那边。”

卡德威尔的两条腿像自行车辐条那么单薄，从上到下都在抖动着，跟随亨迈走了过去。机械师从那长长的工作台下边那布满尘土的杂物中找到一个可口可乐箱子，卡德威尔顺从地把脚蹬在箱上。为了不去理会那在他下视余光中像一个赘瘤一样

① 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大力神。

到处跟随着他的箭杆子，卡德威尔把目光集中到一个盛满丢掉不用的汽油泵的大篮筐上。亨迈拉开了一个没有灯罩的电灯泡。车间的窗户都被从外面溅上的油漆挡住了光线；窗户之间的墙面上挂着按大小尺寸排列的工具钳，把子用胶布缠着的圆头锤、电钻、足有一码长的大螺丝刀、非常复杂的装着齿轮的、连环套结的工具，它们的名称和用途他一辈子也弄不明白，卷好的旧钢丝、卡钳、搬子。在工具空隙间、空白面上还钉着、粘着破旧熏黑的各种广告。一幅画上有一只抬起前爪的猫，另一幅上画着一条大汉使着牛劲也扯不断一条带专利注册商标的风扇带条。一张纸卡上写着安全第一，另一张粘在窗上的纸卡上写着：

保护你的 👁 👁 没人再

赋给你另一双

像一首歌颂物质创造的歌，那工作台上七零八落地铺陈着橡皮圈、铜管子、炭精棒、套丝铁弯头、油脂罐、木头块、破布头、润滑剂，沾满灰尘、无奇不有的破东西。工作台那头两个工人的强烈的电闪光在这杂乱的工具台上翻滚着。他们正在为一个细腰身肥屁股的女人加工一条类似雕花铜腰带的东西。亨迈把一个石棉手套戴在他的左手上，从料堆里拣出一块马口铁。他用剪钳在它中间急速灵巧地一翻，窝成了一个凹形挡板，在卡德威尔踝部后把箭杆圈起来。“这样你就不会感到太烫了，”他解释着，又用没有戴手套的那只手打了一个榧子。“阿齐，能把焊枪给我使一下吗？”

那助手小心着脚底下怕让地上的铁丝绊着，把乙炔枪送了过来。那是一盏喷出带蓝边的白色光焰的黑色喷枪。在火焰从枪口喷出的地方有一块透明的空隙。卡德威尔咬住了牙，按捺

着他的恐惧。那箭杆在他眼里像是一条活神经。他准备着迎接那必需忍受的疼痛。

没有疼。他梦幻般地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无感觉的巨大光轮的中心。光线突然变成了三角形的黑影，散布在他周围：在工作台上，在墙上。亨迈用戴手套的那只手握住那块马口铁，没戴防护眼镜，睨视着卡德威尔踝部的突突的、燃烧着的中心点。他那死灰的、从俯视角度变得特别短的脸上两只眼奇怪地闪烁着。在卡德威尔往下看的时候，亨迈的一缕疲惫的灰发掉到前边，在一缕清烟之中卷缩、消失了。那个助手默默地看着。似乎认为时间用的太长了。这时卡德威尔感到烤了；那马口铁接触的地方有些烧腿了。但他闭上眼，从亨迈的头上可以幻视到那支箭在弯曲、熔化，它的分子在分解。一个小金属块哐啷掉在地上。围绕在他脚周围的压力解除了。他睁开了眼，焊枪熄火了。那黄色的电灯光好像变为暗褐色的了。

"罗尼，能给我拿一块沾湿的布头吗？"

亨迈对卡德威尔解释道："我不想这么热的时候把它拔出来。"

"你真是把高手，"卡德威尔说。他没想到他的声音会这么小，他的恭维话说的那么苍白无力。他看着那两个肩膀像两座小山、独眼的年轻人罗尼手拿油污的布头到那头电灯下盛污水的小桶蘸蘸，被搅动的水的反光翻滚着，像要流出来。罗尼把布头递给亨迈，亨迈蹲下来往伤口上贴。冷水滴到卡德威尔鞋里，一股淡淡的香味嘶嘶地升到他的鼻孔。"现在咱们等一会儿，"亨迈说。他仍然蹲着，小心地扶着卡德威尔的裤脚，不让它罩上伤口。

卡德威尔的目光和瞪眼瞧着的三个工人的目光对上了（第

三个工人已从车身下面爬了出来），无可奈何地笑了笑。现在就要松口气了，他有了一刻感到不好意思的空儿。他这一笑引得那三个助手咧了咧嘴。对他们来说这就像汽车要说话似的。卡德威尔让自己的目光散开，海阔天空地想着碧绿的原野，想着谷物女神卡里克罗现身为一个妖娆的女郎，想着彼得孩提时代的样子，想着他怎么在七叶树下的便道上把他放在那长叉把的婴儿车上推着走的情景。他们太穷了，买不起篷式婴儿车；那孩子会开车了，太早吧？他一有空便对那孩子有点担心。

“好，乔治：忍着点，”亨迈说。一阵剧痛，那支箭褪了出来。亨迈站起身，面色微红，是被火烤的，或者是一种得意的色泽。他的三个傻乎乎的助手围在四周争着看那支银箭杆，没有羽毛的那端染着血迹。卡德威尔的踝部终于轻松了，有一种软绵绵的感觉；他的鞋里像填充了温暖的滞重液体。那疼痛的色彩变了，转变到愈合的光谱里去了。他的身体感受到了。现在痛感以有节奏的方式传导到他的心里：是一种自然的呼吸节奏。

亨迈弯腰拾起点东西，举到鼻子上嗅嗅，然后放在卡德威尔的掌上，还是滚烫的。那是一个箭头。它是三棱的，三边凹入所以头很尖锐，造成这么大的伤害的玩艺儿竟是这么精细的小东西。卡德威尔注意到他的掌心在惊吓和紧张之后现出斑斓的色块；头上冒了一层冷汗。他问亨迈：“你为什么闻它呢？”

“看看是不是有毒。”

“那不会吧，会吗？”

“不敢说。现在这些孩子。”他又说：“我没闻出什么东西。”

“我觉得他们不会做那种事，”卡德威尔坚持说，心里想到阿喀琉斯、赫剌克勒斯、伊阿宋和阿斯克勒庇俄斯①，那些恭敬听

① 向马人客戎学习过的希腊英雄。

讲的脸。

“孩子们从哪儿得到的钱？我倒想知道，”亨迈说，似乎好心地想把卡德威尔的思路从这件倒霉事情上引开。他拿起那无头的箭把血迹擦在他的手套上。“这是好钢，”他说。“这是一支值钱的箭。”

“那些倒霉孩子的爸爸给的，”卡德威尔说，感觉体力好些、头脑也清朗些了。他想到他那堂课，他得回去。

“钱太多了，”老技师带着一股怨气说。“底特律①出产的什么破烂他们都买。”他的脸恢复了原来那长年累月被乙炔熏烤的铁灰色。他的脸上皱纹很多，但并不粗俗，像一张折叠了多次的锡纸，此时又泛出了一些女性化的愁容。卡德威尔感到有些窘。

“阿尔，我该付多少钱？我得回去了，吉摩尔曼又该收拾我了。”

“不要钱，乔治。这没什么。我很高兴能帮上忙。”他笑了笑，说：“我不是天天给人从腿上拔箭的。”

“我会觉得这不太合适的，我请你干了一件技术活——”他在不太认真地掏着他装钱包的口袋。

“没什么，乔治。没用多少时间。接受我帮你这个忙总可以吧。薇拉说你是学校里不给她添麻烦的少数几个人当中的一位。”

卡德威尔觉得自己脸上的肌肉紧缩了一下；他摸不准亨迈了解多少薇拉的学校生活之所以惹麻烦的原因。他必须回去了。“阿尔，我非常感激你，真的。”不知怎么，感激的心情总是没法真正沟通。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一阵子，有时你很爱那里的人

① 美国汽车城。

而从没有对他们说过，你感到羞愧。

“喂，”亨迈说。“你不拿着这个吗?”他把那亮晶晶的箭杆递过来。卡德威尔已经心不在焉地把箭头丢到自己的衣服口袋里了。

“不，见鬼。你留着吧。”

“不，我要它干什么?店里的破烂已经放满了。你把它拿给吉摩尔曼看看。咱们公立学校的老师是不应该挨这么一下子的。”

“好、好、阿尔，听你的。谢谢。非常感谢。”那银色的箭杆太长，从他的衣服口袋里伸出，活像一根汽车的天线杆。

“老师应该得到保护，不应该受那样的孩子的伤害。告诉吉摩尔曼。”

“你去跟他讲。也许他听你的。”

“嗯，那很可能。这不是玩笑。他还真可能听我的。”

“本来我也不是开玩笑。”

“你知道，我是雇用他的那个董事会的成员。”

“我知道，阿尔。”

“我常常感到遗憾。”

“见鬼，别遗憾。”

“不遗憾?”

“他是个有头脑的人。”

“是——是的，可缺点儿什么。”

“吉摩尔曼懂得权力；可他不规矩。”卡德威尔的小腿和膝部又受到一阵疼痛的袭击。他感到他似乎从来没有把吉摩尔曼看得这么清，也似乎从来没有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表达得这么清楚。可是亨迈，令人心烦地迟钝，只是重复着他自己的看法。

“缺点儿什么。”

他对时间消逝的观念如此迟钝，使得卡德威尔的肠子里感到一阵梗阻。“我得回去了，”他说。

“祝你交好运。对凯西说城里人想念她。”

“上帝，她在那边美得不得了。她一直有这个愿望。”

“克雷默老爹怎么样？”

“老爹现在维持最佳状态。他能活一百岁。”

“你开车来回跑感到麻烦吗？”

“不，说实话我喜欢这样做。给我提供了和孩子说话的机会。我们住在城里时我们是难得见面的。”

“你有个聪明的孩子。薇拉告诉我的。”

“头脑随他母亲。我向上帝祈祷别让他遗传了我这丑陋的身体。”

“乔治，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吗？”

“当然。”

“为你好。”

“随便你讲，阿尔。你是我的朋友。”

“你知道你的毛病在哪儿吗？”

“我固执、愚昧。”

“说正经的。”

我的毛病是，卡德威尔想，我的腿疼得要命。“是什么？”

“你谦虚过份了。”

“阿尔，被你一语道破了，”卡德威尔说着转身要走。

可亨迈钉住他不放。“你那辆汽车没什么毛病吧？”在卡德威尔一家搬出离城十英里以外之前，他们一直没有车。他们在奥林格靠两条腿可以随便去哪儿，到阿尔腾去可以坐电车，可是

当他们买回老克雷默那块地方以后，他们就需要有一辆汽车了。亨迈给他们弄到一辆三六年的别克，只花了三百七十五美元。

“简直好极了。那是一辆很棒的车。我把前挡板给撞坏了，后悔得每天都要自责一次。”

“那没法焊了，乔治。车跑得挺好吧？”

“妙极了。我很感激你，阿尔，别以为我不领你的情。”

“引擎应该没事；那个人开车从来不超过四十迈。他是在殡仪馆干活的。”

这话亨迈说过，说了有一千次了。这事实似乎使他神往。“我并不害怕，”卡德威尔说，心想大概在亨迈的脑子里这辆车里净是鬼。实际上，那是一辆普通的有四扇车门的轿车，没有装死尸的地方。不错，这辆车是卡德威尔看到过的颜色最黑的一辆。他们真舍得往那些老别克车上喷虫胶。

和亨迈的对话使得卡德威尔心里十分焦急。他脑子里的时钟在滴哒、滴哒地响；学校在催促他回去。那乱七八糟的音乐声似乎正在揪着亨迈那张疲惫的脸。那些散落的接头、磨损的套丝、碳素斑点、废铜烂铁，这一切形象交织在一起，掠过卡德威尔对他的老朋友的一种担心：我们的交情是正在解体吗？在他自己的脑子里有一个齿轮老挂不上去：那些老别克车上的喷漆、喷漆、喷漆。“阿尔，”他抗议着，“我得赶快开路了。你一分钱都不收？”

“乔治：不许再提了。”这是所有奥林格的贵族们的习惯。他们不收钱，可说起话来却常用一种命令口气。他们把人情强加给你，而这就使他们成为上帝了。

他向门口走去，可亨迈也一拐一拐地跟着他一起走。这时那三名库克罗普斯①叫得很响，使得他俩又都回过头来。阿齐用杀

① 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

鸡似的嗓子说着什么，用手指着地板。在那血污的水泥地面上留下了一只鞋印子。卡德威尔查看了一下他那受伤的脚；鞋上染满了血；那血在褐色的灯光下呈黑色，正从脚跟上边往外淌。

“乔治，你最好把那儿包扎一下，”亨迈说。

“我在午休时再包吧。让它流吧。”箭头有毒的想法威胁着他。“让它冲一下也好，”

他打开门，像跨进冰箱里似的冷空气一下子包围了他。往外跨步时，卡德威尔身体重量过份压到血污的脚上，意外的触痛使他蹦了一步。

“你去告诉吉摩尔曼，”亨迈坚持说。

“我去。”

“不，真的，去告诉他，乔治。”

“他也没办法，阿尔。如今的孩子和以前的不一样；吉摩尔曼就是要他们这些家伙把我们给折磨死。”

亨迈叹了一口气。那铁青色的工作服好像撒了气贴在身上，头发上吹下一些铁屑。“如今这年月不好，乔治。”

卡德威尔的大长脸皱得变了形，他想说句俏皮话。他很少表现为一个很幽默的人。“不是黄金时代，那是肯定的。”

在卡德威尔走开的时候，心想亨迈这个人确实有点病态。他这个孤单鬼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抓住你就不放你走。这年月已经不需要他那样的机械师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大量生产。浪费。一个坏了，再买个新的。倾唧哐唧。把它砸烂。只能找一些独眼笨蛋帮他干活，妻子在城里到处和人睡觉，摩比汽油公司进来了，现在谣传得克萨斯汽油公司也要来，亨迈完蛋了，一身晦气。那么煞有介事地闻箭头看有没有毒；嗤……

可当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学校校舍走的时候，在冷空气里

他那单薄的褐色西服紧贴在皮肤上，他的心情变了。那汽车库还是暖和的。那个人待他满不错。一直是这样的。亨迈是克拉默老爹的内侄。当卡德威尔谋得这职位时，亨迈在董事会里起了关键作用。那是经济大萧条最严峻的年代，所有的橄榄树都死了，那是科瑞斯① 云游大地哀伤他被窃走的女儿的年代。她一滴眼泪落地便使寸草不生。她身上的花环变成毒草了，现在所有谷仓旁边都长满了毒藤。在此以前，自然界万物是加惠于人的。各种浆果都是温和的、催发性欲的食品，在他从佩理思②轻捷地奔驰下来的时候，他曾偷觑过年轻的卡里卡罗采集水芹菜。

他临近那巨大的橙色墙垣时，课室里的声音像雪片一样飘洒在他身上。金属敲打着脆玻璃。福罗斯在一扇窗前出现了，他扶着一个窗户撑杆往下看，看见他的同事时脸上现出惊讶之色。他那整齐的中分头发下面的那副椭圆形老式眼镜闪烁着惊讶的光芒。福罗斯一度当过半专业性棒球队的游击手，棒球帽还在他耳朵上边的头发上留下了一道压痕，但他那宽大的前额上却已布满了中年人的纹路。卡德威尔向他的朋友匆匆抬了抬手，夸张地跛行了几步，似乎在解释他离校的缘故。虽然他像那一角钱一个的小玩具那样蹦着，也并非夸张；他踝部的伤经历了亨迈的热情关注之后这时给他一种遭到冷落的痛楚。每走一步，红尘大地便向他的膝头爬上一度。卡德威尔走到边门门口，握住铜把手。在没有进去之前，他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仰面凝视天空，似乎在回答天上的一声呼喊。在橙色墙垣边际之外，那金刚石似的蓝天不断发出它那没完没了的一个字的单音节：我。

① 科瑞斯即希腊神得墨忒尔，亦称卡里卡罗。

② 希腊名山。

回到学校里，他在平台的胶垫上稍停了一下，有些轻微气喘。那光亮的黄色墙壁上仍然在说“FUCK”。卡德威尔害怕咚咚地走过吉穆尔曼一楼的办公室，便转而走地下室通道的那条路。他走下台阶，走过男生的存衣室。门是开着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室内弥漫着一团团的水蒸气。卡德威尔推开加固的玻璃门，走进地下室的大学习厅。在整个大厅的各个角落，学生们处于不自然的安静状态。特别守规矩的墨杜萨坐在最前排的首位上。她抬头看了看，散乱的头发上插着一些黄色的铅笔。卡德威尔避免看她的脸。他扬着头、眼往前看，嘴抿成一种坚决的样子，沿着他右手的墙边往前走。从墙壁那边教工艺美术的课室里传出以酷刑折磨木料的“嗞嗞”“哎咿”的声音。在他左边，他听见学生们的窸窣声，有如危浪在冲刷碎石。一直到他走近对面那扇门的安全地带，他没有回头张望。这时他才转身，看他是否留下什么足迹。正如他所担心的：一串红色月牙形血迹——他鞋跟的月形痕留在他走过的路线上。他尴尬地咬了咬嘴唇；他得向勤杂工解释和道歉。

在食堂里，穿着绿色衣裙的妇女在忙碌着，有的摆出八分钱一份的纸包装巧克力牛奶和蜡纸包装的三明治盘子，有的搅动着盛汤的大锅。今天是番茄汤。那难闻的恶心味道充满这磁砖贴面的大厅。舒鲁尔妈妈向他摇了摇手里的木板条。这位胖妈妈的裙子的胸部以下，因为老靠着炉子，所以是黑的，她的儿子是个牙医。卡德威尔也向她抬了抬手。他和职工们，生炉子的、勤杂工、厨子在一起时总觉得更安全些。他们使他想起他童年时住在新泽西帕赛克时那些人、真正的人，那时他父亲是一个穷教堂的穷牧师。那一带的街道上每个人都有一个可以简单叫出口的职业——送牛奶的、焊工、印刷工、瓦匠——毗邻的每所房

子的独特的标记、窗帘和花盆都给他眼睛带来某人的一张清晰可辨的面孔。卡德威尔是个谦虚的人，他最自在的地方是这中学的下层场所。那些地方最温暖；暖气管子唱着歌；言谈话语都是有道理的。

这座大楼是对称的。他上几步台阶离开食堂，经过女生的存衣室。这是禁区；可他从男生存衣室的混乱中了解到现在是男生体育活动时间，所以没有误闯圣殿的危险。这座圣殿是空的。厚实的绿色门开了一道缝，露出了一条水泥地面、一角棕色的长凳和在高高的磨砂玻璃窗下一翼关好的存衣柜。

且慢！

就是在这里，他的一双脚就是在这块粗糙的水泥地上曾经僵住了。当时他在疲惫之中慌疏了，在锅炉房里改作业改得眼花了，室内暗了下来，学生们跑掉了，空荡的教室中的钟声整齐地嘀答着。在这种情况下，在他要上楼回自己的房间的当儿，他撞上了薇拉·亨迈。这扇绿门也开了一道缝，薇拉站在蒸汽里，一条蓝色的毛巾优美地拿在手里，没有遮盖着身体。她那琥珀色的阴部被水珠浇得有些发白。

“我的宗兄客戎为什么要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像一个萨蒂尔① 呢？神祇对他来说是并不陌生的。”

“我的尊贵的女神维纳斯②。”他把他那文雅的脑袋低了下来。“此刻你的美丽使我陶醉得忘了你我做为同宗的情分了。”

---

① 萨蒂尔一种羊首人身的妖仙。

② 维纳斯，即阿佛罗狄忒爱神。其传说不一。这里说她是克罗诺斯和海洋女神狄俄涅之女，铁匠神、独眼锻工赫费斯托斯的妻子。然而她不忠于丈夫，常和别的神和人相爱。

其母狄俄涅被认为是她父亲的妹妹，后又成为其兄宙斯的妻子。

她笑着把她那琥珀色的秀发从肩头一侧甩到前边，慵懒地用毛巾擦着。“也许你的自尊使你不愿承认这种同宗情分。因为克罗诺斯① 父王在精力旺盛时化身为一匹马在菲吕拉身上留下你这个情种；而在生我的时候，他把马拉诺斯的割下来的生殖器像垃圾一样扔进了大海。”转过头，她把她那奔放的秀发又拧了一次。突然拧出的水顺她的锁骨滑下。她的喉部在一团红色的湿雾中晶莹剔透；她的短发像奔马的鬃毛似的飘动着。她低着眼梢展览着她的身体。这姿态使客戎神魂颠倒；顿时他的五脏变成了一架竖琴。她对自己野蛮式的降生的诉苦，尽管明显是虚假的，却使他的舌头喃喃地一时找不出安慰的词句。

“可我母亲自己也是俄刻阿诺斯② 的女儿，”他说。可马上他又感到，尽管对她那稍稍自嘲的话用了这一句正经意思的回答，却仍有点唐突。

她那棕色眼睛发出逼人的目光，把盘旋在他意识中的美丽躯体一下给冲跑了；那生辉的玉体成了这位生气的仙子的躯壳。“是的，”她说，“菲吕拉那么憎恶她怀了你这怪物，她祈祷宁愿变成一棵椴树，也不愿给你哺乳。”

他一下子僵住了。她仗着女性的狭隘天性一语道破，击中了他的痛处。但是，维纳斯在向他提起那不能宽恕的女人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还击的炮弹。他回想了那传说中的情节，在好

---

① 克罗诺斯，希腊奥林波斯的神祇之一，天神乌刺诺斯和地神盖亚之子。他推翻了自己的父亲，做了神王，并根据母亲地神的建议，把他的父亲阉了，这样他父亲就不再接近地神。克罗诺斯娶了自己的妹妹瑞亚，生了赫斯提亚、得墨忒耳、赫拉、阿伊得斯、波塞冬和宙斯，又同菲吕亚结合生马人客戎。后宙斯长大又把他推翻，成为神王。

以下希神典故都来自这样的传说，不一一注解，请参阅希腊故事传说。

② 俄刻阿诺斯是海神。

像闪烁在许多折射水层里的那微小的海岛上，孤零零地躺着一个一半是毛一半是膜体的满怀恐惧的小生物，那便是他自己的婴体。在他思考的这个故事中（这是许多传说之一，只是在这个传说中这个未被辨认的形象叫他的名字），客戎长大以后便以同情的观点（从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中形成的观点）设想了菲吕拉的经历。她是俄刻阿诺斯和蒂塞斯的女儿，她美貌过人而智慧平庸，被粗暴的克罗诺斯奸污了，又被警惕的瑞亚撞见，克罗诺斯急忙化为骏马逃之夭夭，把他那被惊散遗留下的不正常的情种留在无辜的海神之女的腹中。可怜的菲吕拉！他的母亲。聪明的客戎几乎可以看清她的脸上的表情：痛哭流涕着，在祈求远古模式的天堂赦免她违反了规定妇女性交生育范围的法令（那道法令的制定甚至早于百手巨灵，可以远溯到意识只是飘荡在黑暗之中的精粉的时代），祈求那个残酷的天堂宽恕强加于她的，但又是在有些认可、在竟然不知羞耻地有些愿意的情况下结合，产下的丑陋的结晶：正是在她即将化身为树之际，客戎最清楚地设想到他母亲的形象；而在他时而悲伤、时而探索的青年时代，他曾去查看了椴树，那时他还是一个毛发初步长成、肌肤已经丰润的健壮学生，但因为一方面很想把自己的创伤保护起来，一方面又立下了使他后来成为许多失母孤儿保护神的神圣志愿，他已有些不自然的矜持了，客戎在那椴树的宽阔温暖的树荫拥抱下，在那较矮的树枝的欲摇又止和那心状叶片的颤动之中，相信自己发现了她的一些抗议、一些恢复人形的希望、甚至一些看到亲生儿子已长大成人的喜悦，这一切加上他对椴树花静谧的花蕊化学构成的热心而准确的研究，使他竟能在他设想的那病态的、过于温驯（这些只是在歇斯底里发作的少有情况下才以树木的福荫形式表露出来）的形象上加上味觉、嗅觉和触觉的实

感，而这些，如果她没变成树，便是她母亲的性格，分别表现为一些没有意思的话、安详的关切和各种爱的姿态。于是，他把他的脸贴在树皮上，叫她的名字。可是，尽管他作了一切和解的努力，每当他想起他出生的那段传说时，一种孩提时代的反感便在他成熟的再造的胸中痛苦地泛起波澜；那初生时无辜忍受的焦渴使他如梗在喉；在那不足百码长的小岛上，他，这在洞穴中自然孕育成人的一族之始祖，赤裸裸地躺在地上，这似乎是一切女人的形象：浅薄、狭隘和自私。她们太容易被诱惑，太容易被抛弃，她们的意志在她们的神经网络中自我放纵地哭泣，为了几根马毛她们就让她们落生下来的晶果腐烂在海岸上。所以从折光镜的这面看，他觉得这个传说中的形象，他面前的那遭人嘲笑的神女的小脸，是很可怜的；而从折光镜的那面看，又是很可恶的。这两种想法都把维纳斯降格了。他用严肃的声音对她说："椴树具有许多药物功能"，这是一种礼貌的反驳，如果她肯这样领会的话；不然，这也是在医学上可以成立的无害的实话。如果他没有这种向人献媚的灵机，他也活不了这么长。

她用毛巾擦身体时在观察着他；她的皮肤上到处是晶莹的水珠。她的肩上生着淡淡的雀斑。"你不喜欢女人，"她说。这似乎是个并不使她惊奇的发现。

他没有回答。

她笑了；她那倾泻出"另一世界"神采的眼睛中现出一种混浊的动物目光，她得意地用毛巾围着身体，一只手臂弯到后面扶着，从水池里走出来，用另一只手的手指划着他的前胸。水池的水在她走出后泛起环形的波纹向后退去。水波拍打着长着芦苇、水仙和苔藓，没开花的鸢尾的低岸；她脚下的土地很狭小，那脉管纵横的双脚是一幅青苔、细草与紫罗兰和在阿多尼斯的血

泊中长出的白头翁交织的图卷。"如果是我，"她说话的声音甚至在她那不断旋转的手指尖和他心窝的胸毛纠缠不清的时候仍在他的脑海中不断盘旋，"我就会很高兴来看护这把人的文雅、体贴和马的威力融合一体的小生命的，"——她把眼帘垂下，那琥珀色的睫毛在她的颊上闪耀着；她的脸默默地移动着，他感到她的视线把他后身——那"雄马的巨大的潜力"也照顾到了。他那不大听从他意志指使的下半身变得得意起来；他那两只后蹄子在池塘边的湿软草地上踏出了两个新的蹄痕。

"一个混合体，我的女神，常常会把两方面的优点都给冲消了。"

她那装模作样的一笑似乎像一个下流的轻佻女子。"如果你的上身是马，下身是人，你这话才是对的，宗兄。"

作为马人中少数几个习惯于和有文化的人交谈的客戎，过去常听到这句开玩笑的话；但是她那富于诱惑力的身体靠得这么近，使得他感到如此得意，以致这老话的幽默味道又重新触动了他。他的笑带着刺耳的嘶鸣声，和他以同宗的身份对她所采取的矜持态度相比有些降格，而且大相径庭了。"神不会许可出现这样的乱子的，"他说。

这位女神陷入沉思。"你对我辈的信任是可感的。我们究竟做了什么，值得人们如此崇拜呢？"

"使我们受崇拜并非由于神祇的所做所为，"他背诵着。"而是由于他们是神。"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他小心地扩着他的胸，好让她的手更牢固地放在他的皮肤上。她突然烦躁起来，捏了他一把。

"唉，客戎，"她说。"如果你像我一样了解他们就好了。对我讲讲那些神祇吧。我老是忘记。给我讲讲他们的名字。从你

口中说出听起来很神气。”

一方面为她的美貌所动而唯命是从，一方面因暗存她会抛下毛巾的希望而神不守舍，于是他口中吟诵道：“宙斯大神，主宰天气、云雾的神。”

“一个浪荡好色之徒。”

“他的新娘，那主宰神圣婚姻的赫拉。”

“上次我见到她时，她正在责打她的仆人，那是因为宙斯已有一年没在她的床上过夜了。你知道宙斯第一次和她做爱是怎样的吗？是化作一只布谷鸟的。”

“胡甫鸟，”客戎纠正道。

“就是自鸣钟里的那种傻气的布谷。再说几个神灵。我觉得他们真滑稽。”

“波塞冬，主宰波涛汹涌的大海的神。”

“一个老态龙钟的水手。他的胡子散发着死鱼味道。他把头发染成深蓝色，胸前刺满了非洲的色情花纹图案。他母亲是非洲人，从他的白眼球可以看出来。下一个。”

客戎知道他应该住口了；但他暗自欣赏着这些诽谤话，从内心看，他是半个丑角。“聪明智慧的阿波罗，那引导太阳出没体察一切的神。他在得尔福神殿发出的神谕规定着我们的政治生活，通过他的福荫我们掌握了艺术和法律。”

“那个狂妄小子。那个油滑的狂妄小子总在吹嘘他自己，他的骄傲自大让我恶心。他是文盲。”

“得了，这你可说过头了。”

“他是个文盲。他看一幅画卷时眼睛从来不动。”

“那么他的孪生姐妹阿尔忒弥斯，那被她的猎物所爱戴的女猎神呢？”

“哈！她从来没有射中过它们，就是这原因。整天和一群瓦萨尔学院[1]新来的女学生在森林中嬉游，阿卡迪亚[2]的医生对她们所谓的处女童贞没有一个——”

“嘘，乖乖！”马人招手去捂住她的嘴，在极度惊慌之中几乎真的碰到她的唇上了。他听到身后隐隐有雷鸣声。

她退了一步，被他这番做作吓愣了。然后，她向他身后上方看着发出招呼的笑声；这是一种没有欢欣的笑声，这激动的尖笑声发狠似地延续着，使她的面部肌肉绷紧，身上那完美的线条异常地突出，把一切女性的温柔丧失殆尽。双颊、前额和喉咙都涨红了，她对天吼道：“是的，宗兄：亵渎神圣！你们这般神祇，听听这些——一个是唠唠叨叨的女学究，一个是浑身玉米味的肮脏老太婆，一个是专会盗窃的流氓，一个是酗酒的同性恋者，一个是可鄙的、倒霉的、浑身油污、胡子拉碴、跛脚、带绿帽子的补锅匠——”

“你丈夫！”客戎抗争着，努力维持自己也是天上一员的身份。他的处境是困难的；他知道那纵容一切的宙斯不会伤害他这个年轻姑姑。但，如果他一时震怒，可能会把他的雷火掷到听着她讲话的他这无辜者的头上。他这听话者在奥林庇亚山的地位是不稳和暧昧的。客戎知道，他自己和人接近遭到宙斯大神的忌恨，宙斯除了变成禽兽去强奸女人之外，他是从来不和人接触的。确实有人说，宙斯认为马人是个危险的中间族类，通过这个中间地带有可能使神祇都变成纯粹无足轻重之物了。但是天空虽已暗了下来，却仍然静谧。客戎以感激的心情继续他原来采取的手法，对维纳斯说道：“你没有看清你丈夫的优点。赫费

---

① 希腊学院名。

② 希腊山区名。

斯托斯既心灵手巧，又和善可亲。虽然每个铁砧、每个陶工旋盘都是献给他的祭坛，他却仍然保持他的谦虚态度。他跌到莱姆诺斯①岛上那场灾难从他心里涤荡了一切傲慢习性；尽管他的腰是弯的，他身上没有一点贱骨。”

她叹了一口气。“我知道。我怎么能爱那么一个窝窝囊囊的老头子？给了我那根贱骨头。你认为，”她以一个一般不好提问的学生在等待回答的略带屈躬下问的样子问道，“我之所以爱追求残忍的人，是因为我对我父亲的被肢解存有一种犯罪心理吗？我的意思是，归罪于我自己，而要求受到惩罚吗？”

客戎笑了；他不属于新派。天上已经放晴了。他感到安全，放大了胆子，有些唐突地指出：“你的名单里漏掉了一位神。”他的意思是指阿瑞斯，最凶恶的一个。

这年轻的女人甩了一下头；她那橙色的头发散成一束马鬃。“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我并不比别的神祇好。你把我列入哪一类，高贵的客戎？‘迷恋男性的女花痴’？或者，干脆点说，‘一个天生的娼妇’？”

“不，不，你把我的意思理解错了。我不是说你自己。”

她不理会他，叫道：“可这不公平！”她使劲抓住围着她的毛巾。“我们为什么拒不享受命运三女神忘记从我们身上夺走的那种乐趣呢？凡人有斗争的欢乐、同情心的满足、勇敢的胜利；但神祇是完美无缺的。”

客戎点头；这个老供奉十分熟悉这些贵人们把他们刚污蔑个够的一班人又捧上天的作法。这年轻的女人是否认为她刚才那套挖苦话打中了这些神祇的要害呢？他感到惶惑；他总是比

---

① 希腊岛名。

他们这些神祇差一些。

她纠正了自己刚才的话。"只是在我们永生这一点上完美无缺。宙斯拿我当做一头宠爱的猫。他把嫡亲的爱留给他的女儿阿尔忒弥斯和雅典娜。她们得到他的护佑；她们没有被迫一次又一次地把那一时之间冒充为他的恩宠的化身的大家伙夹在她们的下部。普里阿波斯不就是没有父爱的他的精力的化身吗？普里阿波斯——我的最难看的孩子；真不愧使他作胎时的情况。狄俄倪索斯让我像男孩子那样动作。"她又摸了一下马人的前胸，好像为了使她自己确知他没有化成石头。"你见过你父亲。我羡慕你。如果我要见过乌拉诺斯的脸，听见过他说话（如果我不是他亵渎的尸体的事后产生的念头的化身的话），我就会像那真正爱我的唯一神祇——我的姑母赫斯提亚一样的贞洁。而现在她已被贬下奥林匹斯，降到家庭的小神座上来了。"这年轻的女人跳跃的思路又转弯了。她对客戎说："你了解男人。他们为什么辱骂我？为什么拿我的名字开玩笑，为什么在厕所墙上乱刻我的像？还有谁像我为他们这么好地服务？还有哪个神仙用同样的手给他们这样的力量、这样的安宁？为什么责备我？"

"你的这些指责都是你自己说的，我的高贵的女神。"

她滔滔不绝的自白枯竭了。她干巴巴地挖苦他说："这么谨慎。这么聪明。好客戎。我们的学者，我们的宣传员。那么温驯。你有没有想过，侄儿，你的心是人的心还是马的心？"

他绷了绷脸说："我被告知从腰部以上我完全是个人。"

"原谅我。你很和气，我以神的钱币报答你。"她蹲下来采了一朵银莲花。"可怜的阿多尼斯，"她说，慵懒地用手指捏着那星状的萼片。"他的血色多淡。像我们血里的灵液。"

一阵旧情袭来摇乱了她的秀发，水气已从她的毛发上蒸发

了。她转过身半藏半露地把花举到唇边，她那仍然湿润的毛发上的水顺着像奥林匹斯山上的土，亦即那传说中的粉粒——雪，一样洁白滑润的肌肤流将下来，流成柔情的曲线。她的臀是粉色的、稍微有点粗糙；在她大腿的背面有一抹花粉的金色光泽。她吻了那朵花，扔了，带着一种微微颤抖、面泛红霞、柔情脉脉、羞答答的新表情转回了身形。"客戎，"她命令着。"和我做爱。"

他那颗巨大的心脏直撞他的肋骨；他用颤抖的手势要她退去。"可我的女神：腰部以下我完全是个动物。"

她兴高采烈地踏着紫罗兰走向前来。毛巾掉了。她的乳房已经深情地翘了起来。"你以为你会刺裂我吗？你以为我们女人那么不中用吗？我们的胳臂弱；但是大腿强壮。我们的大腿一定得强；世界就扎根在它们之间。"

"可一个女神和一个马人——"

"凡人是芦苇；他们已不能充满我。来，客戎，别侮辱你的女神。剥去智慧之袍；我们起床时你会更聪明。"她用手掌托着乳房，踮起脚跟靠紧他，把她的乳头压在他的乳头——那男人的无用的装饰品上。但他俩的胸围不等；她咯咯笑着在和他对上一双乳头，客戎甚至在心不在焉的情况下也看出这问题可以用几何方法表示出来。

"你害怕吗？"她小声问。"你是怎么和卡里卡罗做的？你骑上她吗？"

他的声音从他紧缩的喉中发出，细小而干涩。"那将会是乱伦。"

"一直就是；我们都是卡俄斯的后裔。"

"这是白天。"

"好，神灵都睡了。爱是那么邪恶，非得藏在暗中做吗？你是

因为我是个荡妇才鄙视我吗？但你做为学者应该知道我每洗过一次澡就恢复一次童贞。来，客戎，捅破我的处女膜；它妨碍我走路。”

像在失望中拥抱一个发烧的孩子一样，他不是十分有力，而是有些软弱无力地用双臂拥抱了那蠕动着的少女；她的身体心满意足地松弛下来，滑润而娇柔。她的背窝像绒毛似的柔嫩。他的小腹产生了充血的感觉；鼻孔内冒出了嘶嘶的声响。她的双臂钳住他的马脊隆，她的大腿不费力地抬起来，在他的前腿间沙沙作响。“马，”她喘着气，“骑上我。我是头母马。玩弄我。”从她身上发出一阵强烈的花香，各种颜色的花朵都在他自己这块马味的土地上被碾压、翻转着。他闭上他的眼，在一块无形的、温暖的、种着红色树木的原野上，游泳过去。

但是他的关节发僵。他记得天雷。吉摩尔曼可能还在这楼里；他没回家。马人侧耳想听楼上的吵嚷声，在他听的这一刹那，一切都变了。那少女从他的颈边落下。连头也不回，维纳斯在矮树丛中消失了。成千的绿色花瓣掩盖了她的去路。爱情有它自己的伦理，一深思就无可挽回地违反了它。和那时一样，卡德威尔现在独自站在这块水泥地上感到迷惘；和那时一样，他怀着一种得罪了（通过他弄不懂的方式）一直监视着他的神祇的痛苦和慌乱的感觉爬上了楼梯。

他爬上一层楼梯到二楼他的房间去。这楼梯板似乎是为手脚灵巧的动物造的，他自己的笨拙使他非常痛苦，每次一阵疼痛波袭来，就迫使他要凝视墙上的一个部位，一个用圆珠笔划的圈，一根漆亮的楼梯柱，上面的柱头已经从胶亮的榫头处拆掉了，楼梯角上硬结了的灰尘和沙砾，死气沉沉的一抹黄色的墙壁。他房间的门是关着的。他本以为会听见里边乱哄哄的声

音；但里面却是一片沉寂。他的皮肤直发皱。是不是吉摩尔曼听见了吵闹声来代课了？

这种担心是对的。他推开了门，那边，在不足两码远处，吉摩尔曼的歪脸像一个巨大的权威标志横亘在卡德威尔的心怀恐惧的全部视线上。它似乎还正在以凶恶的节奏往大里长。从这位校长眼镜上的两个深度不同的放大镜片上面的额头正中打出来一记仇恨的闪电，把这吓瘫了的受难者给惊呆了。这两个人瞪着眼睛彼此瞧着，这沉默比一声劈雷还要响。

吉摩尔曼把脸又转向课堂；学生们已经被调理好，变成按字母排行的一群忐忑的孩童了。

“承卡德威尔先生的情，他回到我们这儿来了。”

学生们听懂这意思在嗤嗤地窃笑着。

“我想对他这种忠于职守的行为应报以轻轻的掌声。”

他带头拍了手；但只是弓着手很优美地拍了几下。吉摩尔曼的手脚和他那庞大的头颅与身躯相比显得特别小。他穿的那垫了肩的便装宽格上衣使得这种失调的比例更突出了。在这带点讽刺味道的掌声之上，几个男孩子的假笑声向卡德威尔扑过来。这遭到奚落的老师舔了舔嘴唇，觉出有点烧焦的味道。

“谢谢你们，同学们，”吉摩尔曼说。“这已经够了。”这时轻轻的掌声戛然而止。校长又把脸转向卡德威尔，他那歪脸像是被天上的一阵风拖住的一片骄矜的乌云。卡德威尔发出了一个没有什么意思的声音，原意是要表示一下敬佩。

“我们过一会儿再谈，乔治。同学们在等着上课。”

但是卡德威尔急于解释清楚免受责难，弯着腰把裤脚管拉了起来，而这种失态又引起课堂里一阵哄堂大笑。实际上在卡德威尔的内心里原也有引起这样反响的一点意图。

吉摩尔曼明白这一点。他什么都清楚。尽管卡德威尔马上放下了裤腿，站直了，吉摩尔曼仍然在望着他的踝部，似乎它离开他无限遥远，他的眼睛是对千里眼。“你的袜子不太配对，”他说。“这就是你的解释？”

又引起了课室里哄堂大笑。吉摩尔曼时间掌握得很漂亮，等他的语声可以盖过那余音未落的笑声时，说：“可是乔治——乔治——你不应该以你值得称赞的对本人仪表的关切妨碍了教学人员的另一要求，准时。”

卡德威尔原是出名的不修边幅的人，他穿的很破旧，甚至单就这一点也含着丰富的笑料；可是毫无疑问，有许多可笑的地方被吉摩尔曼那漂亮的挖苦话给盖住了。

这位校长又抬手夸张地做了一个指的姿势。“你手里还拿着一颗避雷针？真够小心的，在这没有一点云彩的冬天。”

卡德威尔往后伸手摸着从他口袋里支支楞楞伸出来的冰凉光滑的箭杆。他抽出箭杆递给吉摩尔曼，同时在搜索枯肠想着第一句话该怎么说，等他把经过交待清楚就会使吉摩尔曼被他忍受这番磨难的英勇行为所感动，不免要报以热烈的拥抱；同情的热泪就会从那专横的、拉长的脸上流下来。“就是这玩艺儿，”卡德威尔说。“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孩子干的——”

吉摩尔曼不愿碰那箭杆；用手抗拒似地摆着，似乎那光亮的钢杆充了电，他迅速地退了几步，他那双偏小的脚上仍然表现了过去当运动员时的灵巧劲头。吉摩尔曼是在中学当田径明星的时候崭露头角的。他有一副强壮的肩膀、灵活的四肢，在所有力量和速度的测验中都名列前茅——包括铁饼、短跑、长跑。“乔治，我说过以后再谈，”他说。“请开始讲课。我上午的安排既然已经被打断，我就坐在全班的后排，就算做我每月一次的听课吧。同

学们，请照我没来一样上课。”

卡德威尔一直在害怕校长每月要来听讲一次的恐惧之中生活。听讲之后的那一份小小的打字简报里是包含着措词酸刻的细节和教育学的套话的杂烩，如果报告说好，卡德威尔会高兴好几天，如果说坏（几乎总好像是说不好；即使只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形容词也会像一只苍蝇一样坏了一锅汤），会使他烦恼上几个星期。现在监听来了，正当他头昏脑胀、不舒服、疼痛、没有什么准备的时候。

吉摩尔曼踮着脚轻步顺着黑板往后边挨蹭过去。他那宽大方格呢的背影躬着，那故意装得不显眼的样子简直滑稽。他在最后一排的一个座位上坐下，排在那有一对搧风耳朵和一脸粉刺的马克·扬格曼的后面。吉摩尔曼刚在后排坐下，马上就注意到和他并排隔两行，即第三行最后一个座位上坐的是呆美人艾丽斯·奥斯古德。吉摩尔曼从他的座位溜到她旁边的座位上，做了一些哑语动作，请她撕给他一张便笺纸。那胖乎乎的姑娘忙忙乱乱地给他撕了一张，这位校长俯身去取时，公然转过眼睛从她那宽松的丝上衣的领口上往下直瞧。

卡德威尔在一阵惊恐眩晕之中看着。他感觉到下面五颜六色的学生有些骚动；吉摩尔曼听课使得他们都有些神不守舍。开始吧。他忘了他是谁，是教什么的，他为什么在这儿。他走到他的桌后，把箭杆放下，拿起一张杂志上剪下的材料，这下提醒了他。**克利夫兰科学家绘出创世纪时计**。吉摩尔曼的脸在课室后边显得特别大。“我后边的黑板，”卡德威尔开始讲道，“是数目字5，后面有九个0。这叫五什么？”

一个怯懦的声音打破了沉默，说：“五万亿。”这一定是裘娣·伦络。她努力想往上奔，就是不行。她父亲是做房地产倒

手生意的。他望女成龙，希望她成为最出风头的毕业生代表，就因为他这个抽五分利的伦格生财有道。但可怜的裘娣就不是那块材料。

“五十亿，”卡德威尔说。“五十亿年。就我们现在的知识水平而言，这就被认为是宇宙的年龄；几乎可以肯定至少有这么多年。现在，谁能告诉我什么是十亿？”

“一千个一千？”裘娣的声音颤抖着说。可怜的小娘们，为什么没有人给她摘开钩呢？为什么聪明点的像克格莱斯不站出来讲呢？克格莱斯坐在那边把腿伸出老远，在本子上乱画，还冲着自己笑。卡德威尔四下寻找了一下彼得，然后想起他不在这班。他在七年级上课。吉摩尔曼记下来一笔，冲奥斯古德姑娘眨眨眼，那姑娘还没搞清是怎么一回事。真笨，笨得像个白色的铅块。

“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卡德威尔宣告着。“一千个一百万。这就是十亿。眼下世界上有了二十多亿人，”他说，“这一切都开始于大约一百万年以前，当某一个傻乎乎的人猿从树上一悠来到地上，往四下一看，纳闷它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全班都笑了，德芬道夫，坐大汽车来上学的农村孩子中的一个，开始用手搔着头皮和腋窝，学着猴子的吱吱叫声。卡德威尔试着不去理会他，因为这孩子是他的头号游泳选手。“你们还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听到十亿这个数字，那就是国债，”他说。“眼下我们欠我们自己大约两百六十个十亿美元。为了杀死希特勒我们花了三百五十个十亿元。另一个用得到这个数字的地方是计算天上的恒星。在我们的星系里有大约一百个十亿这么多恒星。这个星系叫——什么？”

“太阳系？”裘娣抢答着。

"银河系，"卡德威尔说。"太阳系只有一个恒星——叫什么？"

他有意把视线拉向后排，可是在他眼角底下，裘娣还是抢着答："Venus(金星)？"男孩子被逗笑了；Venus(金星)、Venereal(性交的)、V. D.(性病)。有人鼓了掌。

"金星是最亮的行星，"卡德威尔对她解释道。"我们管他叫星球因为它好像是的。当然真正的、和我们最接近的恒星是——"

"太阳，"课堂上有人说了，但卡德威尔无从知道是谁，因为他集中注意着裘娣那紧张呆滞的脸，想用无言的暗示告诉她不能让她爸爸把她毁了。放心，姑娘，你会找到对象的。你将会得到约会的机会，然后找到一个对象，然后你就有了地位了。(这些话可以成为很好的情人节的祝词——卡德威尔经常会偶然得到这样的灵感。)

"对了，"他对同学们说。"太阳。这儿有个数字。"他在黑板上写下6,000,000,000,000,000,000,000。"怎么念？"他自己答道，"六"，从头起每三个零一报："千，百万，十亿，万亿，千万亿，百万万亿，十万万万亿。六十万万万亿。这数字代表什么？"默不作声的一张张面孔惊叹着，取笑着。他又自己答道："地球重量吨数。再看太阳，"他说，"还要重这么多。"他在黑板上写下333,000，半对学生半对黑板说："三三三零零零。把它乘出来得"——嘶克，喀拉，粉笔在他拉下来时在断裂着——"一九九八后边二十四个鹅蛋。"他退后看了看；他写的字让他恶心。

1,99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零字瞪着眼，每个像一个伤口在往出冒着"毒"字。"这是太阳的重量，"卡德威尔说。"管它有多重呢？"

笑声在他周围起伏着。他在什么地方呢？"有些星大一些，"

他说，停了一下，"有些小一些。离我们第二近的恒星是半人马座α星①，离我们四光年。光的速度是每秒一八六零零零英里。"他把它写在黑板上。那上边没有多少地方了。"就是每年六十亿英里。"他用指头擦去宇宙年龄的5字，改成6字。"半人马座α星距离我们二百四十亿英里远。"卡德威尔胃里压出一个气泡，他强咽下去一个嗝。"银河曾经被认为是死者升天的途径，其实那是视觉幻像，你是永远到不了那里的。它像雾一样在你临近它时就散开了。它是我们通过星系从长距离看到的像雾样的星群；星系是一个旋转着的铁饼，我不知道是谁把它扔到那里的。它的中心在人马座②那个方向；人马座又叫弓箭手，挺像你们可爱的上一班上的那个同学。在我们的星系之外还有其他星系，宇宙间总共至少有一千亿个星系，每个星系有一千亿恒星。这些数字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德芬道夫说："没有。"

卡德威尔对他这故意捣乱的回答采取了同意的办法来治他。他已经当了好长时间的教员，完全能够比这些小杂种先走一两步。"对我也没什么意义。它们使我想到死。人的脑子就能装这么多。嗯"——他想起吉摩尔曼在这里；校长沉思的脸警觉地抬了起来——"让它们见鬼去。让我们试把五十亿年缩成我们习惯的尺寸。让我们假设宇宙诞生只有三天。今天是星期四，时间是"——他看了一下钟——"差二十分十二点。"还有二十分钟；他得快点讲。"好。星期一中午发生了从未有过的最大的爆炸。我们还在那上边。当我们向其他星系看时，它们从我们近处往远处飞开，离我们越远飞得越快。从计算得知，大约五

① 中名"南门二"。

② 黄道十二星座之一，外文以马人骑马拉弓形象命名。

十亿年以前它们一定都是在一起的；宇宙所有那些十亿、万亿。千万亿的平方的平方的吨的物质被压缩成最大可能的密度的球，同原子核内的密度相似；这原始物质蛋每一立方公分的重量是两百五十吨。”

卡德威尔觉得这一立方公分的重量就压在他的肠子里。天文学使他心神恍忽；晚上当他躺在床上精疲力尽时，有时他觉得他那疲惫的身体变得大得不得了，在它的黑暗之中装着十亿颗星球。

吉摩尔曼俯身向奥斯古德小声讲话。他那双眼贪看着那藏在下面的圆滑的乳峰。他那淫邪的小动作被察觉了；从蓓琪·戴维斯拱起的肩头看出来学生们也受了传染。德芬道夫在用他铅笔上的橡皮搔着她的脖子。蓓琪是奥林格郊区的一个淫荡的小娘们。她那毛茸茸方方的浅色头发下面露出一张小白瓜子脸。俗气。俗气、龌龊。

卡德威尔挣扎着讲下去。“压力太大了，这物质很不稳定；它在一秒钟内就爆炸了——不是我们假设的一秒，在真的时间真的一秒钟内。现在——你们听懂了吗？——在我们假设的三天之中，整个星期一下午宇宙的空气都是灼热明亮的辐射能；到晚上都分散得很远了，于是黑暗降临。宇宙陷入一片黑暗之中。那些黑暗的物质——灰尘、行星、流星、破烂、垃圾、古老的石头——仍然比发光体的重量大很多。在这第一天夜里宇宙实行的膨胀流分裂成巨大的气团，原始星云。在这些星云中，由于引力作用，气团在它们自己积聚的物质的压力下开始燃烧。于是，在星期二黎明前的某一时刻星光开始闪耀起来。听懂了吗？这些星球的周围旋转的物质云又积聚起来，其中之一就是地球。它是很冷的，孩子们，冷到不仅水汽冻结，连氮气、氧化碳、氨气和甲

烷都冻结了；这些冻结的气体在固体尘周围先慢随后越来越快地聚集结晶成雪片一样；这些雪片很快就以足以释放相当热量的速度落在正在变大的地球上。宇宙雪融化后飞回到空间，遗留下一团溶化的各种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在宇宙本身中只是不到百分之一的少数。好。讲完了一天，还有两天。到第三天中午形成了一个外壳。原来它可能全是由一层原始海覆盖的玄武岩；然后开始出现裂缝，喷出液体花岗岩，形成最初的大陆。这时，比溶岩重的液态铁沉到中心形成溶化的地核。你们有谁剖开过高尔夫球？”

他已经感觉到了：学生们，像惰性的铁块从正在冷却的表层往下塌陷一样，在逐渐往下沉。高尔夫球把他们唤醒了些，但是还不够清醒。一个戴着手镯的腕子在两行之间的走道上悬着，在递一个纸条；德芬道夫已停止搔那戴维斯姑娘了；克格莱斯不在纸上乱画了，甚至连吉摩尔曼也抬了头看着。也许没有，只是卡德威尔的幻想：他觉得那老家伙正在抚摸奥斯古德姑娘的滑嫩的胳臂。在这班里最让他心烦的就是戴维斯姑娘那张得意的脸上的媚笑：色情、狡猾；他那么注意看着她使得她那搽着紫色唇膏的嘴不得不启齿，说：“是蓝的。”

“是的，”他缓慢地讲道。“高尔夫球里面，包在那些橡皮层下边的是一些蓝色的液体。”他忘了这是要说明什么了。他看了一下时钟。还有十二分钟。他的胃里直折腾。他试着把他所有的重量从那受伤的腿上移开；他踝部的伤口处，血干了，像针扎一样疼。他说：“在星期二到星期三中午，地球上是荒凉的，上面没有生命。只有丑陋的石头、陈腐的水、喷吐着的火山，一切都在滑动着，也许有时会冻结起来，太阳挂在天上闪烁着，像一颗肮脏的旧灯泡。到昨天中午，开始出现了一点小生命。没有什么好

看的，只是一点粘乎乎的东西。整个昨天下午和大半夜，生命限于微生物一类。”他转过身子在黑板上写下：

Corycium enigmaticum（不知名的球形物）

Leptothrix（纤毛菌）

Volvox（团藻菌）

他用粉笔敲了敲第一组字，粉笔在他手里变成了一个热烘烘、湿漉漉的虫豸。他厌恶地把它往地上一丢，学生们嗤嗤地笑了。卡德威尔讲道："不知名的球形物这种原始水生机体的碳化残迹是在芬兰的石头上发现的，据信是距今有十五亿年的生物。顾名思义，这种原始生命形式还有待考证，但是据信这是属于现在仍然在海洋的很大区域中存在的一种石灰质的蓝绿色水藻。"

一个用纸叠的飞机被抛在空中，摇摆着，一头栽到教室中间走道的地面上，变成了一颗开放着的白色花朵，它那像婴儿啼叫的声音一直响到下课，从它那伤损的叶片上滴出了淡白色汁液，卡德威尔不禁暗自向学校的杂役们表示歉意。

"纤毛菌，"他说，"是一种微生物，它这个希腊名字的意思是'小绒毛'。这种微生物可以从铁盐中提出一小粒纯铁，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它的数量如此之大，已变成现在我们开采的所有埋在地下的矿藏。密执安州的梅萨比山脉原来是美国的小小公民放在那里的，成千上万的这种小生物才只有针尖那么大。后来为了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从那里挖出了战舰、坦克、吉普车和可口可乐机器，使得可怜的梅萨比山脉像是一具被豺狼啃过的老尸体。我心里很难过。当我还是个孩子住在帕塞伊克时，人们常常把梅萨比山比作躺在湖边的一个有桔黄色头发的美女。"

德芬道夫不满足于用铅笔搔了，索兴把两只手放在戴维斯姑娘的脖子上，用手指爱抚着她的下巴的内侧。在色情的享乐中，她的脸越来越小。“第三个，”卡德威尔叫道——课室里的声音暗流升到他的唇边——“团藻菌。在生命的王国中的这些早期公民之中，团藻菌之所以使我们感兴趣，是因为他发明了死亡。在原生质的内部机质中没有什么理由使生命一定要终结。阿米巴是不死的；那些成功的雄性精子细胞成为延续其父生命的界石。但是团藻菌这种滚动的球形鞭毛藻由于开拓了合作这个新想法而组合成为体细胞与生殖细胞，它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在显微镜下它和圣诞球很相像——把生命滚入与偶然死亡相对的必然死亡的王国中。因为——坚持一会儿，还有七分钟的罪受——每个细胞虽然是可以永生的，但是如果它自愿在一个有组织的细胞社会里专司某种功能，它就进入了一个取舍的环境之中。这种奋力而为的结果便使其逐步伤耗致死。它是为了整体的利益而牺牲的。最早的一批细胞们没完没了地老是坐在那青蓝色的泡沫里坐得厌烦了，就说：‘让我们凑在一起变成个团藻菌吧’，它们是最早的利他主义者。最早的做好事的。如果我戴着帽子，我要为它们脱帽致敬。”

他比划了一下脱帽，课室尖叫起来。马克·扬格曼一跃而起，他脸上的红疙瘩蹦到了墙上；粉刷墙面开始燃烧，在边墙黑板的上面泛起斑泡，慢慢扩张成为片片污迹。在那刻痕斑斑的油漆桌面上伸拳的、伸爪的、撑腰的，课室里五颜六色、熙熙攘攘，一片混乱，看也看不清；在这骚乱的课室里，只有吉摩尔曼和艾丽斯·奥斯古德的身躯未动。不知什么时候，吉摩尔曼偷偷跨过走道和那姑娘坐在一张座位上去了。他用手臂抱着她的肩，得意地微笑着。艾丽斯在他拥抱下静坐不动，眼睛低垂着，

那平凡的双颊泛起淡淡的红晕。

卡德威尔看了看表。还有五分钟。这课的主要部分还没讲。“今天早晨三点半左右，”他说，“当你们还在小铁床上睡觉的时候，除去脊索动物门之外的所有大一些的动物门的高级形式都出现了。就化石所说明的情况而言，就是这么突然。”他打了一个响指。“一直到天明，世界上最重要的动物，分布在海床各处的，是一种丑陋的东西叫三叶虫。”

窗户那边一个男生偷着把一个购物纸袋带进了课室，这时在另一男生的唆使下把里边的东西，一堆活的三叶虫，倒在地板上。大多是一两英寸长的，有几只有一英尺多。它们的样子和放大的木虱差不多，只是颜色发红。大一些的在它们的红头甲上戴着卷开一半的保险套，像戴着橡皮的社交帽似的。当它们在书桌的铁管腿之间穿来穿去时，它们的没有脑子的头和甩来甩去的额擦着女生们的脚跟，她们立刻尖叫着把脚踢得老高，她们的白腿和灰内裤闪露无遗。有些三叶虫吓得卷成了扇形球体。男生们便拿他们厚重的教科书往这些原始人身上掷着玩；一个女生，像一身泥羽毛的大个的紫色鹦鹉，迅速低下头拾了一个小的。它的双叉小腿倒登着，抗议着。她用她那涂了颜色的利喙一咬，慢慢咀嚼着。

卡德威尔算计着已经闹到了这步田地，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就在这场热闹声中讲到摇铃。“到今天早晨七点钟，”他解释道。几个脏脸学生好像在听着。“第一批脊椎动物鱼类出现了。地壳发生了变动。奥陶纪的海洋缩小了。”肥胖的弗莱莫耶凑过去把小比利·朔甫从位子上搡了下去；那孩子是个瘦弱的糖尿病人，啪的一下摔到地上。他刚要站起来，不知谁的手往他头上一伸，又把他按在地上。“到七点半，第一批植物在陆地上长了出

来。沼泽地上的肺鱼学会了呼吸，开始在泥地上爬行。到八点钟，两栖动物来了。地球很暖和。在南极洲上都有沼泽地。由硕大的羊齿类植物形成的茂密森林升起又降落，形成了我们这个州的煤藏，因之这个时代以此命名。所以当你说‘宾夕法尼亚恩’时，你可以指的是愚笨的德国佬，也可以指古生代的一段时间①。”

蓓蒂·珍·席玲在嚼着泡泡糖；这时候，她嘴唇和舌头上冒出一个乒乓球大小的气泡——一个胜利的表演。她的两只眼拚命对着，在高度集中之中，几乎要挤了出来。但是这美妙的气泡爆开了，她的下巴上粘了一道粉色的残膜。

“昆虫出现，分枝繁衍着；有些蜻蜓长了三十英寸的翅。世界又冷起来了。有些两栖动物又回到水里；另外一些在陆地上下了蛋。这是爬行类，在两个小时里，从九点到十一点，世界又暖起来，它们主宰着生命。五十英尺长的蛇颈龙在海中遨游，翼指龙展开像破伞样的翅膀在空中翱翔。巨大的低能生物震撼着大地。”按事先约好的暗号，课室里所有的男生开始嗡嗡地哼起来。大家的嘴都没有动；他们的眼睛若无其事地东张西望着；但室内弥漫着一种捣乱的气氛。卡德威尔只能继续挣扎着。“雷龙的身子有三十吨重，脑子只有二盎司。安纳多龙有两千颗牙齿。三角龙头上的锯齿形骨盔有七英尺长。霸王龙前爪短小，而牙齿却像六英寸长的刮胡刀片。它被选为总统。它什么都吃——死肉、活肉、残骨——”

第一次铃声响了。几个班长率先大步跨出课室，其中一个

---

① Pennsylvanian 一词作名词解释时，可指十七、八世纪由德国南部及瑞士迁至该地的居民后裔，亦可指宾夕法尼亚时期，即石炭纪的一段时期，而石炭纪属于古生代。

学生踩在走道那朵金莲花上，踩得它发出一阵刺耳的呻吟。两个男生在门口相撞，他们挥动着手臂，用铅笔对刺着。两人咬着牙，鼻涕直往下流。不知什么时候吉摩尔曼把艾丽斯·奥斯古德的衣服和乳罩褪下来了，她的双乳像两块月饼平平地摆在书桌上。

“还有两分钟，“卡德威尔叫着。他提高了调门，就像头里的音量转钮被转了一扣。“坐着别动。我们得在下堂课再讲已绝迹的哺乳类和冰河期了。长话短说，一个小时以前，在开花植物和杂草出现之后，我们的忠实的朋友哺乳动物占领了地球，一分钟以前，一分钟以前——”

德芬道夫把戴维斯姑娘拉到走道上，娘在他那长着许多汗毛的长臂中咯咯笑着，挣扎着。

“一分钟以前，”卡德威尔叫了第三遍了，一把铅弹冲他脸上抛过来。他眨着眼用右手去挡，幸好没有击中他的眼窝。没人再赋给你一双 。他的胃在翻腾，同情着他的腿。“那是从一种很小的树鼩鼱进化来的。它那有立体感的一双复眼的视觉，大拇指与能握起的手掌相对，非常复杂的大脑皮层，这些都是为了适应树上生活环境而演化出来的，是从像在爪哇发现的那种树鼩鼱进化来的——”

那女孩子的裙子被乱糟糟地拉到她的腰围上。她脸朝下趴在书桌上，德芬道夫的蹄子在狭窄的走道上激动地移动着。从他那朦胧而小心翼翼的笑容看，他已趴在她身上；整个房间的味道像一座马厩。卡德威尔一下子火冒三丈。他从桌子上拿起那闪光的箭杆，大踏步穿过把书本纷纷合起来的混乱人群，一下、两下，抽了那禽兽的裸着的背。你撞坏了我的汽车——散热板。德芬道夫肩上现出了两道白色的印痕。在卡德威尔吃惊地看

着的那一刹那间，那两道印痕羞成了红色。它们将变成伤痕。那一对人像破碎的花朵似的一下子分开了。德芬道夫抬起那一对蒙着泪水的棕色眼睛看着他；那女孩子故作镇定地整理了一下她的头发。在卡德威尔眼角的余光中，吉摩尔曼的手在急忙地记录着。

教员茫然地回到课室前面。上帝，他没想把那孩子打得那么重。他把箭杆放在粉笔槽里，转过身，闭上眼，在红色的黑暗中，疼痛展开了它的湿漉漉的翅膀。他张开嘴；他自身的血液厌恶他所讲的这故事。"一分钟以前，凿着石片、点着篝火、预感着死亡之将至，一种悲剧式的动物出现了——"下课铃响了；整个大楼上上下下的课室都在骚动着；卡德威尔感到一阵眩晕袭来，但是他坚持站在原地不动，下了决心要讲完。"——这种动物叫做人。"

第　二　章

我的父亲和母亲在谈话。现在我醒时，在你身旁，常常伴着一片寂静，被一阵恐惧感攫住，刚做过噩梦，肚子里还留着一股酸溜溜的灭神论的味道(昨天我梦见希特勒还活着，是一个白头发、吐着舌头的疯子，在阿根廷被发现了)。但早先我一醒总是听见父亲和母亲在说话，即使两人意见一致，他们的声音也是那么激昂，像是在拌嘴。我正梦见一棵树。他们的谈话把我从一根挺拔的树干变成了一个躺在床上的孩子。那时，正是一九四七年，我十五岁。这天早晨他们的话题像是新的；我只是感觉好像在梦里吞进去的什么东西，我说不清它的形状，在我肚里苏醒了，我感到了它的恐惧和不安的份量。“不要难过，凯西，”父亲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羞愧的味道，像是转过身去。“我能活这么长就很走运了。”

“乔治，如果你这是要吓唬我，可一点也不好笑，”母亲答道。她的话常常是那么准确地表达了我想听到的内容，以致我的脑子常常以她的话语声来思想；在我长大些以后，一般是在吃惊的时候，我时常听见我嘴里吐出的是她的声音。

这会儿我似乎知道谈的是什么了：父亲以为他生了病。

“凯西，”他说。“不要害怕。我不是想让你害怕。我自己没有害怕。”他的话在重复，显得苍白无力。

“你是害怕了，”她说。“我晚上还纳闷你干吗老起床呢。”她

的声音也有些苍白无力。

“我感觉得到这倒霉的东西，”他说。“我感觉得到这东西在我肚子里像块毒药。我排泄不掉它。”

这么具体一说使她怔住了。“那种东西你不会感觉出来的，”她终于用突然变小的声音这样说，像一个纯真的小女孩。

他的声音变大了。“我感觉肚子里那东西像条毒蛇绕着我的肠子。噗噜噜！”

我躺在床上想象父亲发出这个声音的样子——脑袋突然一摇，下巴晃悠着，嘴唇难看地颤动着。这形象那么生动，我笑了。他们像是知道我醒了，谈话在收尾；声音沉下来了。我曾经瞥见过的那可怜的苍白的小不点儿，像处于他们的婚姻中心的一片雪花，仍仅仅长成半棵树的样子，在阳光初照下，在这场滑稽的拌嘴声中，退隐到我熟悉的浑浊的空间的后面去了。我转过头去，睡意已渐消失，往窗外看。几棵霜花在上层窗玻璃的下角开放了。早晨的太阳照射在土路以外田地的残埂上，呈黄褐色。土路是粉色的。光秃的向阳树面呈白色；枝杈上映出一种奇怪的红霞。一切都像上了冻；两股电话线像是被天空这蓝色的冰坨给锁在那个地方了。这是一月的一个星期一。我开始明白了。在每次周末之后，父亲总得打起精神回到学校去教书。在圣诞节的假日中他过懒了，在给自己上紧螺丝扣的怒气之中，不得不重新振作一番。他把圣诞节和复活节之间的一段长时间称呼为“长途运输”。上星期是新年之后的第一周，出了点事使他很害怕。在吉摩尔曼听课时他打了一个学生；他就跟我们讲了这一点。

“别诈唬，乔治，”母亲说。“你是什么感觉？”

“我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得的病。”他有一种习惯，不是跟她

讲，而是在她面前表演，就像在她身旁有隐身的听众似的。“那群倒霉孩子。我受了他们恨我恨得要死的害，我觉得它像是个蜘蛛在我大肠里爬。”

“那不是恨，乔治，”她说，“是爱。”

“是恨，凯西，我天天得受着。”

“那是爱，”她坚持着。“他们想彼此相爱，而你在妨碍他们。没人恨你。你是最理想的人。”

“他们恨透了我。他们很愿意杀死我，现在他们正在这样做，乒——乓。我完蛋。把这堆垃圾运走完事。”

“乔治，如果你真的有这种感觉，”母亲说，“要是我，就马上去看阿波顿大夫。”

每当父亲得到了他想得到的同情，他就要说点粗鲁话，出点洋相。“我不想去见那龟儿子。他会对我说实话的。”

母亲一定是转身走了，因为是我外祖父接过了话碴。“真话总是一种安慰，”他说。“只有魔鬼才喜欢听谎话。”他的声音插在他们二者中间，似乎比他们的音色宽厚而音量微弱，像是远处的一个巨人的呼喊。

“魔鬼和我，老爹，”父亲说。“我喜欢谎话。我每天都说。我拿钱就得说谎话。”

在没铺地毯的厨房里响起脚步声。母亲穿过厨房到楼梯口，站在和我的床呈对角的屋角里。“彼得！”她叫道。“你睡醒了吗？”

我闭上眼缩进我的温暖的槽子里。被我身体焐暖的毛毯像是柔软的链子拖着我；我嘴里有一股陈腐的仙果味把我又引入梦乡。柠檬黄色的护墙纸上的暗色的小团花从整个花纹图案中向下窥探着，像一些皱起的猫脸，仍然红红地反照在我的眼睑

上。我刚做过的梦又回来了。潘妮和我在一棵树旁边。她上衣上面的珠形扣子开着，就像几个星期以前那样。那是在圣诞假期以前，在学校停车场上停着的黑暗的别克汽车里，暖风机在我的膝头发着响声。但是，这回是大白天，在阳光穿入修长树木的丛林里。一只蓝色的樫鸟悬在空中，像一只蜂鸟，但它的双翼僵挺在那里，眼睛像黑玻璃珠子似的警惕着。在它动起来的时候，却像一只用绳子抽动的被人做成标本的鸟；可它又肯定是活的。

"彼得，该起床了！"

她的手腕伸进我怀里，我轻轻拍着她的前臂的内侧。拍着拍着，性子愈来愈按捺不住了。她的绸衬衣的袖子被推上去，露出长着青绿血管脉络的皮肤。班上其他同学似乎在树林里围着我们看；但是看不清都是谁的面孔。她往前靠着，我的潘妮，我的小傻瓜，那担着心的潘妮。突然间，深深地，我爱上了她。一种甜滋滋的感觉聚集在我大腿根。她那斑斑点点的绿色的虹膜，圆圆的，带着担心的神色；下嘴唇内侧露着一点湿润的光泽，不安地闪着光：那神色就像一个月以前在那辆黑暗的汽车里，我的手伸进她夹在一起的暖烘烘的大腿里；似乎她用很大功夫才发觉我的手在那地方，因为过了一分钟她才央告我，"别这样，"而当我抽出手来时，她就是用这眼色看着我的。不同的是那次是在暗处，这次是在阳光下。她鼻子的汗毛孔都看得出了。她不自然地僵住了；出了什么事。

我的左手手背觉着发热、潮湿，就像从她大腿间抽出来时的样子；精液从全身往我的腿根涌去。我似乎在几个同时进行的过程中轻轻地膨胀开来了。当楼下突然传来很响的跌撞声，表明父亲正在去看厨房里的钟的钟点时，我想叫出来：不，等等——

“嘿，凯西，告诉孩子七点十七分了。我还有一大堆练习得改，我得八点钟到那里，吉摩尔曼该要收拾我了。”

是那样子的；在梦里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她变成一棵树。我把脸靠在树干上，肯定是她。我最后梦见的是树皮：粗糙的棱，在黑黑的裂缝里长着青色的苔点。她。我的上帝，是她：帮助我。把她还给我。

“彼得，你想折磨你父亲吗？”

“不，我起来了。看在上帝的份上，真是的。”

“那么快起。起来。真的，小伙子。马上。”

我伸了伸懒腰，身体舒展开一直碰到冰凉的床边。精液退了。感动人的是，在梦里，她知道她在变成树，她感到她的手指在变成树叶，想对我说（她的眸子那么圆）可没说，保护了我，一声没出遁进林丛。潘妮是这样的，这梦使我清楚地看到了我过去没感到的一种庇护性的爱。尽管她还那么小，我们才刚刚有了接触，我给她的还那么少；但她会为我牺牲的。我浑身都感到兴奋，尽管还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我的生命中一抹新的光彩。

“起来发光吧，我的小阳光！”

母亲改用了软的办法。我知道如果我把手伸到我窗台的灰漆上，那会是冰凉的。太阳已经又升高了些。土路像一条发亮的鲑鱼。路这边我们一侧的草坪像一张揉了绿漆的旧沙纸。今冬还没有下雪。也许今年是一场雪也不下的冬天。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冬天吗？

“彼得！”

母亲声音里有真老虎的味道，我不假思索从床上一跃而起。我开始穿衣裳，小心不让我的皮肤接触什么硬东西，只用指尖去碰那好像氨水冻结后的晶体面的玻璃橱拉手。这是一所只改装

了一半的农舍。楼上没有暖气。我脱了睡衣稍站了一会儿，为我赤条条的殉道行为而自鸣得意。这似乎是对我们搬到这野地方的一个尖锐的批评。这原是母亲的主意。她爱大自然。我赤裸裸地站着，像是在向大千世界暴露她的愚蠢。

如果世界真地在看，会大吃一惊的。因为我肚子像是被一只大鸟给啄过，长了许多有金钱大小的红斑癣。这种皮肤敏感症的名字是外国味儿的，很拗口，说起来使人口吃。这更加重了这屈辱。“屈辱”，“敏感”——我不知道该叫它什么。它不是一种病，因为是我自己生出来的毛病。它几乎对什么都敏感：巧克力、土豆、炸土豆片、淀粉、糖、动物油、精神激动、干燥、黑暗、压力、封闭、温和气候——事实上，对生命本身敏感。母亲，是她遗传给我的，管他叫“残疾”。我觉得这是侮辱。说到底，是她的错；只有女性才传给子女。父亲的高身材缩在纯白的皮肤叠缝里了，如果父亲是母亲的话，我的皮肤就无可挑剔了。“残疾”带有缺点什么的意思，而我这是加了点多余的东西。在我这个年纪对痛苦有些无知；我相信痛苦是人人都要有的，在我周围到处都有，如果我明显地成为例外就会有些不妙了。我没有伤筋动骨过，我很聪明，父母毫不掩饰地爱我。在得意时我相信我自己有点鬼运气。所以对自己这金钱癣得了这么个结论：这是一条诅咒。上帝为了造就我成人，给了我这个配合他的四季消长的诅咒。夏天的太阳熔化了我的癣；到九月间，我的胸部和腿上只有淡淡的花斑，这些看不见的种子在漫长干燥的秋冬便又开花了。这诅咒在春天达到高潮；但那逐渐强烈起来的阳光又赋予了痊愈的希望。一月份是无望的。我的肘和膝，皮肤的压力区，罩上了一层皮屑；我的踝部，袜子的覆盖助长了钱癣的气焰，使它们跑到一起变成了一块粉红色的树皮。我的前臂斑迹累累，

使我无法像其他孩子那样把袖子挽成两个漂亮的叠结。除此之外，我穿上衣服装成正常人的样子是没问题的。上帝对我的脸很宽大；除去发线边上的痕迹（被我用落下来的头发盖上了）之外，我的脸是干净的。还有我的手，只在指甲上有些注意不到的斑点，不像母亲的有些指甲好像给一种黄烂病吃光了。

寒气的火焰阵阵刺痛我的皮肤；我那男性的小标志缩成一小团。我心里的正常动物型的东西稳定了我的信心；我喜欢我身上终于出现的阴毛。黑中带红，金属色，蜷曲着，还不够一丛，在柠檬色调的寒冷中，绷得象弹簧那么紧。我讨厌不长毛；在更衣室里，当我匆忙掩盖身上的癣斑时，我看见同学们已经罩上了毛发的甲胄，我曾有一种缺乏护身之宝的感觉。

鸡皮疙瘩使我手臂的背面发僵，我急忙用手搓着，又用手掌顺我的腹部抚摸下去。最后一件使我羞愧的事是我那金钱癣的构造引起了我的喜爱——那细微隆起的小岛使那周围的皮肤显得平滑如银，那粗糙的星点不均匀地散布在我身上，似乎是动与静间歇的生活节拍。在用指甲一抠再抠的时候，一大块痂片从身上脱落下来的快感，只要体验过是不会觉察不出的。

只有那些金钱癣在看着我。我到衣柜里找到一件松紧带还管用的赛马式的短裤。我反穿了一件圆领衫。"你要活得比我长，老爹，"父亲在楼下大声叫道。"我肠子里带着绝症。"他楞头楞脑地这么一说，刺激了我的肠胃，肚子里滑溜溜地要排便。

"孩子起来了，乔治，"母亲说。"你该停止表演了。"她的声音离开了楼梯口。

"哦？你想我会把孩子惹得不高兴？"

父亲在圣诞前夕刚到五十岁；他过去总是说他是活不到五十岁的。过了这道线使他说话无所顾忌了，就像从实际数字上

他已经死去，他说什么都没关系了。他的这种说鬼话的自由有时确实使我受到惊吓。

我站在衣柜前边琢磨着。也许我已预见到我这次选的衣服会穿好久。也许即将碰到麻烦的沉重心情使我磨磨蹭蹭的。像是责备着自己的犹豫不决，一个喷嚏集结在我的鼻梁里直发痒。我的膀胱甜滋滋地疼着。我从架子上拿下了那条灰法兰绒裤子，尽管裤线已不成样子了。我有三条裤子；棕色的送去洗了，蓝色的在裤扣下边有一块不体面的淡淡的痕迹。我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总觉得有点冤枉。洗衣店送回时带着一个印好的纸条，说什么“洗不掉的污点本店概不负责”。

至于衬衫，今天穿那件红的似乎合适。我很少穿这件，因为那显眼的肩部饰条指向从我头皮上洒落的白点点，像是很多头屑。那不是头屑，我想对每个人说，就像这样才能开脱我自己似的。但是如果我记着不去搔我的头就没事了，反正这时的一种宽心的冲动使我把这个风险的考虑打消了。我在这严寒之中给同学们带去这红色的献礼、一个大火花、一件有两个口袋的热的徽记。羊毛绒的衣袖套进我的胳臂，感到很惬意。这是一件八美元的衬衫；母亲不理解为什么我老不爱穿。她似乎很少意识到我的“残疾”，在她意识到的时候又太过份表示了担心，就像是她自己的毛病似的。她除去指甲和头皮之外，和我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毛病。我对此并不抱怨，她有她的苦处。

父亲在说：“不，凯西，老爹应该比我活得长。他是好好地过生活的人。克雷默老爹应该长生不老。”

不用听她的回答，我知道母亲对这话是怎么理解的——这是对她父亲活这么长、年复一年地继续做为一个赡养负担活下去的一种讽刺。她认为父亲是故意难为这老头，想把他折磨到

坟墓里边去。她这种想法对吗？虽然有许多事符合她的道理，可我从来不这么相信。这种说法太简单、太冷酷了。

我从楼下盥洗池的响声里知道她没作答就转身走了。我可以想象她的样子，脖子气粗了，鼻翼发白，上面的皮肤一搧一搧的。我似乎架在楼下激动的波浪上面，在我坐在床角穿袜子时，脚底下的旧地板直往上弓。

外祖父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被召唤走。尘世不会知道天堂上需要谁去。"

"喏，我准知道他们不需要我，"父亲说。"如果有什么上帝不需要的东西，那就是看见我这丑陋的脸。"

"他知道我们多么需要你，乔治。"

"你不需要我，凯西。把我扔进垃圾堆你会好一些。我父亲四十九岁死的，那是他为我们做的最好的事。"

"你父亲是个失意的人，"母亲告诉他。"你有什么可失意的？你有多好的一个儿子，一座美丽的农场，一个崇敬你的妻子——"

"老头子一进坟墓，"父亲接着他自己的话说，"我母亲真松了一口气。那是她一生最幸福的年月。她是一个超级女人，老爹。"

"我觉得，"母亲说，"他们不许男人和他们的母亲结婚是很可悲的事。"

"别开玩笑了，凯西。我母亲把他的生活变成了人间地狱。她把他的男人活活给吃了。"

一只袜子有个洞，让我给塞在鞋后跟里边的深处了。今天是星期一，在我装袜子的抽屉里，只有一些被遗弃的旧货和一双英国造的厚毛袜子。那是这个圣诞节我的阿尔玛姑妈从纽约的特

罗伊寄来的。她是那里的一家百货公司的童装进货员。我估计她寄来的这双袜子是值钱的，但当我穿上时觉得很臃肿，脚指甲都像往里长似的，所以我从不穿它。由于虚荣心我买的平底鞋小，十号半的，本来十一号的我穿着合适。我讨厌大脚；我希望有一对舞蹈演员的敏捷的蹄子。

我用脚跟和脚尖踢踏了两下走出房门，穿过父母的寝室。他们床上的被单被胡乱掀开了，露出一张有两个卧糟印子的褥子。他们那满是伤痕的梳洗台上放满了大小不一、五颜六色的塑料梳子，都是父亲从中学的失物招领处里搜罗来的。他总是往家里带这些破烂，就像在故意拿自己这个全家供养人的身份开玩笑似的。

农村式的楼梯设在粉墙和木隔断之间，既窄又陡。底下弯转的几级磨损成窄小的楔形板；本来应该有个扶手。父亲肯定外祖父那老花眼看不清下面的路，早晚要掉下来。他老是发誓要装个楼梯栏杆。甚至他还买了一个栏杆，花了一美元在阿尔吞旧货店买的。但是他把它靠在仓房里忘了。父亲在这里的一切打算都是像这样完结的。我用弗莱德·阿斯泰尔① 的优美步伐走下楼梯，一边往下走一边拍打着右边的粉墙。这扇墙光滑得像一个巨大平静的动物的屁股蛋，带着石头传进来的室外寒温。这幢房子的墙壁是由一百年前的大力石匠神秘地竖起来的很厚的沙石料筑成的。

"关上楼梯门，"母亲说。我们要避免楼下的热气跑掉。

我现在还能看见所有的东西。楼下有两间长屋子：厨房和起居室，由两个并排的门道连在一起。厨房的地板用的是老松木

---

① 美国跳舞明星。

的宽板子，最近用砂纸擦过、打了蜡。在楼梯脚的地板下安的热风机把我脚腕吹得暖烘烘的。一份掉在地上的《阿尔吞太阳报》被热风吹开一角，好像在乞求人们阅读似的。我们家里到处都是报纸和杂志；窗台上堆得满满的，有些从沙发上掉了下来。父亲成捆地往家抱，和童子军收废纸运动有点关系，但却似乎都没有被送上去。于是摊得到处都是报纸，等着阅读，在某个晚上父亲没处可去，待在家里时，就无精打采地从整堆报刊里乱翻一气。他能够以惊人的速度阅读，可是看完他说什么也没学到、什么也没记住。

“我不愿意起床，彼得，”他冲我喊着。“如果你这么大的孩子需要什么的话，那就是睡眠。”

我看不见他；他在起居室。从第一个门口我看见壁炉里烧了三根樱木，而地下室供暖的新炉子也在燃着。在两个门道之间的窄窄的厨房墙壁上挂着一幅画，那是我画的我们奥林格后院。母亲的肩膀把它挡住了。在农村她已习惯穿一件男人的厚毛线衫了。但在奥林格，在她还年轻、苗条些的时候，当我最初知道她是我妈的时候，她是县里称之为“穿著花哨入时的人”。她啪的一下往我常坐的餐桌位置上放了一大杯橘汁，像是一句无声的责怪。在桌子和墙壁间是一个走道，被她给占去了。我过不去，跺了跺脚。她躲开了，我从她身边、从第二个门道走过去，一眼瞥见外祖父瘫坐在沙发上，身边有一叠杂志。他的头垂着，像在做祷告或睡觉，那一双考究的老手文雅地重叠在他那柔软的灰毛衫的腹部。我走过高高的壁炉架。那里的两座钟，一个指着七点三十，一个指着七点二十三。快的是红色塑料电钟，那是父亲在店里打了折扣买的。慢的是用钥匙上弦、黑漆装潢的木钟，那是在我诞生时早已不在人世的曾祖父遗传下来的。老钟摆在炉

架上，电钟挂在下面的一个钉子上。我走过新电冰箱边上的白壁，走出门去。共有两扇门，室门和御寒门，中间有一块宽宽的沙石板隔开。在两扇门中间，我听见父亲在说："耶稣，老爹，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好好睡过觉。这就是现在我受这个罪的缘故。"

有个小水泥阳台装着我们的抽水机。我们家里虽然有电，可还没有室内抽水设备。阳台外面的土地，夏天很潮湿，现在上冻，龟裂了，那枯草当中的孔隙经我一踩便又密合了。像瘫倒在地上的雾气似的霜的旋涡给果园斜坡铺上了一层白色。我走到紧靠房子的一丛连翅树后面。母亲常常抱怨这里的臭味。农村对她来说代表纯洁，可我不能把她的这种看法当真。按照我的理解，土地是建筑在粪便和腐物上面的。

我有一种古怪的想法：幻想我的尿冻成一根冰棍粘连在我的身上。事实上，它是浇在那亲昵地覆盖着光秃的连翅树枝桠的烂土上面蒸发了。住在狗窝里的"女士"从她的家里爬了出来，抖落身上的草，把它的黑鼻子从铁丝栅栏里伸过来看我。"早安，"我礼貌地说。当我向它的窝走去时，它跳起老高，当我把手从霜打的金属栅格中探出去抚摸它时，它一个劲儿地摇摆着身体，像威胁着要弓身跃起的样子。它身上的毛长得厚实了，以抵御严寒，毛上沾了很多草屑。喉咙处的绒毛很轻软，头上面的毛很光滑。毛下面的骨肉摸着有点热气，比较瘦弱。从它一股劲地转着它的长长的头似乎要接受我更多的抚摸的样子，我有点怕我的手指会杵了它的很危险地突出的酱黑色的眼球。"你好？"我问道。"睡得好吗？梦见兔子了吗？兔子！"这声音挺吊它的胃口，从它又是旋转，又是往前冲，又摇尾巴，又嗷嗷地叫可以看出来。

我蹲着的时候，凉气从后边袭来，压紧我的背部。我站起来，我手碰过的铁丝格栅变黑了，我的皮肤融化了霜痕。“女士”像松了的弹簧一下子蹦了起来。它落下时一只脚登在她的狗食盆子上，把它翻了一个个儿，我以为水要洒出来。可水已经冻在盘子上了。这在我脑子还没跟上眼睛的刹那间好像是个奇迹。

这时冷空气不为风向所动，开始从我周围凝聚起来，我抓紧动作。我那冻得僵挺挺的牙刷的铝把子是用螺丝拧在阳台柱子上的。我把它取下来。压了四下抽水机没出水。压到第五下从深井里抽出的水浇在水槽上冻的一层带沟坎的冰上冒着清烟。那带铁锈的水融去了牙刷上的冰套，可在我把它放进嘴里时就像含进去一根没味的冰砖。牙刷带进去的牙膏一化，觉出了薄荷味道。在这整个过程中，“女士”万分兴奋地看着我的表演，使它不断蓬松起皮毛，摇摆着屁股，当我吐漱口水时，她汪汪叫着喝彩，每叫一声便喷出一股霜烟。我把牙刷放回去向它鞠了一躬，在我走进防风门和室门双重帷幕之后，满意地听到喝彩声仍在继续着。

现在两个时钟分别指在七点三十五和七点二十八上。在蜂蜜颜色的厨房的暖空气的冲刷下，我的动作慵懒下来了，尽管钟点在刺激着我。“狗干嘛那么叫？”母亲问。

“她快冻死了，”我说。“外边太冷了；为什么不能叫它进来？”

“那是对狗的一种残忍的做法，彼得，”父亲喊道，人没露面。“让她习惯于待在屋里，她会像我们原来的那条狗一样得肺炎死掉。不要让动物脱离自然环境。嘿，凯西：几点了？”

“哪个钟？”

“我那个。”

“七点三十过一点。另外那座还不到。”

“咱们得走了，孩子。咱们得活动着了。”

母亲对我说：“先吃吧，彼得，”又对他说：“你那座不值钱的钟走得快，乔治。照祖父的钟你们还有五分钟。”

“那不是不值钱的钟。那座钟零售十三美元，凯西。是通用电气公司产的。如果它指的是过二十了，我就已经晚了。把你的咖啡灌下去，孩子。时机不等人。”

“对一个肠子里有虫子的人来说，你的精气神倒挺大，”母亲说。她对我说：“彼得，你没听见你父亲的话吗？”

我这当儿在欣赏我画的那个老院子里的核桃树下的淡紫影子。我过去很喜欢这棵树；在我幼小时那根树杈上系着一个秋千，这在我的画里已经成了灰黑一团了。看着这一抹子黑，我又重新体验了我用油画刀刮的那一下子，在我生命的那一秒钟，我表现出一股子十分坚定的劲头。我想就是这个坚定性、这种能以抓住这几秒钟的气势，吸引着我在五岁便倾心于艺术了。因为我们大约在那个岁数，是不是，会悟出事物如果没有死，便肯定要变化、要从我们身边扭开、滑走、退去，就像在微风荡漾的七月的一天，那照在葡萄架下砖地上的一抹阳光，顷刻之间便悄悄移动得无影无踪了？

“彼得，”母亲这一嗓子一点都不含糊。

我两口气喝完了桔子水，我，为了给她添点麻烦，说：“那条可怜的狗连水都没的喝，它只能舔它食盆里的一大块冰。”

外祖父在另外那间屋子里有了点动静，向外边宣告着：“这是在他们取消了伯尔萨炉车站之前，在那里当站长的杰克·比姆常说的一句话。他常十分庄严地说：‘时机和阿尔吞铁路不等人。’”

“不错，可是老爹，”父亲说，“你想没想过有什么人等待时机呢？”

听到这句废话，外祖父没接碴，母亲拿着一壶给我沏咖啡的开水走进那间屋去给他帮忙。“乔治，”她说，“与其你在这里说折磨人的废话，还不如出去发动你的车呢。”

“呃？”他说。“我这话伤了老爹了？老爹，我不是要伤你。我说的是实话，我这辈子老听见这句时机不等人，我不懂它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你去问，谁都不告诉你。可他们谁都不会坦率的，都不承认他们也不知道。”

“喏，这意思，”母亲刚说，又迟疑了，像我一样发现父亲的这样迫切地提问法把这句话的简单的道理给冲跑了，“它的意思就是人不能异想天开。”

“不，你看，”父亲稍微提高了点调门，老是要抓点表面上的道理。他说：“我是牧师的儿子。从小就受到教育要相信上帝，我现在也相信：上帝在创世纪中所做的最后一件好事就是创造了人类。如果是这么回事，这个如此全能、如此比我们高明的时机是什么东西？”

母亲回到厨房，弯下腰来把开水倒在我的杯里。我偷偷地抬头冲她嗤嗤地笑；父亲时常是我俩讪笑的对象。但她在用花垫巾拿着壶把子两眼注视着我的杯把水倒满，没有洒出一滴。那麦氏速溶咖啡粉先在开水上面堆着，然后逐渐溶解，把水染成黑色。母亲用我的小勺搅动着，褐色的泡沫旋涡在杯里转着。“把你的玉米片粥吃了，彼得，”她说。

“我吃不下，”我对她说。“我太心烦，肚子不舒服。”我对她没理我那讪笑的碴儿不高兴，想报复一下。父亲这么一个悲哀的、乏味的人，在我的思想中早就把他从我们生活的乐趣中排除

了。而今天早晨他在母亲的思想里却占据了主要位置，使我有点寒心。

他说："老爹，我没有想伤你的感情；不过这些老话总是惹我发火，一听见就忍不住。这些话里那种自以为是的味道真气人。如果那些老庄稼人或者发明这些说法的什么倒霉家伙要教训我，我希望他们有话就直说。"

"乔治，是你自己先把这话说出来的。"

他改换了话题。"嘿，几点了？"

牛奶太凉，咖啡太热。我啜了一口，烫了我的牙膛；再一吃凉的玉米片粥，觉得恶心。像是弄假成真似的，我肚子真疼起来了，滴答的钟声揪得慌。

"我准备好了，"我喊道。"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我像父亲一样在给看不见的观众表演，但他的观众很远，得大声喊才成，我的观众就在台下。小伙子，捂住肚子做出滑稽的样子，走向左台口。我走到起居室收拢我的衣服和书本。我的粗呢夹克硬挺挺地、老老实实地挂在一扇门后边。父亲坐在一把摇椅上，背着壁炉中嘶嘶跳跃着的炉火。他穿上了他的大衣。一件他从教堂甩卖中抢救出来的别人扔掉的方格破大衣，扣子都不配套。这件大衣他穿着太小，还盖不上膝盖。他头上戴的是从学校垃圾筒里拣来的一顶难看的蓝色毛线帽。拉下来盖上他的耳朵，使他看起来像滑稽连环漫画里的放大了的小傻瓜。他最近才开始戴这顶帽子，不知道为什么。他头发还很多，没有多少灰发。对我来说父亲似乎老是那个样子，这我知道。事实上照他的年龄他是显得年轻些。当他把脸转向我这边时，那面容像一个街上的早熟的顽童。过去他原本就是帕塞伊克贫民区的一个孩子。对我来说他那张由一些发亮的肿泡和层叠的肉褶组成的脸似乎又

温柔、又残忍，又聪明、又盲目；这张脸远远看去仍然具有原先我在感觉上把他抬到半天空的那种不可及的尊严。有一回在奥林格我们的院子里通到葡萄架的砖甬路上，我站在他的膝旁，觉得他像那些七叶树树梢一般高大，当时我相信只要我们老是这么站着，世界上的万事便都会大吉的。

"你的书都在窗台上，"他说。"你吃了你的玉米片粥了吗？"

我马上顶了他一句。"没时间了，你老在对我说话。"我把书收拾到一起。褪了色的蓝皮拉丁文，封面快掉下来了。漂亮的红皮代数教科书，今年刚发的；我每翻一页，纸张里便散出一种浓厚的纯洁香味。还有一本用旧了的灰皮大本书《科学概论》，是我父亲教的课。封面有一个三角形的图案，一条恐龙、一颗像星星那样发光的原子，还有一架显微镜。在它边上的空地方，前面用过这本书的一个学生用蓝墨水写上了一个很大的FIDO。这题字的个头好像有些令人伤感和凄凉，像一座被抛弃的宗教纪念碑。我上七年级时费多·霍恩贝克曾是一个橄榄球明星。在封面内侧写的几个名字里我的名字排在最后，我没有能够找出爱他的女生。在过去五年中，我是分到这本书的头一个男生。在我上面排列的四个名字是：

玛丽·赫夫纳

艾夫林·梅斯"小不点儿"

瑞亚·弗斯特卫布勒

菲丽斯·勒·吉哈德

这些在我脑子里化成用不同笔迹签字的一个仙女。也许她们都爱费多。

"把吃饭的时间偷去，"外祖父说，"犹如把你生命中的时间

偷去一样。”

“这孩子跟我一样，老爹，”父亲说。“我也老没吃饭的时间。我听到的总是从饭桌上滚开。贫穷是非常可怕的。”

外祖父的两只手忐忑地收拢又分开，他的那双长脸儿带扣的鞋在地上不安地捻动着。他是父亲理想的搭档，因为做为一个那么大年纪的老人，他总设想，只要有人听，他能给一切问题提供答案，给一切不安的人分忧解愁。“我去看阿波顿医生，”他宣告着，非常仔细地清了清喉咙，似乎那里边的痰是一张日本造的纸。“我和他父亲很熟。阿波顿家一开始就在这县里住。”他坐在从窗户射进来的冬季的白光里，和在闪烁的炉火照耀下显得黑黢黢的子弹头形状的父亲相比，像是开化得更文明的一个人。

父亲站起身说：“老爹，我去看他时，他就知道吹嘘他自己，没别的。”

厨房里传来一阵骚扰。随着吱吱哑哑的门轴声，门嘭嘭的关上了；狗爪子急促地刨着地板，跟着狗跑进了起居室。“女士”得意得像是在地毯上飞速旋转着，好像得到了意外的欢宠，低下了腰身，四只脚发狂地以游泳姿势在褪色的紫地毯的一块地方抓挠着。当外祖母还活着，这块地毯铺在奥林格时，她管磨擦地毯后飞起的毛绒绒的小团飞絮叫“老鼠”。而这块地毯这时已经旧得不能再旧，不再飞花了。让“女士”进了屋，它高兴得像一颗散布喜讯的炸弹，在它一阵狂欢的旋转和摇摆之中，从皮毛里散发出来一周前她吃掉的一头鼬鼠的味道。到处找靠山。它向父亲那边走，靠着我的腿蹭过去，跳到沙发上，以发疯似的感激之情舔着外祖父的脸。

外祖父在漫长的生活道路上有过和狗打交道的痛苦经历，

他怕狗。"嘿呀、嘿呀，"他抗议着，把脸挣开，举起很匀称的干燥的手推着"女士"的白色胸膛。他的声音带着吓人的喉音，是一种来自我们其他人都没到过的黑暗的荒野的怪音。

那狗把抖颤的嘴伸到他耳朵里，屁股使劲地摇摆，杂志开始从沙发往地板上滑着。大家都慌忙动作起来。父亲站起来去救援了，但还没等他走到沙发，外祖父已经挣扎着站了起来。那狗在脚下疯转，我们三个人都冲进了厨房。

母亲一定是看我们都像是来责备她的，对我们大声喊道："我把它放进来，因为我受不了它那么叫个不停。"她像是快要哭了；我吃了一惊。我原来对那条狗的关心是装出来的。我没有听见它一直在叫。看见母亲喉部的颜色都变了，我知道她是真生气了。我很少知道她每回生气到底为了什么，她像天气一样变幻莫测。是真因为父亲和外祖父荒唐的拌嘴使她受不了吗？是我做了什么事？为了我满不在乎的磨蹭吗？我急于从她的怒火中排除自己的因素，便穿着硬梆梆的花外衣坐下来再尝一下咖啡。还是太烫。喝了一口，烫木了我的舌头。

"我的上帝，孩子，"父亲说。"差十分了，再不走我就要被解雇了。"

"那是你的钟，乔治，"母亲说。她既然在帮我说话，那么我不会是她生气的原因。"照我们的钟，你们还有十七分钟。"

"你们的钟不对，"他对她说。"吉摩尔曼正在找我的茬子。"

"就来、就来，"我说着站了起来。八点二十打第一遍铃。到奥林格汽车得开二十分钟。我感觉自己挤在这消逝的时间夹缝里，我的空胃蠕动到一起去了。

外祖父蹭到冰箱那边，从那里边拿了那块花纸包的梅耶牌面包。他的动作中带着一种故意不引人注目的姿态，反而使得

大家都在看着他。他剥开蜡纸包装，取出一片白面包，叠成两层，利落地整个塞在嘴里。他的嘴的弹性很不寻常；在他的灰色的胡须下露出的那没牙的洞穴一口就把面包吞没了。他的这种沉静的吞噬动作总会勾起母亲的火气来。“爸，”她说，“你就不能等他们走了以后再开始折磨这块面包吗？”

我又最后呷了一口滚烫的咖啡，向门口奔去。我们大家都拥挤在门、两座钟滴答作响的墙、电冰箱和洗涤池之间的这块漆布地面上了。交通阻塞得厉害。母亲从她父亲前边挤到炉子那边去。外祖父往里靠，他那深色的身影好像贴在冰箱门上了。父亲挤在那里比我们高很多，在我们头上向无形的听众宣布着：“向屠宰场进发。那些倒霉孩子把对我的仇恨都摆在我的肚肠里了。”

“他一天到晚地对着那块面包叽哩呱拉地叫，弄得我的脑子里都像藏着些耗子似的。”母亲抗议着，她发线上的干癣都泛红了。她从外公身前挤过来，把一块凉了的烤面包和一根香蕉塞给我。我得换过拿着书的手接过来。“可怜的没吃上饭的孩子，”她说。“我可怜的唯一的宝贝。”

“向仇恨工厂进发，”父亲叫着催我快走。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为了使母亲高兴，我停下来撕下了一口凉面包。

“如果问我恨什么，”母亲一半对我、一半对天花板说着，父亲弯下腰在母亲的面颊上亲了少有的一个吻，“那就是讨厌性爱的男人。”

外祖父挤在角落里举起手，嘴里含着面包，乌里乌涂地说：“祝福你们。”他从不忘记这样说，就像每天暮色初临，当他爬上“木头山”时总是向下边喊上一句“做个好梦”一样。他的双手轻轻地举起向我们祝福，也是个投降的姿式，就好像释放着手里攥

着的小天使。他的手是我所知道的他全身最好的部分，因为我做为全家眼睛最尖的一个，用母亲的镊子给他那又干巴、又敏感的透亮斑驳的手掌摘掉他在我们农田上散步拔草时扎上的小刺，便成为我的一项任务了。

“谢谢，老爹，我们将需要这祝福的，”父亲说着拧开门，下面飞着木屑。他拧门把时总拧得不够份，所以总要克服挡头的阻力。“我的计划完全告吹，”他说，看了他的钟一眼。我跟着他出去，母亲用她的颊蹭了我的颊一下。

“如果我恨这房子里什么东西的话，”她冲父亲的背影喊着，“就是不值钱的红色的挂钟。”走上前阳台，父亲心里觉得踏实了，大步转过房角，我回头一看，又出岔子了。我嘴里那块烤面包变成了咸的。母亲说完那最后一句话，气冲冲地向墙那边走去，因为隔着玻璃我听不见声音。她从墙上钉的钉子上一把拿下来那电钟，像要摔的样子，终于没摔，把那还拖着电线的钟像婴儿一样抱在怀里，面颊上闪烁着泪珠。她无可奈何地睁大眼，正和我的目光相接。她曾经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至今眼睛还不见老。每天不顺心的事都好像是对她的一次新的打击。她身后的外祖父过份温顺地低着头挨挨蹭蹭地；嘴里富有弹性地咀嚼着，向起居室他的位置上走去。我想换上一副安慰或调皮的面容，但是感到我的肌肉被一种害怕的心情给僵化了。我在替她害怕，也害怕她。

但亲爱的，我们大家住在一起，尽管有这么多令人沮丧的事情，不要认为是不好的事。是好的。我们大家是不由自主地在一个充满富有隐喻色彩的牢固的舞台上活动着。当我的祖母在奥林格躺在床上就要死去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我听见她那衰弱的声音在问：“我将变成个小鬼吗？”然后，她抿了一口酒，第二

天早晨她已经死了。是的。我们生活在上帝的眼皮底下。

父亲大步跨过砂纸似的草坪。我紧跟在后面。鼹鼠在天气暖和时掀起的土堆使草坪变得麻麻星星的。仓房被太阳照得很丰满，形成高高的有花纹的五角形。“母亲差点没把那座钟给摔碎了，”我赶上他时对他说。我是想让他觉得惭愧。

“她有点情绪，”他说。“你母亲是个真正的闺秀，彼得。如果我能有点什么成就，我会在她年轻的时候把她送到轻歌剧舞台上去的。”

“她觉得你在开外祖父的玩笑。”

“噢？是吗？我太喜欢克雷默老爹了。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好的一个人。我崇拜他这个人。”

我们的话好像被那聚在我们面颊上的静止的、蓝色的冷空气团给删减了。我们的黑色的别克牌三六年四开门汽车停在仓房旁，头朝着下坡路。这辆汽车曾经有过一个漂亮的散热板；父亲意外地——因为物质方面的东西他原是不在意的——颇以那些细长的一行行的电镀条为荣。今年秋天，雷·德芬道夫那辆浑身是泥土的老雪弗莱在中学停车场上抛了锚，父亲又像往常那样发了基督仁爱之心，自告奋勇去开车推它，正当他们滑行到合适的速度时，德芬道夫突然一犯傻刹住了车，我们车的散热板撞到了德芬道夫的后挡板上了。我没在场。是德芬道夫自己对我讲的，他哈哈笑着说，父亲如何赶紧跑到前边，把碎屑都拾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也许他们能把它焊在一起，也许亨迈能把它焊上。”这块撞得没法治的散热板。德芬道夫讲得我也没法不笑了。

那亮晶晶的碎片还留在车箱里跟我们到处跑，车头上被撞

成锯齿獠牙的样子。这是一辆车身很长的大型车，气缸需要大修了，电池也要换了。父亲和我上了车，他拉开油门，扭开点火器，伸着脖子听着冻僵的引擎的启动声。车窗上有一层霜，里面显得很黑。机器给人一种活不起来的感觉。我们听得那么认真，我俩的头颅之间形成的共同幻象似乎定形了，那褐色的金属杆在神秘的褐色洞穴里费力地往前走，滑过了一转，没挂上，又退回来。一个火花的鬼影子都没有。我闭上眼作了一次短促的祈祷，听见父亲说："我的主，孩子，我们遇到麻烦了。"他下了车用手指发疯似的刮着车窗上面的霜，廓清司机座前边的视线。我从我这面下了车，一人一边扶着两边的车门门框，往前边推。一下、两下，使劲推了第三下。

车轮发出轻微的剥离声从仓房坡台的冻土上脱开来。汽车前进的阻力小了；我们缓慢地往坡下滑着。我们跳上了车，撞上了门，汽车在转过仓房的陡坡的砾石路面上加了速度。石子在车轮下发出缓缓的破冰声。汽车在下坡最陡的部分庄严地加了速，父亲挂上了离合器，车身一抖，引擎发出了哮喘声，挂上了，挂上了，我们飞腾起来，在淡绿色的草地和一个休耕的田地之间的粉色直线上展开了翅膀。我们这条路没有多少人走，以至当中已经长了茅草。父亲紧闭的嘴唇已呈半松弛状态。他给那饥渴的引擎灌注着汽油。如果我们再抛锚就倒霉了，因为这已是一马平川，不能再滑行了。他把油门推进一半。我们的引擎声提高了一个调门。通过车窗上结的那层霜的明亮的边缘，我可以看见前面的路；我们在接近我们的土地的边界。在地形隆起的地方是我们草地的尽头。我们的黑车头雄壮地驶上了小陡坡，把路面连同石头一起吞了下去，又吐在我们的后面。在我们的右首，西拉斯·邵尔考夫的信箱以一面挺立不动的红旗向我们

致敬。我们逃出了我们的范围，回头一看：我们的家是坐落在山谷暗坡上的一组房子。仓房突在外边，鸡舍呈暖红色。我们住的那座拉毛水泥墙面的立方体释放出像最后一段梦境似的一缕在紫色林木的背景上发蓝的烟雾。路面又塌了下去，我们的农庄不见了，后面无人追赶。邵尔考夫家有个池塘，和旧钢琴键的颜色一样的鸭子在冰上悠然漫步着。在我们的左首，杰西·弗莱格勒家的用白色粉刷了墙面的高大仓房好像是要向我们这方向掷过来一满口干草。我瞥到一只正在喘气的母牛的圆圆的棕色眼珠。

土路通到一二二号公路处有个上坎，是个容易抛锚的地方。这里有一排鸟舍似的信箱、一个布满生锈弹孔的停车路标，和一棵歪向一边的苹果树。父亲往路上察看了一下，估计没有车，没有踩刹车，径直冲过土路上的最后一道坎。我们安全地跨上了坚固的碎石路面。他换回到二挡使引擎吼起来，又换三挡使车兴奋起来。到奥林格是十一英里。从此便是像下坡的平坦路面。我吃掉了半个烤面包。冷面包屑撒满我的书本和怀里。我剥了香蕉皮，把它都吃掉，与其说是充饥，不如说是为了使母亲满意，又把车窗打开一个缝，把香蕉皮和剩下的烤面包皮丢到窗外那奔驰而过的郊区路面上。

田边上令人眼花缭乱地摊着一些圆形的、长方的、八角的广告。一面破仓库墙满满地刷着大字"PONY CUT PLUG"①。收割过的田地显得光秃得可怜，在夏天，这里都是正统的再浸礼会教徒们，男的戴着黑礼帽、女的戴着老式的花绸帽，下地摘番茄；肥胖的工人驾驶着窄鼻子的拖拉机在成片大麦地上摇摇摆摆地

---

① 口嚼烟草广告。

走着。现在这光秃的田地在祈求老天给它们覆盖上白雪。在一个转弯的地方，一座有两个油泵的加油站的亭子上贴满了软饮料的招贴画，冲进我们的眼帘，又逃出我们的视线，然后又在我们的后视镜上重新出现了，变得很小，那斑驳的飞马商标小得难以辨认了。公路上的一个坑坎使得驾驶台上的储物箱哨啷了一下。我们驶过了火镇。这村镇中心统共只有四座沙岩石筑的房子；这就是原来火镇镇公所的所在地。房子中有一幢曾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一直叫作"十英里店"的旅店，前廊的近旁至今还有一个拴马桩。窗户都用板子钉住了。过了这个中心，疏疏落落地较为近代化的建筑出现了：一座空心砖筑的商店售卖成箱的啤酒；两座新房子基础很高可是没有台阶，都有住家；离公路老远处有一幢凌乱无章的"猎人屋"，周末时许多人，有时还有几个女的，在这里点起灯来举行晚会；几幢战前式的组合屋顶房子，盖得像城里的房子那么高。外祖父说那里住满了由于营养不良濒于死亡的私生子。对面一辆接学生的橘黄大轿车向镇立学校驶去。我的家属于这所学校的招生范围，但是由于父亲在奥林格中学教书，使我得以免于被这所学校收进去。我对这一带的孩子有些怕。母亲让我参加了"四H学习班"①，我的同伴是长着细长的椭圆形眼睛、有着光滑的暗褐色皮肤的孩子。他们当中有些人呆头呆脑，另一些人坏主意挺多、什么都知道。这些人同样给我以粗野的感觉，和我向往的文明的高级社会距离甚远。我们这学习班设在教堂的地下室。在看了一小时的牛群疫病和玉米病虫害的幻灯片之后，把我憋得浑身冒汗，得赶快投进室外冷气流里。回家后我像快淹死的人依恋海滩一样，马上沉浸在阅览

① "四H学习班"，美国农业部主办的青年组织，开展农业及家政知识讲习活动。四H指头脑(head)、心地(heart)、手工(hands)和健康(health)。

我的沃密尔① 复制品画册里。

公墓在我们的右边出现了，长方形的墓碑竖立在各坡度的坟头上。接着火镇路德派教堂那坚实的塔尖在树顶上面跳了出来，它的新十字架在一刹那间扎进太阳里边去了。外祖父曾帮助修建过那塔楼；他曾经把大块砂岩石料用手推车运上一条狭窄的木板搭的通道。他常常用手指优雅地形容那些木板是怎么被他的重量压弯的。

父亲和我开始下山了，走的是通到奥林格和阿尔谷路上两座山中路线较长、坡度较小的"火山"。下到半路，坡旁树木疏落了，美好的景色展现在眼前。隔着一个小山谷，我看见好像一幅丢勒② 作品中的景色：凌驾在几亩点缀着灰色的栅栏，褐色小羊状岩石的圆丘和丘陵地之上，有一幢像从地上长出来的小房子。从公路上看，一座用散石砌起的粗大的瓶形烟囱盖在这座房子的一面墙上，新近粉刷一新，很白。它那粗糙的表面把扁平的墙和下曲的土地连缀在一起。从这座粗壮的烟囱里冒出的一缕淡淡的清烟说明房子里有人住。我猜想在外祖父帮助盖教堂尖顶时，这一带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

父亲把阻塞油门推到头。温度计指针似乎卡在指示盘的左边了；暖气拒绝工作了。他那操纵着方向盘的手在金属和硬橡皮上痛苦地迅速动作着。"你的手套呢?"我问他。

"在后座上，有没有?"

我转过头一看；作为圣诞节礼品，我给他买的皮手套被搁在一张揉蹭了的公路图和一捆绳子之间。我花了差不多九美元买的。这笔钱是我用从我的 4 H 作业挣来的钱从夏天开始开的

---

① 沃密尔(1632—1675)，荷兰画家。

② 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

“艺术学校”小帐户中支的。为了买这副手套，我用了较多的钱，所以只给母亲买了一本书、给外祖父买了一条手帕；我很希望父亲能像我的朋友的父亲那样关心他的衣著和舒适。那副手套他戴着合适。第一天他戴上了，以后便被搁在前座上，有一天，前座挤进了三个人，那副手套便被扔到后座上了。“你为什么老不戴上手套呢？”我问他。我跟他一讲话，几乎老是在挑刺儿。

“那副手套太高级了，”他说。“手套是真好，彼得。我懂得什么是好皮子。你一定花了一大笔钱买的。”

“没那么贵，可你的手不冷吗？”

“冷。孩子，今天冷得够瞧的。我们是处于冬爷爷的怀抱里。”

“那你不想戴上手套吗？”

路边吹来的一阵土屑从父亲的身躯上掠过。他从默想中醒来说：“我小的时候，如果有人给我那么一副手套，我会哭出真眼泪来的。”

这几句话我听着心里不是滋味，就像我刚睡醒时听到的那些话，胃里堵得慌。我认为这是因为他心里存着什么事情，也就是这个原因使他硬憋着不戴我给他的手套。我希望能把这东西给弄出来。可我又怀疑自己会有这个能力使他消除这毛病或完全改变。他太大、太老了，即使为了母亲也难改了。我靠过去看他那握着方向盘的手边上有些发白的肉，皮肤上的纹路有些像裂痕，他的头发像缕缕黑色的草。他的手背上长了许多暗褐色的痣。“这方向盘握着像冰似的，对吧？”我的声音就像母亲说“那些东西你是感觉不到的”时候的样子。

“说实话，彼得，我的牙疼得要命，以至注意不到那个。”

我有些意外，反而宽心了：牙疼我第一次知道；也许这就是

他心里存的那件事。我问道："什么地方疼？"

"后边的。"他嘬了一下；他的颊，今早刮脸时割破了，皱起纹路来。割破的地方流的血似乎很黑。

"你应该去看看牙。这很简单。"

"我不知道是哪一颗，也许全部疼。我应该把所有的牙都拔了。装一副假牙。去阿尔吞找一个当天连拔带换的屠夫。他们把假牙硬往你流着血的牙床上安。"

"他们真那么干？"

"当然。他们是虐待狂，彼得。蒙古式的虐待狂。"

"我难于相信，"我说。

由于下坡急驶，我们的暖气解冻了；被生锈的管子蒸烤成褐色的气体吹向我们的踝部。每天早晨，这变化都有点解救危难的味道。这时有了舒服一会儿的把握了，我打开了收音机。有些像温度计形状的小型指示盘发出淡橘色的光彩。收音机灯管热了，夜间播放的粗糙、嘶哑的声音回荡在晴朗的蓝色晨光中。我的头皮在作响，紧梆梆的；这带有黑人、山民味道的声调似乎是在崎岖的道路中绕过一些障碍，一窜、一跳、踉踉跄跄地向前跌撞着，而这种崎岖的地面似乎就是我的国家。这是美国。这些歌唱的是松树拥抱的山峦、棉花的海洋、棕色的西部广阔国土，萦绕着它们、纠缠着它们的就是侵入我们这别克车陈腐空气中被爱折磨得支离破碎的歌声。以油滑的嘲弄口气播出的商业性节目在吹嘘我希望今后我的生活能把我带到的那些城市。随后播了一首像火车头似的歌，哐哐，不可抗拒，以最大的力量把歌手当作流民一样带着走，父亲和我也无法抗拒地在我们这受苦受难的国土的不正常生活浪潮中翻滚，在这遍地冰霜之中取得一些温暖。早先收音机曾把我带到我的未来世界，在那里我

是强者：我的衣橱满是漂亮的衣服，我的皮肤像我画的那么光滑，那么白，那么一种名利双收的调子，一幅像沃密尔的画那样的清爽的天国世界般的景象。那个沃密尔本身曾经很穷，不为人知，这我知道。但我的分析是他生于落后的时代，而我从杂志上看到我们的时代是不落后的。不错，在整个阿尔香县里，只有母亲和我知道沃密尔；但在那些大城市里，一定有成千上万的人知道他，他们都很富足。我周围都是花瓶和光亮的家具。在一张硬挺的桌布上，一块甜面包摆在上面，焕发着点彩派画家的光点点缀的光彩。在我的阳台栏杆外，一个叫做纽约的阳光永照的高耸城市，闪烁着从百万只窗口发出的灯光。我的白色的墙壁接受着带有白垩和丁香花蕾香味的清风。一个女人站在门口望着我，她的身影映在光亮的花砖地面上；她的下嘴唇稍微显得厚一点，带着懒散的味道，像《海牙》那幅画里那个戴蓝头巾的女郎的下嘴唇。在收音机迅速地为我带来的这些形象里边有一处空白。那就是我那么欣然地、珍惜地、漂亮地加以遮盖的那幅画。我的那幅作品的样子在我的脑海里不能映现，但它那没有具体形象的光亮却是个中心，是我带着父亲乘着彗星的尾巴飞越我们这到处是歌声的国家的等待着我们的空间时，一切的一切的中心。

驶过加利利小镇，照我估计不比火镇大，绕过七英里店和帕蒂吉尔商店的矿碴石结构的房子，公路像一只收拢起耳朵的猫，成为一马平川。这是父亲总要加速的地方。驶过那座规范化的仓房和丁香叶牛奶场的外围建筑，也就是那用传送带运出牛粪的地方，公路从正在逐渐流失的红土构成的隘口两壁穿过。这里有一个人站在一小堆石头旁边等车。当我们的车向他驶去时，我注意到他的身影鲜明地映在土坡上，他的鞋太大，踝部后面空

了一大块。

父亲突然来一个急刹车，就好像认识这人似的。搭车人追着我们的车，他的鞋发出跶跶的响声。他穿了一身褪色的棕色西服，那直条花呢料子似乎漂亮得有些不相称。他把一个用粗绳子紧紧扎牢的纸带子紧抱在胸前，像是在用来挡风取暖。

父亲从我身上探出身去，把车窗摇开，大声喊道："我们不开到阿尔吞城里，就到咳嗽糖山脚下！"

搭车人俯身看着我们的车门。他的粉色眼皮眨着。他的脖子上结着一条绿色的脏围巾，把往上翻着的西服领紧箍在喉咙上。他比从远处看见的瘦瘦的身形要老些。苦难或者气候的某种力量把他的白脸蚀去了一层，露出了血管的纹理；紫色的小碎块分布在他的两颊上，像一些小蛇。他那肿胀的嘴唇上有点仙气，使我产生了这是不是个神仙的念头。有一回我站在阿尔吞公立图书馆前等着父亲，一个流氓趔趄着走过来要和我搭话，在我赶快逃开之前听见他嘟囔的几个字眼印在我的心上了。我感到只要我对女孩子的爱没有发泄，那里就敞开一个缺口——成为一个任何盗贼可以进入的三面墙的居室。我心中突然充满对搭车人的不假思索的厌恶。从父亲给他打开的窗吹进的冷风冻得我耳朵疼。

像往常一样，父亲的那种道歉似的礼貌适得其反地把对话的进程弄复杂了。搭车人给弄蒙了。我们等着他能意识过来父亲所说的话。"我们不开到阿尔吞城里，"父亲又喊了一遍，由于等不及，他的身体探得很远，他的大脑袋正摆在我的脸前。他的眼睛一眯，后侧起了一个棕色的纹络。搭车人向父亲那边探进头来，我觉得自己正被尴尬地夹在他们两个笨拙的老脸之间。而这时那音乐广告节目正在收音机上卡嗒嗒地演奏着；我心里

直想搭到那里边的车上去。

“开多远？”搭车人嘴唇几乎没有动。他的头发平直而稀少，好久没理了，毛绒绒地堆在耳边。

“四英里，上来吧，”父亲说，突然决断了。他推着我这边的门，对我说：“坐过来一点，彼得，让这位先生坐在前面暖气这边。”

“我上后边吧，”搭车人说，我对他的厌恶减了几分。他还有点讲文明礼貌的意思。但在坐进后座时他的一个表现很特别。他用手指扒着我的车窗窗沿一直到他用夹着那包东西的另一只手拙笨地打开后车门才松开这只手。这动作就好像他把我那没有私心的父亲和天真的我当成他俘获的一个狡猾的黑色动物似的。在他安全地坐进我们身后车座之后，他叹着气用那种病态的、总是说了半截又往回收的细小声调说：“这是什么鸟天气。把你的卵子都给冻掉了。”

父亲松开离合器踏板，做了个让我吃惊的事：转过头和这陌生人聊起来了。他关上了我的收音机。于是那音乐广告节目和它带给我的白日梦都掉进了峡谷。我的广阔纯真的未来缩小为我的贫乏、迷茫的现实。“只要不下雪就好，”父亲说。“我所关心的就是他妈的这。每天早晨我都祷告：亲爱的上帝，别下雪。”

我看不到坐在我身后的搭车人在那里吸鼻子，像是从冰川里醒过来的什么远古怪物似的，他的形象在流动、扩张。“你怎么样，小孩？”他说，从我脖子上的头发我能感到他在往前边俯身。“你不在乎下雪吧？”

“可怜的孩子，”父亲说，“现在他没有滑雪橇的机会了。我们把他从他喜欢待的城里带到荒郊野外来了。”

“我估摸着他喜欢下雪得很，”搭车人说。“我估摸着他喜欢

得要命。"雪对他似乎还有别的意思；他肯定是个神仙。我的气比对他的恐惧要大；父亲和我一样。

他也似乎被我们的客人的絮叨弄得不安了。"怎么样，彼得?"他问我。"你还把雪看得那么重要吗?"

"不，"我说。

搭车人抽着稀鼻涕。父亲对后边叫道："你这是从哪儿来，先生?"

"北边。"

"你是到阿尔吞去吗?"

"算是吧。"

"阿尔吞你熟吗?"

"以前去过。"

"你是干哪一行的?"

"嗯——做饭。"

"你是厨师！了不起的本事，我知道你不是吹牛。你打算怎么着？在阿尔吞落脚吗?"

"唔……。就想找个活儿挣够钱好往南走。"

"你看，先生，"父亲说，"你现在做的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到处云游。过飞鸟的生活。冷空气袭来，扑搧扑搧翅膀往南一飞就得了。"

搭车人嘻嘻一笑，莫名其妙。

父亲接着说："我一直想住在佛罗里达，可连那里的味都没闻到。我这辈子到过的最南的地方是伟大的马里兰州。"

"马里兰没有什么东西。"

"我记得我在帕塞克上小学的时候，"父亲说，"人们总是跟我们讲巴尔的摩的白台阶。人们说每天早晨家庭主妇们都提着

桶，拿着刷子去刷白色大理石台阶，一直到刷亮为止。你见到过这吗？”

“我到过巴尔的摩，可没见到过这事。”

“我也是这么想。他们在骗我们。谁他妈的会浪费自己的生命去刷白色大理石台阶呢？刚刷完就会来个穿脏鞋的白痴把黑脚印留在上边。我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道理。”

“我没见到过，”搭车人说，像是在后悔他引起了这么大的失望。父亲在谈话中带进了对这狼狈的陌生人的关切。他俩发现他们不由自主地卷入一场紧迫而徒劳的追根问底的对话。今天早晨父亲的追究似乎特别急迫，就像再不问就没有时间了似的。他的下一个问题几乎是喊出来的。“你怎么会给困在这儿了？如果是我，先生，我早就一溜烟跑到佛罗里达，连影子你也看不见了。”

“我在阿尔巴尼和一个家伙住在一起，”搭车人有些勉强地说。

我听出我所害怕的情况得到了证实，我的心直往一起收缩；可父亲似乎没有意识到我俩所进入的那可怕的领域。“一个朋友？”他问。

“嗯。金达。”

“发生了什么事？他耍了个老花招，坑了你？”

搭车人一高兴，在我身后往前一探身，对父亲说：“一点不错，伙计。那狗日的就是这么干的。对不起，孩子。”

“没关系，”父亲说。“这可怜的孩子一天听到的可怕的事情比我一辈子听到的还多。他从他母亲那儿听到的；她什么都能看到，可什么办法也没有。感谢上帝我是个睁眼瞎，大半个聋子。老天保护我们这些无知者。”

我模模糊糊地对父亲抬出老天和母亲来保护我、形成防护我们这客人倾吐罪恶真情的拦洪坝，感到满意；可又清清楚楚地对他竟对这个人谈论我，把我的人格、身影映在这个污水池里，感到厌恶，把我的存在的一端贴在沃米尔上、另一端贴在这搭车人上，这似乎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两头抻。

但松口气的时候快到了。我们来到了通往阿尔吞途中两座山中的较陡的第二座山——咳嗽糖山的顶部。一开到山脚，到奥林格的公路便岔到左手边，我们就得让搭车人下车了。

我们开始下坡了。我们驶过一个带拖斗的卡车，它在艰难地往顶上爬着，它爬得如此之慢，那正在脱落的漆片似乎就是在这趟运输途中风化了的。在公路的远方，鲁迪·埃西克的褐色大楼像是在下滑的树木中迟缓地往上爬着。

咳嗽糖山是因这片产业的业主而得名的。阿尔吞的工厂上百万地生产着止咳糖片（“病了吗？含一片埃西克！”），使得这里成片街道都弥漫着薄荷味。他们把产品装在他们的橘黄色小盒子里行销东部各地：我活这么大只去过曼哈顿一次，我吃惊地发现在那“天堂”的喉部，在中央火车站的一个售货台上，竟摆了一排富于家乡风味的红彤彤的止咳糖。在难以置信的心情下我买了一盒。一点没错，在盒背面一幅引人注目的微型的埃西克厂照片的下面，一行小字写着宾州阿尔吞制造。打开盒子马上散出布鲁贝克街的那种清凉味道。我生活中的两个城市，幻想的和现实的，叠印在一起了。我从来没有想到阿尔吞会沾上纽约的边。我把一片止咳糖含在嘴里以完成这美滋滋的混乱和同心的突破；我的牙甜滋滋的，在水天一色的背景上，展现了淡黄色电光星群的高不可攀的屋顶下牙甜滋滋的。那高不可攀的屋顶，在水天一色的背景上展现着有如群星荟萃的淡黄色灯光，距离我很远。在

我平视的眼界内，父亲的两只指关节黄黄的手由于我的迟延而不安地在一起绞弄着。我不再烦他了，变得和他一样急着搭上车回家了。一直到这时候，我的父亲是让我失望的。在我们这次出门探望他姐姐并过了一夜的过程中，他陷入了惊愕和沮丧。这城市之大出乎他所能理解的范围。他口袋里的钱在我们还没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就见少了。我们虽然走了许多路，可一个我们在书刊上读到过的博物馆也没找到。那个叫弗里克的博物馆藏有沃米尔的那幅戴着大帽子的人和那幅发笑的女人——她那慵懒地向上翻的手掌无意间承受了一抹阳光。那座叫做大都会的博物馆藏有那幅戴浆挺的发巾的女郎——她虔诚地向一盏银壶俯下身来，壶上的垂直的蓝色光泽是少年的我的圣灵。我从复制品中崇拜的这些画有一种单纯的具体存在，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神秘的；能来到和这些画面伸手可触的距离，亲眼看到它们的真色、看到时间留在画面上的裂纹，对我来说像是一件神秘中的神秘的事情，这就像是使我进入一个如此绝对地真实的王国，到了即使我在这次会合中死去也不足奇的地步。我父亲的瞎跑乱撞使我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什么博物馆也没进成，什么画也没看到。我看到的却是父亲的姐姐的旅馆房间。尽管这房间悬在离街道二十层楼的楼上，它的气味竟然奇怪地像母亲那件绿色厚方格呢面皮领冬大衣的衬里的气味。阿尔玛姑妈抿着一种黄色的饮料，从她很薄的红嘴唇的唇角慢慢地飘着薄荷烟的烟雾。她的皮肤白而又白，眼睛透出智慧之光。在她看着父亲时她的两眼不时悲哀地眯起来；她比父亲大三岁。他俩整个晚上在谈帕赛克的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人的胡作非为和他的危难，我一听见提到他就感到恶心、头晕，就像悬在时间的峡谷的上方。在二十层楼下的街道上，出租汽车的灯光转来转去，富有抽象的艺术

趣味。阿尔玛姑妈是这里的儿童服装郊外采购员，白天让我们自己活动。街上被父亲拦住的陌生人不大愿意回答他那认真的车轱辘问话。这些人的粗鲁态度和父亲的愚昧无知使我感到委屈，我积攒起来的烦躁在要爆发之前被那块止咳糖给消溶下去了。我原谅了他。我在一个淡棕色大理石庙堂里原谅了他，想感谢他授胎使我生在一个县里，能把它生产的糖塞在“天国乐园”的喉咙中。我们搭地铁列车到宾西法尼亚车站，搭上一辆火车，像孪生兄弟一样并排一直坐到家，一直到两年后的今天，每逢我们每天照例上下咳嗽糖山的时候，对我来说总有一股纽约的暗流，那里的星群似乎能使我们腾空而上，摆脱地面的一切。

父亲到了应刹车时没有刹车，一下驶过了奥林格的岔路。我叫道：“嘿！”

“没事，彼得，”他轻轻地对我说。“外面太冷。”他的脸在那顶像是小傻瓜戴的蓝毛线帽子下面做出不动声色的样子。他不愿让那搭车人因为我们绕道送他到阿尔吞而感到不好意思。

我在一怒之下壮了胆，回头瞪了他一眼。那搭车人脸上一有表情就难看极了；像一滩烂泥；他误会了我的意思，反而带上一脸假笑和一种莫名其妙的表情。我打了个寒噤，僵挺地缩了回去；仪表盘上的刻度突然闪烁了一下。我闭上眼以免由我自己引起的那令人不快、难以想象的形象再冲进我的眼睑。那表情中有一种腼腆、感激和女性化的东西在里面，那是最使人不寒而栗的。

父亲向后边举起他的大手，叫道：“你都见识了些什么？”

他的声音在很痛苦之中有些紧张，这使得对方有些茫然。后座没有出声。父亲等了一会儿。“我没听懂你的话，”搭车人说。

父亲解释说：“你是怎么个看法？你是我钦佩的人。你有胆

量做我一直想做的事：到处走，周游各个城市。你觉得我错过了见识的机会吗？”

“你什么机会也没错过。”这句话像被触着的触角又卷回去了。

“你做过什么你喜欢回忆的事情吗？我昨天晚上一夜没睡，想回忆点愉快的事情，可想不出来。悲惨和恐怖；这就是我的回忆。”这些话伤了我的感情；他还有我呢。

搭车人的声音含含糊糊；也许是笑了一下。“昨天晚上我杀了他妈的一条狗，”他说。“你看怎么样？他妈的一群小狗从草丛里钻出来想撕我腿上的肉，于是我找来一条好大的棒子，我往前走着，这条屌狗向我一扑，我一棒子正好打在它脑门上。它倒下去我又给了它几下子，哥们儿，起码这条狗不能就因为你没车装着你的腚出门就想撕你腿上的肉了。好家伙，一下子就正打在它脑门上。”

父亲黯然地听着。“多数的狗是不伤人的，”他终于开了腔。“它们就跟我一样是好奇。我知道它们是怎么想的。我们家里有条狗我宠爱得要命。我的妻子简直是崇拜这家伙的。”

“反正我把那杂种给结果了，我跟你这么讲吧，”搭车人说，咽了一口唾沫。“你喜欢狗，孩子？”他问我。

“彼得是谁都喜欢的，”父亲说。“我要有他那么好的禀性，我宁可挖出我的眼睛。可我明白你的意思，先生，当一条狗在你黑夜里走一条生路向你扑过来的时候。”

“不错，而且现在没人再让你搭车了，”搭车人说。“站了一天你的卵子都要冻掉了，你们的车是一个小时内第一辆停下来让我搭的车。”

“我总是让过路人搭车的，”父亲说。“如果不是老天保佑笨

人，我会跟你一个样。你说你是厨师？”

“嗯……，我干过。”

“我向你致敬。你是个艺术家。”

我觉得肚子里像有个虫子在酝酿着，是不是那搭车人在开始怀疑我父亲是否有神经病。我按捺着我想对搭车人道歉、请他包涵、向他解释的心情。他就是这样，他喜欢陌生人，他心里有事。

“除去往烤箱上擦油之外没什么本事。”这句答话说得很谨慎。

“你不说实话，先生，”父亲喊道。“给别人做饭是一种艺术。给我一百万年我也学不会。”

“伙计，这是马屁，”搭车人说，渐渐亲昵起来了。“那些开馆子的杂种们关心的就是把肉饼切得很薄。多加油少给肉；我要是听一个杂种的，一百个人都会来支使我。他们千方百计要弄到手的就是钱，伟大的上帝美元。好家伙，我就是不喝他们叫作咖啡的那种黑鬼子的尿。”

在那搭车人越来越得意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在往小里收缩；我的皮肤痒得要命。

“我本想当个药剂师，”父亲告诉他。“可我从大学出来以后没有‘斗来咪’①。我的老头给我们就留下了一本圣经、一桌子帐单子。可我不怨他，那可怜的老家伙是想干正事的。我的一些学生——我是个教员——去上了医药专科学校，他们对我说的那些我弄不懂，脑子不够使。药剂师是聪明人干的。”

“你想干什么，孩子？”

---

① 指钱。

我想成为一个画家的愿望使父亲不好意思说。"这可怜的孩子和我一样不知干什么好，"他对搭车人说。"他应该离开这块地方到有些阳光的地方去。他的皮肤毛病不小。"

我父亲等于是扒下我的衣服在展览我的像针扎似的牛皮癣。在我的怒目之下他的身影像一块顽固不化的石头。

"是吗，孩子？怎么搞的？"

"我的皮肤是蓝颜色的，"我憋着气说。

"他在说笑话，"父亲说。"他对这毛病总是非常大方的。对他最有好处的是到佛罗里达；如果我不是他父亲，而你是的话，他就会到那里了。"

"我打算在两三个礼拜之内到那里，"搭车人说。

"把他带去！"父亲叫道。"如果有哪个孩子应该喘口气，除了这孩子没别人。我已经完蛋了。到了换个新老爷子的时候了；我是个活动的垃圾堆。"

他这话是拿公路旁出现的阿尔吞的大垃圾堆打比方说的。在它那大片的五颜六色的破烂堆上有几处在冒烟燃烧。一些物件通过生锈腐烂变成了有望的棕褐色，它们的灰堆远远看去参差不齐、毛茸茸的像一些羊齿类植物。各种颜色的纸头像伫立的大批旗帜被河边不断吹来的清风吹靠在直立的草秆上。往远处看，这钴蓝色的高丘倒映在跑马河的一段黑水中。像灰色的汽油桶装在圆柱形起落架上，在守卫着这座城市砖结构房屋的空中轮廓：秘密的城市，玫瑰茜草色的阿尔吞，镶嵌在紫绿色的丛山的胸膛里。阿尔吞山的常绿顶峰呈现出一片墨黑色。我的手像有把刷子在里边，抽搐了一下。像银条一样的铁路路轨在公路旁滑过；汽车排得满满的。工厂停车场一闪而过；公路变成了近郊线，在汽车代销店、小饭店和组合屋顶住房之间穿过。

父亲对搭车人说："到了。美妙、光荣的阿尔吞城。如果在我小时候有人说我要死在宾州阿尔吞，我会对他哈哈大笑的。没听说过。"

"是个肮脏的市镇，"搭车人说。

我看它是很美丽的。

父亲在一百二十二街和兰开夏收税栅交叉点停车；交通指挥灯是红的。从收税栅往右是一座混凝土桥，叫跑马桥，过桥就是阿尔吞市区。往左走三英里到奥林格，再走二英里到伊利。"到了，"父亲说："我们不得不让你受冻了。"

搭车人开了车门。父亲既然宣布了我的皮肤有毛病，原来在车里他的亲昵表示减弱了。尽管如此，也许不是有意的，我的后脖颈被触了一下。到了外边这流浪人把纸包紧贴在胸前。面色马上变僵挺了。"很高兴和你聊天，"父亲对他喊了一声。

搭车人吸着鼻子。"嗯……是的。"车门砰的一声关了。指挥灯变成绿色。我的心脏跳动变缓了。我们开上收税栅，对着向阿尔吞开去的车流行驶。我从布满灰尘的后窗看到我们的客人，带着没有打开的包裹，像一个信差似的，逐渐缩小。搭车人在桥头变成一股褐色的轻烟，往上飞去，无影无踪了。父亲对我用一种非常客观的语调说："那人是个绅士。"

我心里升起一阵按捺不住的气恼；冷酷地准备在一路上尽情责备他，一直到学校。"这倒真不错，"我说。"真不错。你那么着急走，连让我吃上一口倒霉的早饭都不让，可你却弄上来一个倒霉的流浪汉，为他绕了三英里路，他连一声谢都没道。现在我们迟到了。我可以想象：吉摩尔曼一面看着他的表，一面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琢磨着你跑到哪儿去了。说真的，爸爸，有时我觉得你是有点头脑的。你看上这些流浪汉什么了？难道因为生了

我你当不上流浪汉，这要怪我吗？佛罗里达。然后告诉他我皮肤有毛病。这很好吗，我非常感谢你。你说这话的时候怎么不让我把衬衫脱下来呢？也许我该让他看看我的疤疤腿。你老是把什么倒霉事都告诉人家干什么？谁管这些，没人管这些，那白痴关心的就是杀狗和往我脖子上吹气。巴尔的摩的白台阶，我的天哪。说真的，爸爸，在你这么饶舌的时候你究竟在想什么呀？"

可是你没法在对方一声不吭的情况下责备个没完。我们在往奥林格去的第二英里地时谁也没吱声。他现在又着急迟到了，急着开车往前挤，把一列列的车都超了过去，在收税栅中间横冲直撞着。当我们的车胎别在电车轨上的时候方向盘从他的手里滑脱了。他很幸运；我们赶回了时间。当我们驶过"里昂斯和罗特里"以及"基瓦尼斯和埃尔克斯"都欢迎我们的广告牌时，父亲说："别为他知道你的皮肤病担心，彼得。他会忘掉的。这是在教书生涯中你会发现的一条；不管你教些什么他们都要忘掉的。我每天都看着那些笨蛋们没有表情的面孔，它使我想到死。你会在那些孩子的脑袋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记得，在我的老爷子知道他要死的时候，他在床上睁开眼看着妈妈、阿尔玛和我说："你们认为我将会被永远遗忘掉吗？"我常常想起这句话。作为一个牧师说出这样一句话是很可怕的。真把我吓坏了。"

当我们的车驶入中学停车场时，最后的一个孩子刚刚挤进校门。上课铃一定是刚刚响过。在我转身拿起我的书本准备下车时，我往后座上瞥了一眼。"爸！"我叫道。"你的手套没了！"

他已经走出几步了。这时他转回身用他那长了许多黑痣的手在头顶上一抹摘下他的蓝帽子。他的头发由于静电作用立了起来。"呃？让那杂种给拿跑了吗？"

"肯定是他。不见了。就剩下绳子和地图了。"

他只给这个发现留下眨眨眼的工夫。"喏，"他说，"他比我更需要它们。那可怜的家伙不知得了什么病。"于是，他又往前走了，在水泥地上跨着大步。我手里捧着许多书，追不上他。在逐渐落后的情况下，手套的丢失，他把我诚心诚意送给他的贵重礼品这样漫不经心地失落，这件事在我捧着的书本所靠拢的肚皮上增加了一种滞重的感觉。父亲供养着我；他给自己收罗了东西，让它们散落在人间；我的衣服、我的食物、我的奢望，从他那里散给我，他的死亡，甚至在如今这遥远得很、毫无可能性的时候，第一次对我来说，似乎形成了一个可怕的严重威胁。

第　三　章

客戎感到有些晚了，匆匆奔驰在柽柳、紫杉、月桂和冬青橡树的夹道上，那洋溢着奥林匹斯蔚蓝色的雪松、银杉伞盖影影绰绰，下面长着生机勃勃的熊果、野梨、山茱萸、黄杨和雄瘊果树丛，森林中到处都是花香、树液和新枝的香味。在他匆忙奔驰的林隙小径上，到处都有缤纷的花枝投过的色彩。他放慢了步伐。那追随在他的高高的头颈左右的参差无声的空间也放慢了转换的速度。在忽隐忽现的自由空间中，穹顶上有新芽探出，鸟儿的歌声像是从蕴藏着丰富的宝藏的天穹上不断滴落下来的五行物质（有些歌儿是水，有些是铜、有些是银、有些是光亮的木棒、有些是波浪形的冷火）——这忽隐忽现的空间使他想起那些洞窟，使他感受到适合他的天性的抚慰。他那做为学生的双眼（老师不就是上了年纪的学生吗）从闭锁在罗勒草、兔葵草、泽兰、大戟、水龙骨、泻根、狼毒和绵枣儿等杂草中解放出来了。他从那一片丛生的绿地上辨别出蜀百合、委陵菜、牛至和桂竹香的花形、叶杆和芒刺。这些药草被识别之后似乎都在挺起杆茎向这位过路的英雄致以欢呼敬礼。黑兔葵草对马来说是致命的毒草，而藏红花则马蹄子越踩越长得旺盛。客戎不知不觉地在脑子里温习起早年学到的药剂知识了。一种叫马钱子的草，一种能催眠，另一种则使人神经错乱。前者的根掘出时是白的，晒干时变为血红色。另一种，有的叫斯莱罗仑，有的叫皮里顿，二十分

之三盎司剂量使病人兴奋，加倍剂量引起病人产生幻觉，三倍剂量使其永远失去理知，再多就致命了。

麝香草不在海风吹不到的地方生长。割它的根必须站在上风头。老的采药人认为牡丹的根必须在夜间去挖，因为如果让啄木鸟看见，你就会得脱肛病。客戎曾经反对过这种迷信说法；他曾经打算把人从蒙昧中解脱出来。阿波罗和狄安娜曾经答应指引他。你应该在曼德拉草周围用剑划三个圈，在割它的时候脸朝西。客戎想起在他寻求实际疗法过程中所摒弃的这些清规戒律时，他那黄铜色的胡须下的白唇现出一丝笑意。其实曼德拉草的用处在于和餐饭一起服用能治疗痛风、失眠、丹毒和阳萎。野黄瓜的根能缓解白斑麻风病和羊癣。石蚕的叶子在橄榄油里捣碎可以敷在骨折处和扩展性的病痛处；它的果子能清洗胆汁。太龙骨能清泻；保持了二百年效用的驭夫草能清上又能清下。质量最好的草药来自寒冷、背阴而干燥的地方——尤比亚①、爱盖和特里兹里昂的药效最高。除鸢尾以外的香料都来自亚洲：桂花、肉桂、豆蔻、甘松香、苏合香、没药和莳萝。毒药则是本地产的：莨菪、毒芹、藏红花、罂粟和狼毒。变色蜥蜴对狗和猪是致命的。如果你想知道一个病人能不能活下去，应该把变色蜥蜴与油水调成药膏给病人洗涤三天。如果他没死，他就死不了。

一只小鸟在他头上唱出了一首轻快铿锵的歌调，像是发出了一个信号。"客戎！客戎！"：从他身后传来一阵呼叫声，从他耳边掠过，超越了他，以欢快的无形速度飞向等在林中小路尽头的阳光照射的气流洞口。

---

① 爱琴海中最大的希腊岛屿。

他来到那林中的一块空地，他的学生已经到齐：伊阿宋、阿喀琉斯、阿斯克勒庇俄斯、他的女儿俄库罗厄和奥林匹斯山由他照看的其他十多个神仙子弟。那就是他们的声音。他们在温暖的果园草地上坐成半圆形，愉快地向他欢呼。阿喀琉斯吸着山羊人骨髓，抬眼望着，下巴挂着蜂房上的蜡屑。这孩子健美体格上已有肥胖的迹象了。他那宽阔白皙的肩膀上像披了一件透明的斗篷似的带着女性的圆润感，给他那发达的肌肉稍稍添上了一些浮膘，也减弱了他眼睛的神采。那蓝色的眼光过于偏绿了；带着迟疑、躲闪的神态。在客戎的所有学生当中，阿喀琉斯是最让他费心的一个。但是阿喀琉斯也似乎最需要他的赞许，最不羞于公开对他的爱。没有得到他那么多宠爱的伊阿宋，身体显得单薄些，样子比他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但他那有棱角的体形带有一种有独立见解的自信风度，他那深色的眸子透露出他与生活搏斗的平静的意志。最好的学生阿斯克勒庇俄斯表现得沉静和庄重，在许多方面他已经超过了他的老师。他是从那不贞的科罗尼斯被杀以后的子宫里取出的孩子，所以他也经历过没有母爱但受到位列仙班的父亲护佑的童年；客戎拿他当做自己的同伴胜过拿他做为自己的学生，当别的学生在课间嬉游时，这两个思想上比他们苍老的同伴则常常陷入沉思、探索之乡。

但是客戎的眼神更多是带着爱怜的表情落在他那有着金红色头发的女儿身上。这姑娘的身上有多么丰富的生命力啊！她的头发扭结着、泛起波浪：从天上看犹如万马奔腾。从天上看，是他的生命。他的血是在她身上成为永恒的。他的视线在她的头上栈恋不舍，那已是一个成年妇女的头了，戴着蓬松的发冠：是他自己的情种——他从她一下看到那星辰在洞口外交谈的日子，卡里克罗在他身边的苔藓上为他哺育的婴儿逐渐长成为一

个长腿、宽额，不断踢踏着地面的焦躁的孩子。这姑娘太机灵，不肯虚度她的童年；她时常发作的脾气伤了他们以她为荣的那份心。俄库罗厄时常为她的能知后事所苦，她的这种苦恼比她父亲更甚，这不是他的药所能治的，甚至连在一年最短的夜晚的午时从甫索菲斯的岩石地上掘出的万灵药都治不了；因此当她尖着嗓子无论如何残酷地嘲弄他的时候，他也从不生气，总是俯首帖耳地认输，希望赢得她对他不能治好她的毛病的宽恕。

在学生们齐声向他致意时，他熟悉每个孩子声音中的特点。这多声部的音响合成一道彩虹。他的眼角闪烁着温暖的泪花。孩子们每天上课先要唱一首赞美宙斯的歌。他们起立时，穿着很单薄的体型还没有按战神阿瑞斯和家神赫斯提亚的不同家什的形体，(攻击性的楔形和容纳性的瓶形)区分开来，看起来他们的身影相同，只是个头有高有矮：像是赞美纯朴生活之神所吹奏的同一芦笛上那苍白而细长的芦苇。

"天上的神祇，
主宰着风云变化，
光明中的光亮，
宙斯，听我们歌唱！

把光荣感注入我们的身心，
冠之以雨暴云砧，
以缓变的层次塑造我们，
雨水的源泉！"

阳光和阵风摇曳着，把歌声撒向四周，很像年轻的姑娘们投掷着纱巾。

“光芒投射到它的光环之外
阿波罗之上的太阳，
哈德斯之下的黄泉，
海外之海，

赐我们以均匀对称，
太空的弧度
桂竹香的弯形
宙斯，让我们兴旺富足！”

马人阴沉的声调唱起歌来没有把握，迟疑地参加了这最后一节祷词的咏唱：

“光明中的光亮，
我们芸芸众生的上天，
我们的希望之乡，
我们的恐惧之巅，

降给我们一个信号，
一个吉兆，
显示你的神威：
答复我们的咏唱！”

他们静下来了，在这林中空地左首的树顶上，一只苍鹰箭也似的从太阳的一侧掠过去。客戎一阵惊慌，又一想苍鹰虽在自己的左首，却在孩子们的右首。在他们的右首，在向上升：这无疑是双重吉兆（但是在他的左首）。全班发出了惊恐的声音。

在苍鹰没入太阳光环的彩圈之后，全班都激动地谈论着，连俄库罗尼也为之所动，这使她父亲很高兴。这时，她脸上的愁容消散了；她那闪光的秀发辉映着明亮的眼睛，和任何一个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女郎一样了。她不是一个自然虔诚的人，她曾说她预见到有一天宙斯会被人类看成是他们自己发明的可怜的玩具，任人戏弄，被贬出奥林匹斯山，并作为罪犯狼狈滚下卵石滩。

阿卡迪亚的太阳在变暖。空地周围的鸟儿唱的歌，节奏变慢了。客戎从血管里就感到这平川上的橡树在欢笑。在城里，光脚的信徒爬上白色庙宇的台阶会感到石阶很烫。他把他的学生带到据说是珀拉斯戈斯亲手种植的核桃树的树荫下上课。这棵树有牧羊人木屋那么粗。男孩子们得意洋洋地坐在树根间，就像坐在敌军残骸之间似的；女孩子较娴静地在苔藓地上寻找舒适的席位。客戎吸了一口气；像蜜一样的空气舒展了他的胸膛；他的学生们成全了这马人。他们给他的智慧增添了期望。他内心中的冬天，思路中的混乱，在阳光下排出，注入了青年的乐观色彩。冬天变成了春天。“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他开始了，分散在葱郁的树荫里的脸像雨后的花瓣，全都噤着声注意听讲，“万物的起源。”马人说道：“原始时期，展开黑翼的夜在大风的追求之下，在黑暗的子宫里下了一个银蛋。这颗蛋孕育了厄罗斯，意思是——？”

“爱，”草地上一个孩子答道。

“爱推动了宇宙的运动。一切事物都是她的子嗣——日、月、星、地球和它上面的山、河、树木、药草和有生之物。厄罗斯是雌雄两性的、有一副金色的翅膀、四个头，有时声似牛鸣或狮吼，有时声似蛇嘶，有时声如羊咩；在他的统治下，世界像蜂房那样的和谐。人无忧无虑地、不需劳动地生活着，只吃橡果、水果

和树上滴的蜜，喝的是绵羊奶、山羊奶，从不变老，经常欢乐舞蹈。死对他们无异于睡眠。后来，他的节仗传给了乌拉诺斯……"

第 四 章

下课以后我到父亲的房间，二〇四室。有两个学生在他那里。我瞪了他俩一眼，穿着我那件满神气的红衬衫走到窗户那边，往窗外的阿尔吞张望。我今天发誓要保护我的父亲，这两个学生消磨着他的时间便成了我遇到的第一股敌人了。一个叫德芬道夫，另一个是裘迪·伦格。德芬道夫在说着：

"我理解要学点技术、打字什么的，卡德威尔先生，"他说，"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并不打算上大学或上别的什么学府，我不懂让我记住死了一百万年的那些动物名单有什么用处。"

"没有用，"我父亲说。"你是百分之二百地正确：谁关心那些死绝了的动物？如果它们死了，就让它们死吧；这是我的格言。它们使我感到压抑得要死。可那是他们让我教的，我就得继续教给你这个一直到把我憋闷死。不是你就是我，德芬道夫，如果你要不早点克服你的不安情绪，我将尽我最大的力量在你整死我以前把你整死；如果有必要我会用我的两只手勒死你。我到这儿是为我的生存来战斗的。我有老婆、孩子，还有一个老人要我养活。我和你的情况是一样的；我宁愿到街上去逛。我为你感到难过；我知道你在受着罪。"

我在窗户旁边笑了；这是攻击德芬道夫的办法。我觉得他是在紧紧缠着父亲，吮吸着他身上的精力。这是残酷的孩子们的办法。他们把他气到发疯的程度（他的嘴角上真的会泛起白沫，

眼睛瞪得像两块没加工的小钻石)，然后又到他的房间里来，请他给他们提意见，对他坦白交心，表示放下了思想包袱。可一离开他马上又要开他的玩笑了。我一直背着身子不去看这些令人厌恶的对阵。

从我父亲的窗口我展望着学校旁边的草地，那是秋天小乐队和啦啦队长们排练的地方，过去是那些网球场和作为贫民小巷边界的一行七叶树，越过这些，远远地是阿尔吞山的隆起的蓝色天际线，可惜被那座砂砾矿坑弄得残破了。一辆满载着到阿尔吞采购的人的电车在阳光下摇摇摆摆地沿着轨道开了上来。住在阿尔吞方向的学生们聚集在车站上等着和这辆车对开的那辆车从收税栅那边开下来。在窗下，从教室楼旁边女生出口处通到这边的水泥甬路上（我得把鼻子贴在冰冷的玻璃上才能看清)，女孩子们三三两两结伴回家，从上面看变成一片片的花呢、皮毛衣饰、书本和毛织物。她们嘴里呼出一口口寒气。听不见她们说些什么。我在她们中间寻觅着潘妮。我整天在躲着她，因为和她接近似乎背弃了我的父母，不知为什么，父母需要我的想法突然庄严地在我心中深化了。

“……唯一的，”德芬道夫在对父亲说。他的话说出来有些艰难。他的声音弱得有些怪，和他那运动员的壮实体格不相称。我常常在更衣室里看见德芬道夫赤裸的身体。他的腿很粗壮，长了很多黄毛，躯体魁梧而富有弹性，肩膀光滑下溜，胳臂很长，加上两只勺形的发红的手。他是个游泳选手。

“不错，你不是，不是唯一的，”父亲对他说。“但总的说，德芬道夫，我认为你是最坏的。我认为你是今年我教的学生中最难对付的一个孩子。”他是在没动感情的情况下作的这番估价。他的多年教学经验给了他衡量学生的绝对有把握的东西——坐不

住、聪明、体育才能。

下面的女孩子中没有发现潘妮。我的身背后，德芬道夫的沉默带有迷惘与难过的味道。他有脆弱的一面。他爱我父亲。承认这点使我难过，但在这下流畜生与我父亲之间确实存在着爱的感情。我厌恶这一点。我厌恶我父亲在这孩子面前这么毫无保留地倾吐他的衷肠，就像在他的这些信口胡说之中可能存在着什么疗药似的。“开国元勋们，”他解释说，“以他们的明智得出孩子是他们的父母的精神负担的结论。于是他们创办了叫做学校的这种监牢，给这些监牢准备下称为教育的刑法。学校是在你的父母不要你和工业不要你的情况下你去的地方。我是领了工资专门保管社会没用的材料的保管员，包括跛子、瘸子、精神病和愚昧无知的人。我能给你的唯一上进的动力，孩子，就是如果你不下决心学点什么，你就会变成我这样的笨蛋，你就得教书来讨生活。当三一年经济大萧条影响到我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会。我一辈子靠天吃饭，所以我找不到什么工作。于是我的岳父的外甥亨迈出于他的好心，给我谋了一个教书的工作。我不希望你也这样，孩子。虽然你是我的大敌，我还是不希望你也这样。”

我的耳根发热，凝视着阿尔吞山。就好像我面前的这块玻璃折光不完善似的，我竟看到时间的一个角落，奇怪地预见到了德芬道夫会成为一个教员。后来果然如此。十四年以后，我回到家，在阿尔吞的一条小街上看见德芬道夫穿着一身肼大的棕色便服，胸袋上像我父亲原先那样插着一些铅笔和钢笔。德芬道夫长胖了，他的发线退到上面去了，但那肯定就是他。我是在东二十三街一座阁楼上和一个黑女人同居的一个公认的二等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他竟然正正经经地问我是不是打算教书。我

告诉他不。他呆滞的眼神里带着一本正经的样子对我说："彼得，我时常想起你父亲对我说过的关于教书的话。'困难很大，'他曾说，'但你得到的满足是无比的。'现在我也教书了，我懂了他这些话的意思。一个了不起的人，你父亲。你知道吗？"

而这时他以他那软弱、艰涩的声调对我父亲说了这样的话。"我不是敌人，卡德威尔先生。我喜欢你。所有的孩子都喜欢你。"

"我的麻烦就在这儿，德芬道夫。这是公立学校教员所能遇到的最坏的情况。我不要你们喜欢我。我所要求你们干的只是每天在我课堂里安静地坐上五十五分钟，一星期五次。当你到我房间来的时候，我要你怕得要死。卡德威尔这儿童摧残者：我要你这样想我。噗！"

我从窗口转过身，笑了，决心打断他们。他们两个中间隔着桌面上划了许多道子的黄书桌，像两个策划着什么阴谋的人似的把腰向一起弓着。父亲脸色发白，一副恶心的样子，额头蒙着一层阴翳；桌子上胡乱放着零散纸张、钉书器和青蛙造型的镇纸。德芬道夫耗去了他的精力；教课耗去了他的活力。我无能为力地看到这一点。我无能为力地看到德芬道夫脸上的得意之色。从父亲一大套话里使他产生了一种优越感，和这昏头胀脑、穷途末路的人对比，他感到自己的存在，年轻、整洁、灵活、头脑清醒、动作协调、不可战胜。

父亲在我面带愠色的旁观下感到尴尬，便改变了话题。"六点半到青年会，"他简短地对德芬道夫说。今天晚上有一场游泳比赛，德芬道夫是校队队员。

"我们让他们泡汤给你看，卡德威尔先生，"德芬道夫这么许诺着。"他们到时候会趾高气扬，但也该他们倒霉了。"我们的游

泳队本季比赛一场没赢：奥林格是个没有什么水域的镇子。它没有公共游泳池，那贫民区水坝的水面下都是碎瓶子。由于吉摩尔曼的那种使教职员莫名其妙只凭心血来潮决定问题以便驾驭他们的手段，尽管父亲有疝气毛病不能下水，他却被任命为游泳队教练。

“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尽力而为，”父亲说。“反正你不能在水面上走。”

这时我感觉到父亲是想有人反驳一下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可是房里我们这三个人都没觉得有这必要。

房里第三个学生是裘娣·伦格。父亲对她的看法是：她父亲对她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不是她的智力所能达到的。我则怀疑这个看法；我的看法是裘娣是个不怎么漂亮，也不特别聪明的姑娘，但可怕的是她养成了一点小小的野心，常常为了满足她的小小的野心来折磨我那容易上当的父亲。她抓住没人说话的机会说：“卡德威尔先生，我在想明天的测验，不知道——”

“等等，裘娣。”这时德芬道夫有点腻了，正想走。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的时候，差点打了个饱嗝。父亲问他道：“德夫，你和烟卷的关系怎么样了？如果再有人来报告你又吸上了，你就得离队。”

德芬道夫那有气无力、野调无腔的声音在门口呜呜地答道：“这游泳季节一开始我就没碰过一次烟草，卡德威尔先生。”

“别对我说谎，孩子。一个人的生命太短了，容不得说谎。大约有五十七种人都向我唠叨着你吸烟，如果我保护着你而被人抓住了，吉摩尔曼就要卡住我的脖子了。”

“好吧，卡德威尔先生。我懂了。”

“我要你今晚的蛙泳和两分二十秒自由泳的成绩。”

“你会得到的，卡德威尔先生。”

我闭上了眼。听见父亲说体育教练那种话我很难受，似乎很失我们的身份。这有点不公道，因为这不就是我要听他说的那种话吗——那不就是一般人的自信、正常、随大流的腔调吗？也许我不好受是因为德芬道夫能给父亲一些具体的支持——蛙泳、两分二十秒自由泳——而我没什么可以给他的。由于不愿让我的皮肤暴露，我没学游泳。水的世界对我关闭了，于是我爱上了空气，在我内心里可以把它加以极大的、激动人心的概括，并赋以“将来”这个标签。这是我能够抓住的：我希望在这个范畴里补偿父亲所受的苦难。

“现在说吧。裘娣，”他说。

“我不明白都测验些什么。”

“第八、九、十章，今天在课堂上说过的。”

“可那太多了。”

“过一遍，裘娣。你不是傻子。你知道怎么学。”父亲打开了那本封皮上有显微镜、原子和恐龙的课本。“看那印成斜体的字，”他说。“这里。岩浆。什么是岩浆？”

“这是一道题吗？”

“我不能告诉你出什么题，裘娣。那对别人不公平。不过为了给你自己长知识，什么是岩浆？”

“像从火山上喷出的？”

“我可以接受这答案。岩浆是熔化状态的火成岩。还有这里。说出岩石的三个类别。”

“你要出这个题吗？”

“我不能告诉你，裘娣。你理解。都是什么？”

“沉思的……”

“火成的、沉积的、变质的。每种举个例。”

“花岗岩、石灰岩和大理石，”我说。裘娣惊讶地望着我。

“也可以说玄武岩、页岩和板岩，”父亲说。这位笨姑娘把眼神从我移到他，又移向我，就好像我们两个商量好了合着整她似的。此刻我们是这样的。父亲和我在某些快乐的时刻常结合在一起成为一唱一合的小搭档。“你想知道一个有趣的事情吗，裘娣？”父亲在说。“在我们这个大洲，板岩蕴藏量最富的地方就在宾夕法尼亚的利哈伊县和诺桑普顿县。”他用指骨节敲了敲身后的黑板。“从东到西所有的黑板都是从那一带采出的，”他说。

“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个吧，需要吗？”

“这一条书上没有，不需要。可我以为你会有兴趣的。试着对知识发生点兴趣。别管得多少分；你父亲会活下来的。别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的，裘娣；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不知道年轻是什么样子。一直到现在也没体验过。喂，裘娣。听我说。有些人有的，另外一些人没有。可每个人总有点什么，即使仅仅是活着也算。好心的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不是让我们整天为我们没有的东西发愁。有两种天赋的人不去嫉妒那具有五种天赋的人。看我和彼得。我有两种天赋，他有十种；可我不嫉恨他。我喜欢他，他是我的儿子。”

她张开嘴，我以为她要问：“这是一道题吗？”可她什么也没说。父亲翻了翻书。“说出一些腐蚀剂，”他说。

她鼓起勇气说：“时间？”

父亲抬起头像挨了一巴掌似的。他眼睛下面的皮肤白得像鱼肚子，两颊像指印似的泛起不自然的平行的红色道子。“我得琢磨一下你这种说法，”他告诉她。“我考虑的是流水、冰川和风。”

她把这些写在本子上。

"地壳运动，"他说。"地壳均衡。解释一下。画一个地震图。什么叫基岩？"

"你不会都问吧，会吗？"她问道。

"我可能都不问，"他说。"别老想着测验。想想地球。你不爱她吗？你不想了解她吗？地壳均衡运动就像一个特大的胖妇人调整她的腰带。"

裘娣的脸缺乏平静的表情。她的两颊的肉紧往鼻子中间靠，形成两道明显的沟；鼻尖上也有一道直沟。她的嘴也有很多这样的肉棱子，一说话肉棱子上下移动，像一棵金鱼草的嘴。"你会问'先武区'那些玩艺儿吗？"

"先寒武纪。是的，小姐。可能有这道题，依次列出六个地质代及其大约年代。新生代在什么时候？"

"十亿年前？"

"你就生活在这一代，姑娘。我们都是。它是七千万年前开始的。或者我可以列出一些已经灭绝的生物，要你们辨认，辨认出来给一分、属哪一代给一分、哪一世给一分。例如，雷兽：哺乳类、新生代、第三纪。始新世，但我不指望你知道这些。也许你会觉得有趣的一点知识是这种雷兽很像威廉·霍华德·塔夫特，他是我像你那么大时的总统。"

我看见她在本子上写"不问什么世"，在这周围画了一个方框。在父亲接着讲的时候她开始在方框上画着三角形。"或者问鳞木，"他说。"巨大的蕨类、古生代、宾西法尼亚纪。或者坚头龙那是什么，彼得？"

我其实不知道。"一种爬虫，"我猜着回答。"中生代。"

"一种两栖类动物，"他说。"再早些。或者问始祖鸟，"他

说，声调在加快，肯定我俩会知道这。"是什么，裘娣？"

"始什么？"她问。

"始祖鸟。"他叹了一口气。"最早的鸟类，大约有乌鸦那么大。它的羽毛是从鳞演化的。看第二〇三到二〇九页上的图表。别紧张。看那张图表，把你写下来的都记住，你能答好。"

"把这些弄明白，就已经把我弄得头昏眼花的了，"她脱口说，像要哭的样子。她的脸像一个未开放的花蕾，却在她生活中枯萎了。她的脸色苍白，瞬间，这苍白的脸色在这间漆着蜂蜜（就是从一个带甜味的腐木林中采集的那种蜂蜜）色调的油漆的房间里飘荡起来。

"谁都一样，"父亲说，一切又都平静了。"知识是个让人头疼的玩艺儿，尽力而为吧，裘娣，不要让你那甜蜜的睡眠受损失。不要被吓唬住。过了星期三你就可以把这些都忘掉，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结婚、生六个孩子。"这时我突然很恶心地悟出，事实上父亲出于怜悯把全部测验题都暗示给她了。

裘娣离去时，父亲站起来把门关上，对我说："这个可怜的丫头，她父亲手上要留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了。"这时只有我们俩单独在一起。

我不再倚着窗台，对他说："也许他就要这样。"我总是意识着我穿的红衬衫；我一走动，它就在我眼皮底下一闪，似乎在给我的话加上一层谜样的文采。

"别不信，"父亲说。"世上最糟不过的就是一肚子怨气的女人。你母亲有一个特点，她从来不抱怨。这你不懂，彼得，可是你母亲和我一起过得可红火了。"

我对这点有点怀疑，但是他这样一说倒使我没话说了。我觉得，父亲是在和尘世上一切他熟悉的人和事一个一个地告别，

他从他的办公桌上拿了一张蓝色的纸递给我。"看看这个就会哭的，"他说。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是一张绝症的诊断报告。我的心往下一沉。我奇怪他怎么这么快就收到了这个报告?

可它只不过是吉摩尔曼的旁听讲课的月报。

奥林格公立学校

校长办公室

教员：G. W. 卡德威尔

班级：十年级，科学概论，第三部分

旁听日期：四七年八月一日上午十一时零五分。

教员迟到十二分钟。他对主管校长前来监听感到意外的心情表现明显，引起全班同学的议论。教员没理学生，先想和校长交谈，被拒绝。于是师生开始讨论宇宙年龄、星球体积、地球起源与生物演化概况。教员没有设法回避与同学宗教观念抵触的内容，没有启发同学们思考自然科学中的人文价值。教员在一处讲课中差一点说出了"见鬼去"这个词来。课堂秩序从一开始就很混乱，吵闹声愈来愈大。学生好像并没作好准备，于是教员只好采用讲授法。下课前一分钟，他用一根铁条打了一个男生的背部。自然，这种体罚触犯了宾西法尼亚州的法律，如果家长抗议可能导致解雇。

但是，这位教员对所授课目似乎掌握得很好，他联系学生日常生活进行讲解的作法是有成效的。

路易斯·M·吉摩尔曼

(签字)

父亲在拉窗帘，我读着读着突然房间变暗了。"喏，"我说，"他认为你教学有成效。"

"这不是他妈的最坏的一篇报告吗？他一定是一夜没睡写

出这篇杰作的。如果校董会掌握了这个材料，我就要滚蛋、滚蛋，合同到期不到期都一样。”

“你打的是哪个孩子？”我问道。

“德芬道夫。戴维斯家的那个丫头片子把那可怜的小杂种给勾引急了。”

“他有什么可怜的？他把我们的别克汽车散热板给毁了，现在又要把你的饭碗给砸了。两分钟以前他还在这儿，你却跟他谈你过去的生活。”

“他是个笨人，彼得。我为他难过。惺惺惜惺惺，我俩同病相怜。”

我咽下了自己有些醋意的酸味，说：“爸，这篇报告并不那么糟糕。”

“没法再糟了，”他说，拿着窗帘杆沿着座位中间的走道走着。“这是要命的家伙。是我活该。教了十五年的书，这倒不错。十五年的地狱。”他从书柜里拿了一块抹布走出门去。我又看了一遍那报告，想琢磨一下吉摩尔曼到底是怎么想的。琢磨不出来。父亲把抹布在大厅的饮水喷嘴上浸湿走回来了。他有节奏地挥动着手臂擦洗黑板，那长长的抹迹的形状像是斜斜的几个 8 字。那认真的嗖嗖声给黑板上的学问划上了加重线；在墙面高处挂的电钟是吉摩尔曼办公室母钟的子钟，叭嗒一声，从四点十七跳到四点十八。

“他那是什么意思，”我问，“自然科学中的人文价值？”

“你去问他，”父亲说。“他也许知道。也许在原子深处有一个小人坐在摇椅上看晚报。”

“你真的认为学校董事会会看到这个吗？”

“祷告上帝但愿不会，孩子。这个要归档。我在董事会里有

三个仇人、一个朋友，一个我不知道。赫佐夫人，我吃不准。他们会高兴把我撵走的。把朽木搬开。在退伍兵法案上有许多复员军人都等着找事呢。"他一边擦着一边气呼呼地嘘着。

"也许你应该不再教书了，"我说。母亲和我常谈到，但是谈不出什么名堂，因为在事实面前我们的讨论总要碰壁，父亲教书的收入在维持着我们的房租与生活费。

"太晚了，太晚了，"父亲说。"太晚了，太晚了。"他看看表，说："上帝，我不骗你——我晚了。我告诉阿波顿大夫我四点半到他那儿。"

我露出恐惧的脸色。父亲从来不去找医生看病的。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他是真有病的证明；这恐惧像一摊油渍在向外扩展。"真的？你真要去？"我在求他否认一下。

他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当我俩在这黑影幢幢的房间里面面相视的时候，只听见一个储衣柜的关闭声、一个孩子的口哨声，钟叭嗒一下。"我只是想去听他说说他在医学院学的怎么样。"他把湿抹布搭在他的椅子背上晾干，走到窗台前把削铅笔的匣子拧开，把一匣子的笔屑倒到废纸篓里去。那杉木香在屋中四溢，像是上供烧香的味道。

我问道："我能陪你去吗？"

"不要，彼得。到食堂去和朋友们消磨一下时间。我一小时之内来接你，我们去阿尔吞。"

"不，我跟你去。我没什么朋友。"

他从衣橱里拿下他那蹩脚的短外衣。我跟他走了出去。他关上二〇四室的门，我们走下楼梯，穿过一楼大厅，走过闪光的奖杯匣。这奖杯匣使我心里不舒服。我第一次看到它时年纪还很小，还带着儿时的迷信心理，认为银瓮里装的都是灵魂出壳以后

剩下的骨灰。清洁工班长海勒在往地上洒红蜡屑，用大扫帚向我们这个方向扫过来。“干一天挣一天的钱，”父亲向他喊着。

“哦，是这话，”清洁工答着。“老的太快，明白的太晚。”海勒是个又矮又黑的荷兰人，虽然已经六十了，还是满头黑发。他戴了一副没边的眼镜使他比这里多数教员还显得有学问。他的声音与我父亲的声音先后在空荡的大厅里回荡着。从门口和窗户投进的光影使得这大厅显得湿漉漉的。我又安下心来了，心想大人们互相说笑的这个世界，不是死亡这样又绝、又怕人的事情能够介入的地方。父亲在这里等我到旁边那个楼厅储衣柜里取我的花夹克和几本书；我错误地设想在下几个小时中我可以挤出点时间来做作业。当我转回时，我听见父亲显然为他在课堂上留下的什么污迹正在向海勒道歉。“不，”他说，“我决不愿意给你做的很好的工作再增加什么负担。不要认为我不了解维持这牲口棚一样的地方的卫生是多么繁重的工作。这里每天都是奥吉恩马厩①。”

“哦喏，”海勒说，耸耸肩。我走近时，他一弯腰，那条扫帚像是从他身上刺穿过来的样子。他直起腰，张开他的手掌给父亲和我看。他手上有几粒比一般灰尘大些的椭圆形干颗粒，一下认不出是什么。“种籽，”他说。

“哪个孩子会带种籽？”父亲问。

“也许是桔子籽？”海勒试问着。

“又是他妈的一个谜，”父亲说，他似乎在回避。我们走出门外。

这是个晴冷的下午，在城西的斜阳照射下，我们的影子长

---

① 传说中埃利斯国家的马厩三十年没清扫过。

长地投在前边。从影子的构图看，我俩像一头前行的四足兽。一辆电车从收税栅开下来，它那接电轮在电线上嗞嗞地冒着火星，往西开向阿尔吞。那是我们去的方向；而暂时我们正在逆向行走。我走三步赶上他的两步，我们跨过学校侧面的草坪。离人行道几码处有一个带玻璃的布告箱。史莱克女士的美术高级班负责画这里的招贴画；这幅上面是用校旗的酱紫和金黄两色画的一个特大的 B 字①，旁边的文字是：

篮球赛

星期二

七点钟

我们穿过了把校园和亨迈修车厂分隔开的那条不规则的沥青小路，路面上滴的油渍形成大大小小的地图，像是在这个星球上还未发现的岛屿、群岛和新的大陆。我们走过加油泵、走过那整洁的白房子，在它的小门廊边上，一个花架上爬着十字交叉的赭色玫瑰藤的干枝；这架玫瑰藤六月里开花，勾引得过路的男孩子如醉如痴，竟想着和薇拉·亨迈幽会。再过去两个门牌是迈诺的餐馆。它是与奥林格邮局合用一幢房的。两扇玻璃窗紧挨着。一扇窗后是胖胖的女邮务员帕茜菲夫人。她的四周是招募职工的广告、邮政规定、零星邮票和汇票；另一扇窗后，在年轻人的烟雾和谈笑的气氛中，同样胖胖的迈诺·克里兹在舀冰淇淋，调制柠檬百事可乐水。这两家的布置是对称的。迈诺的黄油色的大理石柜台通过隔扇墙照映出帕茜菲夫人的栏杆窗和漆木磅秤台。我小时候常常从本市信箱口张望邮局的后面。我常看那格

① 英语"篮球"的第一个字母。

子上分发成一堆堆的信件，堆在一起的灰色邮袋，只穿一件蓝裤子、脱了上衣和帽子的一两个邮务员煞有介事地像是在处理公务。同样，在餐馆里以我小时候的眼光看，那些大孩子在烟雾腾腾的后座里像是半躺着，从靠背的缝里还能瞥见一些隐私，这对我来说就像违反了联邦法律似的，偷看了绝对不许我看的东西。那台弹球机①和那台打邮戳机的声音响在一起。邮局里有个小格子里放着一个毛了边的脏吸墨器、几支乱扔的钢笔、两个带粘胶嘴的空瓶子；在午餐馆里，一个小台桌出售塑料烟盒、小镀金相片框，里边镶着裘恩·艾莉逊和耶旺妮·德卡罗和小猫、小狗打扑克的褪色照片，背景上还有别墅、环礁湖。这里出售二角九分钱一件的低级货色：透明的灌铅骰子、赛璐珞的、塑料的下流玩具。在这里你还可以买到五分钱给两张的低劣明信片，有：奥林格市政府，阿尔吞收税栅的商业区装扮得灯烛辉煌在过圣诞节，从页岩山上拍的鸟瞰景色，柏树岗上面新建的自来水厂，还有牺牲者的光荣榜林立的小镇的战时景象（那是在竖起只写死者姓名的小石碑前的样子——那时用木牌而且总要漆新字。）你可以在这里买明信片，拿到隔壁去，再花一分钱，寄出去。这两间房是如此对称，连地板上磨秃的地方和对面两扇墙的暖气管子都对称，在我小的时候，我曾设想帕茜菲夫人大概和迈诺·克里兹秘密地结了婚。在晚上和星期日早晨，当他们的窗还没有光亮时，那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镜膜溶化了，那联在一起的砖壳壳里响起一声长叶，他们啮合在一起了。

父亲在这里停下脚步。在寒冷的空气中，他的鞋在水泥地上发出嚓嚓的响声，他的嘴的动作像只木偶。"好吧，彼得，"他

---

① 用一个斜板箱，把球弹出去落在下面的孔洞里的一种游戏。

说。"你去迈诺餐馆，等阿波顿大夫给我看完了我再回来接你。"

"你想他会怎么跟你说呢?"我被吸引住了。潘妮也许在餐馆里。

"他会跟我说我健康得像头老笨马，"父亲说，"而他自己聪明得像个肮脏的猫头鹰。"

"你不要我跟你去?"

"你能做什么，可怜的孩子?别让我连累得你心里不舒坦。去会会你的朋友，不管是他妈的谁。我从来没什么朋友，所以没法想象。"

我的良心和我的父亲很少站在对立面上；我妥协了一步。"我进去一会儿，"我说。"然后我去追上你。"

"不用着急，"他说着突然用手一挥，好像想起他是在一群无形的观众面前表演的样子。"你可以任意消磨的时间很多。在我像你这岁数的时候，我可以任意消磨的时间多得要命。"他的话越来越不着边际；我觉得有点发毛。

他独自走去，样子像轻松了些，人也显得瘦些。也许从背影看所有的人都会显得瘦一些。我希望为了我他会去买一件像样的外衣。在我看着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拿出那毛线帽戴在头上；我在一种难为情的心绪冲击下跑上台阶，撞开门，冲进了午餐馆。

迈诺这里是个乱七八糟的地方。那么多人；可学校里只有一小部分人上这儿来。其他人有其他常去的地方。到迈诺这儿来的是最调皮捣蛋的，尽管我只沾了一点边，能成为这群人的一份子使我产生一种带刺激性的快感。我感觉在这烟雾弥漫的餐室内有一种潜伏的神秘力量，鼻孔里喷出烟气、身体里散发着热气。在这马厩式的暖烘烘气氛之中嘁嘁喳喳的语声似乎都谈着

一件事，是一件在我进来以前一分钟发生的什么事；在我那个岁数时我总觉得在我眼皮底下有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世界，一个令人神往的花花世界，在那里上演着什么神奇的故事。我穿过人群就像冲过若干一系列紧闭的门户。我挤过一个、两个、三个隔开的茶座，不错，她在那儿。她。

为什么，爱情，我们所爱的人的脸每次再见时会那么新鲜，就像是我们的心此刻又臆造出来的一样？我得怎么向你恰当地形容出她的样儿呢？她个子小，但也不特别小。她的嘴唇偏厚，一种惹人讨厌地自鸣得意的样子；她的鼻子不怎么突出，有些神经质。她的眼睑有些像黑种人的有些偏厚、肿胀、发蓝，和她那双草绿色的、天真的眼睛的愕然的表情一对比，显得莫名其妙地城府很深的样子。我相信恰恰是由于她的嘴唇和鼻子、眼睛和眼睑的这种不相称——这些柔软、无声的冲突使人想起一股深度不同的溪流的网状波纹——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她的美丽形象。她的这种不定型的形体给我提供了一种她值得我爱的可能性，使她似乎总有一点神秘莫测的吸引力。

她坐在一个分隔开的雅座的一边，旁边有空地方。对面坐着她不很熟识的两个九年级的学生，一男一女，在互相揪着彼此衣服上的扣子，旁若无人。她在瞪眼瞧着他们，没看见我。一直到我把身体挤进去，碰上了她的身体。“彼得！”

我解开了我的呢夹克衫，露出我那管他妈的谁会看着扎眼的红衬衫。“给我一支烟。”

“你这一天都上哪儿了？”

“到处走。我看见你了。”

她很够意思地从她紫黄两色的烟盒里弹出一支“幸运”牌香烟来，那烟盒有一个能开合的滑动门。她用她那有斑点的绿眼

珠看着我，那圆圆的黑瞳孔似乎放大了。我并不理解我能溶化她的矜持姿态的力量，坦白说我心里并不以为是我的影响所致。可她那种变颜变色的样子是我所欢迎的；它使我体验到一种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安逸感。我的手像一个想让人抱上床的婴儿那样想被安放到她大腿中间去。我猛吸了一口烟。“昨天晚上我梦见了你。”

她把眼神移到别处去，像在给自己找个脸红的地方。“你梦见什么了？”

“不完全像你想的那样，”我说。“我梦见你变成一棵树，我呼唤着：‘潘妮、潘妮，快回来！’可你没有，我把我的脸贴在树皮上了。”

她听到这些不怎么热情地说：“嚇，好惨啊。”

“是很惨。这些天我周围尽是惨事。”

“还有什么惨的？”

“我父亲觉得他有病。”

“他觉得他得了什么病？”

“我不知道。癌？”

“真的？”

纸烟闹得我有点头晕加恶心，想把它掐了，可是为了她，我吸了进去。我们对面的那个雅座似乎突然朝我们这边跳过来一步，那对情侣的头撞在一起，像一对拙笨的山羊。

“亲爱的，”潘妮对我说。“你父亲大概没什么事。他不算太老。”

“他五十了，”我说。“他上个月刚过五十。他一直在说他活不到五十。”

她皱起眉头，我那可怜的傻丫头，想找些话来安慰我，而我

却是那么善于故意闪开，不愿承受别人的安慰。她终于对我说：“你父亲太滑稽了，他死不了。”她是九年级生，她只是曾在自习室里做过他的学生；当然全校都认识我父亲。

“人人都要死的，”我对她说。

“是的，可要活很长时间才会死的。”

“不错，可到时候说死就死。”说到这儿我们把这神秘的问题谈到了头，只有转回话头了。

“他去医生那儿看病了吗？”她问道。那是像天气变化那样不带任何感情的问话。她的腿在桌子下边挨上了我的。

“他现在正在医生那里。”我把纸烟倒到右手，我的左手像要搔痒似的随便地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我应该陪他去，”我对潘妮说，心里琢磨着我那在一缕香烟缭绕下翘起嘴唇的形象不知是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帅。

“为什么？你能起什么作用？”

“我不知道。待在那儿，可以给他一点安慰。”像水往低处流那么自然，我的手指从我的腿移到她的腿上。她的裙子是羊毛织的。

这一接触打断了她的思路，虽说她没有意识到。她含混地说了一句：“你怎么能？你不过是他的孩子。”

“我知道，”我说得很快，恐怕她会认为我这接触不是偶然的一种无意中的举动。我得寸进尺，张开手指，用手掌心压在她那富于弹性的肌肉上。“可我是他的独生孩子。”我用了父亲用的“孩子”这个词，他的形象一下进入了我的脑海：他那有许多鱼尾纹的眼睛睨视的样子，那充满焦虑探着身子的神情好像出现在我的眼前，飘荡在这不平静的气氛里。“我是世界上他唯一可以谈心的人。”

"那是不可能的，"她的声音很轻，显得比这句话要亲昵一些。"你父亲的朋友多得很嘛。"

"不是的，"我说，"他没有朋友；他们都不帮助他。这是他刚才对我说的。"我父亲常有一种好像要探索什么似的忐忑心情，在他和陌生人谈话时，往往要越过常情，刨根问底。我这时也有些像是在这种心情主使之下，一下子手变大了，为了抓住机会尽情享受接触她的肉体的舒服感觉，我的手指伸进她的大腿缝里，可能是我的小手指，隔着毛茸茸的布料，碰到了她的两腿相接点，那神圣的、柔软的内胯。

"彼得，不，"她说，声音还是很轻柔的。她用凉手指尖攥住了我的手腕，把我的手放回我的腿上。我拍了一下腿，长嘘了一口气，心满意足了。我的胆量已经超出梦想了。所以当她又小声说，"这儿这么多人"时，我有些意外，觉得这句话没有必要，而且像是一种妓女式的腼腆，就好像保持贞洁还需要解释；就好像如果周围没有人，会从下面产生一种力量把我的胳膊困在那里似的。

我把纸烟掐掉，向她告退。"我得找他去。"我问她："你作祷告吗？"

"祷告？"

"对。"

"我作。"

"你能为他祷告吗？我父亲。"

"好吧。"

"谢谢你。你真好。"说过之后我们两人都对我们说的话感到愕然。我不知道我是否犯了亵渎神明之罪：用上帝作为工具，给这女孩子心里加深对我的印象。不，我终于感到释然了。她

答应给我父亲作祷告确实减轻了我的负担。起身时我问她："明天晚上你去看篮球吗？"

"可以去。"

"我给你留个座位，好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或者你给我留个座。"

"好吧，彼得。"

"啊？"

"别那么着急。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你的错。"

这时坐在我们对面的潘妮的同班邦妮·利奥纳德与里奇·罗拉从他们陶醉的拥抱中苏醒了。里奇在胜利的欢欣中，对我叫道："吃倭瓜长大的！"邦妮怯懦地笑着。我原来觉得很安全的这地方的空气突然变成攻击我的面孔的危险气流了。那些以长了成年人的肿眼泡为荣的高年级生对我叫道："嘿，吃倭瓜长大的，你老头子怎么样了？乔奇—波奇—布丁馅饼怎么样了？"凡是上过父亲课的学生总忘不了他，而他们对他的记忆似乎总会形成一些开玩笑的状语。那种在他们头脑里酝酿着的对他又负罪、又欢喜的感情总会想方设法向我这个小不点——一个承受对我父亲流言的袋子倾吐的。我很讨厌这一点，可这又抬举了我；做为卡德威尔的儿子把我从那些无名之辈、一群低年级孩子当中露出了头角，就由于我父亲的力量，使我在这一群泰坦的眼里成了一号人物。我没别的办法，只有听着他们滔滔不绝地说出他们那些对往事的甜蜜而残酷的记忆。

"他常来的一手是躺在课桌之间的走道上大叫：'来吧，从我身上踩过去，你们反正是要这么干的'……"

"……我们大概有六个人口袋里装的都是马栗子……"

"……差七分钟下课的时候，全班都站了起来瞪眼看着，就像他的裤扣子都开了似的……"

"……坐在后排的一个女生说她看不见那小数点……他就走到窗前从窗台上刮了一些雪，攥成个球……使劲往他妈的那黑板上一掷……"

"'这回你看见了?'他说。"

"上帝，瞧瞧这性子。"

"你有个了不起的爸爸，彼得。"

通常，他们折磨我一通之后，结束时总有这样一句虚情假意的话。从这群高大的反派人物的围困中走出来，使我产生一种带刺激性的快感。这些人敢在厕所里吸烟、在阿尔吞喝烈性酒、到费城的黑人妓院去嫖妓。我尴尬地敛起脸上敷衍他们的笑容，他们突然换上了不屑的表情，把我甩开了。我又挤蹭着走到餐馆前厅。雅座上什么人在学鸡叫。从音乐箱里传出陶丽斯·戴唱的《感情的旅程》。后厅传来一阵有节奏的喝彩声，弹球机哐哐地抗议着，一回接一回地认输，让人不花钱白玩。我往后面人群里看，看到那是琼尼·戴德曼在玩。没错，是他，那微胖的宽肩膀、那翻起的金黄色灯芯绒衬衫领子，那早就该理理的一满头波浪式的鬈发，拢成一个湿漉漉的鸭子尾巴式发髻。琼尼·戴德曼是我的一个崇拜对象。他是一个从毕业班留了一年级的学生，一切没什么意义的技巧游戏他都玩得很帅，什么跳摇摆舞啊，玩弹球机啊，把咸杏仁往上一扔用嘴一接啊，他都行。有一次偶然按字母排座，把他排在我的旁边上自习，他教了我几手，比如，用手指在嘴上做出一种响声——可我怎么也不能打得像他那么响，根本没法学得和他一样。他有一张红红的孩子脸，嘴上留着一撮软软的淡色胡须。这人纯粹是一点野心都没有；

连他的淘气犯规行为也做得那么从容不迫、不动声色。他有过一次犯法记录：那是在他十六岁时在阿尔吞喝多了啤酒，打了警察一拳。但是我觉得他不是故意找碴的，而是无所谓地随手捅了一下，就像他在舞场里，似乎随着他的舞伴的步子那么一走，就把对方弄得眉飞色舞，飘飘欲仙了。弹球机从来对他百依百顺，他说他感觉得到弹球机关里的水银的摆动。那机器就像是他发明的。说实在的，他和现实世界唯一的联系就是他那人所共知的机械才能。除去工业技术学这一门课之外，他的分数一贯是“E”①。这个字母里边包含着的一种东西使我窒息、钦佩。那一年我十五岁，如果当时我不是那么一个劲儿地想当沃·密尔，我就会要试着当琼尼·戴德曼的。但是，尽管幼稚，我还看得出，琼尼·戴德曼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你生就是什么，从一开始就定型了。

出门以后我把我夹克的宽领的尖儿翻过来护住脖子，朝着阿尔吞收税栅走了两段路，到阿波顿大夫诊所去。父亲和我离开学校走上收税栅这条路时，往西开进阿尔吞的那辆电车挡住了这辆车的路。现在刚开出来，车上挤满穿灰衣服的工人，站着的是刚买完东西要回家的人，电车向东，驶向终点站的小镇伊利。我大约耽搁了十分钟。我急忙往前走，想着已经告诉潘妮祷告了，我自己也祷告着：让他活下去吧、让他活下去，别让我父亲生病。这祷告是向所有要听的人作的；它以同心圆的形式向外扩散，先进城，再进入天穹，再往天穹之外的什么所在扩散。朝东房屋后面的天幕呈现出一片火红的颜色。天空的蓝色是一种视觉幻象，尽管父亲本人在自然科学课里向我讲过，但在我的头脑

① 最低一级评分。

里却一直有个印象，认为那是一些浅色晶体球的重叠，就像两个几乎难以分辨出颜色的粉色玻璃纸一重叠就呈现出玫瑰色；再加一张变成红色；加第四张变成深红；加第五张，变成只能在最炽热的熔炉心脏中燃烧的那么一种赤红色。如果说城后的蓝色天穹是幻觉，那么天穹之外的不就更加是幻觉了吗？我在我的祷告中又补上"恳求上帝"，像刚被大人提醒的孩子。

两波顿大夫的房子前边是诊疗室和候诊室，坐落在一个高台草坪的深处，有一道比我略低一些的砂岩筑的围墙。走上这高坪的台阶，两旁有两座石柱子，顶端是混凝土的大球。这是奥林格常见的室外装饰，后来我发现这种装饰在其他地方却很少见。当我跑上大夫门口的倾斜甬路时，突然觉得全城住户的灯光都在大放光明——就像在画上稍微加深一个色彩，便使旁边的颜色放出它的光泽一样，在这一瞬间昼与夜正在交替。

请按铃进来。我自己不是病人，所以我没按铃。我设想如果我按铃，阿波顿大夫的帐单就会像一个带着一张未兑现的支票的支票本全给搅乱了。房内走道铺着棕色垫子，有一个很大的灰泥伞架，上面胡乱地装饰着彩色玻璃片。伞架上面挂着一幅看着怪吓人的古典绘画小幅复制品，色彩暗淡，画的是某一暴力场面。对画中一些旁观者的恐惧面容给予了尽情的夸张描绘，他们那伸开的手臂和张开的大嘴看起来非常难受，形成一种压抑和死亡的气氛，使我始终没去琢磨到底是什么历史事件——我模糊的印象那是一个鞭笞的场面。在我像偶然看到一幅淫秽画面似的把头转过去之前，我在这幅复制画的角落里瞥见了一条粗线条——是鞭子吗？——曲曲弯弯地伸在用表明距离的蛛丝样的细线刻画的小庙周围。这不知名的画家在一去不返的时间序列里，无疑曾倾注他的身心和技巧，绘成了这么一幅丑恶、充

满灰尘、发黄的画，如今已完全不为人知。其中似乎包含着给我的某种我不愿意知道的信息。我走进右手阿波顿大夫的候诊室。靠墙摆的都是带裂纹的黑皮面橡木家具，中间的一张桌子上都是一些磨损了的《自由》和《星期六晚邮报》。一个角落里摆着一个三只脚的衣架，活像一个难看的女巫。在它肩架上面的格橱上摆着一只落满灰尘的乌鸦标本。候诊室是空的；诊疗室的门开了一道缝，我听我父亲的声音在问："是不是水蝇毒液？"

"等等，乔治。谁进屋了？"

阿波顿大夫那像黄猫头鹰似的秃光光的宽脸庞从他的诊疗室往外看着。"彼得，"他说，这老头的和善性格和高明医术像一道阳光穿透了他这所房子的死沉沉的气氛。尽管是阿波顿大夫给我接的生，我却是从上三年级时才开始记得他的。那时，我为父母的竟日争吵发着愁，从学校放学回家时受大孩子欺侮，课间休息时同学拿我的皮肤病开玩笑，在紧张的心情下，那些红斑扩散到了脸上，我患了感冒老不好。我们穷，所以没有马上请医生。到第三天他们才请了他来。我记得我睡在父母的大双人床上，用两个枕头撑着身体。在发高烧的情况下，壁纸、床柱和身旁被毯上的连环画册子都带着一种仁慈的、无能为力的色彩；不管我怎么用毛巾擦，眼睛总是湿的，不管怎么咽口水，嘴总是干的。楼梯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一个穿着棕色背心的胖子，手里捏着一个棕色箱子和母亲一起走进来。他看了我一眼，然后用酸刻的土里土气的声调问我母亲："你们怎么把这孩子弄成了这样？"

阿波顿大夫有两个奇怪的地方：他是一个孪生子，和我一样他也有牛皮癣。他的孪生妹妹是赫斯特·阿波顿，在中学里教拉丁文和法文。她是一个腼腆的、粗腰身的老处女，比她哥哥个子小。他是秃头，她则是满头灰发。但是他们的小钩鼻子是

一样的，长得非常相象。当我是个孩子时，一想到这两个堂堂皇皇的大人是从一个母亲的肚子里同时跳出的，这不可思议的念头往往使我觉得他们好像在某些方面仍然是双胞胎的婴儿。赫斯特住在大夫的家里。他结过婚，可他的妻子多年以前不知怎么死了或消失了。他有个儿子叫斯奇皮，比我大得多，可是和我一样也是独生子。我父亲在学校里教过他，这孩子一直上学，成为中西部的芝加哥、圣路易或奥马哈的一位外科医生。在斯奇比的母亲的神秘的下落不明事件之上，还笼罩着另外一个阴影：阿波顿大夫不属于任何教派，既不属于新教，又不属于路德教派，据说，他什么都不信。这第三个奇怪的地方我是听人说的。第二个奇怪的地方，他的牛皮癣，是我母亲告诉给我的；在我出生以前，这镇上只有他和她有这种毛病。据母亲说，就因为这他没有当成外科医生，因为到他该挽起袖子时会露出那些粉红色的癣，手术台上的病人一害怕可能就会大叫："大夫，先治治你自己吧！"母亲认为这很可惜，因为依她看，阿波顿大夫最大的长处在于他那双手，作手术比作诊断更适合。她常常提起他曾经用一个长长的棉花球签子很灵巧地用力一抹她的患处，敷上药，治愈了她的慢性喉炎。过去有一个时期，她似乎对阿波顿很有好感。

这时在他的昏暗的候诊室里，他向我俯过身来，他那苍白色的圆脸在注视着我的额头。他说："你的皮肤看上去很好。"

"还没到时候，"我说。"三月四月最不好。"

"你脸上很少，"他说。我以为根本没有呢。他握住我的手——我感到母亲曾感到过的那种胸有成竹的力量——借着从亮一些的隔壁透过的光线审视着我的手指甲。"是的，"他说。"有些小点。你的胸部呢？"

"相当糟，"我说，恐怕我只好给他看。

他大模大样地眨着眼，把我的手放下。他穿着背心，但没穿外衣，他的衬衫肘部上面套着黑橡皮箍，像戴着小黑布孝圈似的。在他的棕色背心的下方，挂着一个飘垂成弧形的金表链。脖子上挂着一个听诊器。他打开了电门，头顶上那盏黑框架，棕、橘两色玻璃制的大吊灯洒下一泓光线，投射在中间那张桌子的一大摊杂志上。"你看看书，彼得，让我和你爸谈完。"

父亲的声音从诊疗室里急切地呼喊道："让那孩子进来吧，大夫。我要他听听你要和我说的话。我出什么事，他也要受影响。"

我有些犹豫，怕看见我父亲没穿衣服。可他的衣服都穿在身上，坐在一个镂着荷兰式花样的硬木小椅上。在这间光线充足的房间里，他的脸看上去充满恐惧。他的皮肤很松弛；他的那种微笑挂在嘴角。"不管你在生活中遇到什么事，孩子，"他对我说，"我希望你永远用不上乙状结肠镜这玩艺儿。呸！"

"嗤，"阿波顿哼着，坐进书桌后那把像是给他特制的转椅里。他那短粗的手臂、灵巧的白手放在椅子上的有起伏曲线的卷纹雕刻木扶手上。"你的毛病，乔治，"他说，"就在于你总和你自己的身体找别扭。"为了不妨碍他们，我坐在手术工具桌旁的一个白色金属高凳上。

"你说得对，"父亲说。"我恨这副臭皮囊。我不知道它怎么他妈的让我混过这五十年的。"

阿波顿大夫把听诊器从脖子上取下来放在桌子上，它像一个杀死的橡皮蛇一样抖颤一下，缩成一团。他的办公桌是一个宽桌面带延伸板的老家具，桌上满是帐单、药包、诊断记录本、杂志上剪下的漫画、空的针剂瓶、一个铜制的开信刀、一个装药棉

的蓝盒和一个Ω形的银卡子。他这间密室分成两部分：放他的办公桌这部分有椅子、外科手术工具桌、天平、视力测试图和盆花，在他办公桌后边有一个磨砂玻璃隔断，最里边的那部分是药房，在架子上放着像酒瓶和首饰盒似的各种药品。在接待一个病人之后他会退到这里，过一会拿一两个带签条的药瓶出来，从这里总会放出一股子由糖果、薄荷、阿摩尼亚和干草药混合的药香味。甚至在那铺着地毯、挂着复制画、有抹灰的伞架形过道里也可以闻见这种味道。阿波顿大夫把他的转椅转过来面对我们；他的秃头和迈诺·克莱兹的把头骨的起伏平坦处暴露无遗的那颗光头不同。阿波顿的秃头上有一层光亮圆滑的皮肤，上面有几个粉红色的斑点。可能只有我才注意到并认出了那是牛皮癣。

他用大拇指指着父亲。"你看，乔治，"他说道，"你相信灵魂。你认为你的身体是一匹你爬上去骑一会儿就下来的马。你把你的身体骑得太狠了。你对它并不爱惜。这是很不自然的。这样慢慢地会养成神经紧张的毛病的。"

我的凳子很不舒服，阿波顿的哲理分析总使我觉得尴尬。我从他的话里推断他已经说过了他的诊断，从他有这闲功夫感到厌烦看来，这诊断结果是好的。可我还是有些紧张，注视着手术工具桌上的曲曲弯弯的探针和各种角度的剪刀，就像那是一种可以拼出那个单词的字母似的。它们说 AI、AI。在这些银光闪闪的加重符号（针头、箭杆和闪光的卡钳）里边还有敲得你小腿弹跳起来的那种奇怪的小槌子。那是一种安在便于大夫握紧的凹形把手上的硬质三角形红橡皮头工具。我记得我第一次来这间诊疗室检查就是环绕着这把槌子进行的。这工具桌以这暗橘色箭头为中心铺开，给人一种它是以非常古老的东西为中心的印象。它的形状是个箭头，但也是个支轴，在我注视它的时候，它

好像在往下沉，带着它的多年使用造成的极小的裂纹和磨损往下沉，一直沉到时间的谷底，变得非常单纯和沉稳，使其成为一切的枢纽。

“……了解你自己，乔治，”阿波顿大夫在说。他抬起那像小孩子那么圆的粉色坚实的手掌告诫着。“你教书教了多长时间了?”

“十四年，”父亲说。“三一年末我失业了，这孩子出生那一年，全年都没工作。三三年夏，阿尔·亨迈，你知道他是克拉默老爹的外甥，来到家里对我建议——”

“你父亲喜欢教书吗？彼得。”

过了一秒钟我才意识到是问我。“我不知道，”我说，“我猜想他有时候喜欢的。”我又想了一下补充说：“不，我猜他不。”

“如果我认为我是这块材料就好了，”我父亲说。“可我没有守规矩的天赋。我父亲，那可怜的家伙，也没有这种天赋。”

“你不是个老师，”阿波顿大夫告诉他说。“你是个学生。这就形成心理的紧张。紧张造成胃液分泌过多。我说，乔治，你所说的症状可能不过是粘蛋白性结膜炎。在X光检查以前，我们暂且认为是这个病。”

“其实我不在乎对付做我不擅长的工作，”我父亲说，“如果我知道这工作到底有什么用的话。我问过，可没有人告诉我。”

“吉摩尔曼怎么说?”

“他什么也没说。越乱他越得意。吉摩尔曼有守规矩的天赋，而我们这些在他下面的可怜虫没这个天赋，他只是耻笑我们。每次钟嗒嗒一响我就听见他在笑。”

“吉摩尔曼和我本人，”阿波顿大夫叹了一口气，说，“意见总是不合。我和他是同学，你知道。”

“我还不知道这个。”

我父亲在说谎。连我都知道，阿波顿大夫常常提到这件事。吉摩尔曼伤过他，这创伤跟了他一辈子。父亲这么巴结，还让我们俩又要听一遍这冗长的老生常谈，弄得我对他十分恼火。

“啊，是的，”阿波顿眨着眼睛说，奇怪，我父亲连这么出名的一件事都不知道。“我们在奥林格学校里一直同学。”他把背靠在那么合体的椅子上。“我们出生的时候，这儿不叫奥林格，叫蒂尔登，那是为了纪念因为对方耍弄骗术而落选的那个人。老帕皮·奥林格还在耕种收税栅以北和如今做纸箱的工厂厂址以东的全部土地。我记得看见他率领他的工人到阿尔吞去的样子。一个身高不足五英尺的小老头，戴一顶黑帽子，留一撮你可以用来刷你餐桌上的银餐具的胡须。他有三个儿子：考特在一天晚上疯了，用一把锄头杀了两头小公牛，布赖恩和一个黑女人生了一个孩子，他们不得不留在厨房里干活，最小的叫盖伊，他把地都卖给了经营房地产的，死于坐吃山空。考特、布赖恩、盖伊：现在他们都长眠地下了。我开头是在说什么来着？”

“你和吉摩尔曼的关系，”我说。

他没有忽略我这话里的不耐烦、唐突的调子；他冲父亲身后的我看了一眼，下唇若有所思地左右移动了一下。“啊，是的，”他应了一声然后对我父亲说下去。“喏，十年制学校在全镇到处开课时，路易斯和我一直同学。一、二年级在小石溪，如今是新开的餐厅的停车场；三、四年级设在埃伯哈特夫人的谷仓里，她租给镇上，一年收一美元；五、六年级在过去叫黑田的那块地上的一幢石房里，那地方肥沃的表土特别深，再过去是原来的跑马场。每逢他们举行赛马，一般在星期二，他们总放我们一天假，因为他们需要男孩牵马、刷马。当我上完六年级的时候，他们给

六年毕业后继续求学的人在榆树街角上已盖好了中学。这对我们来说有多棒！那就是，彼得，你上小学的地方。”

“我还不知道这个，”我说，想挽回一些刚才我那唐突的话。

阿波顿大夫似乎很高兴。他又深深地往他那吱咀作响的椅子上一靠，他的有些皱纹的高腰皮鞋悬了起来，脚尖刚够着那已经没毛的地毯。“路易斯·M·吉摩尔曼，”他接着说，“比我大一个月，对女孩子和老女人他很有办法。我们的一、二年级老师悔兹勒夫人，足够六英尺高，两条腿像烟草篷子的板条似的，特别喜欢路易斯，随后的两位老师李特小姐和玛布利夫人和她一样；在学校里边路易斯一直是老师最宠爱的学生，而与此同时，自然没人会关心一下像哈里·阿波顿这样的丑小鸭了。你看得出，他脑子很快。”

“你说到点子上了，”父亲说。“他总是蹦在我前边一大截，我老实告诉你。”

“你看，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阿波顿大夫接着往下说，用他那经常擦洗的胖手作着奇怪的莫名其妙的动作：一会儿合掌，一会儿用一只手砍着另一只的指关节。“他一帆风顺，从未培养出性格来。于是他就像癌细胞那样扩散了，你明白，”他的白白的手指像螃蟹那样在空气中爬了几下，“他是不可信任的，尽管他每个星期日在新教教堂讲圣经。喊！如果他真是个肿瘤，我就会拿起刀子，”——他换个手势，把大拇指挑着，真有点像把利刃——“把它割掉。”他那向后挺着像镰刀似的大拇指在空气中铲掉了一块草皮。

“我感谢你对我这样坦率，大夫，”我父亲说，“但是我和学校里的其他可怜虫，就我能看到的前景来说，是甩不掉他了。这镇上四分之三的人信任他——他们崇拜这个人。”

"人是愚蠢的，"阿波顿大夫说，往前一探身，他的脚啪哒落在地毯上。"这是干医生这行当你体会到的。人总的说来是非常愚蠢的。"他在父亲的膝盖上拍了一下、两下、三下，然后才接着往下讲。他的声音换成了说悄悄话的调子。"喏，当我到宾城去学医的时候，他们想，你知道，一个乡下孩子，笨蛋。上完第一年，他们就不再说我那么笨了。我可能比有些人慢一些，可我有性格。我从容地学我的课。在我们这班毕业的时候，你猜谁是第一名？嘿，彼得——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猜是谁？"

"你，"我说。我不想说，可又非让我说这个字不可。当时奥林格的大人物就是这个样子。

阿波顿看着我也没点头，也没笑，也没做他听见了的任何表示。他又看着我父亲的脸，点点头，说："我没得第一，可也差不了多少。作为一个被人认为笨的乡下孩子，我学得不错。乔治，你听没听见我说的话？"然后，像一般一说一大套的人常以一种浪费了他们的时间的表情中止他们的谈话那样，他突然站起来走进他的里间，只听那里边发出叮啷的声音。他出来时拿着一瓶樱桃色的液体，从它在瓶子里晃动的情况看，略呈浆状，不完全是水性的。他把这瓶药塞在父亲那长了许多斑痣的手里，说："每三小时一羹匙。在看到X光片子之前我们只能这样诊断。好好休息，别思虑。没有死亡，喏，就不可能有生命。健康，"他笑着略微动了动下嘴唇，"是一种动物的状态。大多数病痛来自两个方面——脑子和背脊。我们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站起身来直立行走，另一个是开始思考。这就使背脊和神经陷于疲劳。这就形成紧张，脑子紧张造成身体紧张。"他气冲冲地向我走过来，粗鲁地把我额前的头发拢到后面，向我的前额注视着。"你的头皮上的毛病没有你母亲的厉害，"他说着放开了手。我把我的头

发又摩挲到前边来，心里感到羞辱和混乱。

“你接到斯奇皮的信了吗？”父亲问道。

大夫的所有的凶劲一下子都没了；一下子变成穿着扣好纽扣的衬衫和西服背心的胖老头子了。“他现在在圣路易的一家医院里，”他说。

“你不好意思说，”父亲对他说，“可我敢打赌，你为他骄傲得不得了。我知道我就是；除去我自己的儿子，他是我的最好的学生，我的笨脑袋似乎没有影响他多少，感谢上帝。”

“他有他母亲的优点，”阿波顿大夫停了一会儿说，脸上罩上了一层阴云。候诊室似乎变成长期无人居住的弃屋，那套黑色的皮面家具被这些追悼亡人的阴影压上去露出一副伤残的样子。我们的谈话和脚步声在尘寰中消散，我感觉自己是在被万年之后的人观察着。父亲想要付钱，大夫把他的钱推开，说：“等看出结果再说。”

“你很直率，我表示感谢，”父亲说。

我们走出来，在那凛冽、灰暗、逼人的寒气中，父亲对我说：“你看出来了吗？彼得。他并没有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他们从来不。”

“我没到那儿以前是什么情况？”

“他折腾了我半天，给我约好今晚六点钟在阿尔吞的顺势疗法医疗所照X光片。”

“那是什么意思？”

“从来也闹不清阿波顿大夫的意思。他的名气就靠这一手。”

“他似乎不喜欢吉摩尔曼，可我闹不清到底是为什么。”

“这件往事，彼得——我看你也够大了，可以和你说了——有人说吉摩尔曼和阿波顿大夫的妻子有过性关系。如果属实也

是在你出生以前的事。有人说甚至斯奇皮的爸爸是谁都有问题。”

“可阿波顿夫人现在在哪儿?”

“没人知道她到哪儿去了。生死不明。”

“她叫什么名字?”

“柯林娜。”

生死不明、性关系、在你出生以前——这些话每一句都很神秘,使得我们周围的夜显得异常深邃,父亲的死像从那很远的边缘外围过来的一条蟒蛇。周围房屋上面的黑暗扫过星斗,像连这最不可能的事情都能包容的无边无涯的大海吞没一群云母片一样。我紧紧跟上他,他的身影在街灯照耀下显得苍白、可怕,像是一个鬼魂总在前边与我一步之隔。他戴上了帽子,我的头觉得很冷。

“我们要做什么去?”我在后边喊道。

“我们开车到阿尔吞,”他说。“我到顺势疗法医疗所去照X光片,然后到街对面的基督教青年会。我要你去看电影。到屋里去暖和暖和,然后到青年会。这就到了大约七点半或差一刻八点。会议应该在八点结束。现在大概有五点一刻了。你身上的钱够买一个汉堡包的吗?”

“当然,我想。嘿,爸。你还疼、还不舒服吗?”

“好一点,彼得。别为我担心。头脑简单有一个好处,你在一个时候只能想起一种痛苦。”

“总有法子,”我说,“使你健康起来。”

“把我杀了,”父亲说。当他的脸和身体匆匆向前赶路时,他的这句话,在露天的黑暗和寒冷中,从上面飞过来,显得很怪。“这是万灵药,”他说。“把我杀了。”

我们往西走到学校停车场我们停车的地方，上了车，开进阿尔吞市。灯光，在这三英里路街道两旁都有灯光在牢固地支撑着我们，只有右边有一段贫民区的玉米地和我们过跑马河的那座桥遇见那似乎天外飞来的穿着长后跟鞋的搭车人的那地方是空白。我们穿过市中心的闹市，穿过沿河道，驶过匹乔尼大街，进入魏瑟街和康拉德·魏瑟广场，驶上六马路，穿过火车站的停车场，驶入似乎只有我父亲才知道的一条狭巷。这条狭巷把我们带到火车路基延伸形成的一块煤碴敷面、亮晶晶的黑色场地，离埃赛克薄荷糖厂不远，那股子甜药味在这邪恶的地区到处弥漫。埃赛克糖场的职工利用这块闲置的铁路财产，一块坡形小场地，作为他们的停车场，于是父亲把车也停在这里。我们下了车。我们关车门的声音在回响。我们的汽车在它的阴影笼罩之下像一只青蛙在照镜子。孤零零地只有这一辆。上面一道蓝光像一个寒冷的天使在守卫。

父亲和我在车站前分手。他往左去医院。我往前走到魏瑟街，那里有五座影院在宣传各自的片子。市内的人流在回家途中。日场戏散场了；商店，橱窗上宣告着一月份白色纺织品削价，挂着大批棉布单，大门正在挂上环链；餐馆正在摆桌子准备开晚餐；卖软的椒盐卷饼的老头，给摊车罩上雨布推着走去。这是城里最使我激动的时刻，父亲离开了我，我在这里成为撤离市区人流的逆向行人，无家无室、信步闲游，自由地观看珍宝橱窗，在雪茄店口偷听私语，嗅着点心铺的香味，那里边戴着无边眼镜、穿着白罩衫的胖女人在盛着糖酥卷、甜面包、炸面饼圈、核桃卷和蜂蜜饼的闪光托盘后边轻轻地叹气。这钟点城里的工人和采购者，有的步行，有的乘公共汽车、小卧车和电车急急忙忙地回家干活，而我则摆脱了事物，不仅得到准许而且父亲明白指使

我去看电影，脱离开我们的天地去消遣两小时。这天地、我的天地和它的一切痛苦无聊的压抑感都被抛开了；我漫步在将来有一天会属于我的珠宝之林。经常，在这种时候，我的一切奢侈的自由空间都展现在我的面前，我以负罪的心情想到在远处无法管住或保护我的母亲，带着她的田地、她的老爹、她的不满足、她的时而豁出去、时而谨小慎微的疲惫心情、她的聪明和愚钝、她的明朗和晦涩的母亲，长着宽大紧张的面容、散发着奇怪纯朴的泥土和谷物味的母亲，在这阿尔吞闹市的粗鲁、疯狂气氛中被我污染了她的血的母亲。这时我好像被一种腐化的欢乐气氛所窒息，吓得不得了。但是我的罪不能解除，我不能去她那里，是出于她自己的意志把我们的距离分隔开十英里；而她的拒我于十英里之外使我产生了报复心，变得骄傲和无情：一种阿拉伯人的心理。

魏瑟街的五家电影院是罗尤、大使馆、华纳、阿斯特和里兹。我到华纳电影院看了《青年号手》，由柯克·道格拉斯、陶利斯·戴、帕特里夏·尼尔主演。像我父亲说的，电影院里很暖和。我进去时正在演动画片，这一天里属这件事幸运。本来没想会遇见幸运的事，因为今天正是十三号。动画片自然又是“本尼小虫”。罗尤电影院放映汤姆和加利的片子、大使馆影院放映波普埃的片子、阿斯特影院放映的不是最好的狄斯尼片子就是最差的保罗·特利的片子。我买了一袋爆米花、一袋糖杏仁，都对我的皮肤病不利。壁灯是暗黄色的，时间流逝过去。影片结尾是男主角，那以比克斯·贝德柏克为基地的号手终于摆脱了那满脸堆笑的有钱的女人（帕特里夏·尼尔）对他的艺术的腐蚀。那有艺术才能的好女人（陶利斯·戴）喜见她的爱人回到她的身边因而放声歌唱，在她嘹亮的歌喉后面，亨利·詹姆斯的号声假装是柯

克·道格拉斯的号声，像银色的喷泉节节升高，穿插在《心里的一首歌》中——到这时候，在最后的音符奏出时，把人们带进了心醉神迷的境界，我才想起了我父亲。一种紧迫的“我晚了”的感觉袭入我的心中。

壁灯大放光明。我从我的位子上急忙逃开。在那坡形的闪光休息厅中镶嵌的从地面直达屋顶的大镜子里，我看见自己的全身，脸上发烧、两眼微红，红衬衫的肩头落的满是我在黑暗中搔下的头皮屑。我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有搔痒的习惯。我急忙掸落两肩的头皮，在寒冷的街道上，在我刚刚看完那光彩夺目、变幻不定的映象分合离散之后，真人的面貌看起来使我反而震惊。我向基督教青年会跑去。从魏瑟街往上走两段路到波奇欧门和海滩路口。我沿铁路线跑。狭窄的道路两旁是一些小酒店和已经关闭的理发厅。住户上面的天空呈不稳定的浅黄色，甚至天穹上夜幕也排去了星辰。远处的咳嗽糖味在讪笑我的慌张。完美的城市、未来的城市似乎很遥远、脱离现实，是在狠毒的心理中设想出来的。

基督教青年会里一股子鞋子味，地面被磨成灰色的了。在中间的一张办公桌边，一个黑人青年坐着看滑稽连环画本，上面的布告牌上重叠着过时的招贴画和老早的锦标赛结果。远远的一个房间特别绿，绿得像是通过葡萄藤叶射出的电灯光线照的，有人在那里认真地打台球比赛。从另外一个方向传来嘎一格鲁卡、嘎一格鲁卡的打乒乓球声。办公桌后边的青年从连环画本上一抬眼吓了我一跳；奥林格没有黑人，我对他们有些迷信式的恐惧。他们似乎是一些巫人，拥有爱与歌的黑色秘密。可他的脸是天真无邪的、天真无邪带着麦乳精的色彩。“你好，”我说。屏住气很快向通往水泥楼梯的通道走去，下这楼梯经过更

衣室便通到游泳池。在我下楼梯时一种水和氯气还有一种像皮肤的味道向我扑来。

在游泳池所在的磁砖大厅里，吵闹声浪弥漫，把一切都击得支离破碎。在池边的小看台上，父亲和一个精湿的赤身青年坐在一起，是德芬道夫。德芬道夫只穿一条黑色游泳队裤；在他张开的大腿中间依稀看到他的生殖器轮廓。头发上的水流到他的前胸、前臂和腿上，一缕水迹正在他光脚踏着的水板上流淌着。除去他的发红的、起茧的双手之外，他那弯着背的洁白的身体曲线起伏是均匀和谐的。他和我父亲向我咧嘴一笑看起来差不多：歪斜的脸、无知而怀着鬼心眼的笑。为了使他恶心，我问他："你的蛙泳和二百二十码赛比赢了？"

"我比你赢的回数多，"他答道。

"蛙泳他赢了，"父亲说。"我为你骄傲，德芬。你履行了你要尽力争取的诺言。这一点使人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

"他妈的，如果我看见远边泳道那小子，我就把二百二十码也拿下来了。狗杂种他溜到我前边了，我以为我赢了，正在向终点冲。"

"那孩子赛得很好，"父亲说。"他赢得很规矩。他掌握了自己的赛程。福莱是个好教练。如果我够个什么教练，德芬，你就会成为县里的游泳之王；你是天生的运动员。如果我够个什么教练，你就会戒烟了。"

"他妈的我就这样也能憋住八十秒钟气，"德芬道夫说。

在他们的交谈里有一种互相吹捧的味道，这使我心烦。我坐在父亲的另一边，注意看着游泳池：这是这里的主角。这地下笼箱里充满不连贯的光芒和刺目的氯气。池对面看台上坐着的竞赛对手队和裁判员的倒影，在哗哗的水声中瞬间给你一个满

脸胡子的脸的感觉。池水一次次地被击碎又像结晶反应一样很快恢复起来。呼喊声和溅水声被回声和水的回溅声在冲突中像在说着我不懂的什么话，是一种混乱的吵闹声，似乎在回答我在不知不觉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斯克拉甫斯！伊纳楚斯！哒！不，不是我提出的问题，是坐在旁边的我父亲。

“取得胜利是什么滋味？”他大声问，冲着正前方，所以是又问德芬道夫又问我。“我的耶稣，我永远也体会不到。”

斑点和泡沫在摇曳不定的水皮上滑过来、滑过去。池底的泳道分界线向水面弓起、摇晃、缩回去；每一次一个男生跳进水里，那胡子脸就似乎要形成的样子。其他比赛项目都赛完了，只剩下跳水。我们这边的一名跳水队员叫丹尼·霍斯特，是个高年级生、他矮矮的个子，长着又长又厚的黑发，一跳水就把那一头黑发用一条发带瓣起来，像个希腊姑娘，这时来到跳板上，肌肉在抖动，跑步、抱膝、绷着脚趾，做了一个向前正翻腾，做得完美无缺，挺身入水溅起轻微的浪花，像花瓶的两个把手一样对称，一个裁判马上举起了一个十分牌。

“十五年来，”我父亲说，“我从来没有看过给十分的。这就像是说上帝降临尘寰了。根本就没有完美的事情。”

“好小子！丹尼小伙子！”德芬道夫喊道，两队都鼓掌欢迎，丹尼从水面浮出来，自豪地一甩他那松了的头发，几下划到了池边。但当他第二次跳水时，知道我们大家都期待他再创造一个奇迹，紧张起来，起跳的节奏乱了，向前翻腾一周半结束得早了，脊背打在了水面上。一个裁判给了他三分，另两个裁判给了四分。“喏，”父亲说，“这可怜的孩子尽了全身力气。”这次当丹尼浮出水面时，父亲，只有父亲一个人，鼓了掌。

这次对抗赛的积分是西阿尔顿三十七分半，奥林格十八分。

父亲站在游泳池边上对他的游泳队说："我为你们骄傲。你们来参加这次比赛说明你们的体育精神是特好的——得不到什么荣誉，也不给你们什么钱。对于连一个室外游泳池都没有的小镇来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能游得这么好。如果咱们中学能像西阿尔吞那样有自己的游泳池——我不想贬低他们的胜利——你们都能成为约翰·韦斯姆勒①。在我写的书里，你们已经是了。丹尼，你那次跳得真漂亮。我这辈子也不会再看到那么好的跳水动作了。"

我父亲说这番话时，身穿西服、打着领带，站在一群赤裸裸的身体中间，看起来很怪。我从看台上看，他那黑黑的、认真的头正镶嵌在碧绿的水和挂了水珠的乳白色瓷砖框架里。在听着父亲讲话的队员的肩头、胸前，像水面上的一阵风，或马侧肌的一抖动那么快，一种不耐心的神经流不时在传递着。虽然输了，留在队员们的身体上的仍然是兴奋和骄傲的电波，我们离去时，他们在淋浴室的肥皂泡沫里又打又闹，像一小群让人抓住的咩咩叫着的欢乐的小羊。

"星期三照常练习，"分别时父亲冲他们喊道。"练习以前别吃牛奶冰淇凌，汉堡包最多吃四个。"大家都笑了，尽管我父亲是我心里一块病，连我也笑了。在这天晚上随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中，他总带着这么一种沉重的心情和惰性，给我想把他弄回家以便卸下我的包袱这样一个简单的计划设置了重重的障碍。

在我们沿水泥台阶上楼厅去的时候，西阿尔吞的教练福莱赶上了我们，这两位聊了好像有一个钟头。游泳池的湿气把他们的西服都给浸得没样子了，在昏暗的绿色楼厅里，他们就像浸透了露水的牧羊人。"你在那些孩子身上做了超人的工作，"父亲

① 前世界游泳冠军、好莱坞电影明星。

对福莱说。“如果我有你十分之一的教练本领，我们会让你不好赚到你那份钱的。我今年手下有几个天生的好手。”

“乔治，别开玩笑，”福莱答道。他是个粗壮汉子，土红头发，很客气，精神饱满。“你和我一样清楚没什么教练可言；你能做的就是让这些小蝌蚪游就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鱼性，但你得泡到水里去把他变出来。”

“这话好，”父亲说。“我还没听人说过。伙计，你觉得我那游蛙泳的大个子怎么样？”

“他应该把二百二十码也拿下来；我希望你对他那么轻易就放弃的表现给点颜色，打打屁股。”

“他笨，伙计。大笨蛋。那可怜的家伙像我一样没脑子，我不愿意去骂他。”

我的喉咙被不耐烦的心情压得挺难受。

“你见过我儿子，是吧，伙计？彼得，过来握这位的手。你应该有的是这样的父亲。”

“唉，什么话，我当然认识彼得，”福莱先生说，他的握手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又随便、又温暖、又果断。“全县谁不知道卡德威尔的儿子。”

在青年会、联欢会和运动员宴请的时候，这一类胡吹瞎捧是可以作为谈话一部分而被接受的。对福莱先生这种胡说，我的反感还没有对我父亲老是爱说这类话的反感大，每逢他胡乱奉承，我总感到很窘。

我父亲虽然夸夸其谈，其实从他心底里看，他是个沉默的人。在我的印象里，那天晚上他对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是以默默的情绪应付的。一到室外他的嘴马上绷成一道线，他的脚后跟以一种冷漠的贪婪啃着人行道的路面。我怀疑谁能像我父亲那样用

以在东部的这些丑陋的小城里行走为乐。特伦顿、布里奇波特、伯明翰、约翰斯顿、埃尔迈拉、阿尔土纳——在他和我母亲结婚的前后，当他在电话公司当接线员的那几年里，他曾到过这些地方。在我出生的前一年，胡佛任总统时期的经济萧条把他困在乡下了。他害怕火镇、在奥林格感到不自在，但是他崇拜阿尔吞；它的沥青路、街灯和方正的街面给他显示的是伟大的大西洋海岸中区的文明。这个区域北起纽黑文、南至黑格斯敦、西到惠林，这是他的永恒空间中的家园。在我父亲身边走下第六街是听那沥青路面的歌声。

我问他X光照片照得怎样，他的回答是问我饿不饿。这提醒了我肚子确是饿了。那爆米花和甜杏仁已经消化成为一种酸滋滋的回味。我们在阿克姆停车场旁的一个电车形状的餐室门口停下了脚步。我父亲在城里办事是干净利索的。母亲则不然，她什么都拿不定主意，像讲外语那么费劲地表达着自己的意思。而父亲在乡下也如此，想问题拐弯抹角，动作也乱了章法。但在这里，在阿尔吞的八点一刻这时刻，他则行动潇洒自如，正如我们期望一个做父亲的样子：门被推开了，眼光平静地往下一扫，两个凳子并排摆着，手指熟练地从餐巾杯和番茄酱瓶之间把菜单夹出来，以既不粗鲁又不含糊的声调向柜台后边的服务员要了两客三明治，他的那一份是西式炒鸡蛋夹心，我的是烤火腿夹心，我以成年人的风度默默地吃完。我父亲沉静地嘬了嘬他右手中间的三个指头，然后用一张餐纸捏了捏他的下唇。“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想吃东西，”他对我说。最后我们给我要了苹果馅饼、给他要了咖啡。帐单是一张硬纸头，上面神秘地打了一个三角形的洞洞。他从后裤兜里掏出多年来被屁股压成弧形的旧钱夹，用剩下的两张一元纸币中的一张付了帐。我们起身时，父亲

他那长了许多痣斑的手随便一丢，在他空杯下边放了两角钱硬币。随后他又想起用六角五分买了一客餐厅现成的意大利三明治。这是准备送给母亲的。我有些嫉妒地看到，母亲的俗气的一面父亲比我清楚，显然她喜欢吃这种有气味、滑腻的意大利三明治。他用他最后的一块钱付了三明治钱，说："这回花干净了，孩子。你和我现在是一文不名的孤儿了。"他甩着那棕色小纸袋把我带到汽车前。

我们的别克车仍然孤零零地在它自己的阴影下沉思。车鼻子往坡上翘着，对着看不见的车道。薄荷味像汽化了的月光洋溢在冰凉的空气里。工厂的墙壁像用砖块和玻璃砌成的一面悬崖。玻璃窗板不时神秘地被一张纸板或锡板所取代。在街灯照映下砖块没有显出它的本色，变成一种减了色的黑、一种怪僻的死灰色。同样的光线使得这里的奇怪的石碴地面闪着光。由煤碴、灰烬组成的这地面在脚下不停地沙沙作响、挨挨蹭蹭，似乎被人践踏是它永恒的命运。静谧包围了我们。朝我们这面的窗没有一扇亮灯的，可是工厂深处有一个蓝色的闪亮在监视着。父亲和我有可能在这地方被人杀害，天明之前没人会发现。我们的尸体会躺在工厂附近的水洼里，手和头发会冻结在冰面上。

在寒冷之中汽车起动得很慢。引擎哼哧、哼哧地吼叫着，开始快、逐渐慢下来，没劲头了。"我的耶稣，别在这时候跟我过不去，"父亲嘴里呼出的气形成一股跳动的烟流。"再起动一次，明天我给你的电池充上电。"

哼哼哧，哼哼哼哧。

父亲关了点火，我们在黑暗中静坐。他拳起手向手上吹着气。"你看，"我说，"如果你那时戴着手套，你就现在也有的戴了。"

“你一定要给冻死了，”是他的回答。“再来一次，”他说。他随即把点火拧开，用大拇指按起动按钮。在停顿的这时候，电池聚集了一点油。有点希望了。

嗑哧—哼哧，嗑哧—哼哧，哼哧—哼哧，哼哼哧—哧，哼哼哧嗯—啊，哦哧哧哧。我们把电池底刮了刮。

父亲把紧急刹车拉紧一挡，对我说：“我们泡汤了。得试一试绝招。你坐进驾驶座，彼得，我下去推。我们这有个小坡度，但是车头冲着反方向呐。你挂上倒车挡。我一喊你就挂上离合器。别慢慢挂，猛然一下子挂。”

“也许我们应该找个修车的，在他们打烊以前，”我说。我怕弄不好让他着急。

“咱们给它整治一下子，”他说。“你干得了。”

他下了车，我滑到驾驶座上，没想到一下坐在我的书本和给母亲买的意大利三明治上。父亲跑到车前，在他蹲下使了全身的力气推时，他的扭曲的脸憋得蜡黄，活像个土地爷。强烈的前车灯照在他脸上使他的前额显得尽是包，显然在三十年前他在大学里打橄榄球时把鼻骨打折过好多次。当我把换挡、点火开关和阻气门的位置弄清时，我的肚子里边凉飕飕的直跟我较劲。父亲向我一点头，我松开了紧急刹车。在他用全身力气推车时，车前罩上面只露出他那傻乎乎的蓝帽子。车往后退了。车轮碾得石碴地咔咔响；在往后退的时候碰上了一个小斜坡，给我们加了一点小小的动量；一时间别克车晃动了一下，像是要从惰性中解放出来。父亲尖着喉咙像要哭似的喊了一声：“现在！”我照父亲的吩咐猛然挂上了离合器。车一晃动突然一停，动力通过粗糙的轮轴一下子传输到引擎，机器像个挨了打的婴儿干咳着。马达的汽缸不稳定地爆发着；我把阻气门推进一半，小心别灭了火，

用脚轻轻试踩着加速油门：这一下错了。声音走了调，马达声停了一拍、两拍，熄灭了。

我们把车停在平地上。在厂墙以外很远的地方的一个酒吧间的门开了，一泓光线洒在街道上。

父亲跑到我的车门旁，我蹭到一边，感到难堪和羞愧。我浑身在发烧；我要撒尿。"狗娘养的，"我说，用大人的村话把父亲的注意力从我的无能中引开。

"你干得不错，孩子，"他说，气喘吁吁地回到他的驾驶座上。"这个引擎发僵；可能是这里的毛病。"他那黑色的身影像保全工那么轻巧地在仪器板前摸索着，同时用脚寻找着油踏板。得一下子踩着，果然。他又打起了火，慢慢对付着让它吼起来。谢天谢地，我闭上眼睛等着汽车的动静。

没动。车后发出了轻微的响声，我曾经设想，原来的车主殡仪馆的送葬人就在那地方放死尸。父亲在黑影中急忙试挂了所有的挡；每次都传来同样的声音。他不信就是挂不好，每挡试了两次。马达吼了，但是车纹丝不动。厂墙把我们气缸的连续的狂吼反射回来，我直怕远处酒吧间里的人会被这里的响声召唤到我们这边来。

父亲把胳臂放在方向盘上，还把头也伏在上边。这姿态我只看见过我母亲做过。在争吵或悲伤到顶点时，她会把胳臂放在桌面上，把头也伏在上边。这比她发脾气更让我害怕，因为在发脾气时你还可以看见她的脸。

"爸爸？"

我父亲没有回答。街灯的一排光点洒落在他那小绒线帽的曲线上：像伏密尔给一块面包画的轮廓线。

"你看是什么毛病？"

这时我想到他是“犯了病”，那汽车的说不清的毛病实际上是他自己身上的什么毛病的魔幻般的反映。我正要去用手抚慰他——我从来没有抚摸过他——他抬起头，他那历尽风霜、却很调皮的脸上露出某种微微的笑容。“这类事，”他说，“我这辈子老赶上。我很抱歉也拖累了你。我不知道这倒霉的车为什么不动弹。和游泳队没有得胜是出于同样原因，我看。”

他又让马达转起来，然后从两膝中间往下看着他用脚不断来回蹬踹着的离合器踏板。

“你听见后面那嘎啦嘎啦的声音了吗？”

他抬起头笑了。“你这可怜的小鬼，”他说。“你应该是个胜利者，却成了失败者。咱们走吧。如果就这样把这堆废料给丢掉，还显得早了点儿。”

他下车使劲把他那边的车门一摔，我担心那扇窗户会给震碎了。那黑车身在它那顽固的轮子上娇气地摇摆了一下，然后停在那里，往地上投射着它那淡淡的阴影，就像赢了什么不可思议的几分似的。我们走开了。“这就是我不想搬到咱们那块地里去的原因，”父亲说。“你一搬去你就得坐车。我的心愿一直是步行到我非去不可的地方。我的理想就是一步步地走向我自己的坟墓。你一旦把你的腿出卖了，你也就把你的生活出卖了。”

我们穿过火车站停车场，然后往左到布恩街上的埃索加油站。油泵是昏暗的，可那间小办公室里有一盏闪着金光的灯；我父亲往里望望，敲了敲窗玻璃。室内满满堆放着新车胎，装在编号箱子里的零件胡乱排列在一个绿色的金属框架里。一架庞大的可口可乐自动供货器发着颤动的声响，顷刻马达又自动关闭了，就像有个人陷在里边正在拚命挣扎似的。墙上挂的“宾州石油”钟指在九点零六分上；我们等的时候它的秒针转了一圈。父

亲又敲了敲玻璃，仍然没人应声。里边唯一的动静是秒针在转。

我问道："七号路那一家不是通宵服务的吗？"

他问我："你顶得住吗，孩子？我应该给你母亲打个电话。"

我们走上布恩街，越过铁路线，走过那成排砖房的窄小前廊，从那里上了七号路，穿过魏赛街，这段路不那么繁华，到了那家大车库，门果然是开的。它好像在张着白白的大口喝着黑夜。里面穿着灰工作服的两个人戴着露着手指头的手套在用桶里的热肥皂水擦洗汽车。他们干得很快，因为水一落在车身上便要冻成一层冰膜。车库一端向街道敞开，另一端是一个看不清停了多少部车的车库。沿一扇墙有一个小隔间，比电话亭略宽，有些像过去人们等电车用的候车棚（如今伊利镇那边仍有一个）。这似乎是这地方的心脏部位。在门外，一个穿夜礼服、戴白围巾的人站在一个印着"请上台阶"的小水泥台阶上不时看着戴在手腕内侧的黑盘白金手表。他的动作如此机械、一次一次地如此准时，在开始瞥见他时，我以为他是个拟人形的机器广告。那辆正在擦洗的银灰色"林肯"牌轿车大概就是他的。我父亲在他面前站了一下，我从他那银灰色的眼神里看出来他根本没把我父亲放在眼里。

父亲走到隔间门口，打开门。我只得跟他进去。这里有一个彪形大汉在忙碌地翻弄堆满一桌子的纸。他是站着的；有一个可以坐的办公椅，可那上面已经高高地堆起纸张、小册子和商品目录。那人一只手同时拿着夹纸板和一支吸着的香烟。他正在嚼着牙床子，翻弄桌上的纸片。

我父亲说："劳驾，朋友。"

这位经理人员说："请等一分钟，让我喘口气，好吗？"然后气哼哼地捞起一张蓝纸从我们身边冲出门去。他在外边待的时间

绝不止一分钟。

为了消磨时间和掩饰我的尴尬心情，我往阿尔吞·基万尼斯公司装备的口香糖球供货器里塞了一分硬币。我意外地中了彩，得到了一个黑色糖球。我喜欢吃甘草糖。我父亲也爱吃。上次我们去纽约，阿尔玛姑妈告诉我，他们小时候在帕塞伊克他们住的街区里的孩子都叫我父亲“棒子”，因为他老吃甘草棒糖。“你吃吗？”我问他。

“噢，上帝，”他说，就像我用手掌托给他的是一粒毒药。“不，谢谢，彼得。那东西大概会使我的牙齿马上完蛋的。”他随后的神情我实在难以形容。他在我们这块小地方晃来晃去，一会儿瞧瞧架子上的道路图，一会儿瞧瞧零件标号明细表，一会儿又瞧一张日历上印着的一个只戴着有两只尖耳朵雪兔帽、一副白色皮毛制的手套和一双鞋子的姑娘和一个淡色的圆形装饰。她的臀部唐突地冲我们翘着。父亲哼了一声，把头顶在玻璃隔板上；穿夜礼服的那人吓了一跳，转过身直看。那戴着没指尖手套的人爬进林肯牌轿车在里边模模糊糊地紧擦着玻璃。父亲在一边急着寻找着那经理在哪儿，同时他那满是斑痣的手又在无意识地拨弄着桌子上的纸片。我怕他给人家纸片的什么次序搞乱了，生硬地说：“爸，控制点自己。”

“我的神经要出毛病，孩子，”他放声回答道。“乒啷乓啷。我要砸点东西。时间不等人。我想到死。”

“放松点，”我说。“把帽子摘了。他可能以为你是讨饭的。”

他没有作任何听到我这话的表示。他完全陷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的眼睛发黄；他眼睛里一出现这种琥珀色的光泽，母亲常常会吓得叫起来。他那急切的眼睛冒着火凝视着我，那干裂的嘴唇动了动。“我一个人什么都顶得住，”他对我说。“可我现

在还带着你。”

“我没问题，”我立刻顶回去一句，尽管事实上这里的水泥地面在我穿的这双紧鞋的脚下显得特别凉。

我几乎不敢相信那位经理居然还是回来了，他很有礼貌地听着我父亲跟他说的话。他是一个矮壮的汉子，左右两颊各有四个平行的肉褶子。从他双肩和脖子的肌肉形状看，他有那么一种曾经当过运动员的气质。现在这个人已经被事务工作搞得疲惫了。他的头发越往后越稀，他一边说话一边拚命往后拢着额头散落下来的一缕灰色的发丝，就像能拢出一种新的思维角度似的。他的橄榄色工作服的口袋上用橘红色丝线绣着粗线条组成的名字——罗德斯。他一边用噗哧哧的声音急切地对我们说着，一面大口喘着气：“情况不大妙。你说马达转着，可是车不动弹，那是传输系统或者是驱动轴的毛病，如果只是引擎”——他说成“引情”，他说时像指的什么别的东西，像是指什么可爱的活物似的——“我就派辆吉普去，可是达种毛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牵引卡车到九号路去找一辆抛了锚的车去了。你有给你专门修车的修理间吗？”他把这个词的重音放在第一音节，发音很不一样。

“我们去奥林格那边的阿尔·亨迈车厂，”我父亲说。

“如果你要我明天早晨去看你的车，”罗德斯先生说，“那可以。可今天晚上没什么办法；这两个人”——他指着前边的两个工人说；他俩在用软皮子轻轻拂拭着那林肯牌轿车的庄重的银灰色壳子，那穿夜礼服的人在用一个鳄鱼皮钱夹有节奏地拍打着自己的手掌心——“十点钟下班，就剩下我和到九号路修抛锚车的两个人了。所以你给你自己奥林格的修车厂打个电话，请他们明天一大早就去修，可能时间也差不多。”

父亲说："那么照你分析的意思今天晚上我没救了？"

罗德斯先生老实告诉他："不妙，从你讲的情况看。"

"车后边有一种咔咔的小声音，"我说，"像是有两个转着的齿轮摩擦的声音。"

罗德斯先生冲我眨眨眼，把他额上的头发往后一拢。"可能是大轴的什么毛病。我得把它架起来、把整个后边的机件拆下来看。你住得远吗？"

"在大老远的火镇上，"我父亲说。

罗德斯先生叹口气。"那么，是的。对不起，我帮不了别的忙了。"一辆长长的红色别克牌车，车身的油漆反射着旋转的大千世界，从街心转进来，鸣了一声车笛。这一声笛把这混凝土造的矮小车间给镇住了，罗德斯先生的注意力也转开了。

我父亲急忙说："不要道歉，先生。你把你的想法都对我说了，这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最大帮助。"可是出了修车厂又走上夜路时，他对我说："那可怜的家伙在瞎说八道，彼得。我一辈子都在吹牛，所以我看得出。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吹牛皮。真不知道他怎么会当上这么一个重要地方的经理；肯定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他这一套和我自己的多数感觉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上哪儿去？"

"回到车上去。"

"可车走不了！你知道的。"

"我又知道又不知道。我有个感觉，它现在能走。它只是需要歇歇。"

"它不只是马达太凉，是车子里边有什么毛病。"

"这是那个人刚才想告诉我的话，可我这笨脑子就是没想通。"

“可现在都快十点了。你是不是该给妈通个电话？”

“她能做什么？我们现在得靠自己了，孩子。该咱们倒霉。”

“哼，我肯定既然那辆车一个小时以前不动弹，现在也还是动弹不了。我快冻死了。”

当我们沿七号路走时，我紧走慢走总是落在后边一步，从一个漆黑的门洞窜出个醉鬼，在我们旁边一蹦蹦地跟着。刹那间我还以为他是那个搭车人呢，可这个人个子比他小，比他更落魄。他的头发乱得像一只沾了许多泥的狮子头上的鬣毛，在他的头上像四射的阳光那么竖立着。他的衣服褴褛得出奇，肩上像斗篷一样披着一件磨损很厉害的旧大衣，在他一蹦一跳时，两只胳臂跟着上下左右地挥舞着。他问我父亲：“你带这孩子上哪儿去？”

我父亲看见那醉鬼在往旁边跳着走时绊了一下，为了照顾到他的情绪而放慢了脚步，好让他跟上我们。

“请原谅，先生，”他说。“我没听见你的问题。”

醉鬼像一个欣赏自己的演技的演员，得意地仔细控制着说话的腔调。“啾啃啃，”他轻轻地但很清楚地用他那低沉的声音说，“你这坏家伙。”他在他的鼻子前边来回摇着他的手指，同时很不老实地眯着跟睛看着我们。尽管他的衣服破烂不堪，他那形象在这凛冽的寒夜中却带着不少的欢乐成份；他有一个宽扁的脸，硬线条、开朗，在狞笑中露出一排像瓜子似的白牙。

他对我说：“你回家去，孩子，回家去找你妈去。”

醉鬼对我说完话，突然转向他，他的全身衣服都像羽毛一样飞舞起来。他的衣服与其说是穿上的，不如说是贴上去的，各种材料的破衣料一层一层地重叠着。他的声音也这样，嘶哑、破裂但却非常轻柔。“你怎么能说谎？”他感伤地对我父亲说。“你怎么

能扯这么大的谎？现在让这孩子回家找他妈去。”

“我就是要把他送到那儿去，”我父亲说。“可那倒霉的汽车发动不起来。”

“他是我父亲，”我说，希望这么说能把醉鬼给支走。但是却使他更靠近了我们。他的脸在蓝色的街灯下似乎布满了紫色。“别替他扯谎，”他以特别温柔的腔调说。“他不配。他给了你多少钱？不管多少都不够。等他得到一个新的漂亮小伙子，他就会像丢掉一匹老特洛伊木马一样把你丢在大街上。”

“爸爸，咱们走吧，”我说，这时害怕了，浑身发冷。夜毫无阻挡地从我的一边进去，从另一边出来，使我感到透心凉。

父亲要把他推开，醉鬼举起了拳头，父亲也举起了拳头。这使醉鬼往后一退，差点摔倒。“把我打倒，”醉鬼说，露出开心的笑容，两颊都放出了光彩。“在我要挽救你的灵魂时你把我打倒。你要找死吗？”这使我父亲像电影断了片子一样突然呆住了。醉鬼看到他的胜利，重复一句：“你要找死吗？”

醉鬼利落地往旁边一错步，搂住我的腰，拥抱了我一下。他的呼吸像高年级生上完化学课有时留在一〇七室的气味——我们去那里上星期四大课时闻到的那种刺鼻子的甜滋滋味道。“啊，”他对我说：“你的身子好暖和。可是净是骨头架子。这老混蛋不给你吃的吗？嘿，你，”他向我父亲喊着：“你说说你是个什么样的老色鬼，在大街上拐带这些饿着肚皮的可怜的孩子。”

“我原来倒是想死，”父亲说，“可现在我却怀疑到底是不是有什么人真的找死。我现在怀疑一个染了肺结核、淋病、花柳病和牙疼的九十九岁的穷老头子会不会找死。”

醉鬼的手指在我的肋骨下边抠着，我挣脱开他的手。“爸，咱们走。”

“不，彼得，”我父亲说，“这位先生在说明白话。你想找死吗？”他问那醉鬼。“你觉得该怎么回答？”

那醉鬼睨着眼睛，挺着胸，像鸽子似的跨着步子，走到父亲高高的身影中，抬头望着他慎重地说：“把你和你这样的人都关在监狱里，把钥匙丢掉以后我才死。在这么个晚上你连让这些可怜的孩子去休息都做不到。他皱着眉头向我这边望着说：“我们叫警察怎么样，孩子？咱们杀了这同性恋老家伙，啊？”他对我父亲说：“怎么样，头儿？如果不想要我叫警察，让你和这朵花厮混，你出多少钱？”他扩起胸做出要喊叫的样子，可这条街向北延伸望不到一个人影——只看见具有阿尔吞特点的拉毛水泥墙面和带小栏杆的前廊，那石头露台上有时放着一个带些装饰的水泥花盆，那间隔种植的路边树一棵棵地排下去，直到最后与电线杆子混淆了起来。街道上排着停下来的汽车，但很少有车开过来，因为过两条街就撞上埃赛克工厂的厂墙了。我们正站在一个酿酒厂仓库背面的又长又矮的水泥后墙板旁边；它的绿色波形铁板门关得死死的，想到关上这扇门的嘭啷响声，就使得这块地方更显得具有粗犷气氛。醉鬼开始用手指揪我父亲的胸部，每揪一次，捻一次拇指和手指，像捻虱子或棉花球似的。“十块钱，”他说。“给十块我就不说”——他把三个发蓝的手指堵在他那发紫的肿大嘴唇上不动，像是试验他能憋多长时间气似的。终于他放下了手指，长呼了一口霜冻的气体，笑着说：“怎么样？十块钱可以收买我，干干脆脆。”他冲我眨了眨眼，问：“这是不是公道的交易？他给你多少钱？”

“他是我父亲，”我坚持着，着急得不得了。我父亲在街灯下揉着他那斑痣累累的两只手，他的姿势硬梆梆的，就像刚挨了一锤马上就要倒下去似的。

"五块钱，"醉鬼很快就对他说，"五块下流钱，"没等回答他又降了价，"一块。小不点的一块钱，给我喝一杯，免得把我冻死。拿吧，头儿，给我点照顾。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一个旅馆，什么问题都不问。"

"旅馆我是很熟悉的，"我父亲说。"在大萧条时代我在老奥西里斯做值夜班的工作，后来他们关张了。臭虫长得和妓女那么大，客人分不出来。你大概没赶上奥西里斯那时候。"

醉鬼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的老家在伊斯顿，"他说。我这时突然吃惊地想到他比我父亲小得多；实际上他是和我差不多的孩子。

父亲把手伸到口袋里，掏出些零钱给了那个年轻人。"我想多给你点儿，朋友，可惜我没有了。这是我最后的三角五分。我是公立学校的教员，我们的薪水水平比企业里的要低得多。可刚才和你谈得很好，我很高兴，我愿意握握你的手。"他真握了他的手。"你给我澄清了思路，"他对醉鬼说。

父亲转身从原路往回走，我赶紧跟上。我们打算接近的——那辆黑色汽车、那座沙石筑的房子、远离我们的现在肯定为我们十分担心的母亲——像一些沉重的东西向里揪着我的皮肤，我的皮肤似乎被星光和疯狂的现实拉成透亮的了。向这个方向走正顶着已经刮起的风，寒冷像一副玻璃面罩套在我的脸上。醉汉在我们身后像被风暴包围起来的鹰似的不断叫着："你挺好！你挺好！"

"咱们上哪儿？"我问。

"找个旅馆，"父亲说。"那个人提醒了我。我们得给你找个暖和的地方。你是我的骄傲和欢乐，孩子；我们得保护咱们家的宝贝，你需要睡觉。"

“咱们得给母亲打电话，”我说。

“说得对，”他说。“说得对。”这一重复反而给我一个他不想打的印象。

我们往左转到魏塞街。那儿的大批霓虹灯使得空气似乎温暖一些。有一家在窗内烤着“热狗”。在灯光下闪动的人影川流而过，缩着肩，挡着脸。但他们是活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使我兴奋起来，这是个吉兆，也是我也获准活着的兆头。父亲转进一个我从未注意到的狭窄的门洞。进去之后上六层台阶，穿过一个普通的双层门，竟是一个高高的空间，里边只有一个办公桌、一个电梯笼，还有一种笨重的楼梯和几把坐瘪了的快散架的椅子。左边用盆花隔住，里边传出一片谈话和碰杯声，那玻璃撞击声像走了音似的铃铛响着。这里有一种气味我好久没有闻到了。当我小的时候，星期日晚间常让我到一个叫摩尼的又卖餐饭、又卖杂货的商店去买一纸桶牡蛎。店主人摩尼是荷兰人，是个大块头，穿着一件带纽扣的黑毛衣，走路慢腾腾的。在这里还叫蒂尔顿时，这座商店就设在收税栅一侧的路边，店堂是白色粉刷的砖石结构。你一推门铃铛就响，等你出去时铃铛又响一次。沿着一边墙排列着售卖各色精奇糖果和烟草的柜台，其余地方摆着等待夜餐顾客的铺着油布桌布的四方桌子。那时天还早，只有几个老人坐在椅子上，我当时以为这地方的怪味是他们给带进来的。其中包括口嚼烟草味、旧皮鞋味、脏木头味和牡蛎本身的味道。在提着滑腻的小桶回家时（桶上面的纸很乖巧地叠成星期日晚餐的餐巾形状），就像是偷回来一部分摩尼店的气味似的。我那时产生的感觉是在那蓝色的暮霭中我拖了一缕淡棕色的尾云，那似乎把房屋、树木、收税栅都带进水下的牡蛎味道。现在这味道又闻到了，还是鲜的。

那接待员是个驼背，皮肤像张白纸，手被关节炎闹得有些变形，骨节肿大了。我父亲打开皮夹拿出身份证，接待员放下他的《柯利尔杂志》，听着我父亲解释说他是乔治·W·卡德威尔，奥林格中学教师，我是他的儿子彼得，我们的汽车在埃希克工厂旁抛了锚，我们家在老远的火镇，我们想租间房子，但是没有钱。我的头正对着一堵高大的红色墙面，我真想躺在那堵墙下面大哭一场。

驼背把我父亲的身份证推开，说："我认识你。我有个侄女叫葛雷斯·戴维斯，是你的学生。她非常崇拜卡德威尔先生。"

"葛雷斯是个非常好的姑娘，"我父亲有气无力地说。

"有点野，她母亲认为。"

"我倒没看出来。"

"有点太喜欢男孩子。"

"她跟我学习时一直是正正经经的。"

那人转身挑出一个系着一个大木牌的钥匙。"我给你三楼上的一个房间，省得酒吧间的声音吵扰。"

"我十分感谢，"父亲说。"我可以现在给你开一张支票吗？"

"为什么不等明天早晨呢？"那矮小的驼背人说。他一笑，脸上干燥的皮肤在闪着光。"大概我们这些人都死不了。"他引导我们上了一座窄楼梯，楼梯的轻微旋转的扶手的漆面在我手下颤动，像一只受到抚摸而心神摇曳的猫。楼梯围着电梯井上升，每上一层都似有一个铺着零散地毯的楼廊展现。我们沿着一个楼廊走下去，我们的脚步声在地毯的间空中发出蘖蘖的响声。在楼廊尽头，一个展望魏塞街的窗户和一组暖气片旁，接待员用钥匙打开一扇门的锁。这就是我们的终点站了：我们胡里胡涂地花了一整晚时间，终于走过曲折的道路，来到了这个有两个铺位、一

扇窗、两个柜、一盏没有罩的顶灯的房间。接待员拧开电灯。我父亲握了他的手，对他说："你是个绅士和学者。你的杯水之恩解救了我们的困难。"

接待员用他那光亮的有残疾的手指示着。"浴室在门后，"他说。"我想那里大概有个干净杯子。"

"我刚才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慈善的人，"我父亲说。"这孩子快累趴下了。"

"我一点也没有，"我说。接待员走后我很生气，我问父亲："这倒霉地方叫什么名字？"

"纽约人，"父亲说。"这真是个已经过了时的跳蚤窝，对吧？"

这回我又站在另一方面来和他辩论了，他这话似乎很不通情理。"喏，他在我们没钱的时候让我们住进来，表现得很不错了。"

"你的真正的朋友到底是谁，这是很难说的，"他说。"我肯定，如果那个小坏家伙戴维斯知道她帮了我的一次忙，她会乐得在梦里都撒欢的。"

"为什么我们没有钱呢？"我问。

"我问自己这个问题已经问了五十年了。最糟糕的是，如果我开给他们一张支票，马上就会出事的，因为我在银行里只有二角五分钱了。"

"你们什么时候发的薪？这不才月中吗？"

"照我现在这情况，"父亲说，"我拿不到薪水了。学校的董事会看到吉摩尔曼写的报告，他们会要我倒交出钱来的。"

"嗐，谁会看他的报告？"我顶了一句，我生气是因为我不晓得要不要在他面前脱衣服。我羞于让他看我身上的斑点，因为他一看就似乎很苦恼。但是他又是我父亲，我把上衣搭在一把

马上要散架、用铁丝绑起来的椅背上，然后开始解开我的红衬衫的扣子。他转身握住门把手。“我得动身了，”他说。

“你又要上哪儿去？为什么不能老实待一会儿呢？”

“我得给你母亲打个电话，把车锁好。你睡吧，彼得。我们今早过早地把你弄起来了。我很不高兴那样做，我从四岁起就老想把觉补足。你睡得着吗？要不要把你的书拿来，你可以做点作业？”

“不。”

他看着我，好像要向我道歉、忏悔、或向我提出一个最后肯定的意思。在我们之间有一个要说未说的字眼（我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相信他是清楚的）。可他只说：“大约你睡得着。你似乎不像我在你这岁数时有心躁不安的毛病。他有些性急地一拧门把手，用力一拉，锁舌只缩回一半，刮了一下门框，便走了出去。

一间空房的四壁能够给我们的感觉加倍、再加倍。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的心情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好像突然被引进一个光辉、荣耀、美丽的环境之中。我走到这间房里的唯一窗口，俯瞰着魏瑟街的繁华景象。它像一张网、一个梭子、一方湖泊，封闭住从全城各个角落倾泻的车灯光线。魏瑟街的两段路是东部最宽的街道；康拉德·魏瑟亲自做过丈量，从而在十八世纪设计了这条宽阔、清爽、舒适的城市。现在下面的汽车头灯好像是在一个紫色的湖水中游泳，水面高及我的窗棂。店铺门脸和酒吧招牌像是湖岸两边的绿草和红草。阿尔吞最大的百货商店富伊号的橱窗像摆成六行的方形星斗，或者说像两种材料做的饼干，下半浅黄色的是小麦粉做的，上半有黄褐色窗帘的是大麦或燕麦粉做的。街对面的最高处是电机操纵的霓虹灯管组成的大

猫头鹰。猫头鹰眼睛一眨一眨的，一只翅膀以搧动三次的动作不断地往嘴里送光亮的椒盐脆饼干。在它的脚下交替地闪出彩色的字样：

猫头鹰椒盐脆饼干

"美味无比"

猫头鹰椒盐脆饼干

"美味无比"

这个招牌以及小一些的招牌——一支箭、一个喇叭、一粒花生、一枝郁金香——似乎能在空中反射出来形影，在我房间这个高度形成一个晶莹的平面，笼罩了整个广场。汽车、红绿灯、行人的闪烁身影，都混合成令我陶醉的视觉的酒气烟云，象征我所憧憬的未来。城市。这就是城市：我独自伫立的房间，在它的纸壁上颤动着广告的光环。我退到远离窗口处，继续脱着衣服，可以看到外面，但外面看不见我。我碰到自己身上的顽癣，它好像我正在剥开准备摘取的一种娇嫩、香甜、贵重的菜心的粗糙斑驳的外皮。我穿着内裤站在这游泳场水域的边缘；芦苇和泥泞记载下我赤足的脚印；阿尔吞似乎已经沐浴于夜的湖泊之中了。窗玻璃的缺陷使得湿漉漉的光泛起涟漪。我的心里像一阵风掠过，泛起一阵童男禁忌的思潮。我发现自己是一只独角兽。

阿尔吞扩展开来。她那白白的车流像一只长臂伸向河边，那光亮的秀发向湖面披散。我的自我感觉在扩张，有情人和被爱的人、观光者和被观看者，在几次竭力扩张的思绪中，我把我的自我意识和这座城市、未来世界混为一体了，在几秒钟内我确实抓住了核心，超越了时与潮。而窗外的城市却仍在那里照样来来往往、闪闪烁烁，无动于衷，对我的领悟不闻不问。它的这

种淡默大大地泄了我的气，使我缩成很小的一团。这小小的一团就像是许多正在溶化的小晶体，如果不赶快收拾就要溶化了，我急忙又穿上了内衣，上了靠近墙面的那张床；寒冷的被单像石片，我觉得自己像是埋在深层地下的一颗干种籽。亲爱的上帝，宽恕我，宽恕我，保佑我父亲、我母亲、我外祖父，现在让我入睡吧。

当被单温暖后，我又恢复了一般人大小，朦眬睡意向我袭来，一种似清非清的庞大感爬进我的细胞，我成了一个能在手指甲中把宇宙星群尽行收入的巨人。这种感觉囊括了空间和时间；就像一般人说"一分钟"一样确切，自从我起床，穿上我的鲜红衬衫，对我母亲跺脚，隔着金属网拍拍那条狗，喝橘子水以来，已经隔世了。这些事好像映射在星空雾幕上的照片。这些形象又混入了帕特里夏·尼尔和多丽斯·戴。她们的脸又使我回到了现实的格局中。我又察觉到眼前具体细节了：远处的隆隆声、我面前几尺外用钢丝绑紧的那只椅子腿、照射在墙上一闪一闪的讨厌的光线。我起床拉下窗帘又回到床上。和我在火镇的房间相比，这间屋子多暖和啊！我想起母亲，第一次感到很想她；我希望闻到她身上的那种粥味，向往一边望着她在我们厨房里走来走去一边出神的情趣。我看到她时一定得告诉她，我理解她为什么把我们搬到乡下去，我不埋怨她了。我还应该更尊重一点我的外祖父，在他说话的时候不要不听，因为……因为……他不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

父亲似乎就在这时候走进了房间，所以我一定是睡着了。我的嘴唇有发肿的感觉，我光着的腿疲乏无力，像是长长的，散了架。他那庞大的身影横亘在放下的窗帘留在房间墙面上的一道粉红色的光线上。我听见他把我的书本放在我们的桌上。

"你睡着了吗，彼得？"

"没有，你上哪儿去了？"

"我给你母亲和阿尔·亨迈打过电话了。你母亲叫我告诉你不要担心，阿尔明早派他的卡车来拖我们的车。他认为可能是大轴的毛病，他想法子给我找一些旧零件。"

"你感觉怎么样？"

"很好。我在楼下前厅和一个非常好的绅士谈话了；他在东部各地到处给大的商店和公司的广告计划作咨询顾问，一年挣两万，还有两个月的假期。我对他说，这是你感兴趣的创造性工作，他说他愿意见见你。我本想上来叫你，但想你可能要睡一会儿。"

"谢谢，"我说。在他脱去上衣、领带、衬衣时，他的身影在那道光线上晃来晃去。他笑着说："去他妈的，呃？我看该采取这个态度。他那种人会从你的死尸上跨过去捞一枚镍币。我这辈子就是同这种混蛋打交道；这种人太聪明了，我斗不了。"

他上了床，在他的身体不再揉蹭被单以后，过了一会儿，他说："别为你老头子担心，彼得。靠上帝保佑。"

"我没担心，"我说。"晚安。"

又过了一会儿。在黑暗中我听见："正像老爹会在这时候说的，做个好梦。"他突然提到外祖父确实使这间陌生的房屋变成一个可以安睡的地方了，尽管在楼厅那边有一个女人在咯咯地笑，楼上楼下不断传来摔门声。

我睡得干脆而深沉，梦很少。醒来时只记得梦见我在一间没有尽头的化学实验室里，有点像奥林格中学一〇七室，在若干镜面中繁衍出许多的试验水池、试管、本生灯。桌子上有一个像外祖母放苹果酱那样的小玻璃缸。玻璃是不透明的。我把它拿

起来放在耳边，听见一个细微的声音，调门像听力测验时叫数字那么高，非常清晰地说着："我想死去。我想死去。"

父亲已经起身穿好了衣服。他站在窗前，窗帘已拉起，看着下面城市在逐渐活动起来，步入灰色的早晨。天空不晴朗；像长面包的下壳似的云片一直伸出到城市天际线之外。他打开了一扇窗，呼吸一下阿尔吞的空气，味道跟昨天的不同，显得清淡些、像在准备着、活动着。有些什么更临近了一些。

楼下的接待员已经换成了一个年轻人，站得挺直，脸上没有笑容。"那位老先生下班了？"我父亲问道。

"说起来有点奇巧，"那新的接待员这样说，却一点也没有笑。"查里昨天晚上死了。"

"噢？他怎么会死呢？"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是在清晨两点钟左右。我本来应该八点钟上班。他从办公桌后边站起来，走进男厕所，就死在地上了。一定是心脏出了毛病。那急救车没把你吵起来？"

"那就是我朋友的警报器声音吗？我真难相信你说的话。照我们看，他是一位极好的基督徒。"

"我也不怎么了解他。"那接待员在听了半天解释之后才做了一个怀疑的表情，接过我父亲的支票。

父亲和我搜罗起我们口袋里的零钱，凑够了在餐厅吃早饭的钱。我钱包里还有一元钱；但我没有告诉他，准备事情发展到更狼狈时给他一点意外的接济。餐馆的供餐柜台上坐着一排还没睡醒的工人，一个个眼睛惺忪着，没有好气的样子。幸亏那在炉案上烤东西的厨工不是我们那个搭车人，我心里才舒服一点。我要了煎饼和火腿，这是我几个月以来吃的最好的早餐。我父亲要的是麦片，放在牛奶里调成粥，吃了几口就推在一边了。他

看了看钟，时间是七点二十五分。他咽下去一个嗝；他的脸色发白，眼皮下面的皮肤快塌到眼窝里去了。他发现我吃惊地看着他，说道："我知道。我的样子很难看。我要到学校锅炉房里去刮刮脸，海勒有个刮胡刀。"一天没刮脸，他的脸颊和下巴上都是灰胡髭，像早晨下的一场霜。

我们离开餐馆向南走向那高高的废管子货堆。冬天的薄雾被回升的温度溶化在湿漉漉的水泥和沥青地面上。我们在五号路和魏瑟街的交叉路口搭上了一辆电车。车上座位的草垫显得很悦目，车里很暖和，几乎是空的。这时候进城人多，出城的没有几个人。阿尔吞渐渐从视野中消失；一排排的房子像断裂的冰面分隔开；远山一半青绿、一半是新盖的各色房屋；走过那顶上冠以石膏制的大冰淇凌蛋卷商标的冰淇凌商亭，下了一道长长的斜坡，便进入了奥林格的五颜六色的砖房环抱之中了。先看见了校园，然后左面出现了鲑鱼色砖墙的校舍；锅炉房的烟囱插入云霄，像个教堂的尖顶。我们在亨迈修车厂下了车。我们的别克汽车还没到。我们今天没有迟到；汽车还在慢慢进入它们的停车位置。一辆橘黄色的大轿车飞快地驶过一个环形路，摇摆着刹住车；像鸟一样大小的学生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没有两个一样的衣服，一对对地跳下了车。

当父亲和我在分隔开校园草地和亨迈工厂夹道的路上走着的时候，前边刮起一阵小旋风，领着我们前行。早就死了、脆得像蝉翼似的树叶、一张湛蓝色的糖纸、尘砂和只有种籽大小的地沟残屑在我们眼前急速地乱舞着；在甬路上清楚地出现了一个无形的存在。它从一块草皮边舞到另一块草皮边，发出它的没有意义的悲叹；我的直觉意识是要站住，可是父亲在继续跨步向前走着。他的裤子在飞打着小腿，有什么东西在吸吮着我的

脚踝，我闭上了眼睛。等我回头看时，旋风已经没有了。

我们在学校里分了手。做为一个学生，照规定我被阻挡在铁丝加固的那些房门之外。他推开门走过长厅，昂着头，由于摘下绒线帽，头发蓬松着，后脚跟敲打着油漆地板。他走着走着人影愈来愈小，到那边的门口变成一个黑影、一个钉在他冲进的光面的飞蛾。门打开，他消失在里面。我冒出了冷汗，陷入一阵恐惧之中。

第五章

乔治·W·卡德威尔，教员，五十岁。

卡德威尔先生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生于纽约市斯塔腾岛，父约翰·卫斯理·卡德威尔牧师毕业于普林斯敦大学和纽约协合神学院，其后即跻身于长老会教派，成为卡德威尔家族为长老会教会贡献出的第五代神职人员。其妻闺名菲丽斯·哈尔索恩，祖籍南方，出身于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近郊。婚后她给卡德威尔家不仅带来她美丽动人的风姿，而且还有南方淑女的那种竭诚服务的宗教热情。本区无数教民都为她模范的虔诚和基督徒品德所感化。不幸，早在她四十九岁，正当她的丈夫在侍奉基督的旅程中本将应召“步步高升”时，是她在他病体缠身的艰难岁月里把教堂的工作延续下来的，有几个星期日的礼拜是她亲自登上了讲坛主持的。

卡德威尔夫妇蒙上帝恩赐两个子女，乔治排行第二。一九〇〇年三月当乔治三岁时，其父辞去斯塔腾岛教区神职，接受了新泽西州帕塞伊克市的第一座长老会教堂的神职。这座位于丛林路和帕塞伊克街口把角上的教堂是一座黄色石灰石的宏丽建筑，至今完好无缺，并曾加以扩建。约翰·卡德威尔注定在此度过长达二十年的传教生涯，使本区教民得以领略他的学识，他的口才的机锋和坚定的信仰。当时帕塞伊克这一河畔小镇（旧名阿夸卡农克）的工业还远远不足以掩过其美丽的田园景色。子

是这里便成为乔治·卡德威尔成长的地方。

仍然住在此地的许多老人还记得，他是一个活泼的孩子，擅长于各种运动，喜欢交往而且善于维系朋友的情谊。他的外号叫"棒子"——可能是指他身材特别瘦的缘故。随他父亲的求知倾向，他早年便对基础科学有兴趣，尽管日后他以其天生喜欢自嘲的口吻宣称其平生最大野心是当药剂师。幸好他这一代奥林格学生注定了另外的命运。

卡德威尔先生的少年时代受到了其父过早病故和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击。做为一个天生的、直觉的爱国主义者，他在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参加了第七十八师师部直属部队。在一次流行性感冒席卷迪克斯堡驻地时，他险些丧命。正当在他准备好调往海外服役(编号2414792)时，宣布了停战。从此乔治·卡德威尔便再没有如此接近于离开美国本土的机会。于是他在这个国家所作的贡献便是在工人、教员、社会工作带头人、儿子、丈夫、父亲这种种岗位上完成的。

乔治·卡德威尔复员后，其姐已婚，单独赡养其母。他则在几年内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当过挨门挨户推销百科全书的推销员，在亚特兰大城当旅游大轿车的司机，在帕特森青年会当体育指导员，在纽约、萨斯奎哈纳、西方铁路线上当消防队员，甚至还当过旅馆服务员和饭馆的洗碟工。一九二〇年他在费城附近的湖泊大学入学，在没有经济支援只靠自己挣钱的情况下，在一九二四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他主修的课程是化学。在校期间他不仅成绩优良，做了相当繁重的半工半读的工作，而且争取到了一项体育奖学金，从而减少了一半学费的负担。做为湖泊大学橄榄球队的后卫，他的鼻骨共断裂了十七次、膑骨错位两次、胫骨、锁骨骨折各一次。大学校园诸景物中的瑰宝是那被伦尼·

伦纳匹人（“原始人”部族）视为圣地的一座橡树围绕的闪光湖泊。在这里他和阿尔吞县火镇区本地出生的凯瑟林·克雷默小姐相遇，对这位姑娘产生了感情。一九二六年他们二人在马里兰州的黑格斯敦结婚。在随后的五年中，他们的足迹遍及大西洋岸中部各州，包括俄亥俄和西弗吉尼亚，乔治当时被贝尔电话和电报公司雇用为接线员。

“上帝的福荫每每以奇怪的面目降临。”一九三一年国家的景况又一次干扰了个人生活；由于横扫美国的经济危机，乔治·卡德威尔曾经尽心竭力为之服务的工业巨人竟把他从职工名单中裁掉了。他的妻子不久又给他添了一口人的负担。于是他们夫妻投奔了住在奥林格的岳父家寄居。克雷默先生在几年以前买下来当时帕特医生住的、位于布坎南路的一座漂亮的白色砖房。一九三三年秋天，卡德威尔在奥林格中学担任教职，从此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岗位。

对于他的教书质量应如何表达呢？他对自己教的课了若指掌、对弱智学生无限同情、是个能够做出意想不到的联系的天才，能在讲课中把课程上的东西和生活上的东西结合得新鲜巧妙，使人豁然开朗，他有自然的幽默感和相当可观的戏剧天赋，他那寻疑不倦的秉性促使他对自己的教学方法孜孜以求不断改进——这仅仅是他的一部分优点。在他教过的学生（笔者也把自己算做一个）的记忆里，最不能忘怀的是他那超过常人的无私品德——他那种全心全意关心他人的热情也许过份了，以至没有给自己留下多少寻欢作乐和安稳休息的机会。尽管课堂里有时候（他在班上和同学们在一起时是如此尽心尽力和无拘无束）发生混乱现象，但是这种混乱没有什么当真是针对他个人的。

除去肩负着当一支出色的游泳队的教练、管理着所有足球、

篮球、田径和垒球票、担任通讯俱乐部的教练等学校课外活动的沉重负担之外，卡德威尔先生还在社团活动里起着了不起的作用。他是奥林格赞助俱乐部秘书，第十二组儿童团的顾问，建立城市公园倡议委员会的成员，狮会的副会长和这个服务俱乐部为盲童募捐而年年举行的电灯泡义卖会的主席。在最近的这次战争期间，他是街道警卫并且是在各方面为战争尽心竭力服务的工具。他出身于共和党和长老会的家庭，后来加入了民主党和路德教派，在政教两方面都是坚定份子，积极为之做贡献。多年来卡德威尔先生都担任着奥林格救世主路德派教会的执事和教堂理事会成员。在最近迁往其夫人旧宅——火镇的一所雅致的农舍之后，他立即成为火镇福音路德派教会的推事和理事会成员。作为来到奥林格的外乡人，他通过以上工作以及本文不能尽述的无数的慈善和好心性质的无名无利的工作，把自己牢固地溶合在这个地区的公民社团和乡里情谊之中。

他的遗属包括现住纽约特洛亚的姐姐阿尔玛·泰里欧，住在火镇的岳父、妻子和儿子。

第六章

我躺在我的石板上，有几个人来看我。先是我父亲的同事和朋友菲利浦斯先生。他的头发上面有垒球游击手戴的运动帽留下的凹痕。他举手示意让我做他相信可以活动脑筋的智力游戏。他说得很快："二加四乘以三减六除以二再加四得几？"

"五？"我说，因为我净注意他那灵活的嘴唇了，所以脑子没跟上。

"十，"他说，带着责备的表情略微摇了摇他那梳得板硬的头。他的一切都很整洁，任何不协调都使他不快。他又说："六除以三加十，乘以三，加四，除以四得几？"

"我不知道，"我悲哀地说。我的衬衫火辣辣地磨着我的皮肤。

"十，"他说，痛心地噘着他那富有弹性的嘴。"咱们得认真些了，"他说。他是教社会科学的。"杜鲁门内阁的成员都有谁，记住快速记忆法的诀窍ST．WAPNICAL。"

"国务，"我说"迪安·艾奇逊，"然后想不起来了。"说真的，"我叫道，"告诉我，菲利浦斯先生，你是他的朋友。这可能吗？灵魂能上什么地方去呢？"

"T，"他说，"Thanatos。塔那托斯接引魔王把死人带走。两个三个，小伙计，容易下台，容易下台。"他灵活地往旁边跨半步，一蹲，跳起来把它捞在掌中，抖抖精神，慢动作地一旋转，把

它打过去了。那是一个排球，我身后所有山顶上都响起了呐喊声。我努力想把它从网上打回去，可我的手腕子被冰链和铜锈锁住了。排球长了眼睛和像成熟的玉米飘出来的玉米穗一样的鬃毛。德芬道夫的脸凑得很近，我连他呼吸中的油脂味都闻到了。他两手攥在一起，手掌的肉和肉之间形成一个菱形的隙缝。“你看，她们所喜欢的，”他说，“就是把你圈在那儿。不管是谁，她们喜欢的就是那个，你在里边来回抽送着。”

“这似乎很残忍，”我说。

“是很讨厌的，”他同意着。“可就在那里一抽一送，一抽一送；没别的，彼得——接吻，拥抱，很好听——这并不感动她们。你非做不可。”他拿一个铅笔放在嘴里告诉我怎么做，把他的脸弯到手掌合拢的地方，铅笔从他那野蛮的牙齿中伸出，橡皮头在前边。在这注意力集中的时刻，整个静谧的世界似乎都在他喘息的周围显现了。然后他直起身子，打了打他左掌肉厚的地方。“如果这里，大腿内侧，脂肪太多，你就被挡住了——懂吗？”

“我想是的，”我说，急着去搔我那很痒的胳臂，那块地方红衬衫被抓破了。

“所以不要耻笑那些瘦的，”德芬道夫告诫着，他那紧张严肃的脸使我不快，因为我知道这副脸赢得了我父亲的青睐。“拿一个像葛罗利亚·戴维斯那样的瘦姑娘，或像亨迈太太那种细长型的——我是说当那么一种人要了你，你不觉得无所适从的。嘿，彼得？”

“什么？什么？”

“想知道怎么能看出她们热情不热情吗？”

“是的，想知道。我真想知道。”

他爱抚着大拇指凸起处。“就在这儿。金星峰。这儿肉越

多，她们越是那个。”

“越是哪个？”

“别犯傻。”他捅了我的肋骨一下，我咽了一口气。“还有。你为什么不找几条裤扣处不带块黄色污迹的裤子？”

他笑了，我听见我身后整个高加索山脉都在笑，抖着他们的毛巾，弹着他们的银亮的生殖器。

这时本镇的化身，身上涂着印地安人的颜色，脸上带着无聊悲泣的茫然表情来看我了。“你记得我们，”我说。“记得我们过去怎么样傍着电车走上收税栅吗，我总是有点慌忙地才跟上？”

“记得吗？”他一时搞不清楚，摸了一下他的脸，一块湿泥被他的指尖刮了下来。“那么多人……”

“卡德威尔，”我说。“乔治和彼得。他在中学教书，战争结束后，他扮做山姆大叔率领游行队伍从收税栅那边的消防厅——过去是电车道的那边走下来。”

“是有个人，”他说，他的眼皮以夜游人那种专心的样子在颤抖，“一个胖子……”

“不，一个高个子。”

“你们全都是自己想的，”他以突然心烦了的口气说，“好像你们在这里一两年，我……我……成千上万。过去是成千上万，还要有成千上万……先是，人。然后是威尔士人，贵格会教徒，从图尔匹哈根山谷来的日尔曼人……都以为我应该记得他们。事实上，”他说，“我的记忆力很差。”他这么一坦白，他的脸上突然露出笑容，肉皮一起皱，和他脸上涂的土色花纹不相称了，使我甚至在他暴露弱点时对他产生了短暂的爱怜之情。“我越老，”他继续说，“他们越把我给拉开，页岩山上的街道，阿尔吞周围的新发展，越多……我不知道。事情就越无足轻重了。”

“他是狮会里边的人，”我赶紧说。“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让他当会长。他是提议建立地区公园委员会的成员。他一直在做好事。他喜欢在小街上来回走，经常在那边的路口上的亨迈修车厂周围消磨很多时间。”

他的眼闭上了，眼皮往下舒展，整个脸也像是薄膜样地舒展开，细细的血管隐现不一，但是一副凝神的样子，像一张死人脸那样的。涂色的那些没干的地方一闪一闪的。“亨迈小街是什么时候给裁弯取直的？”他对自己嘟囔着。“那儿有过一个木作坊，那个小棚舍里有个在战壕里被毒气弄瞎了眼的人……现在我看见一个人走进这条街了……他上衣口袋上插着的满是写不出字来的旧钢笔……”

“那就是我父亲！”我叫道。

他执拗地摇摇头，把眼皮抬起来。“不，”他对我说，“谁也不是。那是一棵树的影子。”他一咧嘴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颗有毛的枫树籽，用大拇指甲熟练地掰开夹在鼻子上，做我们小时候常干的那样，做成一个绿色的犀牛角。这动作加上那赭色的漆道道突然显得很可恶。他第一次对我凝视起来，他的眼像煤焦油或黑土那么黑。“你看，”他清楚地对我说，“你搬走了。你不应该搬走。”

“那不是我的错，我母亲——”

下课铃响了。到了午饭时间，但没人给我送吃的。我坐在乔尼·戴德曼对面，还有两个人跟我们在一起。乔尼给我们发牌。因为我拾不起我的牌，他冲我的脸扔过来，我看到的不是一般的牌。每张牌上都没有牌点，而是一张晦涩的照片。

A ◇：一个白种女人，不年轻，坐在椅子上笑，全身赤裸，两腿叉开。

J ♡：女的是白人，男的是黑人，做那种互爱动作，俗称69。

10 ♧：四个人，排成长方形，男女间错，一个黑人，三个白人，在交互口淫，印的不好，所以细部不像我希望的那么清楚。为了掩饰我的慌乱，我冷静地问："你从哪儿弄来的？"

"阿尔吞的雪茄店，"乔尼说。"你得认识那个人才行。"

"真有五十二个不重样的吗？这似乎很不可思议。"

"除去这一张之外，"他说，给我看了黑桃A。那就是一张黑桃A。

"多令人失望。"

"但是如果你倒过来看，"他说；那是一个带着一个又粗又黑的梗的苹果。我没看懂。

我求他："让我看看别的牌。"

乔尼拿一种透着他机灵的表情看着我，他那毛茸茸的双颊略显红润。"不能这么快，我的教师的小儿子，"他说。"你得付钱。我是付了钱的。"

"我没有钱。昨天晚上我们不得不住进旅馆，我父亲只好给那人开了一张支票。"

"你有一块钱。你没有告诉那个老混蛋。你的屁股口袋的钱包里有一块钱。"

"可我够不着；我的胳臂绑住了。"

"那好，"他说。"去自己买一副牌吧，你这个小精豆子。"他把他的牌放进衬衫口袋里。他穿一件叶绿色衬衫，是一种漂亮的粗织品，领子翻上去，领边磨着他脑后梳亮的湿发。

我想试着够到我的钱包；我的肩肉嵌在冻僵的肩窝中直疼；我的背似乎焊在石头上了。潘妮——我身旁原来是她，散发着带些蒌斗菜的香味——在试着替我够着我的钱包，依偎在我的

脖颈上。"算了吧，潘妮，"我对她说。"没关系。我需要这钱，为了看篮球赛我们得在城里吃饭。"

"你们搬到乡下去究竟为什么？"她问。"造成这一切的不方便。"

"说得对，"我说。"可这也给了我接近你的机会。"

"你从来没利用过这种机会，"她说。

"我用过一次，"我说，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嗐，屁话，彼得，这儿，"乔尼叹着气。"现在不要再说我没帮过你的忙了。"他翻弄着那副牌，又给我看那张红桃王子。画得似乎很美，连成一个圈，对称的，一个黑糊糊的肉旋窝，脸都被女人的大腿和披散的长头发遮住了。但有一种像是那用黑铅笔在书桌上把很久以前刻上去的死者的姓名缩写和镌文拓下来的拓片的那种美。它又把我对我父亲的病的哀恸和恐惧勾了起来。"你看X光片会显示出什么呢？"我问，我漠然地希望着。

他耸耸肩，经过念念叨叨地计算之后说："一半一半。往哪边发展都有可能。"

"唉呀，我的上帝，"潘妮叫道，她用手指掩住嘴唇。"我忘了给他祷告了！"

"没关系，"我说。"算了。就算我没请你替他祷告。给我吃一口你的汉堡包。就一小口。"香烟的烟雾薰得我脸上直难受；我觉得一张嘴就吸进去一口硫磺气味。"

"悠着点，悠着点，"潘妮说。"午饭我就这点东西。"

"你对我不错，"我说。"为什么？"其实这不是个问题，我就是想要勾引她说话。

"下一堂你上什么课？"克格莱斯用他那左嗓子问。他是第四个。

“拉丁文。我一点也没做那些屁作业。我怎么做？我在阿尔吞大街上来来回回逛了整整一个倒霉的晚上。”

“阿波顿小姐会爱听你这个才怪，”克格莱斯说。他嫉妒我的脑子。

“嗐，她对卡德威尔家的人做的事都原谅，”潘妮说。她的这种故弄玄虚的调子是我所讨厌的；她并不很聪明，这腔调对她不怎么合适。

“你这话有点奇怪，”我说。“这话里有什么话吗？”

“你没有注意吗？”她那双绿色的眼睁得圆圆的。“你父亲和海丝特站在大厅里谈话的样子？她觉得他好极了。”

“你疯了，”我说。“你真有点色情狂。”

我的意思是想逗逗趣，可这话把她惹翻了。“你什么都注意不到，是吧，彼得？你关心的就是你皮里包着的肉，别人怎么想的你什么都不知道。”

提到“皮”，让我吃了一惊；但是我肯定她一点也不知道我皮肤上的毛病。我的脸和手都没有毛病，她没有看见过别的地方。这件事使我烦恼，使得她对我的爱有些可怖；因为如果她爱我，我们会发展到做爱，我需要向她暴露我的皮肤的那个非常痛苦的时刻就会到来……原谅我，我的脑子突然开始在耳语：原谅我，原谅我。

乔尼·戴德曼对把他排除在谈话之外有些不高兴——不管怎么说他是高年级的，我们比他低一班，所以他和我们在一起是一种很不简单的屈就——他翻弄着他那副脏牌，故意放声一笑。“真让我服了的一张牌是，”他说，“这张臭屁姐。我的意思是指这张红桃四①。上面是一个女人和一头公牛。”

---

① 臭屁姐（Whore of farts）与红桃四（four of hearts）谐音。

迈诺冲进了我们的小隔间。秃顶上闪着怒火，鼻子眼里冒着气。“喂，喂，”他吼道。“收起那玩艺儿。下次不许带这类东西进来。”

戴德曼抬头看着他，把弯曲的长眼睫毛和气地一眨，脸上现出一副快乐的期待表情。他几乎不动嘴唇地说：“去剁你的马肉去。”

阿波顿小姐似乎心绪很慌乱，呼呼带喘，可能是爬山爬的。“彼得，翻译，”她说，然后她用她那无可挑剔的音量大声朗读道：

> “Dixit,et avertens rosea cervice refulsit,
> ambrosiaeque comae divinum vertice odorem
> spiravere pedes vestis defluxit ad imos,
> et vera incessu patuit dea.”

在她铿锵地读这些词句时，她是一副拉丁面孔：唇角严肃地耷拉着，眼眉僵硬地抬着，面颊是沉重的灰色。在教法文时她的面孔相当不一样：双颊像苹果，眉毛在跳跃，嘴冷漠地蹙着，嘴角顽皮地绷着。

“她说，”我说。

“她讲。她这样讲，”阿波顿小姐说。

“她讲，嗯……嗯……发烧。”

“什么发烧？不是她发烧。Cervice 发烧，”

“她讲，嗯，转过，她，哦，玫瑰色的裂缝——”别人的笑声。我脸红了。

“不对 Cervice,cervice。脖颈。你听到过颈叫 cervix。你当然听到过颈椎叫 cervical vertebrae。”

“当她转过来时。”

“当她转过来时，她的玫瑰色的脖颈羞红了。”

“很好。”

“嗯，嗯，逗号，逗号——睡觉？”

“头发，彼得，头发。你当然听到过派生词 compose？想想 comb 是肉冠，像一只公鸡的冠。”

“嗯，哦，又一转身——”

“噢，不对。亲爱的孩子，不对。这地方 Vertex 是名词，vertex，verticis。Vortex。A vortex 是旋转一下，头上发冠，什么样的发？什么才合适？”

“Ambsorial。”

“对，ambrosial按正规说法是长生果的意思。最常用在神仙的食品上，在这个意义上给我们引伸成甜美的、美味的、蜜糖似的意思。但是神仙们也用仙果来涂身和做香水用。”阿波顿小姐谈到神仙是带着某种权威性的，她就是这样的。

“嗯，她旋转，她披散——”

“发冠，彼得。神仙的头发从不披散着。”

“嗯，她头上的仙女发散出一种神圣气味。”

“是的。好。芳香，我们可以说。‘气味’会让人联想到下水道。”

“……神圣的芳香，她的法衣，她的长袍……”

“是的，一件飘舞的长袍。除去狄安娜之外，所有女神都穿宽松飘舞的长袍。天上的猎神狄安娜自然穿的是一个合理的短装，也许还打着绑腿，也许用的是我穿的这样的绿色或棕色的厚料子。她的长袍飘撒下来——”

“我不懂 ad imos 是什么意思。”

"Imos 是比较古老的词。是 inferus 的最高级变化，下面，向下。Ad imos 到最下面。这里是到她脚的最下面，在英文上没有多少意思。这是一种加重语气词；诗人被惊呆了。比如像译成'她的长袍飘撒下来，啊，一直到脚际'可能差不多。意思是'一直到下面'。她是赤裸的。请继续译，彼得。用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一直到她脚际，事实上打开了——"

"被打开，被露出来，显示出来是真正的。Vera dea。"

"是真正的女神。"

"正是这样。这句里 incessu 起什么作用?"

"我不知道。"

"真的，彼得，这是令人失望的。像你这样一个上大学的材料。Incessu 是步履、步伐的意思。她步伐上是个真正的女神。步伐在这里的意思是姿态，体态；神仙是有一种体态的。这些句子充满了这种光彩，突然使原来不知真情的埃涅阿斯恍然大悟。Ille ubi matrem agnovit；他认出了他的母亲。维纳斯，带着仙果芳香的维纳斯，她那旋荡的秀发，她那飘撒的长袍，她那玫瑰色的皮肤。可他只是在她在 avertens，在她在转身走开时才看出。这段的意思是只是在她转身离开他时，他才看出她的真正光辉，她的真正价值和她与他的关系。在生活里也常常是如此的。我们爱得太迟了。在下面的文字里他在她逐渐消失时，他以最大的激情向她喊道：'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手拉手，或听到并真实地答话?'"

艾丽斯·奥斯古德的声音代替了她；这个女孩正在哭泣。泪水从她颊上往下流淌着，那软绵绵的脸蛋活像一种棕白花奶牛的屁股蛋子。她连把眼泪擦擦的机灵劲儿都没有。她是班里完

全不起眼的笨姑娘，可我却对她产生了一定的内在的冲动。她那种半成熟的肥胖体型暗暗地兴奋了我身上的硬种籽；我是以迅速反应和耍贫嘴显示出这种内心的。但是今天我累了，只想把我的头枕在她的低智商上。"为什么哭，艾丽斯？"

她哽咽了一下才说："我的上衣；他给撕了。衣服坏了，我怎么对我母亲讲？"

这时我才注意到她的一个银白色的乳房已经暴露到红红的突起的奶头的边缘上了；我的视线很难从那里移开，看上去太没遮拦了。

"没关系，"我彬彬有礼地对她说。"你看我。我的衬衫已经全破碎了。"

真是这样；除去红碎片和带胶性的红线之外，我的胸部都是袒露在外面的。我身上的牛皮癣都露出来了。他们排起来一个一个地从我面前走过去，蓓蒂·珍·席玲、费茨·弗莱莫耶、葛罗利亚·戴维斯忍着笑，比利·施洛甫，有糖尿病的那个——都是我的同学。显然他们是坐着一辆大轿车一起来的。每个人都研究了一下我的癣疤，默默地走开。有几个难过地摇摇头；一个姑娘绷紧了嘴唇，闭上了眼；有些眼圈沉滞地红了，含着泪水。我身后，风和群峰沉寂下来了。我的石头像垫上了东西，有一种辛辣的化学味道几乎淹没在花朵的人为的香气之中。

最后过来的一个是阿尔尼·魏尔纳。他是我们的毕业班和学生会的主席、橄榄球队和棒球队的队长，眼窝深陷、喉咙粗壮得像神像，厚实的肩膀向下溜，全身都带着淋浴之后的光润色彩。他躬着身子凝视着我胸部的癣疤，不厌其烦地用他的食指摸了一下。"我的上帝，小鬼，"他说。"你这是什么毛病，梅毒？"

我试着解释。"不，这是一种皮肤过敏症，不传染，不用害

怕——”

“你找医生看过吗?”

“说来你都不信,那医生自己——”

“流血吗?”他问。

“只在我搔得太重的时候,”我告诉他,急于讨得他的欢心,取得他的谅解。“是一种消遣,其实,当你读书或看电影的时候——”

“孩子,”他说。“这是我看见过的最丑的东西。”他皱着眉嗫着他的食指。“我摸过了,我也要得这病了。红药水在哪儿?”

“这是老实话,向上帝保证,不传染的——”

“坦白讲,”他说,从他这又严肃又蠢笨的口气我就能判断,他可能是个很好的学生会主席,“他们让你把这毛病带进学校里来,这使我感到吃惊。如果这是梅毒,你知道,那恭桶——”

我叫道:“我要找我爸爸!”

他来到我面前在黑板上写:

$$C_6H_{12}O_6+6O_2=6CO_2+6H_2O+E$$

这是今天第七节,也是最后一节课。我们都累了。他在E上画了一个圆圈,说:“能。这就是生命。那小小的多余的E是生命。我们把糖和氧放进去燃烧,就像你们在垃圾桶里烧旧报纸一样,产生二氧化碳、水和能。当这个过程中止时,他把方程式一个个×掉——”这个就中止了——他在E上画了两个×——“你就如他们所说的,死了。你就成为一堆一钱不值的化学废料了。”

“但这过程能不能倒过来呢?”我问道。

“谢谢你提的这个问题,彼得。是的,把这个方程式倒过来看,你就得到了光合作用,绿叶植物的生命。它们吸进水分和我

们呼出的二氧化碳和太阳能，它们产生了糖和氧，然后我们吃植物，把糖取回，世界就这样周而复始。”他用他的手指打着旋转。“周而复始，周而复始，停在什么地方，没人知道。”

“但它们的能从哪儿来？”我问道。

“好问题，”父亲说。“你有你母亲的头脑；我曾经渴望你的脸别长得像我这样丑。光合作用所需要的能，来自太阳的原子能。我们每一思想、动作或呼吸都消耗了一点金色的阳光。当这种能量在五十亿年左右耗尽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可以躺下休息了。”

“但你为什么想要休息呢？”他的脸显得几乎没有什么血色了；我们之间张开了一层薄膜；父亲似乎平贴在另外一个平面上，我拼命地喊叫好让他听见。他慢慢转过身，转得非常慢，以至他的前额由于折射的缘故而摇摆、拉长了。他的嘴唇在动，声音过了几秒钟才传到我的耳朵里。

“呃？”他没有看着我，他似乎找不到我在哪儿。

“不要休息！”我叫道，为我的眼泪出来了而高兴，为我的声音在悲哀的锋刃中破裂而高兴；我以一种胜利感把这话抛出，眼泪像劈开的绳子头似的划着我的脸的那种感觉使我兴奋起来。“爸，不要休息！你要干什么？你就不能原谅我们接着活下去吗？”

他的上身被他附着的那平面上的疵点弄得弯曲了；他的领带和衬衫和翻领沿这条曲线往上翻卷着，他的头在这弧线的顶端被挤进黑板上面的墙而和天花板交接的那块扫帚扫不到的灰尘结网角落里去了。他那变形的脸从这地方悲戚地凝视着我，若有所思。可是他眼角所流露出的那微乎其微的一点点兴致促使我继续呼叫着。“等等！你就不能等等我吗？”

“呃？我走得太快了吗?”

“我有活和你说！”

“呃？”

他的声音非常模糊、遥远，使我很想和他靠近一些。我发现我在往上方游去，像健将一样矫捷地向前划着，胳臂肘抬得很高，双脚像没有骨头的鳍不断飞舞着。这种感觉使我异常兴奋，以致几乎忘了说话。追到他身边，我气喘吁吁地对他说：“我怀有希望。”

“是吗？听见你这样说，我感到非常骄傲，彼得。我就从来没有过。你一定是从你母亲那里得到的，她是个真正的女人。”

“从你那里，”我说。

“不要为我担心，彼得。五十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你五十年还没学到什么，你便再也学不到什么了。我的老人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打击了他；他给我们留下了一本圣经和一屁股债。”

“五十年并不是很长的时间，”我说。“五十年不够。”

“你真的怀有希望，呃？”

我闭上了眼，在我脑子里的“我”与也在那儿的颤抖的黑暗领域之间，有一个肯定不超过一英寸的不能判定的距高。我说了个谎逾越了它。“是的，”我说。“现在别再犯傻了。”

第 七 章

卡德威尔转身把门关上了。过一天又是一美元。他很累，但没有唉声叹气。时间已晚，五点都过了。他一直留在他屋里把篮球队的帐本补记好，想把那些球票翻腾出来；有一批球票不见了，在他翻腾他的抽屉时他看到吉摩尔曼的那个报告，便又看了一遍。这使他产生了反常的压抑感。这报告是写在蓝纸上的，看着它就像摔倒到天空上面去了似的。他还批阅了今天他在第四组进行的考试试卷。可怜的裘迪·伦格：她不行。她太吃力了，也许他这辈子犯的也是这个毛病。在他向楼梯井走去的时候，他体内靠下部位的痛感又闹起来，像一扇羽翼一样把他全身裹了起来。有人有五种天赋，有人有两种，有人有一种。但是不管你在葡萄园里工作一天或仅仅一小时，他们发工资时是一样的。他想到这些说法时听到他父亲的语声，这又加深了他的压抑感。

“乔治。”一个黑影出现在他眼角的余光中。

“呃？噢，是你。你这么晚在这儿干什么呢？”

“说唠叨话。老处女就这样。唠叨。”海斯特·阿波顿站在她的门道外，两只胳臂盘在她那件处女式的上衣的皱褶上。她的房间是二〇二号，就在二〇四室旁，楼厅的下首。“哈利说昨天你去看他去了。”

“我很惭愧地承认是的。他还说什么来着？我们在等着看

X光片的结果，有什么倒霉的东西。”

“不要担心。”她脱口说出这句话时声音略往前进了一步，使得卡德威尔的长脸抬了起来。

“为什么不？”

“没什么好处。彼得非常担心，我今天上课时看得出来。”

“可怜的小鬼，他昨天晚上没怎么睡。我们的汽车在阿尔吞抛锚了。”

海斯特把她的一缕头发塞到后面去，用她的中指轻巧地把插在她发髻上的铅笔往里推了一下。她的头发很光滑，在这半明不暗的光线中一点也不显得灰白。她个子矮小，胸围大，骨骼宽，从前边看腰部显得有些粗笨。但从旁边看她的腰却显得非常小，在她的团团的立姿中瘪进去一块。从她的姿态看，像是在一直往里吸着气。她外衣上带着一个箭形的金别针。她在楼厅的昏暗中又一次回想起曾经笨重地在她面前晃来晃去的这个人的奇特的疙疙瘩瘩的脸，与她结了神秘的不解之缘。“他的表现有些反常，”她说。

“在我把他送回去以前，他非得感冒不行，”卡德威尔说。“我明知道这一点，可没有什么办法。我非得把这孩子弄病了不行，可我没法制止我自己。”

“他不是个单薄的孩子，乔治。”她停了一下。“在某些方面他比他父亲坚强。”

卡德威尔对这种说法没有太在意，但也把他要说的话稍微转了一点弯子。“当我以前在帕塞伊克还是个小鬼的时候，”他说，“我不记得我因为感冒病倒过。你用袖子把鼻子一抹，嗓子一痒，就咳嗽一声。我这辈子第一次因病卧床是一九一八年患流感；那份乱。噗嗤！”

海斯特感到这个人的内在痛苦，她用手指头按住那个金别针以止住她胸中出现的一阵忐忑不安情绪。她在这个人的隔壁课堂教书已经那么多年，她内心的感觉就像她常常和他睡在一起似的。那就像是他俩年轻时曾经相恋而为了从未充分阐明的原因很久就分手了似的。

卡德威尔感到这一点，已经到了在她面前会感觉比在任何地方都舒服的程度。他们都刚好五十岁，这种算生日的把戏在他们的下意识里竟起着奇怪的作用。他不大愿意离开她沿楼厅走去；他的病、他的儿子、他的债务、他妻子给他揽来的土地的痛苦负担——所有这些问题都在他的脑子里翻腾着，使他想一吐为快。海斯特要他；要他把什么都告诉给她。她的举动急待伴随她的愿望，像是要把她几十年的独自长吁短叹的习惯一下子倾吐出来似的。她于是说："彼得像凯西。他有取得他所要的东西的办法。"

"我应该把她送上歌舞舞台，她干那个会快乐些，"卡德威尔急忙认真地对阿波顿小姐大声说。"我真不该和她结婚，我应该仅仅当她的经理人。但是我没有这种气魄。我的家庭教育使我一看见刚有点喜欢的女人便觉得能想到的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向她求婚。"这就是说：我应该和你这样的女人结婚。你。

虽然海斯特等的就是这句话，可一说出来却使她感到厌恶和吃惊。她面前这个人的身影似乎要在焦急之中膨胀得要把她的身体压垮似的。太晚了。她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弹性了。她哈哈一笑，似乎他的话是毫无意义的。她的笑声给那在透视中逐渐变小的一排绿色的存衣柜罩上了一层恐怖的气氛。它们的通气缝好像在张口结舌地看着对面的墙而——那镶在框里的已不复存在的棒球队和田径队的照片。

海斯特伸了伸腰，吸一口气，把发髻上的铅笔又往里塞了一下，问道："你对彼得的教育有什么想法？"

"没有想法。我唯一的想法是那要花很多钱，我供不起。"

"他是上艺术学校还是上一个大学文学院？"

"那要由他和他母亲决定。他们俩讨论这类问题；我听着吓得要命。据我看，这孩子比我在他那岁数懂事懂得还要少。如果我现在就蹬了腿，他和他母亲会困在乡下坐吃山空。我还不能死。"

"那是一种奢侈，"海斯特说。阿波顿家的坏脾气在她身上是以忽然之间说点刻薄的讽刺话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她又把serving在她面前的这副神秘的面容审视了一番，为自己胸间的病态的颤抖皱皱眉头，转身要走。与其说是把卡德威尔的私情，不如说是把自己的私情暂且排开。

"海斯特。"

"干什么，乔治？"她那梳着绾紧的圆形发髻的头颅被她室内的光线照射得宛如一弯新月。一个不是无情的旁观者从她那既高兴又遗憾的嫣然一笑会判断出他必曾一度是她的恋人。

"谢谢你让我说了这么多胡话，"他说，"我想坦白一些事情。明天也许太晚了。这些年来在孩子们搅得我心情很坏的时候，我曾经离开过教室来到这里的饮水池边，专门为了听你在那儿说法语。那比我喝一口水还好，听你讲法语。每次都起到了把我振作起来的作用。"

她轻轻地问："你现在心情很坏吗？"

"是的。很坏。我心寒到极点了。"

"我讲一些好吗？"

"和你说地道的真情话，海斯特，我会非常感激的。"

她的脸马上换上了一副法国式的活泼表情——苹果式的双颊、梅干色的嘴唇——她一个词一个词地发着音，把词首的双元音和词尾的鼻音品味得像是两杯美酒："Dieu est très fin"。

一秒钟的静谧在空中翱翔。

"再说一遍，"卡德威尔请求。

"Dieu-est-très-fin。这是我的生活格言。"

"上帝是很——很好？"

"Oui①。很好，很优美，很纤巧，很高雅。Dieu est très fin。"

"说得对。他当然是的。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先生。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他，我们会栽到哪儿去。"

就像说好了似的，他俩都转过身去。

卡德威尔及时又回身止住她。"你这么好心给我背了这句，"他说，"我也愿意给你背诵一点东西。我有三十年没想起它了。这是过去我在帕塞伊克时常要背诵的；我想我还能背出一个开头。让我试试吗？"

"你试试看。"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老是这么跟你捣乱。"卡德威尔像个小学生的样子站好，双手攥拳垂在两边，觑着眼在想，朗诵道："'帕塞伊克之歌'。约翰·阿里恩·麦克纳布作。"他清了清嗓子。

"伟大的耶和华慧心筹划
尘寰一切圣洁伟大；
在他的指引下，自然万物
归附于神的律条，服务于他的目标。

① 法文："是的"之意。

"河水川流不息，无人能够预料
河中之水还能川流到几时；
我们阅读史籍了解过去，
而时间却隐匿着未来的色调。"

他用心想，想不出来了，笑了笑。"就能背到这儿了。我以为我还能记得多点呢。"

"很少人能记得像你这么多。这不是一首愉快的诗，对吧？"

"对我来说是的，怪不怪？我估计你得是个在河边长大的人才行。"

"嗯。恐怕是这样的。乔治，谢谢你，给我背诵这首诗。"这时她真的回屋去了。她外衣上的金箭在刹那间似乎紧压在她的喉头上，有憋死她的危险。她不由地抹了一下前额，咽了一口气，这阵情绪过去了。

卡德威尔心情沉重地向楼梯走去。彼得。他的教育是个待解的谜，不管怎么解法，答案都是钱，而钱是不够的。还有他的皮肤病和他的健康状况。现在把试题改了，明天早晨可以让这孩子多睡十分钟。他很不愿意把孩子从床上硬拖起来。今天晚上篮球赛后回家，到家就要十一点了，再加上昨天晚上在跳蚤窝里度过的那个奇怪的夜晚，这就够让他再得一次感冒的了。每月感冒一次像钟表一样准，人们说这和皮肤没什么关系，可卡德威尔有点怀疑这一点。一切都有联系。他在结婚以前从未注意到凯西的皮肤病，只是肚子上有一块，可那孩子的皮肤上却到处都有：胳臂、大腿、胸部，甚至脸上的癣也比他意识到的多，耳朵上的癣痂像干了的肥皂沫，那可怜的孩子自己还不知道。无知便是幸福。在大萧条时期，他常用那种有叉形车把的小孩车推着这孩子走，他当时心里恐惧得不得了，觉得他已经走到世界的

悬崖绝壁了，而当他的儿子的小脸转过来望后一看，他的疤点在他眼下显得实实在在的，从而使得这个世界也显得实实在在的了。现在，他儿子那斑驳的脸、女性化的嘴唇和眼帘，瘦削的脸型，焦虑和讪笑的表情，像一件没有办完的事情咬啮着他的心。

如果他有点主张的话，他会给她穿上宽腿裤，把她送上轻歌舞剧舞台的。但是那时候轻歌舞剧团也和电话公司一样收摊了。一切都收摊了。谁会想到他们的别克汽车在他们需要它把他们载回家时竟那样的抛锚呢？事情总逃不出失败的命运。临终时他父亲的信仰是："被永远遗忘？"

从 18001 到 18145 号篮球票丢了。在他的柜橱和他的抽屉和他的纸张中，他只找到了吉摩尔曼报告那张蓝色纸片，它像一片天空，使他的肚肠疼得像一只手指被碾进一扇嘭的一下关闭的门缝。噼哩嘭啷。喏，他没有埋没自己的才能；他已把掩盖他的锋芒的罩子揭开给所有人看到一个燃尽的蜡烛头的模样了。

刚才在他脑子里转的一个想法使他很得意。是什么来着？他又在他脑子里的褐色碎石中追踪索迹，寻找这一粒珠宝。在这儿呢。幸福。无知便是幸福。

阿门。

楼梯拐弯处的窗棂和如今已像钢窗本身那么结实的黑色的小积尘竟奇怪地使他为之一惊，就像墙而变成窗面时大声说了一句外语似的。自从五天前卡德威尔产生了他可能要死的想法，就像你吞进肚里一只蝴蝶似的印入了他的心中，他觉得有一种奇怪的可变重量渗入了万物，使一切物体的表面一下子都沉重地带上了无谓的永久性，一下又无谓地跳动起来，轻佻得像纱布。尽管这样，他仍然打算在这正在解体的众多表面之中把稳他的航向。

亨迈
给凯西打电话
去看牙
六点十五分到这里参加球赛工作
上汽车送彼得回家

} 这是他的日程

他撞开镶着防护网的玻璃门，沿着空荡荡的走廊走去。访亨迈，给凯西打电话。一直到上午，亨迈还没有找到一根二手货的大轴来替换那在咳嗽糖厂和火车道之间的畸形小场院中断掉的那一根；他正在电话上通过各废品站和阿尔吞及西阿尔吞的汽车车身配件厂四处打听。他估计这项费用将在二十到二十五美元之间，他将告诉凯西，她会变法子使这笔钱的问题显得不那么严重，对她来说这不过是小意思，不过是往她那块得不偿失的土地上多扔点少扔点钱的问题，那扛在他肩上的八十亩土地，冰凉的死地，他的血像洒在那块得不偿失的土地上的雨水似的沉下去。而克雷默老爹一口能吞进去一片面包。给凯西打电话。她会担心的；他可以预见到他俩的担心在电话上会像两股电线纠缠起来的。彼得没事吧？克雷默老爹还没从楼梯上摔下来吧？X光片的结果怎样？他不知道。他整天都在想着给阿波顿大夫打电话，可他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抵制着，不让他给那个老吹牛大王自鸣得意的机会。无知便是幸福。无论如何他得去看牙。一想到这儿他不由得嘬了一下那只病牙。如果仔细找一下，他可以在他身上发现他要找的任何类型的病痛：牙的甜滋滋的刺痛、疝气的轻微惬意的轧痛、肠子里的病毒不停地在撕搅着、翻起的脚指甲啃着挤在鞋子里旁边的脚趾的令人心烦的隐痛，过去一个小时用眼过度造成他鼻子上面的阵阵抽痛，以及他头顶上和这勾连起来的另外一种疼痛，很像在湖泊体育场一场剧烈争夺战之后他那顶旧的橄榄球盔给他留下的那种头疼。凯

西、彼得、克雷默老爹、裘娣·伦格、德芬道夫：这些人都在他脑子里。去看亨迈，给凯西打电话，去看牙，六点十五分回来。他预见到他卸下了这些杂务，身心得到净化。他在过去的生活中喜欢一件事：在接电线时他所见的铜芯线，在突然剥掉肮脏的包线之后，活生生地裸露着，闪着光裸露出来。电线的传导心脏。把这活生生的东西埋在地下，常常使他感到恐惧。疼痛的羽翼的影子紧紧一绷，使得他的肚肠缩了一下：那里有个蜘蛛。噗噜。在他心潮起伏时，他自己死去的想法总往上冒。他的脸烧得慌。他的腿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的心和脑充满了恐惧。死亡那白色的领域在等着他吗？他脸上冒着热汗；茫茫的感觉攫住了他的全身；他默默地哀求空中出现一副面孔。那被一排间隔开的圆球灯照亮的长长的油漆大厅闪烁着蜂蜜色、琥珀色和牛脂色。多么熟悉，熟悉到了使他惊讶为什么他十五年来的脚印竟没有在地板上留下一条踪迹。但这地方却也似乎很新奇陌生，就像他作为一个年轻的丈夫、刚得了儿子的父亲，操着新泽西的轻柔的唇齿音，在奥林格的炎热夏天的午后，第一次和吉摩尔曼约见那么新奇陌生。他曾经喜欢过他。一见面他就喜欢上了吉摩尔曼。他那种沉重而拘束的、旁征博引的风格使他想到他父亲的一个教会学校朋友，一个神学院的同屋。他常常在星期日来，总不忘记给“小卡德威尔”带上一小袋子甘草糖。给乔治甘草糖，给阿尔玛一条束发缎带。一贯如此。过了一些时候，阿尔玛收在柜橱里的那镂花小匣子里的缎带都装不下了。他曾经喜欢过吉摩尔曼，也感到他也博得了吉摩尔曼的喜爱。他们曾经说过关于克雷默老爹的笑话。他想不起是什么笑话了，但一想到那是十五年前说的，也就笑了。卡德威尔加快了步伐。一阵微风像天气中的不测风云吹了起来，吹凉了他的面颊，从而

使他想到，一个快死的人不会有这种昂首阔步的情绪。

位于有上百只银眼睛闪烁的奖杯匣对角的吉摩尔曼办公室的门是关着的。当卡德威尔跨步走过时，门一下子打开了，赫佐夫人斜着身擦着他的鼻子走了出来。她和他一样吓了一跳；她的两眼在那翘角的黄油糖色的眼镜框后边睁得很大，她那镶着孔雀毛的帽子也像受了惊似的歪在了一边。和卡德威尔的高龄相比，她还年轻，她最大的孩子刚上七年级。护犊的感情波澜已经从这个孩子上传到教职员队伍里来了。她设法把自己选入校董会以亲自确保她的孩子的学业。卡德威尔很藐视这些过份干预的母亲；她们对什么是教育根本不摸门；教育对她们来说是一片原始森林，一塌糊涂。她那涂着已经模糊的紫色唇膏的嘴傲慢地拒绝露出感到意外的笑容，却仍然张着，显出坦率的惊讶的样子，像一个堵塞住了的投信口。

卡德威尔打破了沉默。他儿时久已忘却的几乎招致鼻子上挨一拳的那种调皮孩子的讨厌劲头又勾上来了。他嬉皮笑脸地对她说："乖乖，刚才你从那扇门里出来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座从门里蹦出个布谷鸟的报时钟。"

她那被破坏了的庄重姿态对她这三十开外不到四十的年纪来说是不大协调的，她把身体靠在了门把手上，给卡德威尔这种打招呼的方式僵住了。他怔怔瞌瞌地继续往楼厅尽头走去。他撞开了罩着铁丝网的双层门，开始沿着那扇从昨天看见以后已经刷掉了FUCK字样的黄色墙壁下了台阶。一直到这时他才感到肚子里挨了一拳。他完蛋了。那个爱管闲事的娘儿们到那儿去干什么？他感到了她身后的办公室里吉摩尔曼的存在，他能通过钥匙眼感到吉摩尔曼的情绪。她一下打开那扇门，像向背后讲着什么话，可没想到把她的前身暴露了。卡德威尔在目前的境遇

下不能再树敌了。第18001到18145球票，吉摩尔曼蓝纸黑字写了他在课堂上打了那孩子，现在又有这个：撞上了唇膏给人弄模糊了的密姆·赫佐。他喉咙里的一个气泡在胀大，走到门外他嗷的一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那声音活像是一声哭泣。纷卷的云絮低垂到镇里瓦顶房屋的上沿。那些屋顶油光瓦亮地似乎闪烁着沉郁的内在真知。这气氛似乎孕育着一种加速降临的命运。卡德威尔抬起头，嗅一嗅，感到产生了一种快些走的明晰的要求，他轻快地跨过亨迈的修车厂，长啸着，在奥林格阻挡他去路的一切房屋的前后门跃进跃出，一路奔上那黄草漫漫被寒冷焚残的页岩山翼，奔驰着，奔驰着，跨过随着距离的延伸变得光滑些、蓝澄些的层层山峦，奔驰着，奔驰着，沿东南路线斜刺穿过一些公路和冻得结实得像公路一样的河流，终于倒了下来，死后他的头向着巴尔的摩。

乱哄哄的那一群已经离开了迈诺餐厅。这里只留下了三个人：迈诺本人，约翰·戴德曼和那教自然科学的老师的儿子、自我意识特强的彼得·卡德威尔。这个钟点只有无家可归、无班可换的人在自己的饭桌上。五点四十。隔壁的邮局已经关门了。帕茜菲夫人轻步移动着疲劳的脚，把窗户的格栅放下，慢慢把装着五颜六色邮票的抽屉关上，把数好的钱装进那冒牌的科林斯式保险柜里。她身后的里间屋像一座战地医院，灰色的邮袋毫无知觉地躺着，浸泡在影子的麻醉剂里，趴伏着，变了形，取出了肠肚。她叹了一口气向窗前走去。从一个人行道上的过路人的眼看来，她那张大圆脸活像一个身体异常肿胀的孩子从一个舷窗口（通过窗上排成一个弧形线的 POST OFFICE①中位于顶端

① 英文："邮局"之意。

用金叶做的 O 字）拚命往外张望的脸。

在她旁边的迈诺在照例用他的白粗布塞进每只冒着热气的可口可乐杯口旋转着，然后一只只地放在铺在他的洗碗池旁的一个大毛巾上。每只杯子又冒出几缕烟雾，没入周围的冷空气中。从他那开始挂上雾气的窗户往外看，收税棚已经排满了急于回家的汽车——像结了许多亮晶晶的果子的沉甸甸的树枝。迈诺餐馆几乎已经空堂，像一座舞台。一场争论在它上面进行着。屋里的迈诺正在怒火中烧；他那毛丛丛的鼻孔似乎在冒着火。

“迈诺，”彼得从他的雅座上叫道：“你是老脑筋。共产主义没什么不好的。再过二十年我们这国家就有了，你会高兴得要命的。”

迈诺从窗前转过身，脑袋闪着亮光，脑子在发着火。“如果罗斯福那老家伙活着，我们这里就有了，”他说，气喘吁吁地笑了一声，在出气的压力下，他的鼻孔张大了。“可是他自杀了，或是死于梅毒了。上帝的判决，记住我的话。”

“迈诺，你不相信这种胡说。你神智清醒就不会相信。”

“我相信，”迈诺说。“他去雅尔塔时脑子已经腐烂了，不然我们不会落入现在这种困境。”

“什么困境？什么困境，迈诺？这个国家在世界上地位是最高的。我们有那种大炸弹，我们还有那种大轰炸机。”

“啊吓……”迈诺转过身去。

“什么困境？什么困境，迈诺？什么困境？”

他转回身说：“到不了明年俄国人就到了法国和意大利了。”

“那又怎样？那又怎样，迈诺？共产主义反正要来，这么来那么来都一样；这是唯一战胜贫穷的办法。”

约翰·戴德曼在另外一个雅座里吸着一个小时之内的第八

支烟，正在想把一个烟圈吹到另一个烟圈里去。这时他突然大叫一声："战争！"用手指敲打着头顶上面系在电灯开关线头上的一个棕色的大牌牌。

迈诺又回到他柜台后面的窄道里以便更好地向坐在昏暗雅座中的那些孩子讲道理。"我们到达易北河以后应该继续进军占领莫斯科，那是个机会。他们已经腐朽了，等着我们接管呢，俄国兵是世界上最懦弱无能的。农民会起来欢迎我们。这是邱吉尔那老家伙要我们做的，他是对的。他是个坏蛋，但很聪明，很聪明。他不喜欢约瑟夫那老家伙。世界上没有谁喜欢约瑟夫那老家伙，只有弗兰克林·罗斯福国王一个人喜欢他。"

彼得说："迈诺，你真是胡说八道。列宁格勒怎么样？他们那时一点也不懦弱。"

"不是他们打赢的。不是他们打赢的。是我们的武器打赢的。我们的坦克。我们的大炮。你的那位好友罗斯福给他寄的邮费一概全免的不要钱的包裹；他劫走了美国人民的钱去救了俄国人，让他们转过身来准备在此时此刻就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军意大利。"

"他那时是在努力打败希特勒，迈诺。你都忘了吗？阿道夫·希一特一勒。"

"我喜欢希特勒，"约翰·戴德曼宣布着。"他还活着，在阿根廷。"

"迈诺也喜欢过他，"彼得说，声音像哨子似的，气得他浑身发热。"对不对，迈诺？你是不是认为希特勒是个好人？"

"我从来没有，"迈诺说。"可我可以告诉你，我宁可愿意希特勒活着，也不愿意斯大林那老家伙活着。他才是真正的魔鬼的化身。你记住我的话。"

“迈诺，你究竟为什么反对共产主义？他们不会让你去劳动。你太老了。你又病得这样。”

“嘭。嘭，”约翰·戴德曼叫着，“我们应该把原子弹扔到莫斯科、柏林、巴黎、法国、意大利、墨西哥城和非洲。咔—嘭。我喜欢那种蘑菇云。”

“迈诺，”彼得说。“迈诺。你为什么剥削我们这些没钱的年轻人那么狠？你为什么那么狠毒？你把那弹球机的板子翘得那么高，除去戴德曼以外谁都不能赢得免费玩的权利，而他又是个天才。”

“我是天才，”戴德曼说。

“他们连神圣的创世主都不信，”迈诺说。

“喏，我的上帝，谁还相信哪？”彼得叫道。他为自己脸红但控制不住了。他急于把这个以其倒霉的共和党的愚蠢和顽固的牲口似的精力代表着世界上一切折磨死他父亲的力量驳倒。他得防止迈诺又转过身去，他得把这种仍然敞开口的局面维持住。“你不信。我不信。没人信。真的。”但这大话一出口，彼得觉出这是对他父亲的深深的背叛。在他的脑子里他看见他父亲滑到一个大坑里，一副惊愕的表情。他焦急地等待着迈诺的答话，急得嘴上发干，不管他说什么都行，以便他在东拉西扯之中可以找到收回刚才那话的办法。彼得的许多精力是花费在希望收回他说过的话上面的。

“我信你说的话，”迈诺只简单地这样说，转身便走。他要摆脱出来的路堵上了。

“两年之内，”约翰·戴德曼大声估计着说，“要发生战争。我将是一个少校。迈诺将是一名上士。彼得将在厨房角上垃圾桶后边削土豆皮。”他正轻轻地吹着一个逐渐扩大的烟圈，一个奇

迹，他的嘴紧缩得像一个钥匙洞，又吹出一个小烟圈，迅速旋转着穿过那人的烟圈。在穿入的刹那间，两个烟圈都模糊了，形成一股长长松散的烟云，像一只胳臂在伸向电灯开关线。戴德曼叹了一口气，一个厌烦了的创造者。

"在雅尔塔，脑子发了霉，"迈诺从柜台远端大声叫着，"杜鲁门在波茨坦要多傻有多傻。那家伙笨得要命，他的服装杂货店刚破产，他就管起美利坚合众国来了。"

门被撞开，门廊黑乎乎地显现出一个戴尖帽子的结实的人影。"彼得在这儿吗？"它问。

"卡德威尔先生，"迈诺用他那留着用来招呼成年人的男低音说道。"是的，在这儿。他正在告诉我他是个无神论的共产党人。"

"他是在逗你玩呢。你知道的。城里的人中间他最喜欢的就是迈诺·克莱茨。你是这孩子的父亲，不要以为他母亲和我不领你的情。"

"嘿，爸爸，"彼得叫着，为他害羞。

卡德威尔向雅座走去，眨着眼。他似乎找不到他儿子。他在戴德曼的雅座上止步。"这是谁？噢。戴德曼。他们还没叫你毕业哪？"

"嘿，乔治，"戴德曼说。卡德威尔对他的学生期望本来并不大，可他总还期待他们照以前那样称呼他一声。他俩自然都感到了这一点。在善良便是无能的地方，残忍就成为聪明了。"我听说你的游泳队又输掉了。总共输了多少场了？连输八十场？"

"他们努力了，"卡德威尔对他说。"如果你手里没有牌，你不能造出来。"

"嘿，我手里有副牌，"戴德曼说，他的两颊闪着光彩，长长的

睫毛弯卷着。“看看我这副牌，乔治。”他把手伸进他穿的草绿色衬衫口袋去掏那副淫秽纸牌。

“把牌收起来，”迈诺在他柜台走道远处喊道。电灯光照着他的秃顶，那擦干的可口可乐杯子上闪着光点。

卡德威尔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他走到他儿子在吸着一支“清凉”牌薄荷烟的雅座上。他没有任何看见那支烟的表示，挤进彼得的对面座位上，说：“耶稣，我刚刚碰上了一件怪事。”

“什么事？汽车怎么样了？”

“信不信由你，汽车修好了。我不知道亨迈怎么弄的；他是人们说的他那一行的高手。在我这一生，他一直待我非常好。”一个新的想法刺了他一下，他转过头。“戴德曼？你还在吗？”

戴德曼拿着那副牌，在胸前打开来一溜看下去。他抬起了头，睁着明亮的眼睛，说：“干嘛？”

“你为什么不离校在亨迈那里找个工作？我记得你天生是个好的机械手。”

年轻人受到这句突如其来的关心不舒服地耸了耸肩。他说：“我等着战争爆发呢。”

“你要等到世界末日去，孩子，”老师冲他叫道。“不要埋没你的天才。让你的热发光吧。如果我有你的机械才能，这可怜的孩子就吃上鱼子酱了。”

“我在警察局立过案。”

“平·克罗斯贝①也一样。圣保罗也一样。他们没因此却步。不要拿这个当拐棍使。你和阿尔·亨迈谈谈。我在这个城市里没有比他再好的朋友，而我那时比你的境况糟糕得多。你才十八，我那时是三十五。”

---

① 美国著名歌星。

彼得在烦躁之中吸了一口烟。在他父亲的眼前这么做显得窘得要命，一支"清凉"烟吸了一半就掐了。他急于使他父亲换个话题，因为他知道戴德曼在复述他们的谈话时会把这当作笑柄的。"爸，你说的是什么怪事？"香烟的微量毒素侵入他的肺，他心里充满了对这种平庸、无聊、腻味的对话的反感。他期望会有一个使他得到自由的城市。

他父亲用只让他听见的声音说："十分钟以前我在厅里走，突然吉摩尔曼的门被推开，出来的竟是他妈的赫佐太太。"

"喏，这有什么奇怪？她是校董会的成员。"

"我不知道该不该对你讲，可我看你也够大了；她是一副被人爱抚过的样子。"

彼得在惊奇之下咯咯一笑。"被人爱抚过？"他又笑了一声，后悔把烟掐了，现在看起来那么做显得过分拘谨了。

"女人脸上是带像的。她脸上带着，在看见我以前。"

"带什么像？她的衣服都穿着吗？"

"那自然，可她帽子是歪的。她的唇膏给弄胡涂了。"

"呃——噢。"

"呃——噢是对的。这是我无心看到的。"

"喏，那不是你的错，你只是在厅里走过去。"

"不是我的错，这无关重要；如果照那样看问题，谁都犯不了什么错。事实是，孩子，我撞进了一个麻烦窝子；吉摩尔曼和我玩了十五年的猫捉老鼠的游戏，这回捉到头了。"

"唔，爸。你的想象太丰富了。她可能在那儿谈什么事情，你知道吉摩尔曼是随时找人谈话的。"

"你没看见她看到我时眼里的表情。"

"那么，你怎么反应的？"

"我就照样冲她和气地笑了笑，接着走我的路。可事情暴露了，她知道。"

"爸，咱们理智一点。她能跟吉摩尔曼干什么？她是个中年人，不是吗？"

彼得不明白他父亲干吗笑了。卡德威尔说："她在城里有那么一点名声。她比赫佐小十岁；她是在他发迹以后才嫁给他的。"

"可是爸爸，她有个孩子在七年级。"彼得对他父亲看不到很明显的问题很恼火。竞选校董的女人是不搞两性关系的那种人，两性关系是年轻人干的事。他不知道该如何婉转些对他父亲说清。把他父亲和这问题搞到一起实在难办，他觉得自己的舌头有些不听使唤了。

他父亲把两只斑驳的棕色的手紧握着，骨节都握得发黄了。他哀叫着："我感觉吉摩尔曼坐在那屋里像一片沉重的乌云；我现在就感到他压在我的胸口上。"

"嗜，爸，"彼得插嘴说。"你荒唐得可笑。你干嘛这么小题大作呢？吉摩尔曼根本不是你眼里的那种人。他不过是个爱拍拍女孩子脸的油滑的老笨蛋。"

他父亲抬眼看着他，两颊的肉松松的，带着吃惊的样子。"我希望我能有你那么自信，彼得，"他说。"如果我有你那么自信，我就会把你母亲送上轻歌舞剧团的舞台，你也就不会降生了。"这是他对他儿子最接近于像是责备的话。年轻人的脸上发烧了。卡德威尔说："我最好给她通个电话，"他费力地从雅座上出来。"我总不能从脑子里排除克雷默老爹要从楼梯上掉下来的想法。如果我能活下去，我决定安上一个楼梯栅栏。"

彼得跟他走到餐厅前边。"迈诺，"卡德威尔说，"如果我清

你破开十美元会十分伤你的心吗?"在迈诺接钱时,卡德威尔问他:"你琢磨着俄国人什么时候能打到奥林格来?他们可能正在伊利上电车呢。"

"有其子必有其父,呃,迈诺?"琼尼·戴德曼① 从他的雅座上叫道。

"你想怎么个破法,有要求吗?"迈诺问,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一张五元的,四张一元的,三个二角五硬币,二个一角,一个五分的。"卡德威尔接着说:"我希望他们来。那会是打从印第安人离开咱们这个镇子以后这里发生的最好的一件事。他们会让我们在邮局那扇墙前站成一排,给我们,像你和我这样的老家伙,解除今生的痛苦。"

迈诺不想听这个。他气得哼了一声,使卡德威尔不得不提高嗓门,费劲地询问着:"喏,你认为应该怎么回答?我们太笨了,自己又死不了。"

他照样没有得到回答。他接过破开的钱,默默地给了彼得那张五元的。

"这钱干什么使?"

"吃饭。人是一种必须吃饭的哺乳类动物。我们不能请迈诺免费给你吃,尽管他是愿意这样做的绅士,我知道他是的。"

"可你这钱是从哪儿来的?"

"没问题。"

彼得一听就懂,他父亲又从由他保管的学校体育基金里借支了。彼得对他父亲经济上的来往一无所知,只知道他经济上的状况是混乱而危险的。四年以前,在他小时候他曾梦见人们找他父亲算总帐了。他父亲面色如土,上身只套着一个杂货店的纸盒

① 琼尼是约翰的昵称。

子，下面赤裸着细长黄瘦的腿，跌跌撞撞地走下市政厅的台阶，奥林格一大群人骂呀，笑呀，用一种粘乎乎的黑东西掷着，打在纸盒子上嘭的一声。我们做梦常常又是作者，又是人物，又是上帝，又是亚当。彼得知道市政厅里举行过审判，判决他父亲有罪，没收全部财产，吃领鞭子，被送到比流浪汉还低下的社会里去。他的脸色表明这种耻辱会使他死于非命的。彼得在梦里叫着："不！你们不明白！等等！"这话是用童音说出的。他想大声向愤怒的市民解释他父亲是如何的无辜，如何过度劳累，心情如何沉重，如何有良心，如何焦急不安；但是群众的人流排开、淹没了他，他无法使人听见。他什么也没说清就醒了。所以现在在这座餐厅里，他感到他接过来的是他父亲剥下的一层皮，放进他的钱包里，用来吃汉堡包、柠檬百事可乐、玩弹球机、吃那对他的金钱癣非常有害的里斯牌巧克力花生蛋糕。

公用电话机是安在那滑稽的书架子后边墙上的。卡德威尔放进一角五分，叫通了火镇的电话。"凯西？我们在餐馆……车修好了。是大轴……他估计大约要二十元，他还没算出工钱来。告诉老爹，阿尔问候他。老爹还没从楼梯上掉下来，是不？……你知道我不是那意思，我也希望他别摔着……不，不，我没有，我一点时间都没有，我在五分钟之内就得到牙医那里……说真的，凯西，我怕听见他要说的……我知道……我知道……我估计在十一点左右。你没面包了吧？昨天晚上，我给你买了一客意大利三明治，还放在车里……呃？他看来很好，我刚给了他五元让他吃饭……我让他跟你讲。"

卡德威尔把电话听筒递给彼得。"你母亲要跟你说话。"

彼得厌恶的是母亲居然搅到这远离她的生活中心，这座餐馆里来。她的声音听起来细小而严峻，就像电话公司伤害了她

的感情，把她封在这金属的电话匣子里似的。她对他的电磁拉力通过电线传了过来，使他也感到好像矮了半截。

“你好，”他说。

“你看他怎么样，彼得？”

“谁？”

“谁？自然是你爸爸。还有谁？”

“好像很疲倦、激动，我说不好。你知道他是莫名其妙的。”

“你也像我这么担心吗？”

“我想是的，当然啦。”

“他为什么不再给阿波顿打个电话？”

“也许他想X光片还没冲出来。”彼得向他父亲那边看着，像是要他证实一下这一点。卡德威尔在向迈诺反反复复地道着歉，“……刚才关于共产党的那些话不是要讽刺你的意思，我也是和你一样恨他们的……”

电话里听见了，问道：“他在和谁说话？”

“迈诺·克莱茨。”

“他对这种人就是兴趣很大，是吧？”那妇女的细小声音在彼得耳朵里埋怨着。

“他们在谈论俄国人。”

耳机里响着一种咳嗽声音，彼得知道他母亲哭了。他的胃往下坠着。他想找点话说，他的眼像只苍蝇似的落在带颜色的塑料下流玩具上。“小狗好吗？”他问道。

他母亲使劲喘着气来恢复自我控制。在她哭泣的间歇声里，她的语言变得出奇地端庄、僵硬。“她一早上都待在家里，午餐以后我把她放出去了。她回来时知道她一直在追赶着另一只臭鼬子。老爹生了我的气，不肯走出他的房间。家里没面包了，

他在发脾气。”

“依你看‘女士’咬死那只臭鼬了吗?”

“我看是的。她在笑。”

“父亲说他要去看牙医。”

“是的。现在太晚了。”又一阵无声的哭泣传进彼得的耳朵;他脑子里装满的是他母亲的眼睛会是什么样的形象,红红的,充满泪水。一种轻微的草香或玉米香冲进他的鼻子。

“我看不一定太晚,”他说。这话有些装模做样,不怎么认真,但他不得不说点什么。电话机上面的墙面的那些年轻人用铅笔记上的电话号码开始在他眼前旋转、跳动。

他母亲叹口气。“是的,我猜想。彼得。”

“什么?”

“可得照看好你父亲。”

“我尽量吧。可够困难的。”

“是不是?可他那么爱你。”

“那好,我尽量做。你要他回家吗?”

“不。”她停顿了一下,然后,用她那能压住台的戏剧天才(这可能是他父亲幻想把她送上轻歌舞舞台的想法的由头),用抖颤的调门重复了一下,“不。”

“那好,我们在十一点左右见。”他母亲的思想在缺少她那抚慰人的形体陪伴的情况下是令彼得感到非常耗费精力的。她感觉到了这一点,她的声音显得更难过、更遥远、更细微和僵硬了。“气象台的人想要一场雪。”

“对,空气里是有点要下雪的感觉。”

“好吧。好吧,彼得。你就给你这可怜的老母亲的电话挂掉吧。你是个好孩子。一切都不必担心。”

“那好，你也别担心。你是个好女人。”对你自己母亲说的这是什么话！他挂掉了电话，对自己的这样子有些惊讶。这使他身上的癣直发痒，和她通电话，她超越伦常地变成和他分享秘密的一个简单的女人的声音了。

“她听起来像生气啦？”

“有一点。我看老爹在制造紧张空气。”

“那个人能干这种事。”卡德威尔回头向迈诺解释道：“说的是我岳父。他八十四了，他能制造紧张空气，把你气一个倒仰。他能隔着门从钥匙洞里把紧张空气送过来。那个人动动小拇指比你我整个上身的力量还大。”

“啊呃……”迈诺轻轻地抱怨着，把一杯起皮的牛奶放在柜台上。卡德威尔两口把它喝了，放下杯子，眨了眨眼，脸上又显得苍白了些，咽下去一个嗝。“乖乖，”他说，“这奶在肚子什么地方拐错了弯。”他还是按新泽西的土音把“奶”说成“奈”。他用舌头来回舐了一下门牙，像是刷洗一下似的。“现在我动身去看扬克姆大夫去。”

彼得问：“我跟你去吗？”这牙医的真名是肯尼斯·舒尔，他的诊所在收税棚下边两条街，过了中学再走一段的街对面，和网球场正对着。舒尔总开收音机放成本大套的广播剧，从上午九点到晚六点。从春天到秋天，每逢星期三和星期日，他总穿一条白帆布裤子，跨过电车道，成了全县的一名网球好手。他的网球比他治牙的本领好。他母亲在学校的食堂里工作。

“不，见鬼，”卡德威尔说。“你能做什么，彼得？反正是没救了。不用担心我这堆废料了。留在这里挺暖和，你有朋友。”

于是彼得执行他母亲的嘱咐，照看他父亲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眼瞅着这痛苦的人，身穿短短的外衣，没扣上扣子，尖尖的

绒线帽拉下来盖着耳朵，独自走出阴暗的门，进入更为黑暗的室外。

约翰·戴德曼从他那雅座里认真地叫道："嘿，彼得。你和你父亲背着光站在那里，那一秒钟之内我分不出谁是谁了。"

"他比我高些，"彼得敷衍着。戴德曼这回变成了一个讲话认真的好孩子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他内心里感到随着夜的降临他积蓄起来的大批甜蜜的调皮想法酝酿成熟了。他以屁股口袋里的五块钱的重量为转轴回过身来对迈诺得意地说："两客汉堡包。不要番茄酱。再要一杯你那个掺了水的牛奶，五个打你那做了手脚的弹球机用的镍币。"他回到他那雅座上把他掐灭了的半支"清凉"牌香烟又点燃。北极的冰天雪地的感觉兴奋了他那得意的喉咙；他在迈诺餐厅的空荡荡的舞台上做起一副得意的样子，认定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着他摆出的姿态。这一段必然的闲散时间，一个孩子梦想的自由天地，使他兴奋得心速加快了一倍，像要爆炸似的，给这阴暗的空气涂上了一层玫瑰色。

"亲爱的。等等？"

"嗯？"

"没有比你这办公室好点的地方吗？"

"没有。冬天没有。"

"可我们被人看见了。"

"你被人看见了。"

"可他知道。我从他脸上看出来他是知道的。他那吃惊的样子和我吃惊的感觉一样。"

"卡德威尔又知道又不知道。"

"可你信任他吗？"

“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信任的问题。”

“那么现在呢？”

“我信任他。”

“我觉得你不该信任他。我们能把他解雇吗？”

他哈哈大笑起来，她挺不高兴。她一贯对她自己的可笑之处很迟钝。他说：“你把我的权力估计过高了。这个人已经教了十五年书了。他有一批朋友。他有他的地位。”

“可他实际上是不称职的，不是吗？”

她在他怀里变得这么矫情和反复探问，和他们的姿态很不协调，使他有些扫兴。女人的愚蠢有一种让他不痛快的奇特力量。

“是吗？称职不称职不是很容易判断的。他和学生们待在课室里，这是最要紧的。此外，他对我是忠实的。他是忠实的。”

“你为什么支持他？他现在可以把我们毁了。”

他又笑了。“得了，得了，我的小鸟。人是不那么容易给毁了的。”尽管她那一阵一阵的忧虑有时不招人喜欢，可她的身体的现实存在对他精神上的松弛起了深刻作用。在他内心处于非常安逸的情况下，他的话便有如高山流水、气体升入空间，不经思索便脱口而出了。

她在他的怀抱中身体变得僵硬了，愤愤地说：“我不喜欢那个人。我不喜欢他那副孩子似的假笑面孔。”

“他的脸使你感到内疚。”

这句意外的话使她的问题变得温和了。“我们应该感到内疚吗？”这一问实际上是羞涩的。

“肯定的。事过之后。”

这把她逗笑了，她这一笑使得她的唇软化了，在吻她的时候

他感到在无尽头的干渴之后他终于呷到了一小口。但是接吻并没有止渴，反而渴得更甚了，于是每吻一下就使他产生更热烈一吻的要求，把他投入了欲火不断上升扩展的涡流之中——这种情况他觉得并不是自然对人的残酷的捉弄，恰好相反，是自然赋与人的一个激发情性的恩典。

疼痛在他的牙床上生根蔓延。等等，等等！肯尼应该在打了盐酸普鲁卡因之后再多等几分钟。可这时快下班了，这个年轻人已经累了，忙着把工作干完。肯尼是卡德威尔的第一批学生当中的一员，那是在三十年代。现在这孩子头已经秃得很厉害。他正用一个膝盖顶着手术椅更好使上劲，手里的钳子扭住卡德威尔的病牙一转，捏着往出拔，可却像粉笔一样给捏了个粉碎。卡德威尔害怕的是牙给钳子夹碎了，却给他脑子里留下一条剥开磨损的神经。不出所料，这疼法是空前的：是一棵花团锦簇的疼痛之树，每一朵花向灰蓝色的空气投射着一团清晰的橙绿色火花。他睁开眼，有点不相信会这样地疼下去，而他的视界却被这牙医的坚定的嘴唇的暗粉色给填满了，一股子丁香花粉味，嘴唇有点倾斜地紧闭着——一个意志薄弱的嘴。这孩子想当个医学博士，可惜智商不够，于是便安心当个屠夫了。卡德威尔辨认出在他脑子里分枝蔓延的疼痛是他自己教学的某种失败，是给这个挣扎的灵魂灌注一些体贴和耐心思想过程中的某种失误造成的；于是他便以自做自受的态度加以承受了。疼痛之树枝繁叶茂；它的枝条和花朵组合成一个疼痛的银羽、银椎体、银柱。这棵银柱从卡德威尔头颅枕靠处向上竖立冲向蓝天，是纯银的，其中没有夹杂一丝一点的合金瑕疵。

"得。"肯尼斯·舒尔长出了一口气。他的手在颤抖，后背都湿了。他向卡德威尔展示着他钳子里夹着的得意成绩。卡德威尔像从睡梦的肿胀感中醒来，视力很难集中。那是一颗象牙质的呆滞的碎块，上面挂着棕色和黑色的斑，长在浅粉色的弓形脚上。这么一块小东西竟会如此顽强地抗拒着不肯给拔出牙床，简直使人难以置信。

"吐，"牙医说。

卡德威尔听话，把脸弯到黄色的池子上，一口血吐到旋转的一股清水里。血水似乎呈一种橘黄色，掺杂着唾沫。他的脑袋里那种纯银质的感觉让位于一阵飘忽的眩晕感。恐惧和压力从他的牙床孔隙中跑掉了。突然他对上帝创造的万物产生了荒谬的感激之情，感激那圆形的磁漱池的清洁的闪光边缘，感激那向漱池里注水的光亮的蛇形小管，感激被这小小的卡律布迪斯[①]，在涡流的冲力消失部位蚀掉一块从而形成的那彗星尾巴形的小锈痕，感激这牙科的细微气味，感激肯尼把他的工具收回到消毒锅里的声响，感激架子上的收音机盖过干扰渗过来的一缕抖颤的风琴曲。广播员拖长声音说："我—爱——个—神秘的故事！"风琴声又冒到前面来了，迷人极了。

"可惜，"肯尼说，"你的牙冠没有牙根那么坚固。"

"这就是我这个人一生的概括，"卡德威尔说。"大脚，弱智。"他说的时候舌头碰上一个柔软的泡沫性的粘液。他又吐了一口。奇怪的是他发现看见自己的血心里很高兴。

肯尼拿着一个钢制工具把拔下的牙夹起，这永远割断了尘世联系的东西，高举到他面前的地方，有些像颗星星。肯尼剔下来一块黑色的填充物，把夹子举到鼻子上闻了一下。"嗯，"他说，

① 希腊神话中的险崖。

"是的，没用了。这颗牙一定让你疼得够厉害的。"

"只是在我注意它的时候。"

收音机里，广播员解释着："上回我们演到博士和里杰被困在猴子的巨大的洞穴城市中〔猴子吱吱的语声、叫声和悲哀的发情声〕，现在博士回身〔音响衰退〕对里杰说……"

博士："咱们得离开这里！公主在等着！"

吱吱、吱吱。哔噜噗，哔噜噜。

肯尼递给卡德威尔两片用塑料膜包装的安乃近。"盐酸普鲁卡因的药力消失以后，"他说，"你可能会觉得不舒服。"药力根本没生效，卡德威尔心想。他准备要走，又向池里吐了最后一口。他的血已经流得慢了，稀了，变成黄色的了。他怯懦地把舌头放在那滑腻的空洞处一舔。一种失落感侵入他的思想。另一天，另一个臼齿。(他该写圣瓦伦丁信柬① 了。)

海勒从侧厅那边过来了！推多儿，皮多儿；皮多儿，啪特！！这人多喜欢他自己的大扫帚啊!!!

走过女生盥洗间，他艰难地扫着，铺过红蜡又在漆亮的地面上扫起来；走过一一三室，屋里施拉克小姐在展示着艺术，这种上帝无形荣耀的有形反映；走过一一一室，那里的打字机潜伏在破旧的黑罩布下面，有的移行拉杆支支棱棱地伸出一只怪异的银白色的手；走过一〇九室，那里挂着那张黄脆了的已往贸易路线的大地图，那是香料、琥珀、皮毛和奴隶被运过欧洲卡罗林帝国的运输线；走过一〇七室，一股子二氧化硫和硫化氢气味；一〇五、一〇三室都关着门，玻璃结着霜，面对着绿色的衣柜，

① 二月十四日为圣瓦伦丁日，又称情人节，这一天有互寄表示情爱或友谊信柬的习惯。

排下去慢慢缩小，一直到那不可理解的等于零的远景。海勒往前走，一下一下地往前扫，拢在一起的有钮扣、绒毛、硬币、布头、锡纸、发夹、塑料薄膜、头发、线、橘子籽、梳子齿、彼得·卡德威尔的癣皮以及所有没成色的尘屑碎片，一切组成宇宙的尘寰秽物无所不有。他的收获就是这些。他用听不见的声音给自己唱着一首老曲子。他是快乐的。学校是属于他的。几英亩木结构房屋的钟都嘀哒到六点十分。在它的地下大厦里有一口锅炉做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决定，一口气吞进去二百五十斤硬块煤：宾西法尼亚无烟煤，古老的煤矿层，被压缩了的时间化身。锅炉的心脏以白热化的高温燃烧着，得通过一座云母玻璃窗孔才能逼视。

海勒那久经沧桑的心灵里深深喜爱这座中学的下层。他是从小学楼的教养员队伍里提拔起来的人，那些像小羊羔似的娇气的小孩一天总得吐一两次脏东西要收拾，洒上氯化铵消除臭味。在这里没有那类不体面的活；只是墙上涂的那些字和不时一个男厕所会被故意弄得到处是粪便。

对人和人的服饰的记忆给这些厅堂抹上了一股香甜的气味。喷水泉等着喷水。暖气发出噗噗的声响。边门响了一声；JV篮球队的一名队员带着运动袋进来向存衣室走去。在前门口，卡德威尔先生和菲利浦先生在台阶上碰见了。他们一高一矮在表演着阿尔芳斯和加斯顿的互相谦让着谁先进门的旧例。海勒蹲下来往他的宽大的簸箕里扫着堆成灰山的尘屑和点缀在里边的几片废纸。他把这些灰尘倒进放在这边屋角的大硬纸罐子里。然后，他站回到扫帚后边，往前推着它，消失在角落后面去了，劈里叭哒的。

他往那边去了!!!!

“乔治，我听说你这阵子感觉不大舒服，”菲利浦对他的同事说。在奖杯匣前的灯光下，他看见卡德威尔嘴角上流出来一点血，感到很吃惊。他对他的同事通常总有些不修边幅内心里是有些非议的。

“时好时坏，”卡德威尔说。“菲尔，丢了一沓子票使我心里总不舒服。号码是 18001 到 18145 。”

菲利浦想了想，他一想就总是突然往旁边跨一步，像是在清理思想的内围场地，这是他的习惯。“喏，那不过是些纸片，”他说。

“钱也是纸片，”卡德威尔说。

他说这话时样子很难看，菲利浦问：“你吃了什么药了吗？”

卡德威尔又咬起他的嘴唇作出无所谓的姿态。“我不会有事的，菲尔。我昨天去看了医生，照了X光片。”

菲利浦又往回跨了一步。“看出什么来了？”他问，眼睛看着自己的鞋似乎在看鞋带扎好没有。像是要把菲利浦声音特别放低的含意冲掉，卡德威尔几乎是在吼着：“还没出结果。我还是在稳稳当当地活动着。”

“乔治。我可以做为你的一个朋友对你讲一些话吗？”

“请讲吧，你从来也没有用别的方式讲过话。”

“有一件事你始终没有学会，那就是怎么照顾好自己。你知道现在我们已经不像战前那么年轻了；我们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干事。”

“菲尔，我不会照别的方式干事。我只有就是这么幼稚地干下去，一直到他们把我收敛起来为止。”

菲利浦的笑声有一点紧张的味道。他比卡德威尔早一年成为这所学校的教员，尽管他们在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菲利浦一

直没有摆脱掉他比他的这个同事年资长、是他的带路人的感觉。同时他也摆脱不掉他朦胧地期待着卡德威尔会以他那更混乱、更调皮的天性做出什么出奇的事，或者至少说些有必要说出的什么出奇的事。他问道："你听说阿奇的事了吗?"这是三十年代晚期的一个聪明、体面、健壮、漂亮的学生，那种让老师心里舒服的学生。这种学生奥林格曾有很多，但随着普遍的道德败坏，愈来愈稀少了。

"丧命了，"卡德威尔说。"但我不明白是怎么死的。"

"在内华达上空，"菲利浦对他说，把夹着的纸张和书本移到另一胳臂里。"他是一个飞行教官，他的学生出了个差错。两个人都摔死了。"

"这多蹊跷？经历了整个战争没受一点伤，可在和平时期却丧了命。"

菲利浦有个毛病——小个子感情更容易冲动——在谈话中间如果话题有那么一点可悲，他的眼圈马上就红。"我恨的是让他们这么年轻就死了，"他应声说道。他把那些身心健康协调的学生当成自己孩子那样疼爱，他自己的儿子是笨拙而固执的。

卡德威尔对这个问题有兴趣；他的这个朋友的中分头发像一道棺材缝，也许里边藏着他非常需要的宝贵知识。他热切地问："你认为这有什么区别吗？他们准备不够？你对死有准备吗?"

菲利浦想把思想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就像磁性的两极弄不到一块，是互相排斥的。"我说不好，"他承认。"人们说什么都有一个时间限度，"他又说。

"我不行，"卡德威尔说。"我没有准备好，我怕得要命。答案是什么?"

两个人的谈话停顿了，海勒拿着扫帚走了过去。这个勤杂工冲他们点了点头，笑了笑，这时走过去了。

菲利浦又一次不能正面思考这个问题；他的思想总往枝节问题上滑。他凝视着卡德威尔的胸部中间，似乎这儿正在发生着奇怪的变化。“你和吉摩尔曼谈过吗？”他问。“也许休假一年是个办法。”

“我休不起假。孩子会怎么着？他连中学都上不了。他得到边远农村去上学，和许多乡下佬一起坐校车。”

“他会生存下去的，乔治。”

“我非常怀疑。他需要我帮他，这可怜的孩子还没学会生活的诀窍。在他没学会以前我不能消失。你很幸运，你的孩子学到了生活的诀窍。”

这是使菲利浦为之黯然神伤的过誉之词，菲利浦摇了摇头。他的眼圈红了。罗尼·菲利浦现为宾州大学的一年生，他有电子学方面的擅长。可是，甚至在他还上中学的时候就曾公开奚落过他父亲的棒球爱好，埋怨他浪费了童年时代许多时间，在他的父亲的督促下去玩什么棒击木片，三次断球或一次就接住的把戏。

菲利浦无精打采地说：“罗尼似乎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给他打气吧，”卡德威尔喊道。“我那可怜的孩子要的是把全世界装在一只糖果匣里。”

“我以为他想要画画的。”

“噢喊！”卡德威尔吭了一声；毒液又往他的肠子里蠕动了一截。对这两位来说儿子是个沉重的包袱。

卡德威尔改变了一下话题。“今天我从屋里出来时得到了一个启示；我教了十五年书才认识到这一点。”

菲利浦急忙问道，“什么启示?”他急于知道，因为这么多时间他一直蒙在鼓里。

“无知是幸福，”卡德威尔说道。他一看他朋友那满是皱纹的脸上没露出欢迎的光彩，便又大声重复了一遍，声音在这空荡的、在透视中逐渐缩小的长厅中回荡着。“无知是幸福。这是从我的一生中得到的教训。”

“上帝帮助我们，你可能是对的，”菲利浦絮絮叨叨地叫着，做了一个要走向他的房中去的姿势。但是这两个教员在这间大厅里又呆站了一分钟。他们在这熟悉的相与过程中感到一定的安慰，在彼此感到辜负了对方而彼此又互不埋怨之中尝到一种暧昧的温暖。于是一间马厩中的两匹马挨挤在一起冲过暴风骤雨。如果人是马，卡德威尔是一匹做苦活的灰斑马，有些不足挂齿却也不一定出自劣种，而菲利浦则是个雄壮的小摩根马，栗色的、纤巧的尾巴、油亮的蹄子，一匹供阔孩子们乘骑的小坐骑。

卡德威尔最后想到了一点。“我的老人还没活到我这个岁数就死去了，”他说，“我不愿意让我自己的孩子再吃这个亏。”他打了个哈欠，两条腿也跟着咯吱吱地发颤，从靠墙的地方拉过一个伤痕累累的橡木小桌，准备在这里出售篮球入场券。

在买入场券的人还在陆续从大门入口走进灯光明亮的大厅时，大会堂里面的喊叫声早已传到这广阔学园的最边远房子去了。像建筑物上的装饰兽头似的奇形怪状的十多岁的男孩，一个个耳垂冻得发紫、瞪着眼，嘴里啪哒啪哒地嚼着，挤在明亮的球灯下面。面颊红红的女孩子们兴高彩烈的，穿着五颜六色多半剪裁得不好的衣裙，像是由心不在焉的陶瓷工人塑造的花瓶。她们在这推推搡搡地拥挤在一起的人群中动弹不得，像是些裹

在襁褓之中的婴儿。这混乱的人群，声势逼人、气味很大，在盲目地冲撞着，声音像一串隆隆不息的闷雷和阵阵清脆的金铃：年轻人的声音。

"所以我说，'那是你的命不好，哥们儿。'"

"♪我听见你叫门了，可你不能进来♪。"

"我认为它是真够帅的。"

"那娘儿们翻过身，不骗你，说，'再来'。"

"用点常识吧。一个无限怎能比另一个无限大呢？"

"谁说是他说的，我倒想知道知道。"

"你能看出她是怎样的，因为她脖子边上的那小块胎记会变红的。"

"如果让我说他最爱的是他自己。"

"盒式午餐——吐噜噜！"

"我这么跟你讲：无限等于无限。对吧？"

"所以我听见她说了，于是我对他说：'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想。'"

"如果他停不下来，他根本不该开这个头。"

"他的嘴耷拉了下来。真正耷拉下来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老早的事情了？"

"可如果把所有的奇数都加起来，你得的还是无限，对不对？这你能听懂吧？"

"这是在帕斯维尔那家吗？"

"♪我穿着睡衣，简直薄极了♪。"

"'命不好？'他说，我说，'是的。你的命。'"

彼得在看到潘妮从大会堂走道向他走过来时招呼着她。她一个人来的，他有个女朋友，单独来的，他的女朋友单独来到他

身边，他的心围着这些简单的思路转圈。他招呼着她："我终于给你留了个座位。"他坐在中排；他给她留的座上堆满了别的学生的上衣和围巾。她像个英雄似的游过他俩之间的海峡，急急忙忙地噘起她那满意的嘴，让别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好让她过去，她被一只脚绊了一下，几乎摔倒，嘻嘻笑着。在把她座位上的衣服拿开的时候，彼得和潘妮挤在了一起，他是半立着的。他俩的膝别扭地交叉在一起；他顽皮地吹了口气，她鬓边的头发竖了起来。在周围的吵闹声、脚步声之中，她脸和喉上的皮肤晶莹如玉，对他来说，她像是什么香甜、多汁、好吃的东西。这种香甜多汁的感觉来自她的娇小。她娇小得他能把她举起；这个想法使他把自己也暗自地举起了。最后一件上衣拿开以后，他俩便在这快乐的、热气烘烘的混乱之中，挨着坐了下来。

运动员在保留给他们的地盘上兴高彩烈地来回奔驰在光亮的地板构成的平原上。球抛得很高，但没有触及天花板上那些亮着的带罩的顶灯。一声哨子响了，计时钟停了。啦啦队长们跑了出来，黄运动衫上的红O字上下跳动着，形成一个机车的车头。"O，"① 她们喊。七声刺耳的海妖呼哨，她们把前臂挽在一起，形成一个抽动的活塞杆。

"Ohh，"回声女神被吓住了，发出一声哀鸣。

"L。"

"Hell，"这应声加上了H音变成了Hell②。这是学校的传统，一贯如此。

"I。"

---

① 这是啦啦队呼喊的奥林格(Olinger)的第一个字母，下面他们把拼写字母一个一个的喊出来。

② 英语"见鬼"之意。

“Aaiii,”喊声来自深远处。彼得的头皮发凉，在某种实际的神魂飘荡的心情掩护下，他握了一下他的女友的臂。

“你好，”她说，很为之高兴，她的皮肤还带着室外的凉气。

“N。”

应声快了一些，“Enn，”这欢呼声浪回荡得愈来愈快，在群众和啦啦队长之间形成一个涡流，发展到最高潮时，似乎大家都被吸入另一个王国里去了，“奥林格！奥林格！奥林格！”姑娘们纷纷跑回到观众席，比赛恢复了，大礼堂虽大，却降格成为谁都认识谁的起居室模样了。彼得和潘妮谈起私房话来。

“我真高兴你来了，”他说。“有些出乎意料，我真高兴。”

“啊，谢谢，”潘妮干巴巴地说。“你父亲怎么样？”

“急疯了。我们昨天都没回得了家。汽车坏了。”

“可怜的彼得。”

“不，我还有点觉得挺有意思的。”

“你刮脸吗？”

“不。我该刮了吗？我到了该刮的时候了吗？”

“不；可是你耳朵里像有一块干的刮胡膏。”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什么？是一种什么东西吗？”

“这是我的秘密。你不知道我有个秘密。”

“人人都有秘密。”

“可我的很特别。”

“是什么呢？”

“我没法告诉你。我得给你看。”

“彼得，你是不是有点滑稽？”

“你是不是宁愿我别给你看？你害怕了吗？”

"不。我不怕你。"

"好。我也不怕你。"

她笑了。"你谁也不会怕的。"

"这回你说错了。我谁都怕。"

"连你父亲都怕?"

"噢,他是很吓人的。"

"你什么时候给我看你的秘密?"

"也许我不给你看了。太吓人。"

"彼得,给我看吧。求求你了。"

"听着。"

"什么?"

"我喜欢你。""爱"字他有点说不出口;可能他不配。

"我喜欢你。"

"你不会的。"

"是的,我会的。你是不是在装傻?"

"有点。我在半场的时候给你看。如果我有勇气的话。"

"你这会儿真有点吓人了。"

"别让我吓着。嘿。你的皮肤真美。"

"你总是这么说。为什么?不过就是皮肤嘛。"他回答不出,她把手臂从他的拍抚中移开。"咱们看球吧。谁领先了?"

他抬头看了看那新的计时器和电计分牌组合板。这是一九四六班的赠品。"他们。"

她突然像一个普通的涂着口红的小球迷一样喊着:"加油。"两支中学校队,五个穿着奥林格的酱色和金色的运动衣,五个穿着西阿尔吞的蓝色和白色的运动衣,又显得很警觉、又显得有些晕头转向,运动鞋底粘在光亮地板映出的他们自己

的倒影上。每一根鞋带、每一根头发丝，每一个全神贯注的表情，都显得有些不自然地触目，就像摆在一个照亮的盒子里的一个动物标本的细部似的。在篮球场地和观众座位的斜面之间，确实有一道心理上的玻璃隔断；尽管一个球员一抬头能够在人群中找到昨晚与他幽会的姑娘（她的呻吟，事后嘴里那发干的味道），但她现在却离他无限遥远了，停车场上那件韵事好像很可能仅仅是一个想象。马克·扬格曼用他的长满汗毛的前臂擦去眉毛上的汗水，看见球向他飞过来，举起准备抱住球的双手，把缝接很紧的篮球控在胸前，头部做了个假动作，带球晃过西阿尔存的后卫，一纵身的工夫就把球扔进篮圈。分数扳平了。一下子喊声四起，好像这里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挣命似的。

卡德威尔正在整理球票存根，菲利浦跷着脚走过来对他说：“乔治，你提到丢了一沓子票。”

“18001到18145。”

“我想我知道它们的下落了。”

“我的上帝，如果真是这样，可叫我卸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了。”

“我相信是在路易斯的手里。”

“吉摩尔曼？妈的他偷球票干什么？”

“嘘。”菲利浦把嘴向校长办公室的方向意味深长地一呶，眼往那边一瞥。在他这个人身上，搞小动作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行为方式了。“你知道他是那些大一些的学生新教派主日学校的老师。”

“当然。他们那边很信任他。”

“你注意没有，马契牧师今天晚上来了？”

"对，我放他进来的。我没要他花钱。"

"这就对了。那是因为主日学校大约有四十个学生得到了免费票，集体来看球。我曾到他那边建议他坐到台上去，他说不，他想他最好站在礼堂后边看着点；大约有一半学生是从伊利来的，那边没有新教派教堂。"

薇拉·亨迈，嘿，从入口处入场了。她那件黄色的长大衣没扣扣，在飘舞着，她那发红的发髻从发簪上散落下来了；她是不是曾跑过？她冲卡德威尔笑了笑，冲菲利浦点了点头；菲利浦是个小母鸡样的人，她从来没怎么接近过。卡德威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也许是，她也搞不清，把她的母性给激发出来了。任何高身材的男人她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好印象。相反，任何比她矮的男人，好像她一看见就有气。卡德威尔友好地举起一只长着瘢痣的手向她招呼；看见她对他没什么坏处。只要亨迈夫人在校园里他就感觉这所学校还没有完全被野兽占领。她有一副像成熟的男孩子似的身材：胸部低平，长腿，她那双长着雀斑的窄长手腕和前臂有点什么富于表情、甚至处于渴望之中的东西。那妇女天生的丰腴部位仅限于她的大腿和臀部；蓝色运动服下面的两条椭圆形洁白的大腿在摆动着，使她在她的女学生当中获得良好的印象。第一次花期之后还有一次花期，之后还有一次花期。人类生理一直到某一点为止并不是没有耐心的。她至今还没有生过孩子。在两个铜色的翅膀之间的小三角形前额似乎是在微蹙着；她的鼻子只是稍长略尖那么一点点；她脸上有那么一点雪貂似的搜索样的表情，张嘴一笑，牙床便迷人样地显示了出来。

卡德威尔对她叫道："你今天有比赛吗？"她是女子篮球队的教练。

“刚回来，”她说时没有完全止步。“我们丢脸了。我刚给阿尔做了晚饭，想来看看男生们能打得怎么样。”

她向礼堂的后面走去。“这个女人真喜欢篮球运动，”卡德威尔说。

“阿尔工作时间太长，”菲利浦说，语调低沉了些。“她太闷了。”

“可她看起来挺精神的，等你混到我这样子，这一点就够了。”

“乔治，我为你的健康担心。”

“上帝喜欢高高兴兴的死尸，”卡德威尔以粗鲁而激动的口气说。他大胆问道：“那些门票的秘密是什么？”

“实际上也不是什么秘密。马契牧师告诉我说路易斯建议发给在主日学校上课的正规学生，凡一直上到年初的满勤学生，做为一点期中奖励，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于是他就钻到我那里偷走了我的篮球票。”

“别这么大声。那不是你的票，乔治。那是学校的票。”

“喏，我是那倒霉的马脖子，丢了票得找我算帐。”

“那不过是些纸，你得这么看。你在你的帐上注上‘捐赠’。如果真有人查问，我给你作证。”

“你问没问吉摩尔曼还有一百张票到哪儿去了？你说来了四十个孩子。他不可能把另外的一百张都送出去了，等会儿新教幼儿园里所有的四岁孩子该都拿着免费票爬进来了。”

“乔治，我知道你生气了。可是说这些过份的话没什么好处。我没找他谈，我看那没什么好处。记上‘捐赠’，这件事咱们就算了结了。路易斯有点大手大脚，我知道；可这是件好事。”

卡德威尔心里明白，他朋友的谨慎的劝告必须采纳，可耐不

住最后还得发泄一下。"那些票理论上说代表着九十美元；我非常讨厌把这笔钱送给那可爱的老伙伴新教主日学校。"这是真心话。除去一些中间教派像耶和华神证会、浸礼会和罗马天主教之外，奥林格分成路德教派和新教教派两大友好的对立营垒，路德教派人数占上风，而新数教派财富占优势。卡德威尔出生于长老会家庭，而在大萧条时期和他的妻子一样成了路德教派的成员，奇怪的是他这么开通的一个人，却很认真地不信任那些新教教派的教徒。他是把这些人和吉摩尔曼以及加尔文联系在一起的，和宇宙王国内一切混浊、压迫、专断联系在一起的。

薇拉从那用脚一踢，门底下的橡皮头从铜活上一脱，门一下弹开的一扇宽大的后门进入礼堂。她看见马契牧师在靠近角落的地方，身体倚在叠起的椅子上。这些椅子是为开大会、演节目和开家长会时用的。现在会场已经当篮球场用了。几个男孩子违章坐在折叠椅子堆上，粗蓝布裤腿包着的大腿耷拉在下面，一些男人和男孩子、一两个女孩子站满了后场，争着伸出脖子从肩膀头上看过去，有些人在打开的两个出入口大门中间放个椅子，站在上面看。两个二十多岁的男人腼腆地招呼了一下薇拉，往旁边一转身，给她腾出地方。他们认识她，而她却忘了他们是谁了。这两个人是那号原先在体育场上的明星。这些人多年来总是不断在中学体育比赛场露面，一直到有了妻子或在外地找到了工作或酗酒过度把他们带走为止。这些人和狗幻想它们曾经在这里埋下什么宝贵的东西而死钉住一块地方有些相象。他们一年比一年衰老，但在日益年轻化的那些不知名的中学运动员的魔幻似的行列(室内、室外、秋天、冬天、春天)的勾引之下，他们的身影继续留在这里。那些年轻、不知名的运动员也一个个挤

在他们的身后来看这场比赛。这些前体育明星的沉默和感伤的表情，和坐在观众席上的学生形成尖锐的对比；观众席上的皮肤、头发、绸条、鲜艳的服装组成一幅纺织图案，一个波纹起伏、光彩耀目的人体的彩旗。薇拉一眯眼，观众分解成振荡的彩色原子了。这些光点在面前这种摇摇摆摆场面的影响之下明显地向两极分化，被那秘密的箭形精子瞄准，向旁边靠，互相靠拢。薇拉感到这一点因而使她非常自豪和坦然，觉得自己很行。在很长的时间内她不屑往马契牧师的方向看，而马契牧师则透过挤挤搓搓的身体空隙把在她身上闪烁的金色的、铜色的彩点叮叮咚咚地尽收眼底，早已神不守舍了。

这位牧师高挑身材，人很漂亮，一张瘦瘦的黄褐色面孔上留着精心修剪的利落的小黑胡。战争造就了他。一九三九年他还不到二十五岁，从煤区的一所神学院毕业时还是一个纤弱的学生。他觉得自己有点女气，被疑惑的思想所困扰。神学又给了他这种疑惑以形体和深度。回想起来，促使他选择了神职工作的原因如果不完全是他母亲的意愿的话，那便似乎是由性心理的迷惘排出的病态鬼火促使的。他一用他那尖嗓子支支吾吾地布道，便显得有点不像样。他害怕教堂的执事们，对自己的布道也觉得乏味。一九四一年，战争救了他。他参了军，不是作为随军牧师，而是作为战士。他希望通过这条路逃避他回答不了的问题。事实也是如此。他过了河，复仇女神没有办法追了。他被提升为尉官。在北非，他以三个水壶的水把他和其他五个人的生命维持了七天。在安齐奥，一颗炸弹在他三十秒前刚跳开的地方爆炸，炸开了一个八英尺宽的坑。在罗马附近的山上他被提升为上尉。和平到来时他的身体没受到任何损伤。只有他的声音拒绝了锻炼。荒谬的是他又重操起他那温和的旧业。荒

谬吗？不！他发现，清除了瓦砾之后，他母亲的信仰经过炉火锻炼得坚强起来，像一块冷却了的火山渣，形状特别却是不容置疑的。他活着。生活是苦难，但却是光荣的苦难。他把这个光荣献给上帝。尽管马契的声音仍然细小，他的沉默却好极了。他那煤一样黑的两只眼闪烁在突出的褐色颧骨上面；他蓄着从战时胡须的底子上修剪成的小胡须，像伤疤一样成为参战的标志。战时的军容感使他保留了在公共场合总带着罗马天主教牧师白领的习惯。对悄悄从门口穿越礼堂走过来的薇拉来说，他那反映教派上后退的白领显得那么罗曼蒂克，一下使她屏住了呼吸：它像一把纯白的刀子，一个神的绝对权威的片断危险地横亘在他的咽喉上。

“你的祝福今天下午没在我身上灵验，”她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

“你好！你的姑娘们打输了？”

“嗯。”她假装——实际上也有点厌烦了。她凝视着比赛，手放在口袋里，把外衣的金色叶子拨弄得飞舞起来。

“男孩子的比赛你经常来看吗？”

“难道不该来吗？学点东西不好吗？你过去打篮球吗？”

“我年轻时非常不行。我总落在最后边。”

“很难令人相信。”

“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的标记。”

他的这种传教上的机锋使她不由得眨了眨眼，长叹了一声，就像他在急切地非要等待她作出反应不行似的，解释说：“事实是，如果你在这里教一阵子书，你会养成离不开这栋楼的习惯。这是一种职业病。学校一开灯你就会信步走来的。”

“你住得很近。”

“嗯。”他的声音使她有点失望。她怀疑这是不是一条自然规律，男人的块头合适了，声音就必然不般配。是不是她在每次巧遇之中必然要在某一细微的地方让她失望呢？作为报复，她故意逗他道：

“从你总是落选的时候到现在，你可变多了。”

他笑了一声，把他那被烟熏黄的牙齿露了一下，似乎如果笑多了就会暴露他战时的身份：一个上尉排长的笑是很不合适的。“后来居上，”他说。

这句话使她有些不解，她不清楚这隐喻的含意，但从他轮廓分明的黑红唇边那得意的表情中，她知道这是一句隐喻。她的眼神开始越过他的肩头，凝视远方。每逢她受到使人感觉她愚蠢的威胁时她总是这样：把眼光散开，她知道这会使得她那美丽漆黑的眸子更显得深邃。“为什么——？”她住了嘴。“我不问了。”

“问什么？”

“算了。我忘了我是和谁说话了。”

“不，问吧。‘询问者将获得①。’”他希望在她这只金色的鸽子、黄褐色的小麻雀的尾巴上撒些亵渎神圣的盐粒子②，他能把她维系在这里。他猜的是她要问他为什么没结婚。这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有时他自己也在寻求答案。也许是因为战争显示出的妇女形象不太好。她们的行市跌了，人们发现不管什么价钱她们都卖——一根棒糖，跟你睡一宿。她们本身没有价值，是男人们给她们的。一个人如果被迫察觉这一点，就不大愿意买了。但这不是可以公开说出的答案。

事实上这正是她脑子里想的问题。他是个娘儿们气的人吗？

---

①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

② 尾巴上撒盐是诱捕鸟雀的意思。

她对一切牧师和太修边幅的男人不大信任。两者他兼而有之。她问道："你今晚为什么到这儿来？我从来没在赛球时看到过你，只是开会时你才来为会议祝福的。"

"我是领着我的主日学校的四十名不信教的野小子来的，"他答道。"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吉摩尔曼上星期日像天女散花一样撒给他们许多篮球票。"

她笑了。"为什么呢？"任何贬低吉摩尔曼的话都会使她心花怒放的。

"为什么？"他的两道黑眉在他圆圆的两只眼上括成弯弯的弧形。在灯光下他那不是黑而是有些斑点的深灰色的眸子像是罩着的枪药。这种具有危险性的感觉，他这双曾经目睹过可怕事情的眸子使他兴奋起来。她的乳房好像暖烘烘地在肋骨上漂荡；她抑制住想用手去摸的闪念。她那湿润了的嘴唇甚至在他的下面这些玩笑话和气呼呼的问题没有出口之前就准备成要笑的姿势了。"为什么这种事情轮在我的头上？"他严肃地问，眼睛稍稍瞪着。"为什么我这牧区的太太小姐们每月要做一次小饼干，彼此互相买卖？为什么这城里的醉汉总给我打电话？为什么这些人星期日早晨要戴着各种时兴款式的帽子来教堂听我唠唠叨叨地讲那本老掉牙的书？"他的表演效果超出他的期待，她那热情的笑声在他的耳边回荡，使他飘飘欲仙，他沿着这条思路接着往下说，这情形就如同那呆头呆脑、强悍无比的印第安苏族人穿上战舞服饰围着一块标着埋有一颗地雷的地方跳个不停似的。尽管他的信仰未曾动摇，像金属一样不能改变，也像金属一样是死的。尽管他可以随时把它拣起来量量它的重量，这种信仰却没有能阻止他这样做的手。他在拿他的信仰取笑。

对薇拉来说，她很高兴引起他这番话。这就像一本老的无

声电影里的快动作似的，他给教堂画的这套速写形象是：在一所空房子里人们不断礼貌地点头招呼，说"谢谢"，像有个主人在里边似的。气泡从她胃里涌到肺，在她高兴的喉里炸开，亮晶晶的；真是的，她对男人的要求就是这个，她所要求他的不过就是能逗她笑。她在笑声中恢复了童贞。她那没有蹭掉的唇膏勾划出的嘴型咧开来，把她的高兴心情释放了出来；她的牙龈露出来了，脸红润了，一副凝滞的神采，现出戈尔戈女妖的美丽而活生生的头。一个坐在椅子堆上耷拉着粗蓝布裤腿的学生，像在混乱的海洋中乘坐着危险的筏子，从边上望过来，寻找这新奇声音的出处。他看见在他下面一个红发的头，像可怕的小翻车鱼窝似的，带着散下来的一缕环卷，映现在油污木板横条的背景上。薇拉笑得身子发软，扭动着她那苗条的躯体往后靠过去。牧师的一双有些斑点的眼睛斜睨着，他那爽快的嘴唇难为情地噘起来，显得有些迷惘。他也向后靠过去，和她凑在一起；椅子堆得不整齐的地方形成一个壁炉架那么高的横板，他在这上面架起他的胳臂肘，保留一点上尉的风度。他的身体形成一个篷架，把她掩护在下面，与周围的群众隔开了。

……他被爱的永恒创伤所征服，常扑靠在你怀里；把美丽的脖颈枕在你身上，抬起头给他贪婪的眼增添上爱的光彩，满怀渴望地凝视着你，同时，在他靠过去时，他的气息在你的唇边荡漾。

这场球赛结束了。尽管马克·扬格曼脸紫了，喘不过气来，全身湿漉漉的好像一个两栖动物，奥林格队还是输了，群众的嗡嗡声换了调门。许多人离开了座位。出了门的人发现外边下雪了。发现下雪总使人觉得意外，老天能如此施恩。雪把我们置于云中君雨雪大神的行列。多么众多的一群！那么多的一群雪片在门厅周围的灰黄色灯光照耀下纷纷降落着！原子、原子、原子、

原子。台阶上已经铺上了一英寸厚的雪花。收税栅上的车辆已经减慢了速度，刮水器在摆动着，汽车头灯的光柱在川流不息的车队中忽而遮断、忽而闪现。雪似乎只存在于光线照亮的地方。一辆向阿尔吞方向慢慢滑行的电车后面似有一群慢慢降落下来的萤火虫。多么静谧的世界！奥林格在广袤的雪夜的苍穹之下变成又一个伯利恒。在发光的玻璃后面圣婴在啼哭。一切从零中诞生了。被屋内稻草色婴儿床映黄了的玻璃窗隔断了圣婴的哭声。世界继续不闻不问地运行下去。这白屋顶的城市像是一个废弃了的寺庙群体；从远处看，它们混成一片，变成灰色、溶合在一处了。页岩山看不见了。一片黄色在低重的天幕中弥漫开来；阿尔吞西面上空一道红光冉冉升起。天空的终极点悬挂着一片没有生气的淡紫色光芒，好像月亮和星星的光辉被分解了。变成一种溶液，以很低的电压放射过来。这种轻飘的、威胁性的景象产生了使人心花怒放的效果。空气以一种未加强的嗞嗞声压下来，那是一个低音符，是宇宙风暴的低音部C。收税栅一线的街灯把街道照成一座舞台，雪片被微风吹得忽聚忽散，像一名演员时而停止，时而突然动作起来的姿态。向上吹的空气逆流把雪片托起，然后它们又以急不可待的爱情飞向地球引力的怀抱；这密度的交替造成一个印象：向前跨步的大腿向上伸到太极。风暴在走动。风暴在走动，但没有移位。

留在校舍内的人不知道外面的天气如何，但像被海水急流冲击的鱼，他们感到了变化。大礼堂的气氛加速了。事物不仅被眼睛看到，而是冲入了眼睑。声音传得更远了。胆量增大了。彼得领着潘妮顺着礼堂的走道走回大厅。他脑子里回荡着他对她作出的许诺，而她却似乎已经忘记了。他还太年轻，还不懂在女人脸上可以察觉到期待和答应的那些交叉点。他在大厅学生

会经营的食品柜上给她买了一瓶可口可乐，给自己买了一瓶柠檬橙汁。这里周围的人很多；他们被挤到墙角。这里悬挂着长长的一排历届田径队的照片。潘妮把她的瓶子倾起，小拇指翘着，未吸之前先舔了一下嘴唇，抬眼望着他，那碧绿色像是新铸造出来的。

他身上的癣斑这个隐私折磨着他；他是不是应该告诉她？让她来分担这一羞辱会使他俩不可分离地结合起来吗？会使她在怜悯的束缚之下成为他的奴隶吗？他这么年轻，养得起一个奴隶吗？在这些残酷的算计的焦虑下，他转身把穿着红衬衫的背朝向在软饮料食品柜周围推推搡搡穿梭似的人群。这时一只铁手抓住了他的上臂，使劲地捏了一下。这可能不过是一大群白痴当中的一个。

但抓他胳膊的不是别人，是本校校长吉摩尔曼先生。他同时还抓住了潘妮的胳臂，站在他们中间笑着，没有松开手。“两名好学生，”他说，像是谈论他捕获的两只小鸟。

彼得气呼呼地想挣脱他的把握，他握得更紧了。“他有点像他父亲的儿子了，”吉摩尔曼对潘妮说，彼得吃惊地发现潘妮竟回报了校长一脸媚笑。吉摩尔曼比彼得矮些，但比潘妮高些。近看，他那正在不住点着的不对称的半秃顶的头似乎很大。他的鼻子上有许多鳞片似的皮，眼睛里水汪汪的。对这笨蛋的反感在这孩子的心里燃起一阵怒火。

“吉摩尔曼先生，”他说，“我打算问你个问题。”

“和他父亲一样一脑子问题，”吉摩尔曼对潘妮说，松开握住彼得的手，但没松开握她的手。她穿的是一件粉色的安格拉羊毛衫，是短袖的，她那裸露的臂像从内裤里伸出的腿。老头子的宽大手指压在那凉滋滋的脂肪上；他的拇指在一英寸上下的肉

皮上滑来滑去。

"我想问的是,"彼得说,"科学中包含的人道主义价值是什么?"

潘妮紧张地噗嗤一笑,她的脸变成纯粹是一副傻相了。吉摩尔曼问道:"你从哪儿听到的这个词?"

彼得做过头了。他想到这句话把他父亲出卖了,脸红起来,但在自尊心的推动下不能就此打住。"我在你写的关于我父亲的报告上看见的。"

"他给你看了?你觉得他应该吗?"

"我不知道。对他有影响的事对我也有影响。"

"我在想这是不是给你加上了太大的责任。彼得,我非常器重你父亲。但是,你当然看得出——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他确实有不负责任的倾向。"

在所有对他父亲的指责当中,彼得觉得这一指责是最不恰当的。他父亲,那套着一个负债人的纸板盒子,摇摇晃晃下着台阶的面色苍白的瞎子……

"这就给他周围的人,"吉摩尔曼接着说,"增加了负担。"

"我觉得他最负责任了,"彼得说,他被吉摩尔曼抚摸潘妮的那只胳臂的拇指的那种意淫动作给弄呆了。她顺从地接受着;这是一个启示。他想到他竟然要向这娼妇和供人玩弄的木偶,袒露他那宝贵的癣斑。

吉摩尔曼的微笑扩展开了。"自然,你看他的角度和我不同。我也是同样地看我父亲的。"

这两个人同样地看待许多事情;他们都把他人当做肯定自己的竞技场。他俩之间有一个使他们的争论成为可能的亲缘地带。彼得感觉到这一点,他感到一种和对立感交织在一起的同

族感和混在害怕之中的一种信心。这位校长在表示亲近的过程中出了个岔子；保持距离和沉默是最有力量的。彼得直视着他的脸，这短短一瞬间的粗鲁是不可避免了，便赶紧把眼神移向了别处。他感到他脖子这边像他母亲那样泛起了一片红霞。"他最负责任了，"他说他父亲。"他不过是得照一张腹部X光片，但是他更为担心的是有一小沓子篮球票他找不到了。"

吉摩尔曼脱口说出："篮球票？"彼得意外地发现这话似乎打中了什么校。长的头一歪，脸上的皱纹更显了；他显得很老。彼得，他父亲的复仇者，突然感到他胜过对手的优势：他能比他多活好多年。尽管此时此地他还无知纤弱，在未来这个幅度上他是强者。吉摩尔曼自言自语着，脑子里似乎在折腾。"我得和他谈谈这事，"他半对自己、半对他们地说。

说过头了。真正灾难性地出卖了他父亲的可能性使彼得的肚子直往下坠，就像过去小时候他从收税栅上摇摇晃晃地跑着上小学时那样。"有必要吗？"他的声音显得很纤细地请求着，变成个小孩子的口气了。"我意思是我不想给他找什么麻烦。"

力量的对比又发生了一次变化。吉摩尔曼的手离开了潘妮的臂，中指搭在拇指上一擦，映入彼得的眼睑。这是噩梦般的一秒钟；彼得眨了眨眼，脑子空荡荡的。他觉得气都喘不出了。那只手从他的脸前拂过，轻轻地拍了一下彼得肩旁墙上挂的照片上一个人的脸。

"这是我，"吉摩尔曼说。

这是一九一九年奥林格中学田径队的一张照片。他们都穿着老式的黑背心，领队穿着一件白帆布裤子，戴一顶草帽。甚至背景上的树——就是穷人巷的那些树，比现在小一些——都显得式样挺老，像夹在书里的压扁的花。照片下边挂着一层朦朦的

黄褐色。吉摩尔曼现在的那亮指甲和曲关节的手指是结实而光亮的，坚定地放在以往的那个人的小脸下面。彼得和潘妮不得不看。尽管当时他做为一名田径运动员比现在瘦一些，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头发，奇怪的是可以辨认得出是他。他那沉甸甸的鼻子和轻微歪曲的嘴形成一个不很自然的角度，而嘴角与眉毛不完全处于平行线上，从而给他那年轻的脸一种沉滞感、一种难以度量的期待和一种驱之不去的残忍的表情。这就使他从青年时期起就连那些自以为天生就不听话、爱嘲弄一切的人都不得不把他看成是一个难以抗拒的训导人。"不错，是你，"彼得无可奈何地说。

"我们从来没输过一回。"那到处乱伸的手指放了下来。对这一对年轻人没再说一句话，吉摩尔曼向大厅远处走去，他的宽大的背影去远了，学生们挤挤蹭蹭地给他闪开了一条路。

大厅的人走空了，校际球赛开始了。吉摩尔曼手指的压力在潘妮赤裸的胳臂上留下了黄色的凹痕。她揉搓着这只胳臂，厌恶地作着鬼脸。"我觉得该洗个澡，"她说。彼得发现自己是真的爱她。他俩在吉摩尔曼的掌握中是同样无能为力的。他领着她穿过大厅，像是要回到大礼堂去；而到了大厅尽头，他推开双重门，把她引上了黑暗的楼梯。这是违反校规的。这些门夜间有活动时是时常上锁的，但是这回校工忘记了。彼得不安地往后面看；所有可能喊"站住"的人都去看球赛开局去了。

他们走到楼梯拐弯处，已经处于人们的视线以外了。在装着钢条的窗下、女生入口处上面有一盏电灯，灯光射出，呈歪歪扭扭的菱形，可以看见人。一定得有让她看得见的光亮才行。她赤裸的胳臂像银的，红色的嘴唇是黑的。他自己的衬衫像是黑色的。他解开一根袖子的扣子。"好，这是一个很惨的秘密，"他说。

“但因为我爱你，你应该知道。”

“等等。”

“怎么？”他仔细听着看是不是她听见有人来了。

“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吗？你爱我什么？”

在静寂中，人群的呼喊声像蜂拥而至的海水似的传来。他站在这楼梯平台上觉得又干又冷。他打着冷战，害怕他现在要做的事。“我爱你，”他对她说，“因为在我告诉你的那个梦里当你变成一棵树时我想哭，想祈祷。”

“也许你只是在梦里爱我。”

“什么时候是那样？”他摸了她的脸。银色的。她的嘴和眼是黑的，一动不动，像一副假面具上的洞那么可怕。

她轻轻地说：“你认为我傻。”

“我曾经那样想过。可现在我不觉得你傻。”

“我长得不美。”

“你现在很美。”

“别吻我，唇膏会弄脏了。”

“我吻你的手。”他吻过之后把她的手伸到他打开的袖口里。“我的胳臂摸着有点怪吗？”

“挺热乎的。”

“不。挺粗糙，有斑块，注意摸。”

“是的……有点。是什么？”

“是这个。”彼得把袖子拉上去给她看胳臂的下面，在清冷的光线里斑块呈淡紫色。那里的癣比他想象的少。

潘妮问：“是什么？荨麻疹？”

“这东西叫牛皮癣，我生下来就有。太可怕了，我恨它。”

“彼得！”她把他摆着要哭的姿势的头捧起来。他的眼睛里

没有泪水，可那姿势确实使他产生了真要哭的感情。

“我胳臂、腿上都有，胸脯上最糟糕。你想看看吗？”

“我无所谓。”

“你恨我了，是不是？你觉得恶心了。比起吉摩尔曼抓住你，我更让你讨厌。”

“彼得，别净说要听我反驳的话。给我看看你的胸脯。”

“一定让我给你看？”

“是的。快点。我想看看是什么样的。”

他掀起衬衣和里面的圆领衫半裸地站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他感觉自己像是一名等待鞭笞的奴隶，或像那座米凯朗琪罗没有把它从石头上完全解放出来的《垂死的俘虏》。潘妮俯下身来看。她用手指擦过他的发凉的皮肤。“不是很怪吗？”她说。“长成一堆一堆的。”

“这就是你的秘密吗？”

“是的。我很难过。”

“我原来以为比这要坏得多。”

“还能有什么更坏的？在亮的地方难看极了，我除去抱歉之外什么办法都没有。”

她笑了，他耳朵里听到细微的银铃声。“你说你傻不傻？我知道你有点皮肤上的毛病。从你脸上也看得到。”

“上帝，真的吗？很厉害吗？”

“不，一点也不显。”

他知道她在撒谎，可也不打算让她说实话。他反而问她道：“那你不介意这个？”

“当然不。你没什么办法。它是你的一部分。”

“你真是这么想的？”

"如果你知道什么是爱情，你连问都不会问的。"

"你有多好啊？"在接受她的宽宥时他屈膝跪了下来，跪在楼梯拐角的平台上，他把脸贴在她穿着衣服的肚子上。他的膝盖疼了一下；在解除膝盖的压力时他把脸滑下去一点儿。他的手自然地顺着银子般的身体滑了上去，印证了他的脸隔着她的裙子所发现的一个吓人又爱人的事实：她两条腿的交汇处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丝绸般滑腻、略微湿润的皮肤和一道弯。原来这就是世界中心的机密，这浑然天成、这阙如、这包在丝绸般滑腻的黝黑柔软的一道弯。他隔着她的裙料子吻了自己的指尖。"不，求求你，"潘妮说，她的手想要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拉起来。他把他的脸贴紧那平静的谷穴，躲过她的手；但即使在这里，他的脸藏在那最后的隐匿处，他父亲的死这生硬的悬念仍闯入他的思维。于是他辜负了她。当潘妮被挤得失去平衡，重复着"求求你"时，她声音里的真正害怕的味道给了他放开手的借口。起身时他把视线移开到他们身旁的窗外，一个奇境接着一个奇境，他看到："下雪了。"

卡德威尔在厕所里被刻在小便池上面墙上的大写字BOOK所吸引，感到不解。仔细一看，原来这个字是盖在另外一个字上面的；F字母勾连成为B字母，U和C两个字母都给描成了O字母，K字母没有动。甚至在毁灭之前借最后一点光，他也还想学习，他认识到这件他过去完全没想到的事实：每个FUCK都可以作成BOOK。可谁会作这样的事呢？那改了原来单词的男孩（一定是个男孩），那亵渎了亵渎物的男孩的心理，对他来说是个奥秘。这个奥秘使他沮丧；离开厕所，他凝神思索，想象那只手，在他穿过大厅时，那想象不出的男孩的手好像是压在他心田上空前未

有的最沉重的东西。能是他儿子干的吗？

吉摩尔曼显然是在等他。大厅几乎都空了；吉摩尔曼从舞台入口侧身进入了大礼堂。“乔治。”

他知道了。

“乔治，你是为了一些球票直担心吗？”

“我不担心了，对我说清楚了。我在帐上写了捐赠了。”

“我还以为我对你说过了。显然是我记错了。”

“我不应该搞起这阵风。思维混乱，他们这么叫。”

“我和你儿子彼得作了一次有趣的谈话。”

“呃？那小鬼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跟我说了许多事情。”

密姆·赫尔索格，他知道我知道，就要把我干掉了，事情已经公开，无法挽回了。永远不会了，只有这一条道，无知就是幸福。这高个子教员从脚趾到头皮全身都惨白了，一下子，忧虑、空虚，定败无疑的命运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攫住了他。在他的皮肤抗拒这种情绪的控制时，一种比一般汗水更浓厚的分泌物使他的掌心和前额变得粘粘乎乎的。“他没有给我找麻烦的意思，那可怜的小鬼不懂事，”卡德威尔对校长说。他的隐痛、那不知疲倦的隐痛好像也困乏了。

吉摩尔曼像是从云中的一个罅隙看到，卡德威尔的恐惧的根子，是他偶然看到了赫尔索格的那一幕，他不由心中暗喜，为他自己现在高高在上，有周旋的余地而感到雀跃。他像蝴蝶游戏花丛一样在对手那疲惫的圆脸的恐惧心情上尽情挑逗着。“我的印象是，”他轻巧地说，“彼得对你很关心。我想他认为教书对你的健康来说是太沉重的负担了。”

斧头砍下来了，为这微量的保佑而感谢上帝，紧张的悬念已

成为过去。卡德威尔在琢磨着不知这张解聘书是不是和电话公司的一样是黄颜色的。“那小鬼是这么想吗，嗯？”

“可能他是对的。他是一个有眼力的孩子。”

“他从他母亲那里得来的。我真希望他能把我的弱智和他母亲的美丽的身体遗传下来。”

“乔治，我愿意很坦率地对你讲。”

“开炮吧。这是你的工作。”

一阵眩晕伴随着一种特别厉害的焦躁不安的心情攫住了这位教师；他恨不得一抡胳臂、急转身来个倒仰，躺在地上睡一觉，怎么着也比站在这里挨着，挨这什么都知道了的得意洋洋的混蛋的辞退好。

吉摩尔曼这时已经登上了他专业教育家的行家宝座了。他的同情心、他的机智分寸、他的周详的考虑都很细致入微地表达出来了。他的身体几乎是在散发着他作为一校之长的权利和能力的味道。“如果在随便什么时候，”他以温和缓慢的节奏说道，“你感到教不下去了，请随时来告诉我。继续教下去会对你自己、对你的学生都不利。给你安排休假是很容易的。你以为那样丢脸；你不该那么想。用一年的时间进行思考和学习，在一个教师一生事业中是非常普通的事。你要记住你才五十岁。学校可以过得去；那么多老教师都回来了，缺乏教师的情况已经不像战时那样了。”

最后这巧妙的一刺，从挑破的缺口流进来尘土、破布、唾液、穷困、地沟里的堵塞物——人的世界的一切垃圾和混乱。卡德威尔说：“上帝，如果我离开学校，我唯一能去的地方是废品处理场。我干别的什么都不行。我从来就是这样。我从不学习。我从不思索。我一直都怕学怕想。我父亲学习过、思索过，临死时

他把宗教信仰丢了。”

吉摩尔曼抬起一只宽厚的手掌。“如果我上次的听课报告使你不安，请你记住，报告真实情况是我的职责。但是，用圣保罗的话说，我是从爱的角度说真话的。”

“这我知道。这些年你对我真他妈的好；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宠着我，可你的确是那样。”他把想撒个谎的意念咽了回去。他想冲口说出他没有看见密姆·赫尔索格衣衫不整地从他办公室出来。可这不像话。他是看见了。他要是求情那才不是人呢。你至少能做到自己走到行刑队的前面。

“你没有得到什么照顾，”吉摩尔曼说。“你是个好教员。”吉摩尔曼作了这一惊人的宣告之后一转身走了，关于密姆和解雇的事他一字未提。卡德威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还有什么话他没听见吗？他疑惑是不是斧头已经落下来了，落得太快他没有感觉到，是不是子弹像鬼怪一样已经穿透了他。吉摩尔曼，在这一切的下面，到底说了什么？

那人又转回身来了。“噢，乔治。”

好，终于来了。猫捉老鼠。

“关于那些球票。”

“嗯。”

“你用不着和菲利浦提。”吉摩尔曼奸滑地眨眨眼。“你知道他多么饶舌。”

“好吧。我懂你的意思。”

吉摩尔曼办公室的门关了，磨砂玻璃不透明。卡德威尔不知道是因为自己松了一口气还是病的一种征候，他的膝盖丁丁地响，两只手都发麻。是该又用得着他的腿的时候了，可它们不大听使唤。他飘飘荡荡地走过大厅，在拐角地方，他的身影把靠

在墙上让年轻的凯格赖斯用膝盖在她两腿中间揉搓、心旌摇荡的贱货葛罗莉亚·戴维斯吓了一跳。凭他的智力他应该懂得别这么莽撞。卡德威尔假装没看见，闯进了大礼堂，走过一些奥林格中学毕业生，其中一个是杰克逊，其他人的名字想不起来了，他们都站在那里张着嘴看着球赛。行尸走肉，这些人连离校后别再回来的这点见识都没有。他记得杰克逊下课以后常找他吹嘘他的什么特殊计划，他如何热爱天文学，用装邮件的纸筒子做自己的望远镜、做自己的放大镜，现在这可怜的东欧移民是管子工学徒，一小时挣七角五分，都花在喝啤酒上了。你他妈的怎么做才能够不使他们落到这种下场呢？他总想躲着这些他以前的老学生，他们那塌下来的肩使他想起他曾一度工作过的那个大西洋城大饭店的冷冻室里挂着的剥了皮的整具大尸体。死肉。在躲开这些人的时候，卡德威尔和警察临时助手堪尼·克拉古打了一个照面，他那梳整过的白头发、迷惘的淡灰色眼睛的脸上挂着老祖母的温和笑容、庄重地穿着一身蓝色制服的样子映入了他的眼帘。这人在校园里值班，一晚上挣五元。他正站在一个铜制灭火器旁边，这种灭火器一共有两个，一模一样，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这两个大概都喷不出多少东西来。克拉古的妻子离开他多年了，他根本不懂受了什么打击。连干脆死了算了都不懂。

浪费、腐朽、空虚、噪音、臭味、死亡：在这个中心思想带来的诸多外貌闪过他的头脑时，好像是上帝的安排，卡德威尔在角落里正碰上了倚在折叠椅堆上、站在薇拉·亨迈身边的穿着黑色教服、戴着倒领的马契牧师。

“我不知道你认识我不，”卡德威尔说。“我叫乔治·卡德威尔，我在这学校里教自然科学。”

马契不得不止住和薇拉一起说笑，握住伸过来的手，他那

小胡子下面的嘴故意慢慢地咧开露出一丝笑容，说："我想我们大约没正式会过面，但是自然我听说过你，见面也认识的。"

"我是路德派教徒，所以我想我不是你的教民，"卡德威尔解释着。"我希望我没有打扰你和薇拉的谈话；事实是我精神上的烦恼太重了。"

马契情急地看了薇拉一眼，她已转过头去，有可能要从他身边溜走，忙问道："噢。烦恼些什么？"

"一切。各项工作。我都算计不出来。如果你能谈谈你的看法，我会很感激的。"

这时马契没看他，眼睛在到处看，想从人群中找个人把他从这狼狈的高个子神经病的纠缠中解救出去。"我们的看法和路德派教徒的看法基本上没有区别，"他说。"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主张宗教改革的教民子孙重新团结在一起。"

"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牧师，"卡德威尔说，"据我了解，分歧是路德派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答案，而加尔文派说你遇到的事情就是你的遭遇，这才是答案。"

马契在焦急、气愤和尴尬中往旁边一伸手，几乎是搂住了薇拉的身体，把她留在身边，以度过这荒唐的干扰时刻。"那是荒谬的，"他说，"正统派加尔文派——我把自己列入偏于正统的——也和路德派教义一样完全以基督为中心。也许加个更字，因为我们把圣徒和任何圣餐仪式的度化作用排除了。"

"我是牧师的儿子，"卡德威尔解释说。"我老人是长老会教派的，我从他那里了解到有上帝的选民和非上帝的选民，有灵根的和没有灵根的人，那些没有灵根的人永远得不到这种灵根。我这笨脑袋一直搞不通的问题是，为什么上帝从打一开头非要创造那些没有灵根的人呢。我能琢磨出来的唯一理由，是上帝就

得要让某些人下油煎地狱。”

奥林格中学篮球队分数开始领先，马契得使劲抬高嗓音才能使对方听到。“宿命论的教义，”他喊道，“必须理解为以上帝无限慈悲教义为平衡砝码。”观众的噪音减退了。

“我猜想我的问题就在这儿，”卡德威尔说。“我不理解如果上帝的慈悲什么也不改变，它又怎么会是无限的。也许它是无限的，但是在无限距离之外——这是我能想象的唯一可能性。”

马契在薇拉离开他的危险愈来愈大时，他那灰色的眼睛充满了痛苦和烦恼的感情。“这简直是一场闹剧！”他喊道。“在赛篮球的地方不是讨论这种问题的场所。为什么不找个时间到我书房来谈，——先生？”

“我叫卡德威尔。乔治·卡德威尔。薇拉认识我。”

薇拉转脸开心地笑着说：“有人提到我的名字？我对神学是一窍不通的。”

“我们的讨论刚刚结束了，”马契牧师对她说。“你的朋友卡德威尔先生对可怜的被糟蹋的约翰·加尔文有一些很独特的反对看法。”

“我对他什么也不了解，”卡德威尔抗议着，他的声音变得忧伤起来，是一种听起来很不舒服的高嗓门，“我想讨教讨教。”

“除去星期三之外哪天上午到我书房来都行，”马契对他说。“我借给你几本非常好的书。”他坚决地又把他的注意力放在薇拉身上，给卡德威尔留下一个结束谈话的漂亮的侧影，像是打印在一枚帝国硬币上的侧身像。

“小城的贵族们，使尼罗的形象都显得温驯了，”卡德威尔心想，抽身走开。他拖着想到自己即将死亡的沉重、晕眩的脑子，像某种行动迟缓、粘膜透明的海底凶残动物拽着它有毒的触角

在万钧压力的海底下艰难地移动着。他沿观众席的后缘往前走着，想在群众中找到他儿子的踪迹。终于，他在靠近前排右首发现了彼得的窄小的头。可怜的小鬼，需要理个发了。卡德威尔今晚的工作做完了，他要去叫彼得一起回家。人类(曾经长时期使他入迷的人类，如今使他厌恶了)，在这暖气烧得过热的礼堂里人拥塞得乱七八糟的像细菌。甚至凯西那空旷无人的地方相形之下也显得很好了。外面的雪已经堆积起来。小鬼也需要睡点觉了。

但是在彼得的脑袋旁边有一个淡黄头发的小圆脸。卡德威尔认识这是九年级的福格曼家的姑娘。他两年前教过她哥哥，福格曼家的人是属于吃了你的心，把剩下的冲到下水道里去的那类人。残忍的德国人，噗噜噜。他忽然想到她和彼得挨着坐不是偶然的。以那个小鬼的头脑，可能吗?这时卡德威尔又记起彼得和潘妮在大厅里到处成双结伴的情景。在饮用喷泉池边上咯咯地笑。靠在附属建筑那排房里的储衣柜上若有所思的样子。在边远门洞的乳白光线下靠在一起，溶成一个镶了框架的单个身影。他曾经看到过这些情景，但当时没有在意。现在他在意了。一阵被人遗弃的悲哀在他的心里升起。奥林格队领先的差距拉开了，掀起一阵巨大的欢呼，这震撼人心的呐喊像四百个舌头舔着卡德威尔那已经揪紧了的五脏六腑。

奥林格队赢了。

彼得的眼睛虽然很少离开球赛，却几乎什么也没看见，他的内心完全被他把脸贴在潘妮大腿中间的记忆所占据。谁会想到这一刻良缘会赐给了他，而且他还如此年幼?谁会想到天上竟没响起雷声，把值日功曹惊醒？这明亮的大礼堂拥挤的人群中，有谁会想到他那作亲吻姿态的唇曾吮吸了那盈盈的黑暗？这种记

忆是挂在那脸上的一具温暖的面罩，他不敢把这脸转向他的爱，怕她在那上面发现她自己——那毛茸茸的怪胡须，她会因恐惧和羞耻而叫出声来，她那鼻子上的每个汗毛孔都会清楚地显现的。

而当他和他父亲终于离开学校走到雪地里时，似乎因他的亵渎而天降了鹅毛大雪。在弥漫的风雪中不时有一股气浪会把一块冰冷的晶莹雪团愤怒地抛到他暖烘烘的脸上。彼得忘记了什么是雪。它是一个巨人的耳语声，这巨人的喉咙似乎忽而在东忽而在西。他抬起头看看天，冲进他眼帘的是一片酱紫、一片淡紫和一片混浊的黄珍珠色。只是在他定睛细看时，才真看到向下倾注的雪片，先看到的是一角羽翼，然后是那整个宽大无边的羽翼的无数根羽毛，逐渐才觉得这根羽翼广大到把他们都包围了，充塞了四周望不到的地平线及其以外的整个天空。这时他的眼已经适应了雪的频率，无论往哪边看，都是这种颤动频率。整个城镇及其房屋已被这嗖嗖的风雪大军所包围。

彼得在守护着停车场近角的街灯下停了一会儿。他脚下的东西使他感到迷惑不解。在铺在地面的白雪上蜂拥着很多像蚋虫似的小黑点。它们跳来跳去，然后不见了。他们消失的地方似乎有个中心。再往外面看，这些小黑点正在向这中心跑；越远的向里跑的速度越快。他追随了一两个：全消失了。这现象似乎有点神出鬼没。一直到他想通了这缘故才使他安下了一颗忐忑的心。这是上面的灯光投射出的雪花的影象。灯光下面的雪花影子作不规则的摆动，中心以外的雪花在灯光的斜射下，射线把影子与雪花匆忙聚首的速度作了抛物线形的扩大。影子从虚空中川流而至，缓缓的，在最后一刻则每一颗都特别清晰，在雪花触

地时消失。这现象吸引了他；他感觉这变化万千、千姿百态的世界像一个蝴蝶标本被拉开、钉死在一个不变的几何真理的框架上。当直角三角形斜边向直边靠近时，底边迅速收缩、愈来愈小：总是如此的。繁忙的雪花影子像许多蚂蚁在一个石筑的高大堡垒的地面上奔跑。他变成一个科学家，冷静地思索着，想在他父亲教他的宇宙志里把他所看到的现象，与"横向移动"中星星似乎在与它离开我们的距离成正比的速度向后退去的现象对比，寻找其相似之处。也许这是相类似的幻觉，也许——他拚命地作形象化的设想——星星真是在以我们地面上的望远镜为顶端的椎形观察圈中缓缓坠落下去。实际上一切都是悬挂在一个被弃置的顶楼上的灰尘。走过几码远，街灯和周围动荡的暗淡色彩混为一体了，彼得似乎到了影子移动的速度臻于无限的边缘，一个小宇宙终结了，又没有终结。他的脚又冷又湿，开始疼起来了，关于宇宙的思绪也变得令人作呕了。他像从一个拥挤的房子里走开一样把思想转向这座城镇，从天空降落的巨大的过境气流以一种绝对健壮的气势大摇大摆地在全城之中游荡。

他和他父亲爬进车厢，脱下湿透了的鞋子，把他那双穿着袜子的潮湿的脚收在身下。他父亲匆匆地把车子倒出停车场，向布坎南路驶去。一开始速度开得太快了，一退到路坎后带就打滑。"乖乖，"卡德威尔说，"这算不了什么。"

彼得的思绪触及了他的神经，使他非常恼火。"那我们为什么不早两个小时回去呢？"他问道。"我们准爬不上咳嗽糖山。收完票之后你在球场干什么用那么长时间？"

"今天晚上我和吉摩尔曼谈了话，"卡德威尔慢慢地对他儿子说，考虑怎么个讲法才能不像是责备这孩子。"他说他跟你谈过。"

内心责备使彼得的声音变尖了。"我没办法，他在大厅里把我抓住了。"

"你和他谈到丢票的事了。"

"我不过提了一下。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上帝，孩子，我不想剥夺你的自由，但是心里话，我是巴不得你没跟他讲才好。"

"那有什么关系？——事实如此嘛。你不是让我说实话吗？难道你让我说一辈子谎吗？"

"你说没说——现在已经没什么关系了——你说没说我看见赫尔索格夫人从他办公室出来的事？"

"当然没有。我把这件事都忘记了。除去你谁都把这件事忘了。你好像把全世界都看成是在搞什么阴谋似的。"

"我一直没把吉摩尔曼看透，我估计我的问题就在这儿。"

"根本没什么可看透的！他不过是个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迷迷糊糊的老色鬼。除去你谁都看出来了。爸，你为什么这么——"他要说"笨"，但是第四条教律在他脑子里一转，他没说出这个字眼。"——迷信？你把什么事情都看拧了。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放松一些？多费劲呀！"

这孩子气得抬起一只脚把仪表板踢了一下，上面的小贮藏柜叮当直响。他父亲的脑袋是嵌在尖头小帽里的一个思考的影子，对彼得来说，他父亲的一切卑微、荒谬、粗心、固执的精萃都包藏在这里。

卡德威尔叹口气说："我不知道，彼得。我想一半是遗传、一半是环境造成的。"从他这疲惫的口气看，这似乎是他为了作些解释使出的最后一点力气。

我在逼死我父亲，彼得心想，不由吃了一惊。

他们周围的雪越下越密。雪片撞在他们的车灯上像飞溅的火花在闪烁，往上一卷消失了，接着又是一束火花。奔腾而来的雪片接连不断。他们现在已经遇不到多少别的车辆了。房舍的灯光在过了贫民院以后越来越稀落了，在风雪中已经看不清楚。车里的暖气开始了工作，这温暖更加强了他们的孤独感。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的弧度每刮一次小一分，最后他们只能通过玻璃上的两道模糊的缝来看外面的风雪了。汽车的马达声在把他们引入一个绝境。

在下山的时候，在埋葬着禁酒时期阿尔腾的著名歹徒阿比•科恩的犹太人墓地旁，他们的汽车打滑了。在车身摇摇摆摆往下滑时，卡德威尔拚命把住了方向盘。他们安全地滑到山下，到了位于布坎南路口的第一二二号公路线。他们右首的咳嗽糖山逐渐没入苍穹。一辆带拖斗的卡车活像一所逃难的房屋，下了坡超过了他们的车继续向阿尔吞方向驶去，那防滑链哐当当连击似的响声震得人心慌。当它的尾灯闪闪烁烁地消失之后，他们便孤零零地行驶在公路上了。

上山的坡度越高越陡。卡德威尔挂到头挡，一直到车打滑时才改二挡，再爬上几十码；当轮子又开始打滑时，他赶紧又换上三挡。马达停了。卡德威尔拉了紧急刹车，把车停在坡上。他们已经爬到比半山腰还高一些的高度。风雪哀伤地沉入不作声的马达的静寂中。马达又转起来，但是后带仍然在雪上打滑；更确切些说，笨重的老别克车有向公路边上矮小的防护铁条网倒退的倾向。最后卡德威尔已经没办法了，只有打开他那边的车门，伸出头来，利用尾灯的粉红色光亮作为唯一凭仗，把车一路顺坡倒回去。他把车倒过了奥林格岔路口，开到咳嗽糖山与通往阿尔谷的公路上的又一小高坡之间的大道上。

但尽管积蓄起来的惯力把他们很快地带到山腰下的部位，车子却在快到他们第一次抛锚位置的地方又停了下来。他们原来的轨迹在头灯的照耀下显示为两道黑色的沟渠。

突然有一道光把他们的头影投向前方。在他们后面，一辆爬上山来的车开过来了；是一辆绿色的道奇，四七年型号的。它的防滑链轧着积雪地面，开过他们的车，爬上最陡的坡，加快了速度，在顶上消失了。他们自己的车的停着的头灯照出那辆车轨迹上的十字链条纹路。纷纷降下的雪花平稳地闪着光。

"我们以后得像那个人一样装上防滑链条，"彼得对他父亲说。"我们只要再走上二十码，我们就能开上回家的路。火山的山峰是不大陡的。"

"你注意了没有？那小子没有主动帮我们推一下？"

"你怎么能设想他会那么做？他自己也是勉强爬上去的。"

"如果我是他，我就会的。"

"可没有人像你那样，爸。全世界都没有人像你那样。"他在喊叫，因为他父亲双手紧握着方向盘，把头伏在手背上，这种扭曲的形态使彼得看着有些害怕。他想把他叫醒，但话卡在嗓子里，不知说什么。他终于腼腆地问："我们有防滑链吗？"

他父亲直起身说："首先，我们在这里没法上，车很可能从千斤顶上滑脱。我们还得开到平地上去。"

于是，他又第二次打开他那边的车门，伸出头，把车退下山坡，地上的雪被他的尾灯照成玫瑰色。几片冰凉的雪花被风卷进打开的车门，落在彼得的脸和手上。他把手伸进他的粗呢上衣口袋里。

把车退到山脚下，他们两个都下了车。他们打开行李箱，试着把后车身顶起来。他们没有手电筒，干什么都不易。路边上的

雪积了有六英寸，在把后轮胎抬高过雪面的时候，抬得过高了，车身一倾斜把千斤顶一下子弹到了路中心。"我的上帝，"卡德威尔说，"这是个让它给砸死的办法。"他没有去拿那千斤顶的表示，于是彼得过去拿了来。他拿着那铁件往马路边上看能不能找到一块石头顶住前轮胎，但是雪把路面上的一切都埋没了。

他父亲站在那里，凝视着那像在风雪中飞舞的黑色的天使一样的松树尖顶。他儿子觉得卡德威尔的思想好像是一头秃鹰在他们头上那混沌、酱紫色的天空中周而复始地盘旋巡视着。现在他的思想又回到脚跟底下的问题了，父子二人把千斤顶支撑在挡泥板下面，这回稳住了。但是他们这时又发现他们并不能把防滑链上好。在这又黑又冷的环境中，眼睛看不见、手指冻僵了，要想找出个办法已经太晚了。彼得看见他父亲在轮胎旁蹲着摆弄了好几分钟。这时间之内没有车辆经过这里。一二二号公路上已经没有来往车辆了。他父亲好像刚刚接近于把链子卡紧，一下子又都滑落在他手上了。在风雪中也听不清他是哭了一声还是骂了一句，卡德威尔站起身来用双手把那一团绞在一起的铁链子扔到了柔软的雪地上。它所砸的洞像一只坠落在地上的鸟。

"你应该先在轮子的内侧把链子上好，"彼得说。他把链子刨出来，跪下来钻到车底下。他设想他父亲怎么对他母亲说："我都没法了，这小鬼把链子拿起来钻到车底下，一下子就把它上好了。我奇怪这孩子的机械才能是从哪儿来的。"轮子很滑。有好几次他把那笨重的链条挂到轮胎上，轮胎懒懒地一褪，就把它的甲胄给挣脱掉了，像一个姑娘在脱衣服。他父亲把车轮握住，彼得又试了一次。在车身底下的下界，橡皮的闷臭味和铁锈、汽油、机油的烘烤似的味道似乎在呼出威胁的音节。彼得记得车身会怎么从千斤顶上倾斜下来，设想着车簧和大轴会怎么把他

的头颅砸碎。只有一点安慰：这里没有风雪。

锁住防滑链有一个挂扣。他找到这挂扣，用手指摸索怎么个扣法。差不多要挂上了，就差那么一小点就够上了。他一使劲，他那趴在地上的整个身体都在颤动；他的肾脏甜滋滋地疼；铁链咬进了他的手指。他祈祷着；吃惊地发现：物质是倔强的，甚至在稍稍让点步并不明显地违背原则的时候仍是如此。挂扣竟然够不上。他在痛苦中嘶叫着："不！"

他父亲对他叫道："去他妈的。爬出来吧。"

彼得照着做了，站起来抖掉外衣上的雪。他和他父亲互相瞪着眼，一副不服气的样子。"我挂不上，"他说，好像会有人不信似的。

他父亲说："你干得比我好得多。上车，我们到阿尔吞去过夜。输一回是输，输两回也是输。"

他们把防滑链放回行李箱，想把车从千斤顶上放下来。但是连这件撤退性的工作也是办不到的。给千斤顶松扣的小搬头松了，使不上劲了。搬一下把手就把车往上抬一扣。飞舞的雪花咬着他们的脸，风的嘶鸣揪着他们的耳鼓；他们精神上的负担简直难以忍受了。风雪的全部呼啸着、动荡着的份量似乎全都和这一分钟的机械故障挂上了勾。

"我来对付这杂种，"卡德威尔宣告着。"站开，小鬼。"他爬上车，起动了马达，往前开去。一时那千斤顶卡在一个拉紧的弓弦上，彼得准备要看到它像箭一样射出来，飞到风雪之中。但是在这种应力下，挡泥板的金属材料先受不住了，一下把车掷到弹簧弓子上，发出一种像碾碎了冰椎的响声。后挡泥板下边留下的一个唇形凹痕将永志今夜的这场风波。彼得把千斤顶部件收拾起，扔进行李箱，坐进他父亲身边的前座上。

借助后轮爱打滑的劲头，卡德威尔把别克车掉过头开向阿尔吞。但自从他们开到这条公路上以来雪又下了有一英寸，路上车辆川流不息的状况已经完全停止了。把这条路引到咳嗽糖山脚下低谷的小爬坡坡度本来很小，在好天气情况下车在这里一下就开过去了，不会引起注意的，可今天却显得太陡，爬不上去了。后带不断打滑。挡风玻璃上的几道可以望出去的隙缝也变得模糊以至关闭了；天上筛雪的罐子散了架，雪片溃决下来。他们的别克车往这小坡上爬了三次都没成功。第三次，卡德威尔用脚碾着加速器，轮胎嘶叫着，一下子把后车身甩到了路边积雪的地方。路脊边上有一个小坑。卡德威尔换了头挡，试着爬出来，可积雪把它牢牢地卡在它那幽灵似的掌握之中。他的嘴唇冒出了一个银色的气泡。他气疯了，换上了倒车挡往后一撞，干脆把车卡死在那里。他关上了马达。

在他们的困境中出现了某种安宁。一种像扫砂子的细微摩擦声在他们的汽车车顶上移动着。过热的马达在前车罩底下平静地滴哒着。

"咱们得步行了，"卡德威尔说。"咱们步行走回奥林格，在亨迈处过夜。不到三英里路，你行吗?"

"我不行也得行，"彼得说。

"我的上帝，你也没穿上雨鞋什么的。"

"你也没有呀。"

"对，可我反正也这样了。"过一会儿，他解释说："我们不能待在这儿。"

"妈的，"彼得说，"我知道，我知道，别啰嗦了。别老是告诉我这个那个的，咱们开路吧。"

"换上一个能算半个男人的父亲也能把你开到那山上去

了。”

“那我们就又会在别的地方抛锚。这不是你的错。谁的错都不是；是上帝的错。求求你。别再说了。”

彼得下了车，一时他成了他俩的带头人了。他们顺着他们自己的汽车车印上了用作犹太人公墓的山峰。彼得发现像有人说的印第安人的那种走法，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的正前面，是不容易的。风不断地吹打着他。这里有一道松树屏障，尽管风力不大，但它能吹透隔着头发的头皮刺到下面的骨脉。墓地有一道灰色石料砌的墙与公路隔开；每一块突出在外面的石头都长了白胡子。在那烟雾弥漫的深处某地，阿比·科恩舒服地躺在他那柱石点缀的陵寝里。彼得从这个想法上得到了一点安慰。他以此来对比包藏在他的拱形脑壳里边的自负，看到其相似之处。

过了墓地之后，松树离远了，风摆出了好像不把他的身体穿透誓不罢休的姿态。他的身体变成了一个透明的思想骨架。他变得超脱、轻松起来，他看到他的两只脚像那盲目的牛群拖着沉重的脚步驯服地穿过雪原；他们走一步的长度和到奥林格的距离相比，其悬殊如此之大，以致他有处于一种无限之中的感觉，因而可以尽情享受这巨大的空闲的乐趣。他利用这个空闲来默想物质上的极度不适这一现象。这现象中存在着一种简化思想的作用。首先，它去掉了一切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思绪，从而又去掉了通过你本身的感受延伸入被创造出来的外部世界的思路。然后，进一步节约精力，身体的末端——脚、腿、手指都不考虑了。如果这不舒适持续下去，如果关于某些稍好条件的记忆不断冲击你的头脑的话，鼻尖、下颏、头皮本身都置于考虑的范围之外了，不是完全失去感觉，而是被发放到无法再精减的有限考虑范围之外去了。这范围非常之精炼、超脱，是原先那肆意扩张、野

心勃勃的自我王国仅存的硕果。这些感觉好像是从很远的外界降临到他身上的，而这时他父亲走到他身旁，利用他的身体给他儿子挡着风，从他自己头上取下那顶毛线帽，套在彼得的快冻僵了的头上。

第 八 章

我的爱，听着。你睡着了？没关系。西阿尔吞有个阿尔吞博物馆，它坐落在一片美丽的芳草地上，每棵树都加了标签。成双结队的黑天鹅，整理着羽毛，漂游在隔断了一个叫利纳皮的浅水小溪形成的暗淡的湖面上。奥林格人管它叫蒂尔登溪，实际上是同一条河。母亲和我在星期日时常到这座博物馆去，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唯一的文化宝库。我们漫步在和这条溪毗邻、连接这两座城镇的懒洋洋的林荫道上。当时，这一英里来路是穿插在两座城镇之间的田野地带，是体现本县早期生活的一处遗迹。我们走过过去的跑马场，现在已废弃荒芜了，走过几栋砂石建筑的农舍，每一栋都带一间以同样石料建造、刷成白色的泉水储藏室，一大一小，像母亲带着孩子一样，相依相伴。我们快步穿过有三条通道的粗石地面公路，进入一条窄路，四周都是博物馆的地界，或者说一个更古老的世界——阿卡狄亚[①]的景物了。在半隐在成行的樱桃树、椴树、槐树、酔苹果树之间的浮渣片片的沼泽中，鸭子和青蛙的嘶噪声混在一起。母亲知道每种植物和鸟的名字，一一告诉我，然后我就又忘了。在我们沿着不时扩展为放着鸟浴箱和条凳的圆形小场地的石子路往前走时，常常会碰上拥抱着的一对，看见我们走过即行分开，瞪起不

① 希腊时的高原。

满的圆眼睛。有一次我问母亲他们在干什么时，她以一种奇怪的得意神情说："他们在抱窝。"

这时围起的湖泊上的凉风和天鹅的粗野的嘶鸣声迎面扑来，博物馆的黄褐色檐口和以黄绿色调为主的天际线的向阳部份在神话般的黑色叶片的山毛榉的上端隙缝中显现出来，我们走过使我感到羡慕和羞愧的停车场(那时我们还没有汽车)；我们走过有带着袋装的面包屑去喂天鹅的孩子们的石子人行道；走上有穿着整齐夏装的人在照像、打开蜡纸包的三明治的宽台阶；走进博物馆本身的高大宗教式的大厅。这里是免费入场的。夏天这里的地下室开办免费的"自然欣赏"学习班。在我母亲的建议下，我曾经报过名。第一课是让我们看装在玻璃箱里的一头蛇生吞一只吱吱叫的田鼠。我第二课就没有去上。主要的展室放的是给学生们参观的科学展品，僵死的动物标本和爱斯基摩、中国和波利尼西亚艺术品，一橱接一橱，编了号，加了防尘罩。有一具没有鼻子的木乃伊总围着一小群人。小时我对这些展室内心充满了恐惧。这么多死亡；谁会想到能有这么大数量的死亡？二层楼上展出的都是艺术品，多数是本地的绘画，画的无论多么拙劣、古怪、错误，但却辐射出天真和希望的光芒，是每逢画笔接触画板时进入脑海中的要把握某样东西并把它握紧的那种希望。那里还有印第安人和天神的铜雕，在楼梯上面那间大椭圆室中央有一个真人大小的绿色裸体女人站在一个黑色边沿的圆形水池中间。她是一个喷泉。她那美丽的脸噘着像要喝水，可是喷泉的机械设计却让泉水永远从与她的嘴唇分开的一个贝壳的边上流淌。永恒的期待啊——低平的双乳、铸得神采飞扬的铜绿色飘散的头发，一只脚尖轻轻地着地——她手中的贝壳离开脸有一英寸的距离。从脸上那含着的眼帘，微张的嘴

唇来看，她像是已经入睡了。我小时候看见她那幻想中的口渴的样子很是不安，便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好看见那把她的嘴与水分开的一英寸空间。泉水像一条变化着的薄带子向下流淌，呈珠绿色、甫离贝壳时打着旋、刚一撒开便以连续不断的轻柔的力量打击着池水的表面，溅出的水花有时会被偶然的轻撒变化抛到水池的边沿，溅在我那正扶在黑色大理石上的手上，感到微凉的针刺感，像飞在手上的一片雪花。当时，她那等待的耐心和温和克制似乎使我难以忍受。我对自己说，当黑色到来，当楼下的那具木乃伊、那些波利尼西亚面具和装着假眼的秃鹰被阴影吞没时，她只要稍微动一下她那纤纤的铜手就喝上水了。在这间我设想月光会穿过屋顶的天窗照明的椭圆形大厅里，泉水会有一时停止流淌。在这个意义上，在夜的降临会吞没流水形成的光亮彩带从而断流的意义上看，我的故事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那扰人的来往车辆嗡嗡地啃着我们住房的玻璃窗。这些窗上的薄玻璃早就需要擦了，它那柔和的铅灰色似乎是内在的，像教堂的玻璃。两层楼以下那餐馆的霓虹灯匀称地把它们染成了玫瑰色。我那些巨大的画布——做为原料贵得出奇、变成艺术品则出奇的不值分文——它那见棱见角的长方形躯体被灯光照成黑色的轮廓像。你的呼吸与你的胸脯的缓慢起伏合拍。你那庄重的嘴在睡眠之中松弛了，上唇展现了那多出来的带有种族标志的一小块圆肉，像一个紫血疱。你的睡眠包含着的纯真正像夜包含着露水。听着：我爱你，爱你那端正的纹裂的嘴，你醒时庄严地闭着斥责我的嘴，爱你那被阳光晒焦的皮肤总是原谅我身上的皮肤，爱被你那像丁香花托盘似的手掌拥抱在怀里的那长年累月。我爱你喉部那像郁金香花茎似的姿态。当你站在炉旁时，你的上身会完全下意识地作波浪形摆动，像一只喝醉

酒的母鸡。当你赤身走到床边时，你的脚趾尖朝内拐，你的脚踝像被后面什么人铐住了似的，当我们做爱时，你有时哼出我的名字，我便急刷地得到了肯定。我高兴遇到了你，高兴、骄傲、高兴；我怀念的只是，而这只是一点点，在黄昏时分，如同人的灵魂企图向不可能的事情奉献自己的气氛中出现的热的电光一样，你突然发出的白色的笑声。我父亲尽管那么懊丧，也会为这种笑声所感动。他会使你迷惑不解的，他已经使我迷惑不解了。对我来说，他的上身是藏起来的，我最了解的是他的腿。

嘿。听着。听我说，女士。我爱你，我要做你的奴隶，我要长一副假作聪明的鞋油色的面孔，颧骨绷得像张鼓，戴上一副不知何地出产的不透明的太阳镜，凌晨三点钟待在黑乎乎的熏衣草地窖里，把一切都忘掉，只想着我肋骨边上的声音。但我不能真正地做到。我不能真正进入那个场景。最后的一层膜阻止了我。我是我父亲的儿子。黄昏时，当那扩散开的日光在等待着黑暗从那棋盘似的街道尽头的高楼上越过来像飞箭的影子似的穿透时，我想起了我父亲，甚至在他之前他的父亲——那充满怀疑色彩的柔弱目光和三心二意、犹豫不定的苍白的胡须——我从未见过的他。传教士、教员、艺术家：退化的典型。

原谅我吧，因为我确实爱你，我们合适。我像一个西藏喇嘛脱窍飞升到寝床之上，看我们怎么配合，阴和阳，成为我俩之间的一个人。但在父亲和我应坐车回家的下午时刻，我瞥见了我们所搭的窝，瞥见了我俩光脚踏过的地板，瞥见了天花板上的五大洲污迹，像一幅探险家画的完全谬误的旧地图，瞥见了我费尽心思涂抹的巨大线条满布在那认真膨胀起来的画布上，我在努力想说连自己也在怀疑是根本不能说的东西，我感到害怕了。我考虑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那和日出日落无关的日子，它那光怪陆

离、日益纤弱的情绪以及它那像洒开的布拉克[1]褪色作品一样的家具和冥思苦想出来的半弗洛依德式半东方式的性神秘主义。于是我产生了这样的怀疑：是不是就为了这个我父亲抛弃了他的生命？

在玫瑰色调的黑暗中，我躺在你身旁醒着，我曾在很久以前的一个早晨，在薇拉·亨迈的客房里从梦中醒来。她的这间房在暴风雪之后阳光灿烂。我的梦像插到水里去的一根棍子，是睡前的种种经历——在那毫不停歇的暴风雪中狼狈奔走的最后里程——的一种弯曲的延伸；我父亲拍着黑乎乎的房子的门，敲打着、嘶叫着、拚命搓着两只手，但他的这种死气白赖的样子在我看来已经不显得荒谬、胡闹，却显得非常必要，在我冻得麻木的感觉中显得是完全必要的；然后薇拉打着哈欠，在她厨房的白亮的强光中眨着眼，她的没有扎起的头发散落在她蓝色浴衣的肩上，她的手藏在衣袖里，打哈欠时两只胳臂把自己的身体抱紧；然后是她丈夫一瘸一拐地从楼梯上下来的声音，和他在那里听着我父亲的滔滔不绝的解释和感谢的话。他们把我们安置在他们的客房里，使用从亨迈先生的母亲，我的姑姥姥汉娜那里继承下来的一架贴墙拉下来用的床铺。这张床有一股羽毛和浆洗味道，很像一张吊床，穿着内衣裤的父亲和我得紧靠着边才能避免滚到床中间挤在一起。有几分钟我的精神松懈不下来。我的身体里似乎塞满了飞舞的风雪原子。然后我听见了父亲带着鼻音的小呼噜。然后听见屋外风的呼啸，而这身外的声音和活动的侵入似乎解释着一切，于是我轻松了下来。

屋子里光芒四射。在白窗棂和用漆成白色的金属花卡挽起

---

① 乔治·布拉克(1882—1963)，法国立体派画家。

的印着斑点的瑞士窗帘布以外，天空呈波浪起伏的蓝色。我想这样的早晨从来没有过，我非常高兴地感到自己是站在一艘船的船头，冲破着时间的天蓝色海洋。我往四周看父亲在哪儿；他已不在了。我已滚到床中间。我找一找有没有钟，没有。我往左边看太阳照在道路、田地和邮筒的位置，而我的视线却落在小午餐馆砖墙上暴露的一扇窗上。那扇窗的模样有点像一张作怪样的脸。然后我的视线又落在一个带凹槽玻璃把手的老式柜橱上。它那波纹木面的最上层的抽屉，它那卷轴形的沉甸甸的柜腿像漫画上画的熊的没有脚趾的爪。房外的光亮把壁纸上的花茎和叶子照得银光闪闪。我闭上眼仔细听，听见在不远的地方有一台吸尘器的嗡嗡声，然后我一定是又睡着了。

当我又醒来时，这一切新奇的事物——房子，在疯狂之夜以后竟有这样晴好、理智的天气，静谧，从内心到外界（为什么没人叫醒我？学校发生了什么事？今天不是星期三吗？）——使我没有再回到过去的迷茫中去，我起床尽量穿上能穿的衣服。我的鞋袜放在屋里的暖气片上还没烤干。这陌生的墙壁和走道，使我每一转弯都要想想、鼓一鼓勇气，它们似乎在吮吸着我手脚的精力。我找到了浴室，用冷水拍了拍我的脸，用沾湿的手指蹭了蹭牙。我光着脚走下了亨迈的楼梯。楼梯上装着一个新修整过的本色条毯，每层都在基脚处用一根铜条压住。这是我希望我们家也能住进来的那种奥林格式家庭，沉稳结实、方方正正、正统式样。我穿着揉蹭得疲惫不堪的红衬衫和三天没换的内衣裤，有些龌龊和不相称的感觉。

亨迈夫人从前屋进来，头上扎着一个花色鲜艳的大手帕，身上系着一个印有星状银莲花花样的围裙。她拿着一个精巧的草编废纸篓，一笑露出牙龈，招呼我说："早安，彼得·卡德威尔！"

她用全名招呼我的方式竟给了我一种很受她的欢迎的感觉。她把我带进厨房，在她身后走，我感觉自己出乎意料地竟和她的身长等高，或者比她还高出一英寸。她在本地妇女中是高个子，我还把她想象成为我刚上这所中学时她给我的那种仙女似的身材的印象，当时我还是个矮小的七年级生，我的腰和黑板上的粉笔槽差不多高。现在我似乎已经装进她的眼里了。我坐在厨房里的镶着瓷面的小桌上，她像个妻子，服侍我吃早饭。她在我面前放了用又大又厚的杯子盛的橘子汁，在阳光下，那透明玻璃杯里的橘子汁投掷在瓷桌面上的影子，像薄薄的一片酸甜味道。我坐在那里，一边喝一边看她走动，感到很惬意。她穿着蓝色的拖鞋，轻巧地从碗橱到冰箱到水池，就像其间的间隔是量好了她的脚步之后的标准设计似的，她这宽敞、设备齐全的厨房和我母亲给我们做饭用的那拥挤和临时凑合的角落形成对比。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有的人就至少能解决生活的机械问题，而另外一些人，我们家，似乎一生注定就要对付抛锚汽车和暖气不足，没有厕所卫生设备的家。在奥林格，我们没有冰箱，只有一个丢人现眼的老式胡桃木的冰柜，祖母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坐在餐桌上，而是站着吃，用手从炉子里拿食物，被蒸气熏得眨着眼。匆忙和临时对付成为我们家庭生活的标志。其原因，我悟了出来，是我们家庭的中心人物，我父亲，从来没有摆脱一种他可能很快要搬到别的地方去的想法。这种恐惧，或者希望，便成为我家的统治气氛了。

“我父亲在哪儿？”我问。

“我不清楚，彼得，”她说。“你吃什么——麦片还是米花粥，还是做个鸡蛋吃？”

“米花粥。”漆橱底下的一个象牙色椭圆形钟指在十一点十

分上。我问道："学校怎么了？"

"你往外边看了吗？"

"随便看了看。雪停了。"

"十六英寸，收音机上说。县里的学校都停课了。连阿尔吞教区学校都停了。"

"不知道他们今天晚上还练习游泳吗。"

"我看肯定不会了。你一定着急想回家吧。"

"恐怕是的。从离开家到现在好像很久了似的。"

"你父亲今天早晨真有趣，对我们讲了你们的冒险经历。你要和米花粥一起吃个香蕉吗？"

"啊，当然好，如果你有的话。"这肯定是这些奥林格家庭和我们家的区别；他们能准备下香蕉随时可吃。在火镇，每逢我父亲很少几次想到买一些时，它们总逃不了从青绿到腐烂的命运。她放在我碗边的香蕉是完美的。那金黄色的香蕉皮上平均分布着麻点，和四色印刷的杂志上的广告似的。当我用汤匙割下一块时，每放进粥里的一块都展现出它中间理想的星星点点的种籽。

"你喝咖啡吗？"

"我每天早晨都想喝，可总没时间。我给你添了太多的麻烦了。"

"别这么说。你这话像你父亲。"

她这"别这么说"，是从"像你父亲"而造成的亲切感脱口而出的，这使我产生了对过去这段时间，这神秘的几个小时的奇怪的联想。我沉睡在以前属于汉娜姑姥姥的那张床上，我父亲讲述着他的冒险经历，他们在听收音机；我不知道以后发生了什么事给这所房子散布了这一片安宁的、缓和的光彩。

我鼓起勇气问："亨迈先生在哪儿？"

"他拿着雪犁出去了。可怜的阿尔，他五点就起来了。他和镇上订了合同要在发生风暴之后帮助清扫街道。"

"噢。不知道我们那辆可怜的汽车怎么样了。昨天晚上我们把它丢在咳嗽糖山脚下了。"

"你父亲说。等阿尔回来开卡车送你们去那里。"

"这米花粥真好吃。"

她从水池那边回头看着，有些意外，笑了笑。

"不过是从包装盒里拿出来的现成的东西。"她的厨房给她说话的声调蒙上了一种荷兰味道。[1]我隐隐约约地一直把亨迈夫人和见过世面的人、纽约，以及这一切联系在一起，她在和她一起的其他教员中显得特别突出，有时她还涂眼睫油。但在她家里，她却分明是本地人的样子。

"你喜欢昨晚的球赛吗？"我问她。我急于要把我们的谈话维持下去，因而感到尴尬。由于父亲不在场，于是我便大胆地想把我认为的文明举止付诸实施，我的这种企图过去每每是要被父亲挫伤的。我不断拉着我的衬衫袖口好不使那些癣斑露出来。她给我端来两片烤得油亮的面包和一匙子酸苹果酱，放在一个黑色的盘子上。

"我没怎么注意球赛得怎么样。"她一回想到昨晚便笑了。"说真的，那位马契牧师陪着我很有趣。他是半拉孩子、半拉老头，你总弄不清和你对话的是哪半拉。"

"他有些军功章，是不是？"

"我想是的。他参加了整个意大利战役。"

---

① 新英格兰一带早期荷兰移民。

"我觉得有趣的是经历了那些之后他竟会又回到传教的教堂去。"

她的眉毛一弯。她剔过眉毛吗？从近处一看，我不能断定了。那两道眉天生地很好看。"我觉得这很好，你说呢？"

"噢，很好，当然。我意思是说在他亲眼目睹那些可怕的场面之后。"

"喏——人们说连圣经里也有一些战争的事。"

不知道她要听些什么，可我还是笑了。这似乎使她高兴了。她调皮地问我："你对那场球注意了多少？我不是看见你和那弗格曼小姑娘坐在一起的吗？"

我耸耸肩。"我旁边总得坐着人吧。"

"嘿，彼得，你得留神。她的眼神里可有那种意思。"

"哈。我很怀疑我有多大吸引力。"

她举起一个指头，作出乡下人开玩笑的手势："啊……你可有这个可能性。"

这句话中间夹着的"这"字很像我外公的口气，我脸红了，像是得到了祝福的样子。我把漂亮的果酱摊在我的烤面包上，她接着干起她的家务活。

以后的两个小时和我以前的生活很不相同。我和一个女人同在一所房里，一个年龄大的女人，我估计不出她的年龄，起码比我大一倍。一个大名鼎鼎的女人；关于她的爱情生活的传说，在学生中间私下里像肮脏的钱币一样流传着。一个成熟的女人，在财产和权威方面她也都有施展的天地；她的存在遍及这座房屋的各个角落。她按一下恒温器便启动了脚下的锅炉。她在我头顶上一走动便使除尘器发出轰轰嗡嗡的响声。她在这所房子各处对自己笑着，或移动一下什么家具使它发出滋滋哗哗的响

声；她的声音在楼上的地板上掠过，就像一只小鸟在森林上空不时无形地掠过一样。薇拉·亨迈的形迹从她房子的各个角落——每个阴影、每个擦亮的木板的边角向我飘来；她是镜中的闪光，是帘幕上吹来的一阵风，是我端坐的椅子扶手颈背上的花粉。

我沉甸甸地坐在阴暗的前廊一本一本地阅读着从漆亮的小书架上拿下来的《读者文摘》。我看呀看，一直到看得厌烦了。我热切地发现并且阅读了目录里排在一起的两篇文章：《癌症的神秘疗法？》和《上帝存在的十证》。我读过以后很失望，不仅是失望，而是被搞得晕头转向——因为痛切的希望唤起了本已沉沦的恐惧感。恐惧的魔鬼向我的血液中注射了铁水。很清楚，不管那篇文章说得如何娓娓动听、那整洁的两栏文字如何装璜得深奥绝伦，还是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癌症也没有什么神秘的疗法。在我对空话的极端恐惧中，我体验到一种对实物的渴求感。我从我肘边的小桌上的花边布巾的中央拿起一个彩色磁制的带着圆点斑纹的厚翅膀、作嬉笑状的小妖塑像，握紧在手中。穿着蓝色便鞋的轻快脚步在铺着地毯的楼梯上响起来，亨迈夫人在给我俩准备午饭了。在厨房的明亮光线下，我为自己的样子感到尴尬。我在犹豫，提出要走是否合乎礼仪，但我没有力气离开这里，觉得甚至不能往窗外张望；而且如果我走，我去哪里，去找谁去？我父亲从我身边神秘地走开似乎是永久性的。我感到茫然。这个女人和我聊天；她的话是无关紧要的，但却使我的恐惧变得可以忍耐过去。印在光亮的桌面上的我在我们两张脸中间飘浮起来了；我把她逗笑了。她已把包头的丝帕解了下来，把头发束成一条马尾巴。在我帮她清理餐桌、把碟子送到刷洗池时，我们的身体挨蹭了一两次。于是，在一半陷入恐惧、一半沉

入轻松活跃的爱的气氛中，我度过了两个钟头。

一点刚过，我父亲回来了。亨迈夫人和我还在厨房里。我们在谈论着她想在她的房后建筑一个"L"形的带玻璃廊厅的偏房，夏天她可以坐在这里，躲开路上来往车辆和收税棚的喧嚣声，瞭望她的庭院。那将是一个花厅似的建筑，我相信我会和她一起分享这种乐趣。

我父亲戴着像炮弹头似的帽子、穿着雪水打湿的外衣，像一个刚从一尊大炮里射出来的人。"乖乖，"他对我们说，"冬爷爷在夺回失去的时间。"

"你上哪儿去了？"我问道。我的声音不体面地在要哭出来的威胁下走了调。

他像忘了我的存在似的看着我。"出去兜了一圈，"他说。"到学校去了。我本想把你叫起来，彼得，可我想你需要睡一会儿。你看着像要被拖垮了似的。是不是我打鼾吵得你睡不着觉？"

"没有。"他衣服、裤子、鞋上的雪，历险的证明，使我有些嫉妒。亨迈夫人的注意力全移到他那里去了；甚至他什么话还没说她就满脸笑容了。他那凸凹不平的脸红红的。他像个孩子似的把帽子一抹，在门内棕色的脚毯上跺着脚。我特别想要折磨他一下子；我的声音变得尖锐了。"你上学校干什么去了？你怎么耽误这么长时间？"

"我的上帝，在没有什么学生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那座楼。"他没对着我，而是对亨迈夫人讲着。"他们真应该把那些孩子赶到街上去，让我们教员单独住进那座砖房里去；那是我没有感觉时刻有人骑在我的脖子上的唯一所在。"

她笑了，说："那他们得放床进去。"

“我只需要一张旧的行军床就行，”他对她说。“两英尺宽六英尺长；我一跟别人睡，他们就把被子都弄走。我不是说的你，彼得。昨天晚上我累得那样子，我可能把你的被子卷去了。现在回答你的问题，我上那儿去干什么去了，我把我的记事本子都补齐了。从上次截止期起我第一次把所有的事情都清理得利利索索的；我觉得像是从我肚子上搬掉了一块混凝土构件似的。如果我明天不去上班，新教员可以马上替补上去，接过去，可怜的家伙。噼哩啪拉；挪挪窝，伙计，下一站，垃圾堆。”

我只得笑了。

亨迈夫人走到她的电冰箱那边问：“乔治，你吃午饭了吗？我给你一份烤牛肉三明治好吗？”

“薇拉，你真是好心极了。说实话，我嚼不了烤牛肉三明治，昨天晚上我拔掉了一颗槽牙。我觉得比以前百分之百的好多了，可那地方像沉没的阿特兰蒂斯①。我在莫尼店里吃了一碗炖牡蛎。说老实话，如果你和小鬼在喝咖啡，我也喝一杯。我忘了这孩子喝不喝咖啡了。”

“你怎么会忘了？”我问道。“我每天早晨都要喝，可总是没时间。”

“上帝，这提醒了我。我想给你母亲通个电话，可是线路不通。她在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如果我了解克雷默老爹的话，他会想把那条狗给吃了的。这是说如果他没从楼梯上摔下来的话。如果那样算我走运；没有哪个医生能到咱们那儿。”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回到那儿？”

“马上，小鬼，马上。时间不等人。”他对亨迈夫人叫道：“什

① 传说中在大西洋沉没的岛屿。

么时候也别把孩子从他母亲身边带走。”说过之后他嘬了一下嘴唇；我知道他在想这话是否不大合适，因为她自己没有孩子，到底为什么我不清楚。她保持着像佣人一样的不做声的沉默，把冒着热气的咖啡放在靠近他的椅子上。一缕头发散落下来耷拉在面颊上，像是对他的话的批评。他想抑制一下他声音中的激动味道，对她说："我在枫树街看见阿尔了，他在回家的路上。他和那卡车在那边创造着奇迹；在紧急情况下咱们这镇干得漂亮。除去小巷和页岩山那段外，交通已经恢复。乖乖，如果我在这个镇上主事，咱们一个月之内就得蹚雪。”他在设想这种混乱情况时，得意地把手不断地一攥一张的。“听说昨天晚上一辆电车在西阿尔吞出了轨。”

亨迈夫人把头发拢上去，问道："伤人了吗？"

“没有。车跳出轨之后没翻。我们这条线上的电车一直到中午才能开通到伊利。阿尔吞有一半商店停了业。”我佩服他搜集了这么多情况，设想他如何蹚过雪墙，把铲雪车拦住向司机打听情况，身穿着他那件尺寸太小的外衣，像大号顽童似的在雪堆上爬上爬下的样子。在我睡觉的时候他一定是把全城都转遍了。

我喝完了咖啡，靠我的神经强行抑制住的奇怪的昏昏欲睡的状态现在又向我袭来了。我没有再听我父亲向亨迈夫人讲述他的更多的历险情况。亨迈先生走进门来摇下头上的雪，一副精疲力尽的样子。他的妻子给他开了午饭；吃完之后，他看看我眨眨眼睛说："你想回家吗，彼得？"

我去穿了外衣、袜子和又湿又凉、皱皱巴巴的鞋子回到厨房。我父亲把他的空杯子放到刷洗池去、戴上了他的帽子。“你真是帮了大忙，阿尔；小鬼和我实在是非常感谢。”他又对亨迈夫

人说："非常感谢，薇拉，你像贵客似的款待了我们，"然后，吓，发生了我说的这些怪事中最怪的事，我父亲凑上去亲吻了那女人的面颊。我在震惊之中把眼神一转，看见她那双穿了蓝色便鞋的细长的脚跟在荷兰式的波色花样漆布地面上跷了起来，很情愿地接受了这一吻。

然后她的脚跟着了地，握住了我父亲那双满是黑痣的手。"我很高兴你来到我们这儿，"她对他说，像只有他俩在单独谈话似的。"把这房子充实了一阵子。"

到该我对她表示谢意的时候，我没敢去亲她，而是把脸向后闪着表明我不去吻她。她笑着拉着我伸过去的手，把另一只手盖在上面。"你的手总是这么热乎吗，彼得？"

走到室外，丁香树丛的干枝变成鹿角形了。亨迈的卡车停在抽水机和橡皮管之间；那是一辆已经染了斑斑锈迹的中号雪弗兰卡车，在前挡板上挂着一个耀眼的橘黄色雪犁。一挂挡我们周围似乎涌现出来十种不同色调的嘎轧声。我坐在我父亲和阿尔·亨迈之间；前座没有暖气，幸亏我坐在他们之间。我们开出了布坎南街。我们从前那座老房子像一座冬爷爷的宫殿，屋顶盖上了一层雪，阳光照射在它宽阔的铺满白雪的一边，那是我小时候常常拍网球的地方。街道上过路的孩子把树丛上积的雪摇晃下来，时常会有一堆摇下来的雪团穿过七叶树枝像一串川流的瀑布似的倾泻下来。在房屋稀疏了之后，大雪铺盖在被雪犁铲到一起有一人高的污雪堆成的高岗以外曲曲弯弯的田地上。远方那树木丛生的山头仍然呈蓝色和褐色，但色调减弱了，像是印坏了、只好用来擦洗蚀刻版原件的那种印件的色调。

在分辨周围这些景物中我感到困乏攫住了我。我坐在车厢里，像在挡风玻璃的框架中观看一部模糊的无声电影喜剧老片

子似的，看着我父亲和亨迈从雪堆里把我们的别克汽车刨出来，清理一二二号路的雪犁已把它埋到窗户那么深了。我觉得很刺痒，这种刺痒的感觉从我的鼻子扩散到我的嗓子，使我觉得和我的又湿又凉的鞋有点关系。山峦的阴影罩住了我们，刮起了一阵小风。日光渐长、变成金黄色，消失到树梢上去了。亨迈熟练地启动了马达，把后轮倒到防滑链条上，用一个像钳子似的工具挂牢。在发蓝的暮色中，这两个人拿着一个钱包表演了一出哑剧，结局如何我没弄清。他们都挥舞着手，然后彼此拥抱着告别。亨迈打开了车门，冷空气扑在我身上，我把我这脆弱的身躯移到我们的那辆灵车上。

在我们驱车回家时，我觉得从我上次路过这里到现在的这几天就像一个愈合的伤疤，已经紧紧封闭起来了。这儿是咳嗽糖山的山顶，这儿是我们带上搭车人的那道弯路和那土坡，这儿是丁香叶牛奶场运出牛粪的地方，当时那仓房所有的银色烟囱都在冒着烟，映在橙红色的天幕上；这儿是我们曾经轧死过一只乱撞的黄莺的平川地，这儿是加利利小镇。在七英里店旁边是帕蒂吉尔商店，我们在这里停车买了食品。我父亲像一个照方抓药的药剂师似的，挨着货橱取下面包、切成一片一片的桃子、里兹饼干和麦片，把它们堆在查理·帕蒂吉尔面前的柜台上。查理原是个农场主，从太平洋战场回来后把他的农场卖给了开发公司，开了这片店。他把我们的欠帐记在一个卖五分钱的棕色小本子上，尽管在两次发薪日之间欠款能达到六十元，他却从来一分钱也不少算。"再来一条我岳父喜欢吃的猪肉肠子和半磅给我孩子嚼的黎巴嫩大香肠，"我父亲对他说。他突然又大方起来了。平时他买东西很仔细，一次只买一天的食物，好像第二天可能会少一些人吃饭似的。他甚至还买了一把新鲜香蕉。在

帕蒂吉尔用铅笔头吃力地计算钱数的时候，我父亲看看我，问：“你喝冷饮了吗？”

一般我总喝的，作为我们驶向阴错阳差地成为我们家的那农村鬼地方之前，对文明社会的最后一点品味。“不，”我对他说。“我没胃口。咱们走吧。”

“我这可怜的儿子，”我父亲对那甚至在这暴风雪天还来这里站着吃东西、戴红色猎帽的一群无业游民说道，“他有两个晚上没回家，想他妈妈了。”

我气得要命，推开门冲到室外。路对面的湖，白雪镶着边，看着黑乎乎的像镜子的背面。在这种暮色之中通常有些车开了头灯，有些开了停车用灯，有的不开灯。父亲开得很快，像路上什么也没有似的。有些路段已经把雪刮干了，我们的防滑链在这样的路段上换了调门。爬到火峰山腰（上面的教堂和它的小十字架在深蓝的天幕上呈墨色），一个链环断了。它在剩下的路程中不断打着后边的右挡板。火镇的几间房子以其楼下像余烬在燃烧似的发着暗光的窗户点缀着暮色。十英里店上了门板，很黑。

我们走的那路没有铲过雪。我们的路实际是两条，一条通过再浸礼会教民① 的田地进去，另一条从那里出来经过我们的地域，在西拉斯·舒尔考夫的池塘和仓房旁和公路联结。我们是从这低一些的路出来的；现在从高一些的路回去。我父亲把别克车撞入雪堆里，陷在大约离开公路十英尺的地方。马达停住了。他关了打火器和车灯。“明天我们怎么出去？”我问道。

“办完一件事再说另一件，”他说。“我要把你送回家。你能走吗？”

---

① 从孟诺派分出的再浸礼会教派。

"不走又怎么办?"

这条没有铲过雪的路变成由两行小树勾勒出来的长长的一条闪光的灰带子。从这里看不见一盏灯光。我们的头上的碧空还太亮，显不出星光，稀落的淡云像白色大理石碎片似的向西方飘去，它们移动得如此稳定，像是被地球自转带动起来的样子。雪淹没了我的脚踝，浸湿了我的鞋。我想踏着我父亲的足迹前进，但他的步子跨度太大。在公路的车辆声在我们身后消退之后，强烈的静寂变得更深沉了。我们的前方有一颗星，低低地挂在天上，那么亮，它的白光似乎是温暖的。

我问我父亲："那颗星叫什么?"

"金星。"

"它总是首先出来的吗?"

"不。有时它是最后消失的。有时我起床时太阳从林中出现，金星还挂在再浸礼会教民的那座山上呢。"

"能靠它辨别方向吗?"

"我不知道。我没试过。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我对他说："我总找不到北极星。我总希望它再大一点。"

"很对。我不懂为什么他们把它弄得这么小。"

由于他扛了那袋子东西，他在我前面的形象不那么像个人的样子，而这时我的腿已经不再带给我那种正在走着的感觉了，他的身影就像我正在骑着的一匹马的脖子和脑袋。我往头上看，钴蓝色的天穹上白色云片已一扫而光，依稀现出了几点暗淡星光。我们道路两旁的小树枝杈已落在了后面，从而现出了我们地边的长长一道低岗，阴郁地闪着白雪的光彩。

"彼得?"

我父亲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觉得十分孤独。"干什么?"

"没事。我只是要问问你是不是还在我身后边。"

"喏，我还能在哪儿？"

"你把我问住了。"

"我扛会儿那袋子怎么样？"

"不，这东西很碍手，但是不重。"

"你明知道我们得把这些东西拖上半英里地，还买那么些香蕉干什么？"

"没脑子，"他答道。"遗传性的没脑子。"这是他的一个最喜欢说的概念。

"女士"听见了我们的声音，开始在地那头吠叫起来。那急促隐约的汪汪声像贴着地面的一只蝴蝶向我们飞过来，掠着白茸茸的地面，却不冲向笼罩着一百英里宽的宾夕法尼亚地带那悠悠、光滑的天穹。从上下两条路的分岔处，天晴的时候可以看见阿莱格尼山① 外缘的蓝色山峦。我们往下走到我们自己的山坡下面。首先看到的是我们果园的果树，然后是仓房，透过果园的交错的光秃枝桠看到了我们的房屋。我们楼下的灯是亮的，但是我穿过那静谧的庭院时，我却认定这灯光是虚妄的，里面的人都死了，只留下这仍然开着的灯光。我父亲在我身旁悲叹着："耶稣，我知道老爹已从那倒楣的楼梯上摔下来了。"

但是在我们前边的屋角周围的雪地里有一条人踏出来的路，在前廊上有许多用过抽水机的迹象。没有拴住的"女士"从黑暗里跑了出来，喉咙里咕噜着要发出叫声，然后，她认出我们来了，像一条鱼似的从飞溅的雪花中一跃而出，把她的嘴一个劲地往我们脸上戳，喉咙里隐蔽着一种爱的微弱的痛苦的呻吟。

---

① 阿巴拉契亚山脉一部分，绵延于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宾尼法尼亚中部，高二千至四千八百英里。

她和我们一起挤挤蹭蹭地撞开双层的厨房门，在室内的温暖空气中散发出肯定是臭鼬的味道。

这儿是厨房，蜂蜜色的，点着灯；这儿是那两座钟，红色的电钟因为停电，时间满不对了，但仍然煞有介事地走着；这儿是我母亲，手臂张得很大，一副快乐的女孩子面容，接过父亲的那包东西，欢迎着我们回到家里。

我父亲解释着："我今天早晨给你打电话，凯西，线路断了。你们的日子是不是很不好过？那袋子里有一份意大利三明治。"

"我们过得很好，"母亲说。"爹在锯木头，今天晚上我做了些过去没东西吃的时候奶奶常做的那种煮进苹果的风干牛肉汤。"炉子上确有一股子热苹果的香味，壁炉上的火焰也在跳跃着。

"噢？"地球没有他也照样转，这一事实似乎使我父亲愣住了。"老爹没事？他跑到哪儿去了？"

即使他说这话时已走进了那间屋，外祖父就坐在平常坐的那个沙发上，两只手交叉抱在胸前，他的那本看旧了的小圣经没有翻开，平放在一个膝上。

"你劈了些木头吗，老爹？"我父亲大声地问。"你是个活的奇迹。你这辈子一定在什么时候做了些好事。"

"乔治，喏，我不想跟你要这要那，可是你是不是会偶然想起来带一份《太阳报》回来呢？"邮差自然过不来，对我外祖父这样一个不在报上看见报道就不相信下了雪的人来说，这真是件痛苦的事。

"真他妈的，没有，老爹，"我父亲大声叫着。"我忘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忘，是我没脑子。"

母亲和那条狗和我们一起进了起居室。"女士"不能再把我们回了家的好消息自己独享，一下子跳到沙发上去，身子一抖，

把鼻子捅到外祖父的耳朵里。

“嘿呀，伊啊，”他说，站起身同时把圣经从膝上捞起。

“阿波顿大夫打过电话，”母亲对父亲说。

“呃？我以为电话不通呢。”

“今天下午通了，在来电以后。我给亨迈打电话，薇拉说你们已经走了。我在电话上听她说话的声音比什么时候都显得高兴。”

“阿波顿怎么说？”我父亲问，走到屋那边看着我的地球仪。

“他说X光片子上没有什么东西。”

“呃？他是这么说的？你觉得他在说谎吗，凯西？”

“你知道他从不说谎。你的X光片子上没事。他说都是你的神经上的毛病；他认为你有轻度的，现在我忘了——我记下来了。”母亲走到电话那边，念着她放在电话簿上的一个小纸条，“粘蛋白性结肠炎。我们谈得很好，但是大夫说话的声音显老了。”

我突然觉得浑身没劲，空荡荡的；我还穿着我的短外衣，在沙发上一坐，把身体靠在它的软垫上。像是非这样做不可似的。那条狗把它的头靠在我怀里，把她那冰凉的脖子钻进我的手下面。她那毛茸茸的身体蓬松起来，塞满了室外的冷空气。我的父母站在那里显得庞大而戏剧化了。

我父亲转回身，他的大脸绷着，像拒绝放弃他最后希望似的。“他是这么说的？”

“但是他却认为你需要休息。他认为教书给你很大压力，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别的事你能做。”

“呃？他妈的，我就能干这个，凯西。这是我唯一的才能。我不能不干。”

"喏，这正是他和我想到你会说的话。"

"你以为他会看X光片吗，凯西？你以为这老牛皮懂得他说的是什么吗？"

我以感谢上帝的方式闭上了我的眼睛。这时一只又凉又干的大手放在了我的前额上。我母亲的声音："乔治。你怎么带的这孩子？他在发烧呢。"

我外祖父对下面我们几个人喊着，他的声音隔着楼梯的板墙有点发闷："做个好梦。"

我父亲在颤动的厨房地板上跨了几步，追着他对楼梯上边喊着："别为《太阳报》的事不高兴，老爹。明天我给你带一份。在那以前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保证。俄国人还在莫斯科，杜鲁门还是国王。"

母亲问我："烧了多久了？"

"我不知道，"我对她说。"我整个下午都觉得身子发软，不是滋味。"

"你要喝些汤吗？"

"或许喝一点，喝不多。爸不是可以宽心了吗？他没得癌。"

"是的，"她说。"现在他得想点能得到别人同情的新办法了。"在她那令人感到欣慰的椭圆形脸上露出一丝哀怨，一闪而过。

我试图回到我母亲和我编织的那小小的天地里去，把我父亲当作一个我们所喜爱的奇特的笑料，于是表示同意地说："他很擅长这个。可能他有这个天才。"

他回到这屋里对我们宣告着："乖乖，这位爷脾气真大！他对我没有带回家一份报纸真正生了气。他精力旺盛，凯西；我到他这岁数，早死了二十年了。"

尽管我又晕又睏，不想计算，这话像把他原来的期待又往前修订了。”

我的父母服侍我吃了饭、上床睡下，又从他们的床上拿了一条毯子使我暖和些。我的牙齿开始打战，我不想抑制这种奇怪的颤抖，因为这既能使我身上的寒气得以释放，又能引出我母亲阵阵爱莫能助的、喋喋不休的、温暖的关心话。我父亲站在旁边揉搓着他的指关节。

“可怜的孩子，他太好强了，”他大声地悲叹着。

“我的小阳光，”母亲好像在说。

我在他们离去的说话声中睡着了。我没有梦见他们或潘妮或亨迈夫人或吉摩尔曼或德芬道夫或迈诺·克莱兹或菲力甫先生，但我却梦见一个在他们所有这些人以前的一个缓慢转动的世界，在其边缘上只闪过我祖母的惊恐的表情，就是过去我爬树时她叫我下来的那种表情。只有她的脸在陪伴着我和那些无法分辨出都是什么的缓缓飘流着的东西。我自己的声音似乎从头至尾都在大声抗议着，而当我醒来着急要去撒尿的时候，我父母楼下的声音就像是我自己的声音的急迫的延伸。柠檬色的晨光充满我的窗棂。我记起来在半夜里我差点从我那走投无路的梦魇中被抚摸着我的脸的手和父亲在屋角上的说话声所惊醒，他说：“可怜的小鬼，我希望我能把我这驴子似的身体给了他。”

这时他在楼下用他那种好像打在母亲身上的鞭子似的嘶哑的高调门说道：“我告诉你，凯西，我得把这仗打赢。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是我的信条。那些狗娘养的不给我活路，我也不给他们活路。”

“嗬，对一个教员来说，这肯定是个十分恶劣的态度。无怪乎你的内脏里边的东西都搞乱了。”

“这是我唯一可能的态度，凯西。任何其他态度都是自杀。如果我能再在那儿混上十年，我就可以领到工作二十五年的退休金，我就算打赢了。我是说，如果吉摩尔曼和那赫佐娘们不把我给开除了的话。”

“就因为你瞧见她从一扇门里出来？乔治，你为什么这么小题大作呢？想把我们都逼疯吗？我们都疯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没有小题大作，凯西。她知道我知道，吉摩尔曼知道我知道她知道这件事。”

“知道这么点事一定是了不得了。”

停了一会儿。

“是的，”我父亲说。“糟透了。”

又停了一会儿。

“我觉得大夫是对的，”母亲说。“你应该别干了。”

“别这么女人气，凯西。那不过是阿波顿大夫的胡说八道，他总得说点什么。我能干什么别的事？我是个没人要的人。”

“你就不能不干这事？如果你找不到别的工作，就不能和我一起种这块地吗？”她的声音变得很腼腆，像小姑娘那么细小；我为她难过，喉咙直发紧。“这是块好田地，”她说。“我们可以像我父母那样，在他们离开这地方以前过得很幸福。对不对，爸爸？”

外祖父没有回答。母亲赶紧凑一些俏皮话填补上去。“用你的双手劳动，乔治。接近大自然。这会使你成为一个完人。”

我父亲的声音却变得阴郁了。“凯西，我想对你完全坦率，因为你是我的妻子。我恨大自然。它使我想到死。自然对我来说是垃圾和混乱和虱子的臭味——布噜噜！”

“大自然，”外祖父拚命嗽了嗽嗓子，以他那郑重其事的口气

说，“就像是母亲；她用同一只手去抚慰和责打世人。”

一种无形的粘性的紧张空气在室内蔓延起来，我知道我的母亲已经哭上了。她的眼泪有一半也是我的，但我高兴她败下阵来，因为让我父亲务农的想法可把我吓住了。它将使我坠入泥土之中。

他们在我床边放了一个便盆，我卑微地跪着使用了它，只有护墙纸上的团花在看着。我那红色的衬衫，像被打得沾满鲜血的兽皮似的，僵挺地摊在靠近木制的地脚线的地板上。从床上起来的动作使我的各种症状突出了：两腿无力、头疼、嗓子里像有干玻璃似的磨得慌。但我开始淌鼻涕了，可以小声咳嗽出来了。当我又爬上了床睡下时，我沉湎于我所熟悉的预感伤风全过程的品味之中：咳嗽出来了，鼻子堵上了、退烧、肯定要在床上躺上三天。就是在每次伤风养病的日子里，我觉得未来好像和我最接近，画画的想法使我最激动，一些最有希望的设想都涌现出来了。病了躺在床上，我调动着色彩斑斓的幻象，世界好像存在于我的幻梦之中。

父亲听见我起床的声音走上楼来了。他穿着他那太小的上衣，戴着那顶傻乎乎的毛线帽。他准备出去，我今天的困睡留不住他。他脸上带着欢乐：“怎么样，孩子？乖乖，我让你受了三天罪。”

“那不是你的错。我很高兴终于解决了。”

“呃？你是说那X光片子吗？对，我一直是走运的。上帝会照顾你，如果你让他照顾的话。”

“你肯定今天学校开课吗？”

“对，广播说他们都准备上学了。那些魔鬼们准备上课学习了。”

"嘿，爸爸。"

"呃？"

"如果你想不干了，或请教学假什么的，不要为了我那么做。"

"不要担心这一点。不要为你老头子担心，你脑子里的事情够多了。我这辈子做什么决定从来没有不是百分之百的自私的。"

我转过脸从窗户望出去。过一会儿我父亲出现在窗外，在白雪背景上一个直立的身影。他的姿态没受雪地跋涉的拖累；直着腰杆，他踹过我们的庭院，走过邮筒，上坡，一直消失在我们果园的树木之中。树木的向阳面是白色的，两条电话线斜穿过空荡荡的碧空。光秃秃的石墙呈淡淡的赭色；我父亲的脚步是在白雪中踏出的一溜白印子。我知道这副景象是什么——一九四七年宾夕法尼亚的一个角落——但又不知道，这景象是在我低烧状态中，我沉浸在不动脑筋的彩色光线的长方形框子里。我急于要把它画出来，就这个样子，保存它的这种谜样的光彩；我忽然悟到我必须走向自然，摈弃掉理性的方位，把自己像一张透明的大幅画布一样铺在她上面，在完全降伏于她的情况下，希冀在她上面印出一个美丽和有用的真实画面。

然后——好像使这种萌芽的激情穿过我的全身就算创作了一件诚实的作品似的——我困乏地闭上了眼，几乎要睡去，所以当我母亲给我拿来橘汁和麦片粥时，我毫无准备地吃了下去。

第九章

他独自走在白色的广漠上。他的蹄子嗒嗒地，一种四度刮擦音（骨与骨的），响彻在石灰石平原上，天上的太阳照射着。天穹是黄铜色还是铁黑色？人们说一只铁砧从天上落到地下要用九天九夜，第十天击中塔耳塔罗斯。在开天辟地的日子里，当天神乌剌诺斯与地神盖亚[1]交配时，这距离一定没这么远。也许现在远了，也许——这想法使他的病更沉重了——一只铁砧可能从天上永远坠落着，永远到不了地面。因为确实，母亲盖亚不是曾经任意从她那湿润的骨缝中生产出百手巨人，独眼锻工，深不可测、波涛漩转的俄刻阿诺斯，卡枯斯，克里厄斯，许佩里翁和伊阿佩托斯，忒亚和瑞亚、忒弥斯和谟涅摩叙涅和金冕的福伯和菲吕拉的母亲可爱的忒梯斯吗？她不是曾以她的配偶被残害的鲜血浇灌，从而生出复仇的厄里尼厄斯[2]和温和些的墨利亚[3]、那梣树的影子和宙斯的哺育人吗？她不是曾以戈耳戈的血生出佩伽索斯[4]，与塔耳塔罗斯交配生出她最年轻、最凶狠的儿子梯丰[5]

---

① 盖亚是大地的化身。她第一个从混沌中分离出来，然后生天神乌剌诺斯，然后又同乌剌诺斯生提坦诸神，她被认为是人类的祖先。故事传说她授意把她的配偶乌剌诺斯阉割了。

② 厄里尼厄斯是复仇三女神，由乌剌诺斯血中产生。

③ 墨利亚是低一级的自然女神，也是由乌剌诺斯血中产生的。

④ 佩伽索斯是有双翼的神马，曾一蹄子把一座山踢回到地上，

⑤ 梯丰是盖亚和塔耳塔罗斯之幼子，长了一百个蛇头，口中喷火。

吗？她这个儿子的下身是两只争斗着的蛇，他的双臂伸开从日出伸到日落，他曾把涂染了他的血的山整个抛出去，还曾经把宙斯本人的筋肉藏在一张熊皮里边——这位从她的土黄色的肚皮里轻而易举地生产了这么多奇才的母亲盖亚现在是不是被一种奇怪的静谧攫住而昏睡了呢？马人的眼神所到之处是一片白，她是白的，死亡的颜色，光谱的总和。他在怀疑着：是不是天阉割了盖亚，给她造成了不育的可怕症状，尽管她本人在拚命呼救着？

他走过的路旁的植物都已光秃而且没有几种。作为刻瑞斯标志的果园草、作鞣料用的有毒的漆树、树皮用为缓泄剂的山茱萸，桑树、塔橡和野樱，那些常栽成树篱的灌木。秃杆子。这个季节它们没什么优点，那白皑皑的地面使它们像白纸上的笔迹。他想把它们凑成一个词，但没有成功。没有谁帮助他。十二个数里没有一个他没有请教过，没有一个解答了他的问题。他是不是一定得永远在神祇的没有表示的逼视下彷徨呢？

他身体组织里的疼痛感像被圈起的一群狗在吠叫、撕咬。把它们放出来吧。我的上帝，把它们放出来吧。像是对他这祈祷发了火，组成创世纪过程的未成形的形体和狰狞的巨人，突然像赫卡忒呼出的积了食的臭气在他的脑子里川流而至、可怕地翻腾着：是从吓人的万生之父卡俄斯①的无唇之口吸出的酵素催化的。噗噜。可怕的形象川流而至，冲开了他的聪明的头脑，他现在只是祈求上帝赐给他无知和遗忘。政策，他早就制定了自己的策略：只求神祇们赐给他以为是神祇们不得不给的东西。敞开的门户变窄了；他侥幸忘掉了一些他知道的东西。

---

① 卡俄斯是混沌之神。他是创世纪之前张着口的空间。

他的身后之事搅扰起他的脑子来了。他的孩子躺在床上发烧。他的心泛起了对俄库罗厄①及她那一头丰满的秀发的怜悯，他留的一根苗。需要理一次发。可怜的小鬼，什么都需要。贫穷。他得到的遗产，一桌子的帐单和一本圣经，他在照样传给下一代。盖亚真正的最后的孩子是贫穷。天，失去了生殖力，疼得怒火中烧，一头栽得远远的，把他的后代遗弃在一片白色的荒原上任其枯竭，那把双臂从日出伸展到日落的荒原。

但即使是在这严冬季节，枯萎的干枝也即将绽出暗淡的小花蕾。在这年的年底一个神王诞生了。没有落一片叶，但留下一只琥珀色的根，一只纤巧的蹄子，一个等待将来打开的小小的颗粒包裹。这些小小的颗粒给那些干枝组成的黑丛顶盖下面增添了红彤彤的林下幼苗。马人的蓝色的眼睛呆呆地把这些情况尽收眼底；慢慢地，他的思想的生物化学机制变更了。

他走过的由灌木树干形成的间隙有些像不整齐的门洞，这使他想起他和他父亲走在帕塞伊克的一条危险的街道上为教会去办一件什么事这件往事来了。那天是星期六，琉璜厂的工人在酗酒。从一个双重门的酒馆里传出一阵恶毒的笑声，这笑声似乎把世界上一切残忍和亵渎都集中在里面了，他当时在想，这么一种声音怎么会在他父亲信仰的上帝所主宰的天底下占据一席之地呢。在那时候，他习惯于把困扰他的思想藏在心里，但他的思虑一定形之于外了，因为他记得穿着倒领的教士服的父亲转身听了听酒馆里的笑声，冲他的儿子说："一切欢乐属于上帝。"

这句半开玩笑的话被这孩子记在心里了。一切欢乐属于上

① 俄库罗厄，马人客戎之女。

帝。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样的肮脏、混乱和悲惨境遇里，只要一感到欢乐，上帝便来收归他所有了；走进酒吧、妓院、教室和到处是痰迹的巷子，无论是多么黑暗，破落和偏僻的地方，在中国、非洲或巴西，只要偶有一时的欢乐，上帝便立即窃为己有，加进他那持久统治的势力范围里。其余不属于欢乐的一切便留下沉淀，都是不曾存在的渣滓。他想到他妻子对田地的欢喜，克雷默老爹对报纸的欢喜，他儿子期待未来的欢乐，他很高兴和感激他还能给这些维持住一席之地。X光片子上没有什么东西。一片白茫茫的日子向前方伸展着。留给他的时间像广阔的蓝空，他可以像俄刻阿诺斯的真正孙子一样在里边遨游；他发现在把他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人时他进入完全自由的天地。伊迪山和迪基山从对面的蓝天像巨浪一样向他劈面扑来，在他身体直立的姿态中，天和地又交配了。只有美德活下去。可它确是活着。

现在他来到转弯的地方了。百步之外他看到那辆别克车像他必须进入的黑色的大口。那曾是一个殡葬人的车。在雪堆中那车像一个黑点，他有一半把握把它开出来。在他左边的地梢上再浸礼会教民们的粮食和它的瓦楞铁圆椎形屋顶耸在目前；一架废弃的风车荒凉地站在那里；几只鹩歌鸟在白雪埋没的残根上盘旋着。

蛮荒景色。

马人刹那间把握了的无形天地在他一阵悲痛之中消退了；他凝神走向汽车，心里感到揪得难过。疼痛传导到他的腹部，那人与马的因素交接的地方。神怪的变形处是它们最易伤害的地方。

黑色。

他们真给战前的老别克车上过虫胶漆。在客戎走近那辆车

时，那被撞坏的散热栅板样子很吓人。他现在明白了这是他必须爬过的隧洞口；他注定要教的那些孩子在他的眩晕的脑子里像是碾碎机的刀齿，彩色的砍刀。他被宠惯坏了。在这最后的日子里，他在向每件东西告别，整理好帐簿，准备好换换环境的一次旅行。不会有的。阿特罗波斯打开了她的剪刀，又想想，笑了笑，让线继续纺下去。

客戎把要打出的一个嗝咽了回去，打算集中一下思路。他面前矗立着陡峭难攀的烦恼。一想到又要在吉摩尔曼和赫佐格夫人之间周旋，应付那桀骜难驯、难以揣度的奥林格帮伙，使他头晕目眩；他父亲的种籽在无限和机缘的天地里爆裂之后，怎会落到这种境遇之中，坠入这块吃力不讨好的、瘫痪的、附生的地域，遇上这些鬼祟的脸，囿于二〇四室的四壁之中呢。

走近那辆车，到他能在汽车前挡板上看到自己那被歪曲的拉长了的脸的地方，他明白了。这是吉摩尔曼派来接他的战车。他要教的课。他必须收心备课。

我们为什么要崇拜宙斯？因为没有别人。

说出五条死亡河的名字。斯蒂克斯、阿刻戎、福勒格松、科克托斯、勒忒。

涅柔斯①的女儿都有谁？阿高厄、阿克忒阿、安菲特里忒、奥托诺厄、多里斯、多托、迪纳门、厄欧尼、厄剌托、欧格尔、欧耳尼、欧多拉、欧克兰蒂、欧里门、欧尼克、欧帕匹、伽拉忒亚、伽林、格劳克、格芳柯诺弥、哈利亚、哈利弥德、希波诺、希波托、库莫、库莫多克、库莫托、拉奥墨迪亚、勒阿格拉、吕西亚那萨、墨利忒、墨尼波、涅墨忒斯、涅萨伊、涅索、帕诺派亚、帕西蒂亚、斐罗萨、

① 涅柔斯是古海神。他的女儿即海洋诸女神，荷马史诗中提到她们有三十四个，其他神话说有一百个以上。

普罗托、波吕诺、蓬托波里亚、普罗诺、普罗托、普罗透弥底亚、普萨玛忒、萨俄、斯匹欧、忒弥斯托、忒提斯和托欧。

什么是英雄？英雄是作为牺牲品献给赫拉①的一个国王。

客戎来到石崖岩的边缘；他的蹄扒着地。一小块苍白色的石头撞击着坠入深渊。他仰视苍穹，看出这真是一大步。是的，认真地说，是很大的一步，这一步是他一生里程中从未准备过的一步。不是容易的一步，也不是容易的一个里程，得用永生永世才能到达那里，像那永远下落的铁砧一样。他那沉重的内脏直往下沉；他那受伤的腿在作痛；他的头轻飘飘的。石灰石的白色刺着他的眼。崖边的一阵轻风吹拂了他的脸。他的遗愿，在绝对恐惧的压力下的一个完美的钻石，说出了最后的话。现在。他的伤是治不好的了，他回到洞里，他希望死去，但是因他是永生的，死不了；只是当普罗米修斯把自己献给宙斯代他成为永生时，他才死去。②

客戎接受了死亡。

---

① 赫拉是天神宙斯的姐姐和妻子，生性专横残暴，时时迫害她的情敌，在特洛亚战争中支持希腊人反对特洛亚王子。

② 原文是希腊文。

后　记

宙斯曾爱过他的老友，把他扶起来，把他列入猎户星座的众星之中。他在这里，在黄道带之中，时而在地平线上，时而在地平线下，帮助安排我们的命运，但是在晚近的年代里，很少活着的凡人以敬重的眼光往天上看，至于坐在那里作为星宿的学生的人，那就更少了。

希腊神话索引

（这是我的妻子提议编辑的。客戎和普罗米修斯贯穿全书故未列入。书中人物并不是全部固定影射某一希腊神；例如德芬道夫有时是马人、有时又是人鱼，甚至有些时候竟成为赫剌克勒斯。）

译注：这是原书的页码，希腊神话请参照《希腊罗马神话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马人
作者＝
页数＝２８２
ＳＳ号＝１０１７５８７５
出版日期＝